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三輯

沈雲龍 主編

于清端公（成龍）政書

蔡芳炳
諸匡鼎 編

卷一——卷二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七月影印版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三輯

精裝：十冊

定價：新台幣



主編者：沈

雲

龍

發行者：李

振

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二六五九號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于清端公政書

首編

恩賜宸翰

恭列政書首編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臣于準敬錄

上諭一道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二日傳奉

御書 御製詩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八日頒賜

御書 御製碑文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頒賜

諭祭文二道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遣官致祭

御書扁額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 幸晉時頒賜

御書對聯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初六日頒賜

任直撫時蒙頒

上諭一道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

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庫勒

納一等待衛儀度額真對清傳

奉



上諭直隸巡撫于成龍卿自外任小
官卽聞有清廉之名繼歷陞巡撫
益勵清節自始至終竝無改操凡
有親友舊識私相請託者槩行拒
卻絕不允從及往沙河所屬人員
竝親友一切餽遺拒而不納此等

清節朕聞之不勝嘉悅卿歷官廉
潔因致家計涼薄茲特發內帑銀
一千兩朕親乘內廐良馬一匹連
鞍命庫勒納等親賚賜卿俟事畢
日再至京師謝恩卿受此寵賚想
當益加砥勵朕尚親製詩一章嘉

爾清廉因裝潢未就俟到京日頒
賜一竝謝恩

任直撫時蒙賜

御製

御書詩并序一道

直隸巡撫于成龍秉性惇樸廉介

夙聞朕心嘉賴俾典節鉞保釐畿
輔惟能激濁揚清始終如一清潔
之操白首彌勵真國家之可重人
所不能也茲來陞見爰賜以詩用
示鼓勵之義且以風有位焉

自昔崇廉治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

始鎖鑰重臣膺政績聞留犢風期素
飲冰勗哉貞晚節褒命日欽承

廣 運

康熙二十年二月十三日

之 寶

康熙二十年春正月臣祖臣于成龍官直隸巡撫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夫役至京請

陞見

上命侍衛持席於午門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乃拜謝坐少頃入見賜坐

賜茶溫語移時慰勞有加

賜食於

御書房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庫勒納一等待衛儀度額真對清傳奉

上諭一道並

許製詩一章以示褒獎越十八日大學士明珠翰林
院掌院學士庫勒納一等待衛儀度額真對清
奉

上諭朕親製詩章裝潢已就爾等卽齋賜直隸巡撫

于成龍嘉其清節俟事畢回京一并謝恩及

陵工告竣詣

闕謝

恩復

賜鞍馬一匹九月初十日

駕幸雄縣詣

行在

賜魚二包鹿一隻兔二十隻鴈二隻孤汀五隻及見

上溫語備至解

賜所御銀鼠褂又

賜御膳八器乳酒一瓶又道旁送

上望見行步稍遲爲停轡待之是年冬請歸葬數日
卽有江南總督之

命竊惟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

親製詩章揮灑

宸翰用以昭明政體歷厯日月是將載之簡冊傳爲
美談而臣祖名氏亦在奎壁光芒之中因以不
朽誠千載一時也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垂
之永久臣旣竊比此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
襲珍藏復摹勒貞珉以顯示來裔茲更刻于政
書之首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見
之有不鼓舞而淬礪者乎臣準恭紀

賜葬時蒙賜

御製

御書碑文一道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

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清

端于成龍碑文

朕讀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廉能廉
敬廉正廉法廉辯吏道厥惟廉重哉
朕用是審觀臣僚有真能廉者則委
以重寄錫以殊恩所以示人臣之標
準也爾于成龍秉心樸直泣事忠勤

而考其生平廉爲尤著以故累加特
擢皆朕親裁蓋拔自庶官之中洵受
節鉞之任爾能堅守夙操無間初終
古人脫粟布被或者嫌於矯僞爾所
謂廉本於至誠聞爾之風可以興起
乃不憚遺忽焉奄逝日者省方察吏

南及江表採風謠於草野見道路之
謳思清德在人於今不泯惟爾之
天下所知朕俯合輿情載褒勁節旣
考名副實謚曰清端葬祭以禮又晉
之崇秩賜予有加恩卹爾子嗚呼人
臣行已服官事主之道爾可謂有始

有卒者矣顧不可以風世也與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第一次

諭祭文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山西汾州府知府張奇抱

諭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監
清端于成龍之靈曰

朕惟國家敷治簡賢道先保障人臣
奉公奏最節重清勤苟四知之克嚴

歷終始而弗替寵褒宜賁恩卹用昭
爾于成龍志篤醇誠誼敦貞介甫應
民社聿著循聲旣懋旬宣彌彰令績
是用昇以節鉞綏乃邦畿爾克撫字
維勤苞苴盡絕迨兩江遷鎮一節罔
渝馭下則大革貪風勵已則寒同儒

素雖古廉吏曷以加茲廼倚任方殷
遂溘焉淪逝軫懷良惻異數頻頒嗚
呼蕭然官舍竟擔石之無存煥矣綸
章庶泉臺之克慰苾芬在御尚其歆
承

第一次

諭祭文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皇帝遣山西汾州府知府張奇抱

諭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謚

清端于成龍之靈曰

惟爾苦節克貞鞠躬匪懈真一介之
弗取越數官而彌堅奄忽云亡能無
憫焉嗚呼清風未遠長存表德之思
寵卹重頒丕著旌賢之典爾靈不昧
其克欽承

康熙二十年冬臣祖臣成龍奉

命總督江南江西兩省二十一年夏抵任二十三年

夏卒於官訃聞

皇上痛悼

諭祭二壇

給全葬銀兩至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巡幸江南回京備悉先臣清介勞瘁狀迴潯至耑
面諭內閣九卿詹事科道等官會議卹典具奏隨經

會議得仰惟

皇上軫恤民生澄清吏治內外大小臣工皆宜砥礪
廉隅殫心職業以副

皇上任用至意頃者

聖駕東巡經行大江南北遍諮民瘼稽核官評訪得
原任總督于成龍居官清正爲古今第一廉吏
命臣等確加詳議衆論僉同宜沛

隆恩以勵臣節除前已經

諭葬

御製碑文外應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
書竊念御賜墓碑古有常典大都詞臣奉命撰
著從未有出自

御製兼蒙

御書者

大恩浩蕩逾于常格

賜諡

賜廕恩及存歿榮寵非凡臣感極涕零謹刊列卷
以誌

高厚臣準恭紀

康熙四十二年十月蒙

御書扁額賜江南江西總督諡清端臣于成龍

高行清粹

康熙四十二年九月臣準以原任浙江按察司
使丁憂服闋赴補

陞見

皇上顧謂大學士吏部等曰此老總督之孫也旋奉
旨特陞四川布政司使本年十月

鑾輿西狩

駐蹕太原臣恭遭異數

賜賚無算復蒙

聖慈垂問臣祖塋在何處幾許遠近臣以越在二百
七十里外對隨蒙

親灑宸翰高行清粹四字匾額一幅

賜臣比扈

駕至蒲恭請

聖訓

指授之際又蒙

天恩憶念曰爾祖寬嚴竝濟人所難學臣伏念臣祖

既歿已歷二十年所猶厯

聖明惓惓不忘如此君臣遇合遠軼夏商直接唐虞
矣臣任蜀藩未四月旋拜巡撫貴州之

命又調任江寧巡撫

聖慈推念先臣寵加奕葉臣慙媿無地希圖報武以
無忝祖德以無負

君恩謹備錄之以誌不忘臣準恭紀

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恭逢

皇上南巡蒙

御書對聯賜江南江西總督諡清端臣于成龍

歷任甘棠隨地蔭

兩江清節至今傳

先清端持廉飭躬秉誠報國荷

聖明知遇膺重寄於封疆錫殊恩于泉壤榮寵至極
閱今已二十餘年欣值

翠華南幸知士民愛戴猶深

特賜御筆對聯用表先臣勲績金甌雲章輝煌照
耀固先臣曠古難邁之奇逢實

聖主風勵羣工之盛典臣準猥以菲材席先臣餘蔭

疊受

弘恩謬叨節鉞仰體

皇上作忠之意并承

皇上教孝之思敢不益竭駑駘母負吾

君母忝爾祖蓋凜凜乎有餘悚焉爰拜手稽首以誌

弗諼臣準恭紀

于清端公政書首編終

于清端公政書原序

今上之二十年

王師克滇所向底定神武旣昭罪人斯得薄海內
外悉主悉臣罔不賓服

上大嘉悅益精惟治理以大中丞夫子于公之治畿
輔爲天下最

特晉位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有位蓋

上知公自令牧二千石及監司藩臬以迄開府上谷

歷閩楚蜀粵垂二十年清操偉略鴻文鉅績久而彌厲故兩歲之中節鉞再加一時

眷遇罕有其匹明年夏四月公請假在里祭葬畢卽單騎至金陵惟攜圖書數卷直馳入署五月素自楚趨侍恭覩

御書賜公詩卷兼聞

駕幸雄縣

召見幄殿溫語移時且

詢公曩撫勦東山時事甚悉益歎

君臣相得今古維難而公獨遭際

聖明若此不有編述懼不足以傳久遠因發所攜圖

書得公自令羅城以來諸牘及詩文稿懇請於

公以爲古人著書立言非徒誇示文字良欲開

導後學使知所取法無其事者尚欲有其言况

公之著作皆因時立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小

之治安一方大者動關國計非鑿空結想借物

託興之比且公三舉卓異屢平劇寇

天子知之已十數年故復於雄縣

親垂顧問倘一旦

詔公條上行事用備採覽而編簡無稽其何以對公

許諾乃次第諸稿片楮隻字皆公親筆細書歲

久徽蠹需蝕半就脫落彙其可識者爲若干卷

伏讀十許日曰於戲盛哉今而知無意於功者

始能成天下之大功不遺一事者始能集天下

之大事本內聖外王之學以行其致君澤民之志其在斯夫其在斯夫方公初仕粵西瘴癘所侵異類與居凡七年矣北人宦此者百不一歸而公處之泰然略不爲動卒之猺獞革心民安盜戢其規畫條議至今猶用之不盡抑何偉也及由蜀入楚遍歷艱險數定大亂使內地悉平王師得一意南征無後顧之慮迄今讀與中丞張公往復諸議真死而後生危而後存其難更有

百倍于往日者當東山逆賊首倡江右吳豫轉
相煽熾使蘄黃不守則吭扼喉噎荆武非我有
矣公獨與張公定策率門下十餘人督鄉勇數
百直搗賊巢身自陷堅親冒矢石一敗之黃土
均一敗之紙棚河旬月間一撫再勦諸逆授首
而吳豫江右間聞風潰散南北之路始通方是
時外誅巨寇內辦軍需旣飭屬僚復撫百姓羽
檄交馳人馮擐甲凡所設施皆手自裁答于蒼

皇中示閒整於擾攘中恤民力罔不纖悉曲當
洞中機宜此又素所親炙不假披閱始知者至
若出八閩于湯火之餘調劑軍民各安厥所贖
還難民動以千百每一書上王公大人皆虛
心聽受撫綏上谷屢建讜言爲民請命

天子知公直皆

特旨報可以故得蘇解困瘼全活死徙無算古人得
一節足以傳之無窮公則萃於一身無往不備

矣論者謂公以外臣重邀

陛見

上親灑宸翰兼賜白金良馬乳酒銀貂麇兔魚鳧等

物

恩禮疊加人臣之榮至此已極不知公之得此皆出
意外當其入粵初不自意能至蜀也及乎仕楚
更不意能至閩也又安望開府

畿輔總制兩江哉惟出萬死不一生之計祇知

君父深恩在所必報其身家性命已久置度外故凡
有建白輒掀髯而談略無嚙嗑使稍有顧戀其
伸紙著筆雖曲極組織其於

國家事終屬隔鞞搔癢又何能功成事集如此其
烈耶是故爲人臣而知讀是書其常也必廉其
變也必勇爲人子而知讀是書其養也必力其
哀也必毀以此治兵必無覆敗之虞以此臨民
必免貪戾之禍以之爲國則達經權以之居家

則敦孝悌於戲公仕且二十年危行特立觸忌
諱不少矣所賴

聖天子及當代王公大人知之於今千百世忠臣孝
子志士仁人奉之於後今雖華袞被躬駟戟衛
道退處一室鷄鳴而起鐘定而臥惡衣麤食有
寒士之所難堪而文章經濟顧廣大精切若此
又孰得孰失也公嘗謂所受知諸大人君子皆
及身顯庸無復欠缺獨中丞張公鞠躬報

國盡瘁以歿今滇黔蕩平而身不及見每展對手
書輒愴然出涕不知此書傳則張公之功德自
與之俱傳卽當代諸大人君子亦無不與之俱
傳於以副

聖天子精維治理之盛心使士大夫服官攷業者咸
有所矜式更使天下後世知凡欲成大功集大
事者必於此不於彼其爲裨益豈淺鮮哉公茲
蒞兩江未期月綱紀整飭俗易風移每有示

諭閭里小民爭手錄口誦旬日成帙由北平章
天下高文典冊方昌未已奏之廊廟鼓吹休明
將盈車充棟有一書再書不勝書而已者更請
以俟諸異日云

康熙二十有二年歲次癸亥春王正月上元楚黃
亭州門下士李中素拜撰

原跋

史稱韓魏公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色措天下
于泰山之安范文正初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
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至如司馬溫公人人引領
望其爲相是皆德之盛而誠之著非區區才智
所能造也所以自古一代名世之臣以天下爲
已任當艱難險阻之會百折不回具堅忍之定
力及當大任而勲建名立垂光百世此無他有

非常之識然後能立非常之言成非常之功也
大司馬西河于公非常人也特膺

寵命總制兩江

天子倚毗百僚奉法黎民景從未期月而數千里之

境內外二百餘城之表廣翕然大治鼎備位宇

下佩公之訓莫不以一誠孚格于人邇得公門

下士李君子鵠編次公歷來著作再拜而伏讀

之歎公之遠慮深思沉謀果斷于

國家大計生民利害洞若觀火皆人所不能爲不
敢爲者公之筮仕羅城也處苦寒之邊徼志彌
堅節彌厲以綏靖遐方自是治蜀治楚治閩廿
年如一日撫勦東山恩威並用直足撼天地泣
鬼神豈非德之至盛誠之至著哉開府畿輔之
日忠謹入告孚信

一人朝上而夕報可

眷賚之隆邁軼千古惟其能行之而始知其言之審

耳易曰貞固足以幹事其是之謂歟公之功業如日方升丕炳天壤則公之文章當與星日爭光山嶽比壽然慮在官在民無由盡見公之行事與立言也于是敬授之梓播之寓內以風厲有位移易風俗天下後世服公之決機如神措安磐石者惟本一誠養之素而出之裕也生平事業豪傑自知之韓范司馬諸公類如是乎讀是書而咸知所奮勵以自盡其爲人臣子之職

則是書之有裨于世奚可量也夫

康熙癸亥夏五月屬下吏三韓劉鼎再拜謹跋

1914

于濟公讚像



巖、正性、矯、遊、風、挺、不、淫、不、屈、之、氣、集、貞、
特、立、獨、行、之、心、身、豈、眷、象、於、保、殘、磨、險、之、地、
滕、仔、肩、於、遺、大、投、艱、之、中、蓋、張、忠、定、之、不、飾、
玩、好、魯、簡、肅、之、行、履、忠、傳、猷、簡、之、遇、人、以、
誠、范、忠、文、之、中、無、弗、容、公、殆、各、兼、其、數、而、古、
人、與、同、余、更、欲、瞻、其、貌、而、如、見、其、衷、

沁州吳璵拜題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家孫

于準敬錄

卷之一

羅城書

任廣西柳州府羅城縣稿存四道

條陳引鹽利弊議

對金撫臺間地方事宜

再陳粵西事宜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荆雪濤

合州書

任四川合州
存五道

請復祀典詳

請正朔儀詳

查採楠木詳

規畫銅梁條議

上提督請畱合州營防兵揭

武昌書

任黃州府同知署武昌府事時稿
存三十四道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請復臨湘驛站詳

飛報收復蒲圻詳

規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籌畫蒲圻防守詳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稟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初撫東山遣牌

諭販間歸農諭

安慰各堡諭

申徐道臺請釋無辜詳

申張撫臺釋放無辜詳

報東山就撫詳

上張撫臺陳情小稟

慰東山士民樂業諭

申報東山撫事已竣詳

招撫後諭東山士民

招撫事竣慰東山士民諭

又安慰士民諭

諭隣境各屬

委護程宦牌

宣慰陳恢恢諭

東山就撫後飭行保甲諭

禁止嚇詐就撫士民諭

清理保甲諭

保甲事竣再行申飭諭

申飭區堡諭

再諭東山士民

勸諭士民

招撫事竣詳

招募反側充伍論

上張撫臺善後事宜稟

請委武昌署員詳

附錄

任合州時張撫臺復扎計二道

佐黃州署武昌時湖廣張撫臺來扎計五道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一

平江蔡方炳

後學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羅城書

條陳引鹽利弊議

看得柳屬地瘠民貧兼以猺獞雜處自入版圖
以來從無引鹽舊例因粵東積引壅滯疏通無

術波及粵西郡縣乃有銷引之議蓋自康熙元
年始也柳屬以引鹽決不能銷考成斷不能完
各陳艱苦詳請免銷文案如山附卷可查撫臺
憐憫各郡詳請痛切

題請免銷部議未允事出兩難一面行催立埠招
商而商人因引目數多無人敢於承應一面行
文僉派里商赴東領運一面催開未完鹽引州
縣職名吏民驚惶無措幸撫臺深知吏民病苦

補贖再陳區畫戶口食鹽之法極力調停部議
始允而鹽引幸減三分之二矣自此鹽課已定
有司雖愁苦中積亦無可柰何有招商立埠者
有設法官運者有僻處山中招商不應請命於
上司代為招商運銷者咸屬急迫無聊之計幸
數年以來考成俱完且有溢額之引原其行鹽
之初何嘗計及此也今有司之考成雖完而民
窮愈不可支不可不蚤為之變計也成龍奉條

議之文確知民苦不敢坐視不言謹條列鄙議
於左

一官運之宜禁也當行鹽之始民苦無素封之
家吏苦無點金之術不得不賒借於有鹽之處
以救考成之急鹽主因無現價倍昂其值鹽之
來也既貴則有司之發也自不得賤且在官之
僕役明知鹽價出之百姓領運盤費誰有較銖
計兩以爲官民計者鹽價之貴職此故也至於

發鹽之權自上操之口口口領運鹽包數多而
領發者有不係招商運鹽包而予以必發者上
之發於州縣也無已則州縣之發於民也亦無
已有司明知民皆卽引日已完而亦不敢不領
爲無可如何之勢領之必速發發之必速催鹽
價雖貴而民不敢爭催鹽雖急而民不敢議引
價雖銷而民不敢言日復一日而民病已入膏
肓遲之又久不惟累正賦而且恐無民之可累

矣官與民皆沉淪鹽引之中而莫之改其宜禁者一也

一埠商之宜革也官鹽係梧州賒來之物引稅水脚俱在其中有司止幸完其考成而不敢復議貴賤爲窮逼所使而然也若埠商運自廣東鹽價可屈指而計且競刀錐之利誰肯浪費一二及至地方探知官鹽之價若干亦照樣行之利踰本數倍乃無良心之極也卽有輕利之商

欲減其鹽價而又恐官鹽不行而獲戾焉是官
不樂商鹽之賤而致壅積商更樂於官鹽之貴
而獲厚利兩相騰湧民無賤鹽可食而民愈窮
更有可異者既名埠商其發賣自應聽乎其便
無如其發鹽也必求之有司而其收價也三五
成羣挨門逐戶而遍索焉埠商之病民於斯爲
甚其宜革者一也

欲除以上二弊莫若曉諭流商從便發賣渠鼓

鹽本幾何鹽利幾何斷不至湧貴數倍民亦不
得從而爭議况前商之鹽貴而後商繼之勢不
得不減價以求速售如是而隨時貴賤非同官
勢強壓而鹽可無一定之貴價民亦得量其有
無因其緩急任其多寡隨便而公易之而民可
無不得不領不敢不領之苦民窮稍甦流商喜
於疏銷有利而來之必廣窮民一旦得食賤鹽
而銷之必多則引額較前更踰有司亦不至有

考成之慮矣然尤有宜爲流商計者從粵東領
鹽至梧州交引換票其查核已嚴矣後抵柳府
交梧州之票另換柳州之牌任意於各屬州縣
交易不必畫疆界分彼此以免煩瑣流商之害
而盤詰私鹽諸務亦可中止民商俱被寬大之
恩矣惟恐流商罕至而提標數萬兵口一年食
鹽無算馬平鹽包不及二百其餘之引或可以
備不足是又意外之一策也若王公將軍有鹽

亦與流商等任其銷賣不必經有司之手則流商之鹽從何而壅食鹽之民從何而苦也

對金撫臺問地方事宜

問綠林草竊如何消弭逋誅逆獍如何擒緝山川地理之險要如何屯戍設防狝獠狼獾之驕悍如何撫綏馴制倒廢驛站如何興復如初森嚴

欽限如何依期完結土司漢彝交錯之地如何立法

使邊陲藩籬鞏固相安錢糧關稅納污之藪如
何釐剔使陋規火耗悉除殆盡何以清刑獄使
民無幽繫何以懲刁頑使民不健訟何以招流
移使開墾蒸蕪何以懲貪酷使澄清任途何以
察芟衙蠹何以積儲備荒

竊救寧地方之要莫若安民而安民之法必以
肅清吏治爲先務吏得其人而潔已愛民則弭
盜固圉省刑息訟興利剔弊諸務畢舉雖在邊

徽可漸次化理矣成龍寡昧書生荒裔下吏不
識時務仰承憲問具稔憂時遠慮爲國爲民之
盛心敢不率其芻見以佐末議今天下車書一
統中外臣服粵西遠在南荒

天威底定巨寇已殄滅無遺而未雨綢繆猶厪憲慮
誠爲

國家樹萬年不拔之基爲萬姓謀久安長治之道
也夫地方何盜盜卽民也民雖無知決不樂於

爲盜必爲饑寒刑罰迫之而爲盜也責在有司
清淨寡慾先之德教以端風俗繼之保甲以防
不虞勿戕民命勿剝民膚俾各安室家各戀妻
子此弭草竊之末議也粵西徭獠種類不一素
號兇悍以殺戮爲生兼之十數年來地方無主
強陵弱衆暴寡無一淨地

天戈一指么魔屏跡彼雖仰畏其威然未盡懷其德
若稍疎一面之網多方招撫開誠布公消疑釋

嫌逆獐雖愚亦必樂生惡死悉歸王化不煩弓
矢而土宇寧謐此安逆獐之末議也山川地理
或水或陸未歷其地難以懸擬大約粵西地險
獐悍屯戍之兵不可不設而統兵之法不可不
嚴兵以衛民亦有禍民者兵以防奸亦有作奸
者屯戍設防寧簡無濫此防險要之末議也矜
豺狼獐不事詩書不諳禮法驕悍固其素習責
在有司暫羈縻之漸教育之寬舒其手足約束

其心思撫綏馴制寧猛無寬此撫綏驕悍之末
議也若夫驛站最爲民苦當湯火初出或可徐
議興復然煌煌

功令火牌勘合之外嚴禁私役需索等弊四季循
環立簿查核有司實心奉行勿加譴責則民吏
不受害而興復如初亦不難矣此興復驛站之
末議也

欽限事件最爲森嚴有司敢不殫竭心力勉副

功令然粵西與腹裏不同。徭獍不習書數，吏役乏人。一二經承兼理六房事，繁人寡簿，書堆案有司，攢眉晝夜不停，而案牘彌積如造。由單造奏銷造會計造徵解冊籍繁多，毫釐不敢苟簡。此係每年一定之成例，又加以清丈田畝編審戶口催造開墾無事不重，且大以一二書役朝夕拮据心血嘔盡，一不合式查駁再造，而限期已逾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或有粵東善書算者

投充彼明知工食盡裁必求里甲私幫赫赫
功令誰敢自懼法網是僉役土著苦無其人召募
流役苦無其資書算者寡事必遲延則依期完
結之法不能自爲之解矣此早完

欽件之末議也至于土司古昔設立土官撫其種類
誠以人地相宜性情相近以彛治彛縻之以爵
祿而爲

朝廷用故無反側之憂今日彛漢錯處殘忍多乖

皆因土官左右無正人教導無良法以至於此
若諭以輔導擇人循法奉公使彼內地和平輸
納其貢稅而無復苛求自可相安於無事此土
司相安之末議也錢糧關稅國課攸關然今日
粵西之百姓當兵火二十年財力俱竭目擊荒
烟茅籬遍皆鳩形鵠面穀賤金貴幸而正賦蚤
完已出望外况鹽引加派束手待斃萬無疏銷
之術

國法難逃而陋規火耗鮮甚不肖者或未必能行之茲土此除陋規之末議也刑獄者民命所係寧失出毋失入而好生之德自洽詞訟者風俗所關禁止教唆嚴絕

赦前先審察原告之詞色勿爲濫准而刁頑之風可息此清刑獄止健訟之末議也殺戮之後人民逃散田地荒蕪但使遵行三年起科之實政吏靜民安流移可不招而自來烟火轉集藁蕪

可漸次而開闢此開墾秦蕪之末議也貪誥者
害民害政之本然蠻烟瘴雨地瘠民貧性命之
念重富貴之心冷加以憲臺之嚴肅有司雖不
肖或亦望風而畏罪之不暇殃民者莫若衙蠹
芟之母使濫充一歲必更察之母使倖生而置
辟不貸此清仕途察衙役之末議也救荒者莫
若積儲常平一倉萬古良法春發秋收與民便
宜而緩急有濟備荒之法莫逾於此他如土物

之採買里甲之苛派新役之幫貼當此邊荒初
甦之域未必如腹裏之事事可議也

再陳粵西事宜

一塘兵之騷擾未盡除也奉文嚴飭遞送公文
文設舖兵武設塘兵兩不相涉遵行久有定例
無如有司與防弁或情面相徇或私弊牽制縱
放塘兵居住民村日供柴水米食以故民不聊
生惟在嚴察

一見年之答應未盡革也奉文嚴飭見年止許
催辦錢糧不許答應有司衙內供給上司差役
飯食及過往仕客下程酒席無如積習難破肆
行無忌者夫亦不少且無恥輩藉口某縣有供
應恐嚇里民逐件欲行不思洗滌惟在嚴察

一知府之權太重也往例州縣有道府廳爲之
伺察三分其權而情難私飾勢難獨斷公道不
能盡泯今道廳奉裁而有司之賢否藩臬耳目

稍遠惟知府爲最近若府得其人則官方自清
民生自遂地方自安或不得其人則是非憑其
喜怒賢否任其高下而有司畏知府更甚於畏
院司在下曲意爲阿從在上極力爲徇庇從此
效尤成風而民命邊境關係不淺惟在裁酌
一部頒法馬之宜公用也粵西地瘠民貧錢糧
不容拖欠正宜恤民財以完公事若徒知刻剝
則民多一分之私費便缺

朝廷一分之正項以至嚴刑追比差役拷索使民
號泣無訴必倍貸以緩目前迨至秋成雖豐田
中之禾先歸債主一遇歲歉賣兒鬻女奔走流
離是當亟加憫念嚴革收銀用戲以除暗加明
加之害凡收條編有司宜親坐堂上將天平法
馬置之座右不得拘定某盤放銀某盤下馬聽
從百姓完納有司卽發印票不得假手書役一
力掌定民不敢言如有用戲收銀及書役兌平

者許百姓赴告

一納銀納米之宜速收糧票糧單之宜速發也
近奉新例四月九月催徵夫四月適當耕耘之
候九月又在收穫之時農工正殷而催科逼迫
民之赴納也已非得已又從而指延之夫復何
望且有司所司何事若百姓納銀米而不卽上
堂躬收是怠惰也若百姓羣集不能隨到隨收
卽時發放以至百姓隔宿守候則有司之才不

才亦大可見矣是在嚴察

一四月九月之新例宜通融也粵西與腹裏不同夏禾最寡而秋稻為多即秋稻亦有二種有七八月收者有九十月收者是四月正耘九月正收之候也於此而催科太逼則公私不勝其擾矣或稍為通融聽從民便自三月起至四月止有願輸納者收之願全完者獎之何必拘拘定以四月為限也或孤單貧弱或水火災喪一

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寬限秋收上納又何必
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
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較量人情之緩
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卽有艱難困苦
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爲開除矣
若與熒熒赤子較輜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
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
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

以杜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
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
是必急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
爲那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

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
里長排年爲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
恤任意刻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卽加
數十年培養之力不能復其元氣夫旣革其供

時力不能辦者許具呈寬限秋收上納又何必
於四月納半九月納半之拘拘也窮者不得與
富者較有故者不得與無故者較量人情之緩
急而權衡之期於完正賦而止卽有艱難困苦
者量免一二而在官俸食豈不可相爲開除奚
若與熒熒赤子較輜量銖而算之無遺力也又
恐不肖藉名豁免而開侵欺工食之弊是必將
豁免者大張榜示俾民役咸知各抄一張存照

以杜弊端如此新例雖定而恩行於例之中是
催科中之撫字也若夫未及四月而催徵全完
是必急於火耗已經徵完而未行起解是必陰
爲那移種種弊端難逃洞察

一見年之亟宜憫恤也粵西見年名色與腹裏
里長排年爲一例係十年輪任正務若不加撫
恤任意刻求勢必家破人亡於一年之中卽加
數十年培養之力不能復其元氣夫旣革其供

應矣而逐其力以催辦錢糧是正務也然見年
亦有田地若終日奔走挨門逐戶而催之則自
已之田禾荒不能顧雖未竭其財而亦已蹶其
生矣當開徵之候有司出示曉諭俾百姓隨便
上納如輸納不前令見年催單頭單頭催花戶
可不勞而坐致也至於朔望之點郊歲時之謁
見日用之伺候當此邊荒極苦之地徭徭畏疑
之衆似可盡革而期於相安是在裁酌

一雜派之不可包於官由單之亟宜發於民也
夫雜派之禁奉

旨嚴飭不啻再四然亦有確不可少者每歲之中造
由單紙張工墨有派在縣造實徵紙張工墨有
派藥材本色額銀不足有派表箋包袱額銀不
足有派春秋二祭禮不敢儉起解編銀水腳盤
費有派兩次奏銷水腳費用有派是皆一定之
例萬不能除但當堂與民公議期於足用眼同

交出其派單有司硃墨點定散於見年存照
有不肖料不敢將多派硃單留之百姓爲話柄
也至於意外之事如往年幫解雲貴之餉費有
派幫各道之進表有派幫潯州之水脚有派凡
如此類咸由上派定原有定數應將原牌付與
百姓從公議派完解庶有司無不可告語百姓
之事百姓亦無疑畏有司之心上下相知而緩
急可以相濟若夫愚弄徭獍欺其無知藉口派

項之多在官一力包管初則猶相照顧終則包
外加派民苦不堪而逃亡相繼是在亟爲勸諭
禁止也正賦雜項界限不明總由不發由單之
過徭徇雖不識字彼亦知遇人而過問焉不發
由單則原熟新墾混淆無所查明雜派得由而
入之矣然

功令日嚴諱過愈巧印結甘結徒事紛煩若出其
不意稽查一二鄉民間其有由單否而官吏無

所施其巧也卽如收銀大流水簿俱係奏銷時打點停當無關實事止將納銀發票與由單合否而官吏又何所肆其貪也

一有司之廉耻宜養百姓之泣訴宜詳也夫官之於民猶父之於子父不慈則子不孝官不清則民不良况邊徼之民雖刁與腹裏大異腹裏有勢宦挾制噩衿把持光棍肆惡捕風捉影若夫蠢爾猺獠則不然不諳官語不識文字惟聽

外江流棍唆哄告狀誑騙使用及至提審茫無
一應此粵西開闢初年之情形也數年以來百
姓告官吏者不一非盡流棍之唆哄實有逼於
不得已者夫民之告官吏豈盡是子虛豈盡是
刁詐且有司之於民宜化刁爲良上下親睦至
於致民控訴全無體面亟宜引罪自悔聽上處
分辭職離任庶不致於官民構訟以傷體統若
反復爭辯以祈免罪加民以刁寧不自愧縱使

辨明無辜復何面目覩居民上乎倘民含冤不能剖訴復增一仇敵愈使民重足而立也如立意與民洗冤此風一倡始也訴之出於無奈猶知犯上之科究也稍拂其意而肆行無忌恐開刁詐之漸是在憲臺默挽風化以釀和平之福也如有告官吏等事畱中而不必明行按事而漸除之以去地方之蠹以伸百姓之冤則官吏知警不至與民廷辯庶公法行而廉恥亦全百

姓知狀之未有准行也必俯首歸家不敢居告
官之名及官掛彈章百姓羣頌爲上之明而不
自以爲得意是官之罪狀取之羣議而無隱匿
參核之權端之於上而不顯恃乎告訐如此則
民情上達而民風或可幾乎淳良也且以省案
牘之煩而上下蒙清靜之休矣

一粵西之邊防宜加甚也邇來交南內爭附於
中國以爲聲援然弱則帖息聽命強則跳梁抗

尊勢所不免彼目覩兵馬雲集敢不惟命是從
然二豎之勢不相下兵馬一退緩必相謀彼內
豈無智者陽爲順從陰爲修備事未可知况數
年以來土司之官亦殫力矣改土爲流之民亦
未服心矣且猺獞嗜殺爲性反覆無常卽有司
恩養如赤子而終不能必其革心也是可危也
又在憲臺未雨之綢繆焉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荆雪濤

廣西柳州之羅城偏處山隅東北界連湖南道

通一帶西北界連貴州清平一帶其餘土司環

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生

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伶狼之種帶刀攜

鎗其性好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順

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到任掣

簽後親者不以爲親友者不以爲友行李蕭條

自覺面目可憎賒脚錢寄口食行至清源敵同

年王諱吉火初爲蕭山尹繼轉蘇丞時讀禮家
居慷慨仗義反覆開明粵西非吉祥之地素知
成龍家食尚可自給力勸勿任以繳憑爲高見
成龍時年四十五英氣有餘私心自揣讀書一
場曾知見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
說何爲也俛首不答王兄默知其意亦不復阻
灑淚而別五月初三日到家別繼母妻兒資斧
艱難典田賣屋設法止有百金攜蒼頭五人勇

壯可伴臨行敵族相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
天已明矣古云壯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
情語也天明舉家拜別大兒廷翼入庠已久猶
如處子將祖遺田產文券開明交付外止云我
做官不管你你治家莫想我二語甫出戶庭而
哭聲已達外矣拜別祠堂不覺腸斷門裏門外
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轡登程此時之壯氣真
可吞猺獠餐烟瘴而不爲之少屈迨行至湖南

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勉強扶病陸
行至桂林謁見上臺皆知羸體伶仃詢及病狀
咋舌驚訝惟勸以延醫調治勿亟赴任抱疴之
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從何得來病幾危以苦
孽未盡不速死扶病至柳州稍愈尚不知羅城
在何方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
許鄉老仔細盤問方知對山卽爲羅境登山一
望蒿草瀰目無人行徑周山遍似營陣哀哉此

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從此想敝同年
之忠告不置也癡人作夢以爲邊境如此漸入
腹裏或不然可憐黃茅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
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家茅草數椽寄居關
夫子廟安牀於周倉背後夜不瞑目痛如刀割
黎明上任無大門無儀門兩墀茅草一如荒郊
中堂草屋三間東邊隔爲賓館西邊隔爲書辦
房中間開一門入爲內宅茅屋三間四圍俱無

墻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鬱從中
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嚮而泣無一生
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罪孽未盡死而不
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天意凡
有陋弊清查詳革可憾已命不殞禍及從僕黃
瘦似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何而一
僕喪命餘僕驚惶不知所以至康熙元年正月
羣謀爲歸計成龍自忖一官落魄復何憾諸僕

無罪何苦累之叮嚀各自逃生內有一僕蘇朝
卿仗義大言曰若今生當死於此回去亦不得
活棄主人流落他鄉要他們何用哀哉幸有此
也其餘掉頭不顧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
官一僕難以理事乞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晒
而已本年逃僕歸家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
一僕何以安身續覓四僕來任而三僕皆登鬼
籙止存一僕在衙晝夜號跳一如風魔事處兩

難一人難以遠行欲將存僕伴歸隻身更苦無
如存僕亦有思歸之念聽其浩然長往萬里惟
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一口牀頭貯鎗
二桿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利除害囊無一物
猺獐雖頑想無可取之貨亦無可殺之仇帖然
相安事到萬不得已之時只得勉強做來申明
保甲不許帶刀攜鎗咸遵無違間有截路傷命
無踪盜情務期跟尋緝獲隱昧事情盡心推敲

必得真實立刻誅戮懸首郊野漸次心服地方
 寧靜而上臺採訪真確於是有大事殺了解省
 小事即行處決之通行也境內雖平憾與柳城
 西鄉為隣此地祖孫父子長於為賊擾害無已
 申明當事皆以盜案為艱置之高閣成龍思漸
 不可長身為父母而可使子弟遭殃乎約會鄉
 民練兵親督勦殺以對命為主殺牛盟誓齊心
 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勦此未奉上命而專

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爲民
而死勝於瘴病而死也主意已定決不可回而
渠魁俛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牛隻盡行退回
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隻花酒一次取各地方
甘結存案敢有侵我境界者不報上司竟行勦
滅第獍人不怕殺號令一以剝皮爲主而隣盜
漸息至是上臺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
不已報盜不休之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

三日或六日環集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
杳絕悲痛如切已膚土謠武陽崗三年必反亂
一場任至三年寢食爲之不安賴人心旣和謠
言不足信也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一大勦及
至五年又當愁苦賴官民相愛謠言不足憑也
時法令太嚴有犯必殺情誼爲重婚娶喪祭民
間之禮一行無不達之隱羅城之治如斯而已
康熙二年藩憲金公特取入簾諸官槓從盛飾

成龍止帶皮套一件共相驚訝留意相難時藩
憲峻厲異常輒欲詬詈屬官成龍心不平居闈
中屢以抗直不少控辱從此見重朝夕必求坐
談盛典不可悉數嗣陞本省巡撫卽以條對下
詢盡心敷陳民間利病俱係入告重事納言如
流事事

題疏而主文者辭不達意

旨允者什之七八康熙六年成龍以邊俸逾期八月

陞四川合州時報未到金撫臺面諭兩司如不
舉羅城令本院當特疏薦舉矣兩司唯唯從命
而以卓異聞撫臺又恐地方委用不得人反滋
擾害端疏新舊交代哀哉數年來一舉一動原
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日食二餐或
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頭赤腳無復
官長體統夜晚酒一壺值錢四文並無小菜亦
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不知盃

內之爲酒爲淚也問嘗祝告城隍謂我無虧心
事一點當令我及早還鄉幸得保出性命回想
同寅諸公死亡無一得脫鬼神無爽能不寒心
赴蜀之日別金撫臺蒙諭云我薦舉一場指望
行取知道你窮苦我爲你湊下盤費誰知你先
陞了此亦是你的命但兩司因認不得你不肯
薦舉你本院發怒方纔舉來誰想督臺將你考
語淡薄自甘四字圈了立意粵西單舉薦你一

個亦是公道難泯處今你往四川又是苦了羅城縣做去萬不可壞我名聲我與書二封一與總督一與撫臺因此益勵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槩也

合州書

請復祀典詳

照得一代之興首重祭祀之禮在外府州縣職司守土各有宜祀鬼神載在舊章萬世不刊一

切香帛牲醴咸支用各處正賦錢糧纂入經費
全書煌煌典制率土遵行如春秋丁日祭

至聖先師啟聖公梓潼帝君戊日祭社稷山川風雲
雷雨城隍土地諸神三月初一日七月十五日
十月初一日祭無祀孤魂或以崇文教或以敦
祈報或以恤幽魂皆有祭享一定之期簡而不
數豐而不儉是誠

聖天子百神來享之盛典也有司奉行罔敢怠忽咸

龍新任合州目覩地方荒殘招撫百姓爲急務
然當安輯之初必須培風化之源重衣食之本
釋厲鬼之恫則

至聖先師爲禮樂文物之祖社稷諸神爲百穀生成
之佑至於無主孤魂倍宜憫恤蜀土遭劫屠戮
白骨滿地燐火遍野往時民人寂寥雖悲號夜
月無能爲祟茲流民漸歸烟火漸生則此等無
主孤魂當人間祭祀之期必悽愴愈甚恩祀不

及怨氣所激或爲災眚或爲妖孽必然之理以
上諸祭祀皆宜急爲修舉不可闕一者也曩因
蜀中田地未闢賦稅無多祭祀未舉遂爲缺典
間有有司捐俸舉行或派居民相助然未蒙

聖恩神鬼必不歆享且以如此重典而下需吏民捐
助適所以羞

朝廷而輕大典矧今日車書一統富有四海一切
祭祀舉無缺略何獨靳毫末之費而俾蜀疆神

鬼不得霑

聖天子之恩歟俟乞憲臺裁奪

題請修復祀典豐儉之宜動支本處正賦錢糧銷
算或開徵糧多者從豐開徵糧少者從儉俟田
土成熟漸次如禮則蜀疆神鬼均受

皇恩而於一代之典制有光矣事關大典冒昧上陳
請正朝儀詳

照得朝賀大禮天下遵行臣子敬君自有一定

之儀恐難以邊徼殘荒任其儀制參差成龍原
籍山西永寧州凡遇朝賀各官前一日昧爽齊
集

萬壽院習儀祝

聖分班跪迎

萬歲龍亭前至州治大堂本日昧爽各官齊集州治
向

龍亭行朝賀禮有司詣

龍亭前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復位分班跪送此成龍原籍朝賀之禮也成
龍初任廣西在柳州府遇冬至朝賀禮前一日
提督分守右江道併文武各官齊集分司衙門
習儀迎

龍亭至柳州府大堂本日昧爽文武各官齊集柳
州府衙門文東武西魚貫而進提督與道官上
月臺先行朝賀禮分東西面立後文武各官在

月臺下行禮畢通贊禮生唱祝文引贊禮生引
知府詣

龍亭前跪通贊禮生唱衆官皆跪廩生宣祝

聖文畢知府復位分班叩頭跪送

龍亭此成龍目見柳州府朝賀之禮也今當冬至
成龍肅查朝賀儀式因地方荒殘原無上頒定
規往歲文武各官前一日齊集嘉福寺習儀本
日仍於嘉福寺行朝賀禮此合州舊歲朝賀之

禮也朝賀大典

天威咫尺臣子拜蹈罔敢差失第成龍素未習禮又無頒式未知在寺朝賀與在州治朝賀孰爲正禮又本日祝

聖文云維某年某月某日某省某府州縣臣等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君保民致洽今茲長至

聖壽益增臣等無任踴躍懽欣之至此成龍原籍與

粵西祝

聖之詞今查合州舊儀將冬至進賀表文宣讀又未知二者孰爲通行定式夫以合州荒殘典籍軼失當草創之時儀文缺略然朝賀大禮臣子不敢苟且但儀式未頒成龍寸心難安謹將儀式申請伏乞憲臺裁酌舊章俯准頒賜定式遵行雖地方荒殘而威儀漸有可觀則尊君之禮大彰而典制可垂永久矣

查採楠木詳

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巡撫四川都察院張憲牌案照查楠一事屢奉

嚴旨隨卽通行各屬遍查具報去後事關

欽工本院不得不親往誌載產楠之馬湖永遵一帶躬率彼地各官兵役直抵深山遠箐確查大材楠木以資

國用除具疏

題明擇吉起馬外合先行委爲此仰該州官吏查
照牌內事理卽束裝星馳前往彭水武隆二縣
會同該縣文武各官率領兵役鄉導確查搖櫓
白馬江口及近酉陽一帶山箐併南川縣金佛
山馬嘴等箐堪充樑棟大材楠木逐一開列圍
圓丈尺計其臨江道里遠近馳赴遵桐回報本
院以憑親臨彼地覆行查看酌估需用錢糧
題報施行該州查明一處卽詳悉具稟封入檄筒

飛遞駐節處所投閱仍減從兼程前去不許多
帶人役滋擾地方若奉行不善有悞

欽王法在必行非比他事可恕如著勤勞本院定當
特薦仍先將起程日期報明等因成龍捧讀憲
諭凜遵減從止帶書吏二名快皂二名門子一
名前往合併報明外第今歲災肯迭見天變異
常邸報不絕正恐懼惟修省之日夫何恬不知怪
大興土木勞民傷財驚擾遐方

廟堂之上曾無一朝陽鳴鳳此成龍之所大懼也
蜀川素產楠木列朝已有成案第今日之蜀川
非昔時全盛可比田地荒蕪烟火絕滅賦役戶
口載在由單歷歷可數卽有一二子遺驚魂未
定尚望安輯撫育之不遑忽遭此大役誰爲採
辦誰爲牽運哀此殘疆勢必官與民偕斃從此
流民累足居民驚散可惜蜀川財賦之鄉終爲
空虛之地此成龍拊心太息不禁痛哭流涕者

也成龍職屬下吏凜承

皇上嚴諭踧踖無地星夜就道躬入深箐確查無遺
用以仰副憲命然不覺有切身之慮焉成龍由
粵西來任路經楚黔目覩大箐之中雲樹參天
日光不到卽夏秋之交尚有冷氣逼人當此寒
冬栗冽竟成冰穴大樹之中林簿叢密籐蘿纏
結虎豹成羣人跡罕至必需夫斬伐開徑爲容
身之路火炮刀鎗防猛獸之奔逸且蜀中居民

與他省不同平日旣乏皮襖又無絮衣驅此啼
饑號寒之衆修深山密箐之路無衣無食何以
禦寒必致冷凍顛仆一慮也倘有一二顛仆四
外居民聞風奔竄是工尚未舉而地方已爲騷
動二慮也隆冬天氣民徙無依相聚爲奸是目
前所必無之事亦古來所恒見之事意外可虞
三慮也成龍身肩重委不敢不過爲顧慮復思
成龍入箐必由本地文武官員同行文官有衙

役或可令備斧斤鈎鎌凡密箐無路之所指揮
砍伐武官有兵丁或可令備火炮鎗刀以防猛
獸且大箐所在周圍併無村舍若朝入山而暮
就舍則奔走於叢林蔓草之域往返耽延必遲
時日何以報命必示武官帶一二帳房偕抵深
箐日暮攢伐□□□庶無出入往返之遲悞而
功可刻期告成惟成龍卑微兼屬同寅勢在難
行伏祈憲臺迅諭武隆南川等處文官衙役備

修路之具武官兵丁帶防獸之器仍攜帳房爲
露宿野處之備是可不用民間一夫而地方自
安靜無驚至於

國家安危生民休戚憲臺封疆大臣自有灼見非
成龍所敢輕議也

規畫銅梁條議

一在外流移宜招也自甲申之變黎民逃至土
司爲其迫脅畱難者有之或流居別屬因種糧

而逗遛不歸者有之或原係宦僕又負人錢債
懼主索財畏縮不歸者有之或一家先歸而爲
民上者不論歸與不歸將名入冊以阻歸志者
有之爲今日計或遍發告示或坐名關取或見
在載冊之民歸自外方凡有父族母黨給以照
票令其招徠招到三五家或五六家俱准入本
各戶下俟三年例滿輸賦使在外之民播聞此
風各自襁負而至矣

一土著流寓旣入版籍俱係縣民理宜和也夫
食毛踐土悉屬

朝廷赤子兼奉定例凡一插標卽爲己業後亦不
得爭論今載冊者多屬流寓萍踪以克戶口在
流寓之民見有房有地願自整理整時別無人
言及至料理齊備土著則云族人之業或云母
黨之產彼此爭奪禁人插占甘心傾圮若不嚴
示地方終無起色不惟不廣招來卽見住之民

日益思散矣

一荒田宜闢也查縣屬所轄二十六里載糧二萬二千有奇今歸籍者寥寥載冊者僅三十有九戶奉行清丈之糧止三兩一錢有零開墾萬不及一各民又防京丈將見開之田懈怠如單夫隻妻租牛辦穀一年不足一歲之用終無展眉之日猶幸安堵如故務須給示獎勸教民墾男耕女織各守其業毋致饑寒仍應差人逐

月採訪勤惰勤者賞之情者懲之如此鼓勵自是家給戶足有比屋蓋藏之慶矣

一風俗宜整也查銅邑地方向稱人文禮義之邦自張寇變亂二十年來人烟絕跡雖經開復禮教未興歸籍之民間有幼時拉入營伍竟不知孝弟忠信爲何事酗酒放肆任意橫行官遠法疎縱橫得以自便雖有鄉官幾人本無官守言責同居桑梓誰人得而禁之務令上下二鄉

設立鄉約各一名每遇朔望將

上諭十六條諄切講解以禮讓爲先勤儉爲本戒遊
逸賭飲無以小過而不改間有不遵約束者許
令指名報究使知目有

王章勿令若輩視法如弁髦也

一縣城之駐防宜撤也當年王師進滇經過銅
梁因王眷尚未遷移每被逃兵過銅劫掠自遷
移之後逃兵久已絕跡前以銅梁有官有印蒙

上司設兵駐防誠爲衛民久安長治之基今銅
梁官撤印繳民雖零星野處而頻年賊盜消弭
以城內八九戶之民安用三十餘名之駐兵耶
兼以將領不能鈴束兵卒動輒酗酒恣肆大營
尚在夔門相去千有餘里向有合州駐鎮可以
節制今云已裁愈不能約束矣應否詳撤庶免
殘黎滋擾

一寡婦幼子宜恤也天下最苦者莫若寡婦伶

竹無告者莫過孤兒自宜優加憫恤乃有奸弊
陋規令人詫異者如夫死妻必嫁之言雖未可
槩信而有等奸民乘民婦夫死視爲奇貨或有
隣居出備衣衾板木代葬經年累月不卽取償
扣算本利若干逼其再醮天理何存寡婦無門
可訴寧甘受嫁索財更有賄送官長紅銀假此
因公苛求雖奉兩院勒石碑禁公然視爲故紙
今吏治清賞罰明宜立法飭行嗣後有翁姑主

婚者方許他適若無翁姑叔伯者當聽本婦自便不許奸民逐逼庶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也

上提督請畱合州營防兵揭

照得大臣謀國固相緩急以設防禦而下吏守土亦審時勢以詳去畱本提督開闢蜀疆剪除羣寇躬親戎伍險阻備嘗及成功大定度形勢之或險或易議防兵之宜有宜無會同前總督李爰定經制爲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灼見合州據三江之要會六
路之總必需營兵坐鎮以資彈壓因設將領兵
丁五百員名載在經制垂之永久成龍於本年
九月初六日到任尚未熟悉地方要害風聞有
裁省合州營兵之議驚惶無措姑就營兵之有
關吏治者條晰上陳蒙撫憲批候部議在案嗣
後成龍審閱合陽山川風景扼重夔之上流當
順保之屏障地勢險要么魔敢於盤據烏合易

爲糾集每當歷代季世遂爲瓜裂如釣魚城之
舊跡純陽山之石刻鑿鑿可據以是知本提督
與前部院李老成謀謨增設營伍憂深慮遠
茲本月二十四日接閱邸報爲歷陳邊地等事
已經奉

旨依議是部臣據疏參酌知永寧之爲邊慮而未知
合州之有隱憂也爲久遠之計本提督焦心爲
國瞻前顧後已定之經制必不可更爲目前之計

則成龍利害切膚審時度勢已裁之成命尚需
挽回本提督封疆大臣凡地方利害知無不言
如合陽之裁兵實關地方之安危事非渺小伏
乞憲臺重念甫定之殘疆不可輕爲搖動萬全
之經制難以驟爲更易會同撫憲酌議遠圖

題請遵照舊制留營駐防庶初年之經畫有始有
終或以永寧重鎮勢需增兵然重慶新設總鎮
衙門所有城守三千之兵去留未定亦可通融

調撥則合陽之營兵可不裁蜀省之經制可不
更而中外之土宇可以寧謐無虞成龍腐儒不
達時務祇因利害當身激切再陳統祈憲鑒

武昌書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看得府屬州縣驚鴻未集民生失所尚望殊恩
安輯若復議徵恐小民輸納不前軍需必致違
悞悉陳各屬情形懇乞憲恩生全如蒲圻嘉魚

逼近臨湘寇賊犯境雖飄忽而逝然士民驚避
罔顧農業通城密邇平江民不安生被賊乘夜
襲城黎明遠颺而煙火已絕咸寧聯接蒲圻人
民遠竄湖山境內十室九空崇陽處蒲咸通城
之間雖未流離而警息時聞不能盡力南敵至
於大冶當風鶴之餘土寇作祟卽不終朝而滅
斯民已受疑畏興國武昌通山與大冶爲隣土
寇煽惑兼以逼脅肆虐生民不得樂業江夏爲

省會首縣衝煩疲苦民不堪命是各屬危苦情
形久在憲臺洞鑒中茲奉查議合就據實直陳
均當軫恤安輯以恤民生則關徵之議尚非其
時似應仍前緩徵以救民困庶小民無催徵危
迫之虞有司免違悞軍需之慮

請復臨湘驛站詳

本月二十七日據蒲圻縣詳稱鳳官港三驛馬
大徐但陳等稟懇詳迅起岳站等事該本縣知

縣張圻隆查看得蒲屬三驛接壤岳州長雲等驛原奉編以六十里爲一站所以節勞逸惜物力也目今隣邑未行起站無馬換騎節經大人差使往上俱經越站長驅三百餘里以致夫馬困疲前馬旣去後差無以接濟差使絡繹勢必貽悞關係匪輕合無詳請俯念驛傳急務轉詳蚤發岳屬馬匹各驛起站接換庶軍機無悞人馬得甦等情到府該本府看得湖北蒲邑與湖

南臨湘爲隣蒲有官塘鳳山港口三驛臨湘有
長安雲溪二驛雖有南北之分而驛站實爲血
脈相通之路目前蒲圻三驛招撫馬夫增補馬
匹應差無悞奈臨湘兩驛未設將港口之夫馬
越站至岳港口勢不能支將鳳山官塘夫馬越
站至岳路程愈遠夫馬愈敝是以臨湘未設之
驛而累及蒲圻已設之驛恐三驛夫馬愈斂則
差使絡繹將何以應此該縣據馬夫之稟而急

申請也伏懇憲臺念郵傳關軍前急務刻不容
緩移會偏院設法馬匹蚤立臨湘兩驛則蒲圻
不至拖累軍機得以迅傳矣

飛報收復蒲圻詳

成龍奉憲委修咸寧河橋當有李守備及巡驛
各員協力相助于初七日工成已經飛報在案
初八日至蒲圻官塘驛宣布德意有大貴雙堃
二團鄉民投見成龍遵發憲示鄉民罔不悅服

亦經飛報在案初九日沿路鄉民迎接泣訴各
有陳詞現經彙繳咸乞憲示但頒發者已盡懇
領甚衆祈速多頒以安人心本日晚成龍同武
昌衛李守備城守王把總金口郭巡檢咸寧孫
典史渡河進蒲圻縣城寂無人烟止有原任丁
憂巡檢潘宏錦閣家在城隨查縣有六門卽壅
塞四門僅畱北門水門以通往來以便修橋所
有收復蒲圻緣由合就飛報

規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自憲駕回蒲成龍因崇陽船歸日夜不寧今船
已足數值王把總從大營旋奉撫憲有守橋梁
之命則橋有責成定於二十九日聯舟爲橋庶
成龍之職可寬責任至於招撫士民當大兵渡
河之後人心踴躍思歸雖朝來暮去而路有行
旅市有貿易無如天雨連綿道塗泥濘繼以逃
兵浪言煽惑人心前此阻士民欲歸之路者天

也後此阻士民欲歸之心者人也天時人事如此縱成龍竭盡心力其何能濟惟有株守歎息而已既無益於地方應歸省以謝罪一畏士民之無主空城寥落一畏屬員之偕行驛站廢棄暫且居蒲以圖可乘之機但請署之文未下精力愈疲神氣愈耗似一廢人居一棄地矣若逃兵乃德安興國圻州黃協四鎮兵也於二十七日早渡蒲河流言散布耳不堪聞從崇陽大冶

逃者十之七從蒲逃者十之三恐通城一帶自
此倍爲多事未知撫憲如何布置通城咸寧官
不勝任成龍因蒲署未下亦不敢多言地方事
目前靜坐河干料理船隻鄉紳伺其動靜頗爲
帖息二十八日鄉民往來不絕以通南北一綫
之路王把總歸來道營中事甚悉二十三日我
師在陳陵磯遇賊勝負未分但南寇多烏銃料
不敵我師之勁弓矢爲輕便天氣晴明利於馳

射戰勝在卽嗣容報聞

籌畫蒲圻防守詳

看得蒲圻城內雷兵防守必然之勢也然止雷
一將領足矣恐主將多則兵丁難於約束士民
畏懼不歸依然一空城耳且兵丁盡住民房目
前士民歸來將何爲安身之處更有不忍言者
民房家資木器已不可問再過數日土底蓄物
亦在難保士民歸家一見傷心必號泣而他往

成龍亦乏撫循羈縻之術矣伏乞憲臺酌留何營何將該兵若干牌行遵照或止雷城守王把總兵三十名防守戒池遞送塘報亦足濟用今日之事兵不在多止在收拾人心而已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稟

成龍莊守蒲邑士民初有歸意可憾與國蘄州黃州德安逃兵回營浪布流言人心震驚蒲邑附近各縣危如累卵上憲差使慌張空回一應

公文塘兵打轉道路梗塞通城文武恐懼離汛
賴有崇陽一縣砥柱中流差役探成龍動靜地
方稍寧通城因之報文回縣嘉魚自寇夜來明
去後避居鄉間聞今亦已歸縣蒲邑漸有歸民
村落擊鼓插秧山中採茶肩擔沿河船隻貿易
未盡斷絕前尼將軍票查病駱駝一隻成龍差
武童賀世沿賚收管繳營本月初六日午時來
見言四月二十九日離營我兵駐扎離陳陵磯

五里附近大江糧米不絕止缺燒柴二十三日
陸路大戰殺賊無數滿兵引他看殺死者俱係
頭有長髮二十四日水路大戰砲打壞賊船無
數二十七日二十九日陸路俱大戰每日我兵
四千餘人巡哨此係確信本日忽有大冶縣報
文二角武昌縣報文一角愚民作祟恐縣文失
之驚張亦宜蚤爲安慰大冶逼近興國有柯陳
二家且通城久已思亂嘉魚頑悍異常倘聞風

附和大爲心腹憂縱殄滅不難亦傷元氣守憲
素得民心勅速發示以遏亂萌且撫有柯陳庶
民密差曉諭解散發兵防守此要著也恐愚民
生疑反逼成釁端是解散防守緩急之間憲臺
自有萬全長策依成龍愚見俾興國將領嚴加
隄防通山武昌兩縣發重兵守禦且置大冶於
不問順而撫之則反側子自安不發兵可無走
險之虞發隣兵以張鎮壓之威且以杜隣封理

謀之漸未知可行與否此事關係非小端後賈
投伏乞憲臺垂念封疆密與守道計議若守憲
肯親臨大冶相機安撫自可無事但不可輕帶
兵耳前日逃兵各懷疑懼務令各營將領收拾
安慰加以告病假歸名色無使密釀禍種聚而
成黨再懇將大冶通城通山咸寧所供荆需移
會督臺暫緩以安人心成龍爲地方起見非敢
乘機怠緩軍務也統惟憲裁成龍僻處山隅鞭

長不及以貽憲慮罪難擢數蒲邑大水冒城梁垣推倒城內房屋傾圮合併附報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咸寧橋成洪水衝壞是實天降災殃也咸寧古有石橋亦被山水衝傾則一浮橋又安能支泛漲無涯之水成龍初九日冒雨至蒲圻大雨水漲漫無下椿之所已經申報在案初十日料理物料十一日將橋梁雨中成就值有咸寧橋被

水衝之報成龍心神慌亂忙無措手本日蒲圻
大雨如注水聲如雷是咸寧已壞之橋不知如
何復修目前蒲圻已成之橋又在十分危急也
成龍的於十二日赴咸寧多方布置物料力謀
再舉不識天意何如合就申報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本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憲牌內開麻城縣土
寇劉青黎狂悖猖亂本應遣發官兵擒拿但恐

無知愚民或偶被蠱惑或勢迫脅從不忍俱加
誅戮特先委武昌道黃州協會同前往相機撫
慰今恐小民疑畏不前查該府先任黃州駐劄
岐亭廉能自持士民素所愛戴合行遴委備牌
仰府照牌事理卽將發來告示十張兼程前去
麻城縣各山寨地方曉諭民人急蚤悔悟如爲
土賊迫脅不妨自首以贖前愆若有力能擒拿
賊首亦許自新仍加優賚倘或執迷不悟該府

諭以忠義曉以國法力爲解散事平之日本部
院自有酬庸之典斷不負該府賢勞也等因奉
此成龍已於二十二日晚自會城起程於二十
四日已抵白杲的於二十五日進東山安撫理
合申報

初撫東山遣牌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有餘凡我士民罔不開誠
見赤相安無事至於分守鄉汛賴保無虞殲滅

鼠盜藉力協助因之偷兒遠遁狼子回心年來
頗稱寧謐固本廳之幸實士民之力也二月

覲歸詢知地方平靜不勝慶喜及赴省署理武昌
府事辦理軍務又往咸蒲造搭浮橋仍駐蒲防
守城池雖諸務叢集未嘗一刻忘爾岐民自蒲
旋省忽聞東山作亂誠爲怪事以東山尚義之
鄉胡爲有此不義之舉父母妻子立見亡滅可
惜本廳數年生養一旦成灰燼也真可痛心酸

鼻再三請命撫部院矜宥無知幸蒙撫部院如天之仁特允所請以開一面之網今本廳奉命來撫合先遣牌傳諭爲此牌諭東山士民知悉牌到之日速候本廳親臨投見辯明作反情由爾民素稱良善何忍背叛

朝廷將本廳平昔勸諭安生理保身家等語竟置若罔聞也如數月不見竟成讐敵本廳立即回省任兵馬剿滅本廳亦不爲爾民姑息矣言出

衷腸切勿朦視

勸畝間歸農諭

照得劉青藜官激民變一案人心疑畏地方震
驚以致該縣請兵安慰自與附近良民無涉况
協府久鎮黃州禮士愛民賑荒放生一片婆心
爾民共知茲統兵來撫自是紀律森嚴爾民當
農忙之時一刻千金惟恐驚慌遠竄致悞農業
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沿路居民人等知悉各宜

歸家盡力南畝勿畏賊黨扳害涇渭定有分別
勿懼兵丁往來軍令毫無假借如仍前遠避不
惟悞自己一年之生計且有負協府平昔恤民
無方用兵有律之至意

安慰各堡諭

照得本廳奉撫部院命安撫東山於本月二十
四日至白杲據徐家堡生員朱珏方士位黃金
聲鄉民周吉甫等呈稱本堡士民夙係耕讀樂

業並無外事禍因三四匪類附會東山本月初十日已經解散十四日復被訛報鄉堡耆民善人再查並無形跡十五日鄉約周美公點卯遭誣合堡皆賊見在監禁以致善良疑畏驚散又據生員朱珏等結稱本區除四凶附入東山外再有匪類願甘認罪又據白杲王家水垣等五堡生員戴其進等結稱生員朱珏等俱屬良儒如有不端願甘認罪各等情已經申報撫院外

合行給示安慰爲此示諭徐家堡士民知悉各
歸堡內乘時務農勿得自悞生意如有挾詐讐
害揚言害衆許卽稟明立刻詳院究治凡我士
民切勿再生疑畏離家失業

申徐道臺請釋無辜詳

看得狂夫倡亂則宜勦赤子弄兵則宜撫自古
皆然况逼而走險嘯聚山林情有可原者乎至
于嚴刑慘刻逼報良善爲賊意欲一網打盡何

能免鬼神之忌古人於賊黨之中尚冀開一生
路爲脅從罔治之法何令人於良善之中務期
株連蔓引爲殲滅無遺之舉仁人君子安忍存
是心行是法也茲據生員鄉民哀訴前來合亟
請命伏乞憲臺憐念無辜遭此慘刑罹此法網
速行縣釋放不惟受刑之殘喘可畱旦夕之命
且四境良善得免人人自危之虞否則逼人於
危畏禍偷生將有不可言者矣

申張撫臺釋放無辜詳

看得東山之禍起於官激民變而究其根源由
於縣官心神昏亂何物鄒克忠乃衣頂生鄒惺
不孝不慈無仁無義此麻邑之窮兇極惡也縣
官視爲心腹衙役倚爲爪牙乘機賈禍唆官峻
刑逼士民於危亡陷士民於株連將縣城紳衿
槩稱通賊力脅離縣驚疑無依又云縣城之外
無非賊黨贊謀遍勦以致士民號泣怨氣衝天

除朱珏徐克成等呈已經申報外茲據徐阿曾
李中素呈詞合亟報明伏乞憲慈迅查縣官陷
害良善并鄒克忠主謀羅織情由釋放監禁夾
傷平民焚毀刑板無辜供詞庶人心自安禍端
可息

報東山就撫詳

成龍凜奉憲命于本月二十七日單騎進山劉
青藜之父劉啟禎帶鎗手三百餘懼躍投見成

龍曉諭以憲恩不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
之至意啟禎跪泣衆寇崩角稽首感頌憲德已
經就撫然山愚無知尤恐事後加誅意外就戮
環泣始終赦宥成龍仰體憲慈已許轉達矜全
伏乞憲恩迅賞矜宥保全告示以弘不殺之仁
聞山中尚有數孽祈諭啟禎盡行招撫無畱遺
種商城英山匪類隄防入境藏匿倘有疎虞應
將啟禎前罪俱發目前安撫必須解散解散必

須安插乞速撤黃協兵回汛勅守憲暫駐以便
安插以釋疑畏仍飭麻城縣將監禁疑獄查報
釋放已逐紳衿曉諭進城勿再偏聽誅求以安
地方成龍必俟山黨肅清安置妥當方敢旋省
但報文苦無驛馬傳遞多稽時日乞憲差星夜
馳送告示諭帖可蚤結此局成龍可免稽滯日
久文案堆積之慮矣

上張撫臺陳情小稟

東山安撫一案五月二十七日就緒本日差役
飛報候命安插值

禁旅路經麻城四境鄉民又驚避一空成龍係地
方安危隻身駐居白杲經過將軍嗔責藉伊兵
威竊取成功嚴聲厲色問賊在何處我們去殺
成龍不敢遜對以安撫在先兵到在後何爲藉
威已經安撫何爲又殺將軍愈怒云既有本事
何不殺吳三桂去成龍回稱原不曾帶領兵馬

亦曾收復蒲圻將軍言我不是與你爭功成龍
稱與

朝廷辦事夫有何功將軍問成龍鄉貫忽然而往
成龍無端受其凌辱竊思成龍年近六旬鬚髮
皓白耳聾眼花自筮仕粵西由蜀至楚離別妻
子隻身奔走十三年磨苦已極功名念灰近因
地方多事不敢規避前受知於總憲新沐寵於
憲臺知無不爲事無不任風雨寒濕艱辛備嘗

止圖報憲恩於萬一實無邀功求進之念無如
時事多艱大將領兵咸以嗜利攘功爲心毫無
推賢讓能之德成龍下吏秉性愚直實難安位
伏乞憲恩早定東山成龍星馳旋省陳情乞休
合先報明

德東山士民樂業諭

照得本廳鎮岐四載自媿教養無能然誠信不
欺爾士民知之有素茲東山不靖赤子弄兵撫

部院好生爲心不忍加誅特命守憲徐總府王
統兵撫慰又虞爾山中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廳
平昔爲爾士民所信旋委前來曉以忠義諭以
國法力爲解散以是奉命馳臨本月二十七日
單騎進山爾士民果釋疑畏撤旗奔獻環呼懽
躍申訴冤抑辨明陷害除詳報撫部院給示安
慰外合再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旣傾
心就撫宜實意安生履毛踐土無非

皇恩鑿井耕田當圖報効卽司牧有一行之乖方然
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嘯聚雖稱避禍弄兵豈爲
良民繩以國法剿滅何辭幸撫憲有力爲解散
之諭恩侔天地本廳有力爲請命之誓炳若日
星凡我士民盡釋疑貳歸寧父母各安身家僻
處山隅南北之兵戈不到游優田里婦子之嬉
笑自如何等快活何等受用永革一時邪念共
享山中太平本廳千言萬語無非爲爾父母妻

子各宜書紳永佩不忘

申報東山撫事已竣詳

成龍凜遵星馳於五月二十四日至白杲駐扎
離賊寨十五里寂無人烟已經報明在案本月
二十七日單騎進山劉青藜之父劉啟禎帶鳥
鎗三百餘名懼躍投見成龍曉諭以撫部院不
忍加誅安慰解散天地父母之至意啟禎跪泣
衆寇崩角稽首咸願就撫成龍隨即申報六月

初一日奉憲牌恩允矜宥給示安慰復遵發示
曉諭本月初三日劉啟禎率衆來白杲獻傾心
向化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勸諭衆皆悅歸
又奉撫部院諭劉啟禎旣率衆投歸倘能招致
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當加以優獎守憲仰體
德意特委劉啟禎執牌向各寨宣諭招撫于本
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功陳恢恢李公茂等率
衆來白杲獻安家樂業旗一面赴守憲投誠各

賞賚勸諭給照牌告示護身寧家衆皆悅歸東
山已靖撫事已竣伏乞批示回省

招撫後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前駐岐鎮頗與士民無忤近因東山
作難撫部院遴委勸慰今爾士民相安無事本
府應歸省復命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
知悉本府於本月某日由白杲暫駐岐鎮爾等
須念撫部院生全之德堪侔天地至誠之心可

格豚魚凡有血氣誰無知覺父母妻子朝夕歡聚誰歡聚之也雞犬桑麻優游恬熙誰恬熙之也婦子無山棲日暴之苦壯丁無瞭高守隘之累無畏乎兵戈而免負銃帶火之艱無憂乎捕役而獲薈棉鋤豆之樂夫妻安枕而夜半可以不驚親友往來而株連可以無慮此恩此德今生今世何以報撫部院之萬一也自示之後各安生理永革邪念食新在卽秋收不遠山中正

好道至愚民豈堪將相一念之錯皆由訛言之
誤回心之早卽是終身之福耕田當差勿藉口
禁捕而併阻乎官役安下敬上勿藉口激變而
兼撓乎王法

朝廷設官治民一定之體有司差役勾攝不易之
法從今循理守分自無恐懼憂患命由天定禍
自人作思之慎之

招撫事竣慰東山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撫部院好生爲念不
忍加誅夙知守憲徐慈祥素著副府王老成持
重特命撫慰又虞山中士民疑畏不前因本府
昔駐岐鎮頗爲爾信愛遴委安撫於五月十七
日單騎進山士民果釋疑畏劉青藜之父率衆
歡迎泣訴冤害六月初三日出山赴守憲行署
傾心向化仍宣布院道德意鮑洪功陳恢恢李
公茂相繼悅歸辯明前愆咸願安家樂業蒙撫

部院矜念無知樂加恩宥守憲遍給照示嚴禁
毒捕仇家株連捏害多方生全弄兵赤子安帖
無驚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内外人等知悉
亂民已靖官兵已撤凡爾原未脅從士民可無
逼脅之慮亦無玉石之憂毒捕不敢肆慮仇家
不敢捏害各安厥居共享山中太平布告遠邇
咸使聞知

又安慰士民諭

照得東山官激民變一案本廳奉院道憲委駐
扎白杲單騎進山曉以忠義諭以國法力爲解
散山中士民泣訴冤害畏禍聚集情願歸家安
業已於本月初三日劉青藜之父投見守憲特
賜袍帽歡躍歸家現今守憲駕臨白杲開誠布
赤布告士民凡有一切身被逼害或以舊事吹
求或以親友波及情實可憫合行曉諭爲此示
諭東山中外士民知悉監禁冤誣俱已釋放被

俘良善半已昭雪衆所共知捕緝尚未銷案疑
畏不能帖息因山路隔絕毒捕碁布寃情阻於
上達驚惶無所依歸示到之日或星馳申訴執
示護身務各安厥居萬勿仍前疑懼聚衆失業
至於喜亂奸宄多屬遊手好閑之徒逃匿亡命
之流原無身家可慮且有罪案未結好爲誣傳
以驚亂人心苟全已命凡我士民咸有父母妻
子產業身家縱有株連尚存公論一辯自明切

勿爲彼輩所愚也

諭隣境各屬

照得撫院發示安慰百姓凡東山相連一帶地方山寨嘯聚人等俱在一視同仁之內不止爲麻城一縣也或黃岡羅田等處有願領示者開明某縣某處以便填註示尾給發收照

委護程宦牌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牌委安撫東山已經安撫

報明在案所有程鎮邦援例赴府乞撫具文詳
報撫院已蒙批准援例安撫合行投見爲此牌
仰河泊景可賢差役左先護送程鎮邦前去會
城投見撫部院守候回文沿途毋得稽延時日
致干取咎未便

宣慰陳恢恢諭

照得本府奉撫部院安撫東山費盡苦心推誠
置腹劉君孚信之最真陳恢恢在沙廟相見甚

是爽利恨見之晚不料鄒君升爲盜僕逼脅君
乎仗義進勦本府因之會集鄉勇協力相助申
報各憲以劉君孚陳恢恢爲勦主四境告示昭
然耳目且恢恢與衆紳士陪本府每夜飲酒情
意浹洽何物畜生輒布浮言離間我同心本府
年近六旬離家一十四載止帶二僕孤身萬里
一片實心惟欲保全百姓駐岐數年一舉一動
士民咸知非爲功名起見茲恢恢見疑本府使

心跡未明殊切憤恨望君孚作速傳諭恢恢見
亮此心無異若懷狐疑將以禽獸待本府也本
府焦勞招撫精力疲竭久思回籍何可久戀官
職爲人所疑忌如本府不以實意待恢恢天地
鬼神速加誅殛

東山就撫後飭行保甲諭

照得東山向化士民安業本府親履田畝編立
保甲稽查匪類勸勉爲善惟恐遊手好閑之徒

兇逆亡命之流不遵本府勸諭且憾山中就撫
心懷叵測匿名山間流禍地方潛行不軌勒良
從逆一以壞安撫之實一以貽良善之憂深可
痛恨爲此牌仰知悉如有匪類速勸投見倘執
迷不悟脅良作亂凡我士民嚴行保甲協力擒
解或殲滅報功本府申詳院道厚加獎賞以勵
忠義以靖地方切不可藉端報復讐害無辜不
惟有負本府撫輯民人清靖地方至意且以犯

神人之忌不淺矣

禁止嚇詐就撫士民諭

照得東山就撫守憲勸賞給撫部院告示安插
遠近咸知但其中有鄰封愚民附和入山既撫
之後願各歸本地安業恐鄉保地棍衙蠹惡捕
藉口稽查恐嚇索詐將歸業好意反致失所殊
非院道安撫之意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本地士
民人等知悉查本人歸家驗明守道給票并告

示卽善爲安插如有諸色人等藉端嚇詐除本
人稟究外鄉保卽刻指名呈報以憑報道申院
挈解正法倘通同作弊或縱容肆害事犯之日
鄉保均難姑宥

清理保甲諭

照得東山已靖應宜安插爲撫良善後之計茲
本府沿堡清理設立戶長教訓子弟編擇甲長
稽查烟民各安生理毋縱爲非唯恐有流移遊

手之類無家可歸無業可務聚集山中衣食不

足甚之兇逆亡命之徒有罪案未消匿處林藪

苟延旦夕均應處置得宜以撫良善合行曉諭

爲此示仰陳恢恢知悉亟清理山區除將本區

居民安插務農照例設立戶長編擇甲長外如

有流移遊手之類作何安插至於兇逆亡命之

徒罪案未消速趁此時投首可以免罪若觀望

不前則此會一失投首無門山中終非遁逃匿

奸之地後悔何及思之思之

保甲事竣再行申飭諭

照得麻城東山撫勦咸輯士民向化本府駐麻
時已經親履垣區編立保甲稽查匪類勸勉爲
善日無寧晷心未刻閒雖有成規惟恐本府離
麻之後人心渙散無有聯屬特委各方總堡督
領垣主戶首分任勤勞逐戶清查倘有流亡兇
逆之輩遊手好閑之徒不遵本府勸諭不聽保

長約束心懷叵測爲害地方潛行不軌煽惑我
民以壞安撫之實以貽良善之憂深可痛恨爾
西南北一帶山勢不甚險峻士民原無異心但
地連兩界路通光黃必須稽察嚴密永保地方
申飭區堡諭

照得設堡長戶首原爲清理保甲稽查匪類若
不徹底清查顧惜情面大非借重之意嗣後凡
屬領牌堡甲所轄區分戶首烟民務要遵依憲

行保甲之法聽信堡長教戒爲此示仰領委堡
長及區內人等知悉作速稽查匪類盜賊教率
子弟驅除強暴防守要路勿使容隱不軌縱放
逃僕一家有警隣里協力救護一方有警隣堡
同心堵勦爾等宜各以身家性命爲重今日本
府拳拳委託再三叮嚀總欲爾等共享太平無
事之福也本府更有囑者地方重大事務除真
實密報卽宜相機早圖毋令遺患慎之慎之

再諭東山士民

照得本府奉部院命安撫山中爾等念

朝廷德意傾心向化不越十日漸次蕩平止因該

縣有爾等陽順陰逆之議部院飭本府暫駐安

插毋得擅離麻邑期爲善後事宜以致羈畱一

月有餘日覩亢旱憂心如焚兼之訛言沸騰傳

本月初二初七爾等破城縣中男婦縋城逃走

人情洶洶本府寢食不安今訛期已逾保甲已

編幸天雨露足四民稱快又李公茂隨守憲赴
省投見部院劉青藜出首副將僞劄候

題優敘劉君孚保全地方一片實心本府倚為左
右手陳恢恢屢次謁見毫無芥蒂鮑洪功夜行
歌舞李子茂名雖掛於招撫實無預於激變皆
爾士民耳聞目見山中復有何疑本府難於久
駐的於某日回省復命合行曉諭為此示諭山
中人民知悉嗣後各安生理共享豐年須念該

縣撫後復叛之文爾等誰無良心應與本府爭
氣勿使其言效驗爲所恥笑本府駐武昌相隔
不遠凡事可速稟報其餘人民安家樂業勿再
爲訛言蠱惑致生驚擾

勸諭士民

照得東山作難止因被誣士民嘯聚將附近居
民逼脅入黨哀哉耆年父老曾經兵戈之慘曾
罹流亡之苦萬死一生畱此殘喘撫兒孫而心

酸覩田宅而魂銷又有衣冠子弟身受

朝廷恩榮顧惜祖宗門第禮義廉恥不忍棄絕中

夜徬徨莫知所措父母妻子環聚而歎歔泣下

又有種田農夫賦性愚樸十數年來耳不聞金

革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止知終歲勤動納糧

之外積儲粟豆花布茅屋之中畜養鷄鴨猪犬

稍有餘裕買牛生犢便稱山中富翁聞此警息

捶胸頓足件件難捨又有商賈之流或係已資

或係借貸拋妻別子經營江湖折本羞見故鄉
倘有生意歸家修理房屋治買衣服桌椅器皿
好爲精緻婢女僕兒好爲役使忽聽無端啟釁
顧惜從前辛苦棄之不忍守之難保痛哭流涕
天日昏慘凡此士民情狀堪憐因之族微勢寡
者含淚棄家遠避他鄉苟全性命煢煢無依族
大勢重者糾合同姓異姓督修堡垣器械能自
守衛決不苟且從逆此等苦情壅於上聞在爾

等各爲身家性命在

朝廷便是忠義良善若不獎勵何以勵後合行給
示獎勵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自能守
衛者忠義可嘉望風遠避者良善堪憫自今伊
始潢池赤子俱是一家各宜安心樂業共享山
中太平本府更有囑焉值此多事之時不無一
二姦民引誘後生徼倖功名殊不思耕田鑿井
之民豈慣爲披甲荷戈之事本府曾有訓言山

中正好避兵農民豈堪將相古語有云一將功
成萬骨枯這事豈是容易做的嗣後須嚴行保
甲責成戶長稽查詐僞勤約子弟勿畱禍害之
種勿蹈危亡之轍慎終如始以靖地方

招撫事竣詳

看得劉啟禎卽劉君孚而劉青藜乃啟禎之姪
自幼喪父啟禎養爲己子住東山曹家河區內
禍緣夏寅生李攀龍爲僞劄一案忽被拿解人

心已屬驚疑該縣未出示曉諭而捕役藉端恐嚇凡東山一帶舊日招撫遺民并訛傳割肉姓名及貿易歸家商賈形涉疑似人人有莫保之勢而徐家堡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談召賢疑畏入山鄉保報明該縣委耆老安慰已經解釋陡於五月十五日魯家台鄉約魯象美徐家堡鄉約周美公曹家河鄉約李祥陳家集鄉約徐克承赴縣點卯該縣輕聽人言將周美公等硬

夾取供仍行監禁至於楊楚喬係劉青藜十二年當差頭之保戶因差銀角口用刑成招並無報呈奸細緣由周美公等泣訴有據而劉君孚聞風嘯聚脅衆弄兵鮑洪公陳恢恢李子茂亦以捕嚇嚮應山中震驚縣治戒嚴幾於燎原此起釁之由而該縣請兵鎮勦之所從來也成龍于五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遴委安撫二十七日進山曉諭六月初三日劉啟禎率衆出山獻

傾心向化旗一面赴守憲投誠賞賚有差給照
票安插而劉公先李君聖方燕及談召賢均在
安插寧家之內劉青藜主張在父非別有事端
脅從劉元兒鄒先甫均已解散本月初四日報
明撫部院發示宥罪安慰在案劉啟禎蒙守憲
牌委招撫山中餘孽本月初七日啟禎招鮑洪
功陳恢恢李子茂率衆出山獻安家樂業旗一
面赴守憲投誠賞賚有差給照票安插本月初

七日報明督撫部院照例宥罪安慰在案本月
初八日奉督撫部院爲撫綏全賴賢能等事牌
仰卽將發來告示特諭各士民凡被劉逆煽從
黨羽或令徑行解散或令隨該府赴道協投明
歸農一槩不得株連慎勿任其執迷不悛慘遭
殺戮累辱父母妻子有負本部院軫恤至意等
因奉此遵依發示曉諭士民凡煽從黨羽有徑
行解散者有赴憲領票歸農者咸體督撫部院

軫恤至意在案再查該縣飛報叛形案內開周
美公供稱方韶友在雲南來散劄付藏於劉君
孚家自招撫之後遍查無方韶友踪跡藏劄亦
無的據李祥瑞供稱雲南二人不知姓名送劄
付與劉君孚劉青藜邵君弼查邵君弼年老並
未倡亂而雲南二人不知姓名涉於風影徐克
承供稱郭輝之在君孚家行走叫小的探報信
息查徐克承係陳家集鄉約在東山之外離曹

家河三十餘里郭輝之何由囑其探信也且曹
家河鄉約李祥瑞亦赴縣點卯何信不可探而
囑徐克承焉如疑點卯鄉約爲奸細則無人不
可疑矣又六月十七日劉啟禎領程鎮邦出山
赴守憲投誠十九日護送赴省投叩撫部院求
賜發落本月二十四日奉批已據守道詳批發
臬司將所繫家口取保候給在案緣係安撫事
宜合逐一據實詳報

招募反側充伍諭

照得東山逆黨一歲三叛繩以

國法當大肆殺戮盡絕根株本府仰體各憲好生
德意念爾愚民無知爲奸宄煽惑以致發兵剿
絕身首異處妻子家業一旦成空真可憾又可
憐也除將首逆擒解正法外餘黨概行免死但
爾等共圖不軌釀禍地方凡被害之家何能甘
心隱忍爾等餘黨中懷疑畏莫若乘召募鎗手

之名投見本府充兵食糧如有技勇另加提拔
先給安家銀一兩五錢隨帶烏鎗照例領價與
其提心弔膽不如披甲荷戈爲此示仰東山一
帶士民人等知悉凡有願充招募速行報名決
不相強至若地方士民與衙蠹惡捕假稱兵役
肆行嚇詐毒害無辜者本府已訪知一二件仰
受害人等作速申寃立刻通詳拿究勿謂城狐
社鼠本府生性執拗決不假借總使勢不兩立

亦自無妨也

上張撫臺善後事宜稟

成龍奉嚴命酌行善後之法焦心勞思採訪山中地勢路徑隘口已有成局大約良民居多而頑民有數編以保甲諭以利害各有互保身家之心成龍擇殷實良善舉爲區長聯絡守禦家自爲守人自爲戰料宵小不能出其範圍木樨河現委夏鼎安夏正宗夏柳宗丁貴卿丁吉生

等彈壓夏族人丁有二百餘前倡亂之時立志
不變已與逆爲讐用之此路可保無虞二里河
果有李公茂先撫不知名姓因劉啟禎未行招
撫氣激嘯聚本月十八日啟禎聞風往慰十九
日報信安息且此地有鄉耆田初陽二男俱係
青衿啟禎未往慰之先因公茂作孽曾設相鬪
之勢公茂氣餒嗣啟禎往慰而止李公茂卽李
攀龍之叔攀龍在監可以挾制其心目前委田

初陽爲區長以討其敵且有東義洲區長鄭君
佩等殷家園區長商克繩等落梅河區長張在
如等南庄區長金鼎黃等木子店區長童瑞之
等俱巨族富室爲之聲援此逆已在籠中但因
啟禎往慰姑開一面茲奉憲諭亦必令出山申
誠以懲將來十九日據劉啟禎密稟稱外縣竟
有不軌之徒私來殺禎不忿招撫似此人心不

體

朝廷德意非勦不能靖祈發四張密票給余公進
夏仲昆袁興明督烟民堵截關口要路布揚聲
勢自然奪魄至於山中李公茂已經解散禎大
膽承任凡事不煩過慮尚有潘家塘大盜馬歪
嘴乘釁劫擄人家禎欲處死不卜肯發令否成
龍時在麻城當夜密差飛遞硃票相機擒殲數
日尚無動靜今麻城附近東山內外編甲已就
紳衿和好成龍刻期仍赴杲鎮布置山中有黃

寅生並無黃日昇守道甚得人心雖交代在卽尚宜款畱善後局面已定可計日以待成龍年邁力疲不善飲食強勉辦事以報憲恩之萬一仰祈洪慈俯念成龍奔走之苦委員接署生死感激倘有可効力之處決不以官之去畱異心也

請委武昌署員詳

本年六月十四日奉總督部院蔡憲票差官張

虎前去武昌府著落官吏查照後開穀草數目
勒限全完協同解官人役限本月中旬以內飛
解來荆接濟等因奉此該職遵查於六月十六
日爲亟請署員等事照得成龍係黃州府同知
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因就近補
授一案授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值

禁旅南征成龍奉委修搭浮橋被山水衝毀失悞

軍務

題叅部議處分應遵奉離任且成龍奉憲往撫東
山遙隔省治一切府事俱高閣耽悞如軍前草
束舊欠新派不及催辦

欽案部件熟審重情不及清理負罪滋深幸東山已
靖撫事已竣本月初七日詳憲候批歸省蒙批
一應妥插善後事宜該府必須計慮停妥另詳
報奪回省成龍凜遵成命撫事雖就而善後非
旦夕可奏仰體憲慮爲地方生民圖久安之計

現在清查保甲立守望相助之法延日逾久
案愈多現今武昌同知新任正可接署料理府
事伏乞憲臺俯念

欽部案件軍需關係重大迅委同知接理成龍受憲
籌畫得以盡心効力不敢以去位貽害地方生
民等因具詳憲臺未蒙批發又于六月二十五
日奉布政司信牌爲特參違玩官員事本年六
月十四日奉撫部院張憲牌行司照牌內咨文

奉

旨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奉此看得成龍原任黃州府同知本年三月初九日委署武昌府事蒙

題補武昌府知府尚未領憑因浮橋一案

題叅革職例應解任伏乞憲臺勅司速詳委員署篆理事庶一應軍需

欽部案件責有攸歸等因于六月二十六日申詳亦未蒙批發今奉憲差催辦穀草隨該看得自五

月二十二日成龍委撫東山未嘗一刻忘解荆
軍需柰羈處僻隅不能分身以應憂心如焚亟
欲撫竣回省料理又因善後之計多方布置非
旦夕可就唯恐日久遲悞于六月十六日詳請
委署催辦軍需又本月二十六日詳請署員接
理撫事軍需兩無違延俱未蒙憲示茲差官目
覩成龍艱辛疲病之狀事出兩難伏乞憲臺查
批原詳仰鮑同知接印理事刻期督催庶可有

齊

附錄

任合州時張撫臺復扎

計二道

合陽荒殘冲瘠得高賢撫而綏之自必漸有起色頃聞初蒞新政驅冗役卻輿從及絕無名之應付清操毅力卽此已見一班甚快甚慰也

武隆酉陽一帶地方素產楠木所以特遴門下遍查耳及接來翰山形地勢燎如指掌併分五路並進到處插牌檄記認具見門下措置井井

有條乃所報之木並無一株合式者門下可悉心確查如獲巨料不佞自於疏中

題敘以酬門下勤勞也萬勿以尖細者搪塞可耳
不盡

佐黃州署武昌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五道

親翁此行能不負不佞愛惜麻民之意爲之喜而不寐此時惟推好生之心以荅

上帝守如保之念以全小民何頑梗之不可翰誠何

強梁之不可感化劉啟禎既率衆投誠自當令其仍安耕鑿倘能招致他寨強頑一體歸誠尤當加以優獎決不食言也至吳逆散劄之人作何縛獻其脅從之衆解散之後安插何處目今漢陽業已增兵黃協亦請添兵額應否可令入伍或仍編入各里甲俱煩一一斟酌行之招撫之議既成黃協自可回黃惟畱一守備駐麻北非疑麻民猶有反側蓋麻城地界二省向欲添

設守備駐防此不佞之初意非自今日始也諸
凡就緒之後方可回省發去告示十道可卽張
掛曉諭二十八日接到詳驗已批行守道彙二
十九日接到來文俱一一照行惟二十四日報
文何尚未至耶幸查之

劉啟禎傾心向化具見親翁善於招徠但未投
誠人等應逐一招撫毋令臥榻之側猶有他人
鼾睡也至啟禎招撫有功可否令其轅門效用

當以我旗守備待之各鳥鎗手作何安插尤當
得所可否令其入伍目今漢陽營已奉文召兵
黃州協亦添設麻城羅田守備業經

題請增兵六百名而不佞撫標亦見需人倘入撫
標其中果有雄武之士當拔置材官千把之列
蓋投誠之衆恒苦其反側未安須以至誠待之
令彼易於輸心向化則地方自可無事耳投誠
盡至黃協方可撤兵鄉紳盡歸小民自然樂業

諸凡事宜總煩親翁措置妥當與守道商酌行之
投誠事竣可敘妥詳不佞當以親翁招撫之
功

題請優敘目今地方多故之際早爲

上聞亦是慰

朝廷宵旰之憂也竚切竚切

前浮橋一案因准將軍咨移不得不爲

題叅詎意部議處分太過但親翁賢聲素著不佞

自卽

題畱以孚輿論况重以麻城安撫之功乎惟勉力
竣事幸勿以此思賦歸來也程鎮邦至省其家
屬已取保發領以信招徠今仍令赴親翁處倘
能將黃金龍梅公素及黃日昇令彼設計擒拿
將來尚可爲之斂其功能也又孫調元及散僞
劄諸人俱須畱神密訪奸人盡得則民心自安
此尤安插事宜之要緊者也端佈末一

東山招撫全屬親翁勞績今徐守道交代在即
則善後事宜尤在親翁獨力成之矣頃聞木樨
二里河又有嘯聚之事不知果否想大隊既已
招撫此小醜自易為平定也惟畱神不一
接來翰具悉尊意但疆圉多事正藉賢刺史善
為撫馭以恤殘黎不佞行即繕疏

題畱矣素親翁盡瘁

王事勉抑私情其東山善後事宜尤望畱意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一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二

黃州書

初至黃郡與友人書

初守黃郡上張撫臺稟

到黃州任申飭諭

為黃州各屬報災請蠲詳

請免彙運詳

上張撫臺請免運夫稟

請蠲輸運價免役運夫詳

謝徐守憲詳免派夫稟

為麻城請改南折詳

上張糧道諫止採買稟

上張撫臺請免募鎗手稟

上張撫臺招募獵戶稟

復張撫臺招募鎗手并運驢夫役稟

捕盜巴河歸報張撫臺稟

上張撫臺籌捕盜稟

上張撫臺籌報水災稟

報張撫臺地方妖異稟

上張撫臺籌緝逋寇稟

報張撫臺籌捕餘寇稟

報張撫臺獲陽邏僞劄稟

慰諭陽邏士民諭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上張撫臺籌畫預備稟

籌廢藩及江淤地畝認糧議

勸諭急公

慎選鄉約諭

禁士人充里役諭

申飭保甲諭

請禁健訟條議

與王協鎮書

與同僚書

與各屬邑令書

與屬令書

禁諭荒民

籌黃安饑民論

慰諭黃安饑民

勸賑諭帖

賑饑募引

補遺

覆糧道催彙運印領詳

移糧廳運米乏員牒

申撫院變通彙運法詳

上偏沅韓撫臺用兵事宜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八道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二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黃州書

初至黃郡與友人書

天下有極苦之地居之久而不爲苦者羅城合
州是也天下有不苦之地入其境而卽爲苦者

黃州是也羅城爲蠻烟瘴雨之鄉其苦古今人
共知之然久之而茅屋頽垣布衣蔬食裸體跣
足長歌痛哭習以爲常彼其心不在此也在乎
欲全生歸家而已又久之而時和年豐盜息民
安官民親睦在下易於見德在上易於見功日
用之需費有限而一於儉上司禮節不行無所
憎惡迨至合州人烟絕滅水陸衝煩苦矣僕則
挑水運柴主則讀書飲酒民間供應盡裁上司

誅求亦寬往來仕客聞風而歎惜以去夫役因
之無擾在上則曰清操毅敏又曰刻苦矯厲爲
良吏美之又加悲焉憫其窮也在下垂涕號泣
無復官民禮此居極苦之地而不爲苦者也若
夫黃州則不然居郡丞之位履文物之邦署宇
嚴肅役胥羅列士民聚觀耳目雜遝狐裘煌煌
者同寅也衣裳楚楚者屬邑也蒞斯土者主尚
可布衣而步行乎僕尚可挑水而運柴乎爲之

治其執事備其傘蓋繁其交際咸借貸以應而
冷暑如冰下無以爲德上無以爲功五窮環至
應接不暇如之柰何此居不苦之地而適爲苦
者也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蚤舟中驟見小犬
長者龐然幼者突然竟不識爲誰家子徐聽其
聲音抱頭痛哭此命數蹇阨父南子北者九年
一旦見面肝腸欲碎者也頃捧手扎數載隔絕
如對芝眉灑淚痛懷始知老年伯奄忽仙遊猶

記聶親翁覲旋寄有尊諭勉慰備至尚存笥中
忽焉乘箕上天五內震悼此痛切而難已者也
惟年兄以禮節情爲時自玉積緒萬千書不盡
意統希台照不次

初守黃郡上張撫臺稟

成龍于七月二十五日在麻城縣望花山准武
昌府關移委官賫黃州府印信本日叩恩接印
理黃州府事于八月初四日離望花山初六日

至省回復撫部院嚴命又因新派槽鑿鍋桶等
項軍需向閩司領協餉置辦羈遲數日于初十

日辭赴黃州十一日巳時到府卽將草一百萬
束照糧均派行各州縣催解已經報明在案又
軍需困民已久成龍不忍將槽鑿鍋桶等項再
派民間情甘自任其勞分委屬官覓買木料差
役調取匠作買辦鐵炭楠竹籬筐木掀撮箕等
物查結各憲守催事件拮据半日神已昏曠十

二日早親看起爐處所復清查堆積公文有黃岡縣縣丞王公濯呈繳日收公文自七月十七日起至八月初十日止共拆公文四百六十一件十二日舖司投遞公文九十一件共五百五十二件自巳時至二更方行拆完成龍不覺頭暈目眩嘔血不止查各項公文堆積如山咸係要件非經承敢于怠玩亦非成龍敢于懸閣皆緣缺員塵封一時何以速理且成龍于本年三

月初九日理武昌府事晝夜不遑四月初四日
委往咸寧蒲圻于五月十五日歸省卽辦解岳
州軍需五月二十二日委往麻城東山于八月
初六日方得回省數月奔走身履危險罪戾滋
深精力已竭夫以積勞之微軀一旦覩要件之
沉積頓使心神驚悸感成癆瘵之危症目前扶
病料理務期新派軍需毫無違悞但恐病勢危
篤將來不可保也合先稟明

到黃州任申飭諭

照得本府新奉督撫兩憲會疏補授黃郡撫綏
人民全賴賢有司相助爲理以匡不逮本府凜
遵憲檄夙夜匪懈爲爾民謀安生樂業之長策
寢食未安惟恐有負上意茲于七月二十五日
在麻屬望花山鋪開印視事矣合行飭知爲此
示府屬官民人等知悉嗣後各體本府愛民至
意大家齊心固守清查保甲如有面生及人聲

音互異立刻驅逐境外務使兵民協和城守事宜照依往例多撥人役嚴加守禦盤詰奸宄以靖地方該巡捕員役毋得疎玩取咎未便

爲黃州各屬報災請蠲詳

覆查看得天災流行所在恒有或災于夏而有報蠲夏災之例或災于秋而有報蠲秋災之例未有如今歲之水旱相仍夏秋並災之甚者也
遍閱九屬士民痛額州縣哀請真淚溢紙上悲

不成聲成龍不覺心酸涕流雖夏災報逾定服
乃緣風鶴有驚士民奔竄呈訴愆期性命之念
重初不計及水旱之洊至誠有如蘄州里民張
重高等呈稱播遷未歸以致失時不報之詞確
為真情通計一歲正賦錢糧既免夏災復免秋
災所剩徵納協濟軍需亦無幾何當此叛賊交
誑之日荆岳用兵之時訛言起滅不常士民居
徙無定誠有如前府余三汲所詳恐欲徵而無

民可徵之語實爲有見至于老弱溝壑少壯流
離慘不忍言饑寒切膚羣聚爲盜宜爲後慮此
各屬士民有寧死于他鄉爲民請命計出萬全
之詞誠有如前府余三汲所詳挺而走險黃安
知縣徐秉仁所詳以安爲盜之心瞻前顧後均
有裨

國家之石畫也逆賊作亂人心共憤指日投首當
事請協餉以濟軍需暫寬此日災民之命將來

百姓感恩踴躍輸賦報効者正自無窮誠有如
黃梅縣革職知縣王庭龍所詳畱此一邑災黎
爲後日種田輸賦之民可謂痛哭流涕實意爲
國爲民者矣成龍更有請焉目前荆岳進勦備辦
槽鑊鍋桶起運草束穀米等項無不藉民力以
輸將若寬小民今歲之賦雖未得小民効順之
財而歡呼趨事亦可得小民効順之力並可得
小民効順之心成龍愚昧不識忌諱統祈憲裁

詳請

題蠲除未奉緩徵之先各屬已徵銀兩並照秋糧
盡數恩豁以救民命以培國脈合據黃屬士民
州縣呈詳妥議申報

請免彙運詳

竊照力役之征古今通義前次赴荆運彙軍糈
派黃州府七千五百石蒙嚴飭僱覓夫驢勿派
里甲力役誠愛養百姓培植

國本之盛意也漢陽僱騾可稱盡善武昌僱驢亦
蚤有成算成龍奉文稍遲忙不及備若買驢僱
夫必延遲悞事晝夜焦思無已設借驢之法言
定驢回給主傷損官賠里民踴躍赴公毫無難
色而領運無人點衙役代勞各役向隅環泣費
幾唇舌方有定局各屬照例遵行此成龍一片
苦心于倉卒之際爲濟急之舉期以上不悞公
下不病民已耳無如夫驢至荆便已疲斃日久

所傷必多兼悞運事而荊州之夫驢一呼可以
萬計于是委官審度時勢爲催夫之舉每石夫
價有一兩者有一兩一錢五分者有一兩二錢
三分者除官價六錢五分應幫夫價自三錢五
分至五錢八分不等此外去役之盤費驢隻之
草料賠驢之價值俱屬妄費咸係官賠方幸運
米蚤竣私爲得計倏焉二運之檄又至矣牌仰
在荆夫驢再運然夫驢久已各回將何以應各

屬申請盈案紙上之哀訴盡是哭聲筆端之揮
灑無非淚漬成龍之心已碎術已窮是當年西
山之運苦在民而今日夔陵之運苦在官如逼
之仍照前運有司力竭豈甘坐困掩耳盜鈴安
能舍里甲而索奇計也莫若行力役之征光明
正大官民相濟終爲久遠之法如里甲艱于遠
行有前運僱夫之成例在焉成龍萬不得已更
有泣陳前次派武漢黃三府運米之數漢陽府

兩縣派米二千石武昌府除江夏蒲圻通城嘉
魚量派外尚有六縣該運米六千石黃州府除
黃梅廣濟量派外止有七縣該派米七千石前
次多派米五百石成龍以運米未必如此之苦
且夫驢可以帶運此五百石之任勞似無傷也
不料一石有一石之費彼此輕重不均各屬議
論沸騰今二運多派之米似難再運如以已派
不便紛更查德安府于已派內新減一千石或

可援請伏乞憲裁敕司道公議定官民運米之法施均派恩減之仁庶奉行不至遲悞軍需可以濟矣

上張撫臺請免運夫稟

成龍於十九日晚渡江敦請各驛店婉辭懇求無如堅執不許憂心如焚崑委馮縣丞叩稟憲堦漢陽有驛武昌有驢成龍將何以應卽於二十日夜至黃細問圻水縣丞王遴自荆至夔路

程運米事情荊州六十里至穿心店三十里至
河溶五十里至當陽三十里至玉泉寺四十里
至連平四十里至涼亭二十里至風寶山三十
里至彝陵共三百里山路崎嶇一夫止負米三
斗帶食米一斗多負決不能行兼有被褥雨蓋
之累領米收米必需半月是一月止可運米六
斗也荊州除遵法官催外運米一石索銀一兩
六錢王縣丞離荊時一兩六錢已不甯運頃有

信自荊州來土人每石討價二兩五錢是運米
七千五百石須費萬金以外黃屬甫定之餘災
傷之際何堪當此苦累目前正餉雖完南漕正
在催比轉盼明歲錢糧又行開徵民窮莫措委
實難支官價六錢五分爲數雖少何至浮加數
倍未必非射利之徒乘機作祟貽害百姓貽悞
軍需成龍計窮力竭與士民密議捐輸夫價以
救一時之急伏乞憲臺恩憐成龍苦心俯允捐

輸恩免運夫成龍幸甚地方幸甚

請捐輸運價免役運夫詳

竊照我

國家三十年來愛養百姓堯天舜日海內享昇平
之福一旦吳賊逆天首亂湖北震驚邇來侵犯
彝陵

王師會勦軍行糧從難容刻緩需夫饋餉勢所必
至凡踐土食毛之氓正効力報恩之日也茲因

荆民疲于奔命派及武漢黃三府黃屬該運米
七千五百石敢不竭蹶從事成龍攷古度今審
其時勢權其機宜有用民之力者有用民之財
者名雖殊而實則相濟惟期有裨公事而已如
黃屬者應用財而免用力之區也黃屬九州縣
以時勢言之除黃梅廣濟今夏水災題達請蠲
而黃梅兵馬過往踐傷更甚已蒙司道公議裁
減量派不議外麻城黃岡羅田圻水環繞崇山

峻嶺接豫省之商城固始連廬州之六安英霍
聯絡四十八寨素稱易與爲亂難與爲治之地
去歲么魔蠢動人心叵測屢煩官兵而麻城令
屈振奇黃岡令李經政圻水令蔣燦羅田令王
光鼎相與戮力撲滅題敘各軍功在案黃安密
邇羅山豫寇釀禍黃安令徐秉仁躬親招撫題
敘紀錄在案黃陂與孝感黃安接壤逆賊搶楊
店驛馬查報題明在案黃屬之時勢如此迄今

嬾子以寧地方無驚然投誠向化之輩雖云草
面難信革心成龍何敢一刻置諸懷則權其機
宜不得不爲萬全之計也查派運米七千五百
石每夫運米五斗計用夫一萬五千名呼之難
猝至聚之深可憂是夫未至荆而成龍膽先落
矣奉守憲牌議運米一石應給官價銀六錢五
分則七千五百石應支官價銀四千八百七十
五兩是

朝廷未嘗輕役一民有此官價何處不可覓夫成
龍爲軍糈計又爲地方慮情願勸勉屬民捐輸
銀四千八百七十五兩爲募夫之助少省

朝廷金錢以伸黃民急公之義以彰上憲恤下之
仁用民之財寬民之力婦子仍然以寧地方仍
然無驚于軍糈民生未必無裨益也如捐輸不
前成龍任遲悞軍需之罪或恐成龍藉端分外
苛派甘心正法以謝州縣或恐州縣藉端分外

需索成龍揭報以謝士民此成龍窮極計生憂
心焦悴權其機宜如此否則運夫之催逼中途
之逃亡運米之遲速一日公事未竣一日憂心
莫展成龍惟有愁悶絕命已耳伏乞憲臺迅飭
司道各憲會議成龍寢食俱廢晝夜望賜恩命
以解倒懸之危

謝徐守憲詳免派夫稟

成龍屢聞派夫之議晝夜愁悶如坐針氈於本

月初十日稔知憲臺詳請折價武漢黃三府士
民戴如天之仁陰德萬代

朝廷受無疆之福鞏固百世成龍不覺心折手額
踴躍欲舞復望憲臺一力主議哀懇必行成龍
奉命唯謹伏乞憲鑒

爲麻城請改南折詳

麻城一邑僻處萬山之中東北與豫省光息商
固接壤東南與江南英霍六安比隣不通水次

惟宋埠一鎮僅有盈盈一水九月之後水涸沙
淤需用竹簰僅裝米八九石不等尚須人在水
中牽拽百里之遠出鵝公頸方抵大江艱苦異
常此歷來南米蒙允改折久經憲臺洞悉無庸
成龍瑣陳也目今軍糈扣算已定刻不容緩若
俟麻邑南米接濟夫以盈千累百之米用八九
石之竹簰輓運曠日遲久欲其速濟軍需豈可
得乎在百姓筋疲力竭已不可言而軍中之虞

呼毫無裨益茲據里民梅天章等呈稱恩詳改
折以從民便呼籲痛切成龍悉知麻城之山隅
不近水次更審酌軍糈之緊急難容緩待不敢
膜視合據詞請命伏乞憲恩憐山城水路阻遠
兵食萬難刻緩俯從民便飭糧憲照例允折庶
公私有濟兵民受福無窮矣

上張糧道諫止採買稟

成龍猥以謏劣幸荷恩培感戴終身然覆餗之

懼恒切寸心目前軍糈孔亟憲臺晝夜不遑成
龍屬在下吏不能少助一籌自反深漸第採買
糧米成龍有三慮不敢不爲憲臺陳之黃屬邇
來鼠竊狗偷遍地橫行憲差賫銀務宜慎密前
聞有盜自省跟憲差至陽邏托憲臺洪福來差
早已登岸倖免無事茲聞來差不加慎密將銀
兩裝在口袋明搭騎走惹動匪類計算恐不可
測此露白之慮一也賫銀採買必訪殷實經紀

自可無失茲聞憲差不察虛實禁行混領混給
若輩領銀之後販猪買鹽視爲己物不惟遲悞
軍需恐此輩窮棍花費一盡攜家逃走定煩緝
追此散銀之慮二也採買軍需絲上倉糴米茲
聞憲差遍發示條糴米之外一槩收買大船小
船絡繹不絕以致民欲買升合不能到手宋埠
附近地方居民已闕然不能相安今聞牙魚坑
百姓又有奮不顧身之舉此地方之慮三也伏

乞憲臺密飭差役小心謹慎細擇經紀糴米之外勿包攬客船仍分些須以濟民食成龍不識時宜冒昧上陳可否惟候憲裁

上張撫臺請免募鎗手稟

成龍質腐才疎仰荷知遇之恩卽肝腦塗地難酬萬一惟期保障黃土紓憲臺東顧之慮幸今歲雨暘時若百室顏盈婦子頗寧人心貼息無復去歲風鶴之驚逆黨煽惑之擾咸賴我憲臺

恩威並用深仁厚澤淪浹黃民之骨髓成龍毫
不敢有所假飾以欺憲臺也惟鼠竊狗盜未能
絕跡雞犬尚爲騷動成龍恒惴惴憂之邇來民
多訛傳調軍前之夫抽民間之丁成龍靜以鎮
之訛言甫息忽于本月初三日奉藩司牌召募
鎗手某州縣招募若干名立刻催報前此百姓
之所訛傳爲抽丁者卽此故也愚民實不知爲
召募也第此亦關係地方安危大事夫以爲召

募則可若定某州縣招募若干名恐未盡善也
黃屬皆耕田鑿井之庶民有父母妻子之關切
其中或有游手好閒情願爲兵者召募入伍彼
亦甘心可濟實用此招募不拘多寡行之則可
如定以某州縣若干之數有司不善奉行畏上
督責猝募無一應者勢不得不押鄉保以公報
勢不得不派銀兩以催覓恐此一舉地方多驚
動矣奸人乘之禍不可測且有成龍不敢言者

遇知己之賢又不忍不言也前荊州調黃協之
兵甚至親友泣別灑淚赴途光景淒慘不堪聽
聞更有一二催覓代行彼已情願入伍尚且如
此况耕田鑿井之民有父母妻子之累一旦逼
以招募之舉又不知作何光景也伏乞憲臺裁
酌俾憲臺焦心苦思剝撫經營之地方獲以萬
全如招募必不可免似不宜分派州縣限定數
目止責成成龍量其緩急陸續招解可否允行

統祈憲鑒蚤爲定議庶人心安而地方無虞矣
上張撫臺招募獵戶稟

庸材腐質蒙恩拔識寵以章服優以異典知己
之感千載一時德難酬報當此逆賊侵犯正大
彰撻伐之期凡屬臣子罔不奮勵况成龍受憲
恩隆重恨不能坐展一籌少舒憲憂寢食爲之
不安于本月十二日巳時恭接憲牌取用獵戶
各縣不能奉行致違憲命但獵戶與鎗手雖同

而實異黃屬獵戶最少鎗手可學而能各屬或
泥定獵戶不敢妄報罪誠有由成龍凜遵憲檄
多方勸諭招致年力精壯習熟鳥鎗者濟時之
用伏乞憲臺霽威姑宥各屬無知之愆成龍感
戴無旣

復張撫臺招募鎗手并運驢夫役稟

張漢一委牌遵諭面給仍再四勸勉竭力報恩
無滋擾地方已赴黃安縣訖於本月二十七日

譚以從來黃成龍復發委牌一張俾與張漢一協力召募又託羅山生員羅一者亦往召募不拘多寡此委羅一者便于譚以從勸募可無他說也運米驢已有六百隻點衙役二百四十名每夫四名領驢十隻立一小旗每夫二十名領驢五十隻立一大旗以免混淆驢尾烙印記驢項繫懸牌書毛色并夫姓名以便認識口袋雨具俱全均有記號又恐衙役辛苦設備帳房委

照磨李德署縣丞唐紹先督領刻日起行尚有
夫驢如法陸續前往木料委經歷張徒溟催辦
合先報聞以紓慮

捕盜巴河歸報張撫臺稟

成龍叩謁憲堦回府料理運米苦無頭緒以致
心火焚熾又因夜查關廂街道城門一嚮馬驚
墜傷成龍倍加憂悶數日稍愈夫驢亦就甫得
安枕不料心火外發膚生膿胞臥牀呻吟于本

月初十日忽聞巴河有失盜之傳漸不可長成
龍扶病微行由徑至鎮入失主之屋細看前後
兩門並無打壞踪跡情有可疑亦不敢苟且輕
易再行密訪拏獲一犯居住偏僻素行不端十
一日復以點煙甲為名遍訪真盜立刻緝拏當
晚二更回衙十三日失主到府文武同赴城隍
廟會審失主身無點傷情更可疑當晚刻拏失
主交奴十四日早審窺見隱情知為失主奶公

通盜也但真盜未獲何以服失主奶公之心於
十五日晚在葦源口挈到一盜卽時鞫訊自認
情真十六日蚤再加細問滿盤托出則成龍前
訊奶公通盜之情果無差謬隨傳失主面聽供
詞陸續叫失主家僮俾盜識認第一第二供稱
不認至第三乃爲奶公盜大言是他調線開門
而失主奶公俛首不能強辨立刻卽將盜口供
出的黨差役分佈緝挈大約多係興國地方慣

盜一面差役往興國移文協挈隨將盜與奶公
寄黃岡縣監候差役回府必有着落此夥竊盜
毫無顧忌若不嚴法以懲人人效尤將來何所
底止另容申報憲臺創一懲百成龍因此勞攘
數日膿胞益勝臀不能坐手不能持腿不能站
又值木料堆集江干不躬親檢查終不放心強
病支持遍體疼痛不能假寐圻州木料先行圻
水木料頭幫已過黃岡不過一二日裁截停當

合幫赴荆地方事宜委張武舉鄒貢生沿路立
堡巡防事尚未竣成龍血氣久衰精力已枯力
不從心強勉供職地方一應事宜伏乞憲臺寬
慮

上張撫臺籌捕盜稟

成龍才力疎庸自愧難肩重任久荷憲恩俯鑒
至于地方盜賊橫行失主與鄉保朦蔽不報習
染成風以致鼠狗無忌真堪裂眚成龍已痛切

上陳幸憲臺頒式嚴飭成龍敢不一力奉行若
成龍屬員朝夕告誡一己之功名事小百姓之
殘害地方之擾亂事大天理良心安可以一己
功名竟置百姓地方于不問也巴河烏林二案
非成龍抱忿不甘微行密緝又蹈前轍目前烏
林港一事訪有踪跡但恨成龍力薄不能供養
緝挈人等不料鼠輩仍無顧忌行劫倍甚自圻
州至九江處處變亂成龍躁激欲死又蒙督憲

嚴檄責成龍前在岐亭盜息民安何今日奉行不力反致盜案累累成龍更苦之甚矣前在岐亭稍有風聲便可傳知朝聞夕孥傾刻立擒登時處死皆躬親經理今地方寥廓各屬朦蔽不報在成龍以爲可幸無事誰知養癰至此成龍疎虞之罪其何能辭無柰遍發捕役各處打聽圻州又失兩事失主帶傷鄉保不報州官不知成龍卽刻行查務遵憲頒式以滅此鼠輩特成

龍血氣衰弱實不能當此焦勞統祈憲憐

上張撫臺籌報水災稟

今歲水災自四月泛漲至十月初旬尚未退涸
變出異常蒙憲駕臨仙桃鎮親看水勢軫恤災
黎勅藩司取各府屬被災情形繪圖請蠲誠覆
載斯民鞏固邦本之至意也成龍愚昧揣度時
勢竊有眇見上陳凡天下事情與勢而已官與
民休戚相關如遇疾苦何忍膜置痛哭陳情職

所當然若今歲之水災各屬爲民請命此今日之情也目前西南用兵日費不貲而賦稅全盛之省惟有北直浙江江南山東山西河南是朝廷之所入有限而兵馬之需餉浩繁且關權與鹽課俱不能征如舊額司農仰屋因之官俸役食等項裁扣殆盡而加徵鄉宦編派屋稅無非艱難補苴之計此今日之勢也以今日之情審今日之勢國用匱乏災傷疊告

皇上痛念民瘼勅

諸王大臣會議蠲免在廷諸臣憂心軍需輾轉無
策欲蠲災則絀餉欲充餉則勸徵勢處兩難此
安徽撫憲豫審情勢有水不成災之疏而部議
又有高郵等處亦不准蠲之覆也目今湖北水
災最苦最慘者無踰沔陽潛江景陵漢川黃梅
廣濟如以被水諸縣槩爲請命合計蠲免錢糧
太多部臣必有難色倘如江南事例則最苦最

慘諸邑受害自不可言卽痛哭流涕恐難補救
或回天有力幸邀

皇仁而司農計窘必將十六年民賦如鄉宦一例加
徵是以絀于十五年者加于十六年則蠲災之
惠淺而加徵之累更甚且蠲災不過一歲而加
徵必俟事平若之何雖

朝廷必無之事成龍籌及兵餉不得不爲之過慮
也揣情與勢之間而期於救民實際或擇被災

之最苦最慘者會請蠲災其餘仍行勸輸將國
計與民生相濟爲用尚未卜廷臣之會議何如
也此成龍愚昧之見未知有合時宜否伏乞憲
鑒

報張撫臺地方妖異稟

成龍才疎德薄久荷覆庇兼辱教誨而區區緝
盜安民之私素蒙洞鑒至恩拔郡守惟覆餗是
慎倍加防禦幸履任一載頗保無虞忽於去歲

五月大風示警以後怪異疊見自冬迄今府城
回祿屢虐兵民受困或見爲火圍或見爲赤鴉
齋戒祈禱茫無一應此一異也猛虎晝行路絕
人稀夜傍民舍巧爲緩步之狀故作嘔吐之聲
哄人出視犬出吠則啣之而去此又一異也有
一等賊民三五成羣匿於林中日將暮伺有孤
客粧成猛虎一喊跳出將客挾入深林縛歸藏
土室內不見天日遞賣他方有一等妖民青天

白日大路之上用手將行人臉上一抹其人即
不能言語頭畜行李公然收去此又一異也至
于山隅孤村有一等惡少高郵沔陽流民人物
魁梧衣服整齊口稱討米勒索無厭稍不如意
傾家搜括城市鄉村男扮女粧公然行走沿門
乞食徑入內室與婦人鬩爭全無忌憚人不知
覺若夫偷盜牛驢到處皆是成龍欲以德化之
而德薄欲以法制之而法窮將刑不勝刑盜不

勝盜矣種種怪異從未經見更可異者豫省光
羅大雪盈尺卽黃岡境內雨雪潤濕而麻城黃
安自秋徂冬全無雨雪土堅成塊犁不能入麥
未下種野無青菜固成龍不肖所致亦是造化
堯枯不齊目前開徵不知何狀茲當新正履端
之始乃憲臺百福駢臻之會正千官慶賀之辰
亦卽萬姓望澤之期成龍備敘黃屬情形仰冀
憲鑒俯賜軫恤以垂弘庥

上張撫臺籌緝逆寇稟

丈國柱包藏禍心煽惑地方蒙憲臺面諭密緝
成龍凜遵指授幸未漏網鼠賊就縛威仗憲臺
威靈成龍何功敢當獎諭至練長王芳遠等感
荷憲恩特賞袍帽銀兩成龍愈踧踖不安茲奉
密諭孫調元汪華之陳克韶成龍刻卽設法迅
擒倘遁入黃安便爲籠中之鳥決不致兔脫貽
禍內地但成龍新聞陳鼎業陶白雪潛逃九江

苦無的役緝拏唯望王芳遠張漢一方茂貞來
黃密議陶楊二生成龍給以委牌俾防守畢家
舖一帶地方又六安麻埠告警密邇羅麻成龍

于羅田界隣六安英山等處已發委牌諭有身
家生員豫爲防備仍委武舉張尚聖赴羅偵探
成龍揣度時勢另具密稟伏乞憲鑒又招募鎗
手係生員吳之鄒經理成龍因黃梅饑荒募穀
四百餘石委生親往賑救尚未回黃俟吳生回

府清查頂替情由另報

報張撫臺籌捕餘寇稟

才疎性拙幸逢知遇格外殊恩感佩終身黃麻
東山仰賴憲威頗稱寧謐孫調元就擒已除腹
心之禍止有陳鼎業仍祈溫諭張漢一逼緝料
難漏網訪孝感山崗中藏賊甲三十副烏鎗數
十杆已密差查起未知虛實江右寧州賊平興
國大治無驚而黃州可以安枕伏乞憲鑒外程

鎮邦家貧糊口不給武舉曾試挈賊盜一案久
在武昌統冀恩施

報張撫臺獲陽邏僞劄稟

十月二十七日晚據陽邏生員楊瓊枝陶大定
出首遊擊僞印劄綾一段守備僞印劄紙一張
同黃岡縣知縣李經政至衙密繳二生冒雨星
夜來黃實屬忠誠當賞銀二十兩其送劄陳遇
之子陳鼎業卽刻會同朱守備委吳把總密諭

已將偽劄二張呈驗守憲轉繳合就報明祈卽
會同各上憲以備叵測緣係機密事宜恐有洩
漏不便關移

慰諭陽邏士民諭

照得地方之不靖由於人心之未安人心之未
安由於疑畏之未釋陳鼎業父子家世陽邏同
鎮士民非親卽友偽劄一案或有附和入黨者
或有知情觀望者或有畏禍結舌者鼎業事靈

人人自危誠無足怪本府確知爾等惡情禁不
株連於去歲十二月內親臨爾鎮發示勸諭爾
民之心可以安矣春三月間爾民復驚畏不安
或因不軌之徒潛布流言今史國柱等已經授
首則爾民之心可以無驚矣或又見陳玉之久
禁首犯未除恐其波及今陳玉之等已正法則
爾民之心更可以安矣又或見陳鼎業陶雪白
等未獲遍行緝拏致生疑畏不知已逃必捕者

朝廷之人法來歸必釋者

朝廷之大恩卽張漢一方茂貞投誠有功撫部院
賞賜袍帽銀兩現今錄用已有明驗若陳鼎業
陶雪白等洗心改過親自投誠不但不究前非
亦且嘉與維新倘執迷不悟定期必獲此理執
之必然與爾民何干多此一番疑畏合行曉諭
爲此示仰本鎮諸色人等知悉凡倡亂者許自
投誠卽行獎賞親戚隣佑槩不株連有私行詐

受害者許被害之家不時喊稟便行究治各宜安心樂業毋自貽戚

招安六安州麻埠諭

照得歲比不登小民失業者衆困於衣食往往相聚爲非原其初念豈便甘心作賊不過計窮無聊希延旦夕耳

朝廷知爾民此苦故投誠歸命者概從寬宥分別獎賞各省督撫久悉此情故倡亂脅從者先事

招徠不忍遽勦本府仰體上意俯察下情疾首
痛心無非欲保爾民之身命洗爾等之惡名區
區此誠天日可鑒前者蒲圻不守言者遂指爲
從逆大將軍震怒將加剪滅本府單騎入城招
徠底定至今安土樂業得免誅彘次值麻邑東
山告變主勦之言一日數至本府親加撫綏各
憲賞賚優隆今茲家室豐登盡爲樂土近者羅
山賊首隔省來歸本府不以越郡爲嫌督撫不

以鄰省岐視迅發銀布衣食移咨豫撫及所在
官司赦其罪愆護其田里彰彰耳目共見共聞
此豈本府別有異術不過仰仗

朝廷寬大與各憲慈恩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今
聞爾麻埠地方亦有亂信風聞不的虛實未分
事屬南省在本府可以膜視但念爾等同處天
壤之間誰非

朝廷赤子或爲勢豪所迫或爲饑寒所驅或輕信

亡命之徒假造偽劄轉相煽誘以致二三無賴
謂釁隙可乘富貴可望甚至謂大兵精銳進討
湖南江西可以乘間陸梁不知挾持偽劄之人
卽係近省犯罪潛逃者計無復之故假此入夥
若此輩果係滇黔親信則彼必畱爲自用安肯
遠奔數千里之外其人若果有才能亦必自戀
富貴又安肯出萬死一生以試虎口卽爾等爲
信不疑亦須審度時勢試看湖南江西相持一

載彼曾進尺寸否自救不暇焉能救人目今滿
兵一萬新駐九江而

四王爺李總統大軍不下數萬正從信陽過師分
駐廬鳳江州等處倘聞爾等竊發遣一旅之師
關會江西湖廣河南江南四省與爾連界郡縣
會兵進勦爾等求撫不得欲逃不能滇黔之遠
水不救近火本地之親鄰盡爲敵國黠者背約
先逃愚者束手待斃眼前之妻子盡屬他人祖

遺之田產盡爲官物仇讐快意親戚悲傷垂及
子孫尚爲笑柄爾時求本府今日一紙書安可
得耶如謂本府不出實心徒以大言相恐不妨
廣爲偵探商之老成以決從違蓋好亂喜事之
人常以訛言哄動爾等不察事勢轉相傳布認
假爲真至敗方知悔已何及往年爾等地方亦
曾有亂彼時首事者尚有膽識結連者尚有數
郡控弦者尚有萬人曾幾何時灰飛烟滅父老

尚能言之爾等當亦目擊則其效亦可睹矣令
行曉諭爲此示仰麻埠士民人等知悉或有難
白之隱情切膚之痛楚以及饑寒科役仇領執
挾種種苦情不妨徑赴本府投訴本府一面移
會爾府官司善爲安插一面飛詳本省撫憲轉
咨爾省撫憲求其寬宥賑濟一如羅山等處事
宜決不食言其有才力過人志懷報効者本府
定保舉

題敘以憑錄用立賜顯榮必不以傾心向化之誠
置之空言無用之地此本府一片婆心故不避
越俎之嫌諄諄勸勉如慮本府地方區堡嚴密
不敢徑通當令二三老成隨傳示人前來先爲
照會倘執迷不悟則本府與爾輩相隔數百里
風馬牛不及利害俱非所關亦坐視爾等之噬
臍而已思之慮之以毋負遠念至意

上張撫臺籌畫預備稟

今日之時勢靡定人心之向背無常相機制勝
圖萬全之策在封疆大臣審先後緩急之宜而
已成龍下吏沐恩高厚稍有聞見何敢緘默不
言去歲滇黔告警人心蠢動時勢之一大變也
王師雲屯荆鄂鞏固而人心定矣嗣後江右告警
人心復爲蠢動時勢之又一變也

禁旅電馳府縣恢復而人心再定矣目前秦川用
兵聲聞不一人心易于搖動奸宄煽惑潛謀叵

測此時勢之變而又變也凡所以肅清內地謹防外寇無一事不爲要務憲臺受

國家重任晝夜不遑形神勞瘁而湖北繫天下安危愈不得不蚤爲之籌畫矣今歲元旦生員吳之鄒在署成龍命占一課得旅卦官鬼不動主無賊寇但恐四月有一小警立春日命程鎮邦占一課亦係旅卦官鬼不動恐四月有一小警本月十九日徐司獄寄一課係鼎之訟斷云地

方反側已安四月有一虛警無害五六月漸就
平息勿慮成龍愈憂之蓋徐司獄之課最驗去
歲成龍自蒲圻歸武昌也占主敵人受降未幾
而有招撫東山之役自撫竣而赴武昌也占云
東南還有一行冬月而果有剿何士榮之舉
占四月有警安敢不豫爲隄防黃府屬所可慮
者麻城黃安羅田黃梅四縣今趙提督鎮守潯
江黃梅可無虞也羅田年來安靜無有釁端

龍諭生員蕭二至小心謹守麻城渠魁戡滅猝
難再禍且有協兵五十名駐扎項家廟虛實動
靜可以緩急相聞所慮者黃安離府太遠譚以
從倡亂之時城中紳衿聚蒼頭數百將爲內難
以從一撫居爲首功今以從未歸羅山又不便
發兵防守此處恐有疎虞成龍于黃麻地方命
鄒家河貢士鄒世美練鄉兵五十名潘家塘生
員蕭命福練鄉兵一百名牙魚坑余忠信觀音

閣陳玉環共練鄉兵五十名居中豫備以防不時之警此成龍一府之事也其餘形勢要害憲臺自有籌畫成龍不敢不鯁鯁過慮之細閱諸家占辭應主西南則荆岳隄防更宜嚴慎成龍受恩難報敢以所見所聞陳獻期盡此心伏乞

憲鑒

籌廢藩及江淤地畝認糧議

清查田畝一案關係國計民生既方款隱又危

包贍誠於目前籌餉之中爲久遠善後之圖煌煌

天語培養根本積累功德豈微識淺謀所可幾及也
成龍自奉清丈之檄查算黃屬田畝咸遵部頒
全書起科原無缺額可省行文滋擾厲民惟爲
國用計止有衛所地畝荒熟未清江湖崩淤小
民爭訟似應清丈認課者也至於廢藩宅基園
塘原無錢糧不在更各地畝之內曾條陳藩憲

酌詳以清丈理頭緒總期不病

國不病民為籌餉涓滴之一助也成龍准圻衛請
丈出首蘆地報明前往而該衛已經查確出具
印結申報毋容再丈因見圻城滿目荒草居屋
晨星查係故明荆府諸王宗室廢基麒麟山下
荆府正宮建立佛殿東宮建立關夫子廟四傍
營兵蓋屋居住蒼鷄山前德安府為已故王參
將修屋家眷居住東城應山府為現在李鄉紳

領修街房鳳凰山底永福府已開爲菜園有庠
生願領爲學堂一時人心鼓動爭認價求領有
十數兩者有二三十兩者有四五十兩者合算
有七百餘金而懇領尚未止息查更名地畝一
案係載正賦錢糧在圻州全書額內比時苦於
承墾無人正賦缺額變價之說格格難行何暇
議及廢基荒園也田地招人開墾納糧尚且難
之城內之荒基招人建屋居住將誰應乎

國家三十餘年地方享承平之福雖數載寇氛密
邇而人心鞏固咸爲子孫之計願上價承業已
建屋者無官基虛懸之慮甫認領者有創造日
新之漸合乎人情似屬可行若編入更名地畝
恐人心退避蓋以地畝每年耕種納糧與屋基
修葺居住有不同也但變價之說恐開後釁或
易變價之名爲上價令開廢基修屋居住以實
城內之煙戶以壯金湯之氣色未知可否伏候

憲裁若夫淤地一項臨江舖與洲民相爭松楊
舖與屯軍相爭屢懇丈立界限又羅湖洲李家
嶺首報新淤三十五頃成龍親赴鴨蛋洲踏看
除久淤已種熟者將新報之弓口畝數與老冊
對查內有溢額者照畝認納蘆課此無容議惟
相爭之地界尚在盈盈一水中先將竹纜量定
丈數兩家駕船冰面插竹水底各立界限成龍
均平分之鴨蛋洲量定四十九弓臨江舖自認

一百三十二弓此地江流在上並草塌白沙之
無跡不知相爭之意爲何也成龍細加採訪據
洲民崔雲從稱臨江舖界內占去伊今年麥地
蓋以九十月之交水涸地出種麥至來年三四
月間收麥任江水湧流如此之地似可免議畱
百姓以有餘無如各願認課永爲已業祈免後
來之葛藤松楊舖與屯地亦同此類至羅湖洲
李家嶺據報三十五頃又報一十五頃係互控

黃岡縣憑衆處明立約今丈明願承蘆課但西
江之水雖淤而東江之水已崩似非永業將來
包賠之苦在所不免但不認課則承業者終不
安心旁觀者難禁指摘成龍仰體德意凡一切
已崩者可否將新淤補還准賜印照以杜衆議
庶可免賠已崩之糧而又認新淤之課也又有
葉家洲係大江流水溢入有淤無崩似可承課
又查蘆政淤地五年一丈自康熙二年丈後迄

今十有餘年值茲奉行丈定似可免將來部差
之煩又有陽邏等處湖塗清水曰湖止水曰汊
載蔴鐵乾魚正供長江流水業甲納府鈔正供
江水崩淤不常凡有新淤水塗應歸長江業甲
無如湖課業甲與兩岸居民每多私占取魚亦
爭請丈且有舉首隱沒湖璫淤地成龍因案牘
積久回府料理伏乞憲裁可否併查如奉文查
出田畝多寡有紀錄加級卽陞之例誠以鼓舞

効力之法雖清查爲州縣職所當然但成龍在
圻在洲目覩州縣在烈日之中步行查丈揮汗
如雨面顏頰黑爲國盡心不憚勞瘁紀錄加級
卽陞固屬酬庸之恩典然或邀一時之功名貽
日後官民之苦累此成龍之本心所不安也又
廣濟民首出王莊未知虛實可否行查首虛反
坐合併敘明統乞憲裁或勅藩憲酌議萬全杜
百姓之物議免大部之癥索賜示以便遵行

勸諭急公

照得滇黔作亂大兵征勦鍋槽草豆勢所必肅
非官司之忍心苛求實兵馬之日費浩繁爾民
遠處山谷辦解固苦而各官軍前支放淒楚尤
甚本府在武昌答應因草不足曾撞頭於柱上
因豆不足曾逼跳於江中因船不足曾捨命於
湖內傷哉九死一生言之涕泗交流是屢次派
徵爾民有賣兒鬻女之慘而催解不前居官有

性命存亡之危卽撫部院

朝廷大臣身受窘辱大小官員奔走泥塗實厄運
偶逢三桂造孽害我官民夫誰怨尤在

朝廷軫念民艱一應軍需現發帑銀尤恐下情難
達特委三大臣料理糧糗決不派之民間浩浩
皇恩諭告屢頒且撫院告示有軍需孔亟念切如傷
請銷脚價請緩征賦宵旦不遑形神交瘁之語
昭然在人耳目爾民閱之豈不痛哭無如上恩

有餘而下行則阻如買草每束一分二厘未嘗短價而發銀未能足數且零星發買必有折損差役鄉約俱有盤費此項銀兩豈非一分二厘數內乎若夫軍前折草官價一分二厘如數支給查每旗有三營每營甲喇四五名共有十四甲喇不等卽分銀十四封稱折最苦且五日一放無限畱難又八旗有八委官支持每放有賞賜哀哉此分外費用不准開銷責之官賠窮官

有何家業而能
苦爾民何能知
州之草費至三
之如本府署武
總督令箭供奉
行則拉馬頭屈
得乎所幸者禾
皇恩也黃屬地處江

驚比之荆襄鄖岳武漢一帶大兵駐扎野無青草糞積如山民人流離不知何所黃屬尤檄入幸得享太平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黃屬民人知悉軍前需用勉力支持且照糧派解尤屬衆擎易舉縱受追逼皆由天定切勿怨尤難星無不過之日逆孽有速平之機照項蠲補以酬勞費諒不爾靳

慎選鄉約諭

照得

朝廷設立鄉約慎選年高有德給以冠帶待以禮貌每鄉置鄉約所亭屋朔望講解

上諭十六條勸人爲善去惡甚盛典也後世查奸戢暴出入守望保甲之法更多倚賴焉無如黃屬風俗澆漓教化陵彝凡有司勾攝人犯差役不問原被告居址輒至鄉約之家管待酒飯稍不如意詬詈立至且於朔望點卯之日肆行凌虐

倘人犯未獲卽帶鄉約回話是差役之嚇詐鄉約倍甚於原被二犯更有苦者人命盜賊不離鄉約牽連拖累夾責受害甚之詞訟小事必指鄉約爲佐証投到聽審與犯人何異且一事未結復興一事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早來暮去三家店等處遠在縣治百里之外卽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

拿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畧若三家
店丘鄉約賣一婢女止應得鄉約一年民間那
有許多婢女以供因公賠累乎凡爲鄉約者所
宜痛哭流涕也言之可爲太息當日給冠帶待
禮貌之優典何在講解十六條查奸戕暴之良
法何在一旦責成保甲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
而勸人爲善去惡何由而諭人出入守望名實
不符上下相蒙世道頽靡大不堪言因之年高

有德鄙爲奴隸殷實富家視爲畏途或情或賄
百計營脫而寡廉喪耻之窮棍兒攬充役串通
衙捕漁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爲生意以投呈証
佐爲活計惟恐地方之不多事也居民之不興
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事
勢至此尚可言乎故報充鄉約巡檢有常規差
役有常規書辦有常規此等銀兩非出之煙戶
而何鄉約之苦至此極矣於是有半月之鄉約

一月之鄉約有朋應幫貼之鄉約真如問徒擬
軍求脫離而不可得更有良心喪盡之輩報一
名賣一名臨時必用陪點上下交接又有頂首
積弊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宛如癡
人說夢茲奉上臺嚴檄力行保甲本府仰體德
意痛革前弊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地方人等知
悉自示之後有司隨查明鄉分於適中之地立
鄉約所亭屋選年高有德者擇吉迎送給以衣

頂行二跪一揖禮在鄉約所任事期望諭鄉民
聽講十六條此外一不許票仰協拘人犯二不
許差役到家飯食三不許原被告指為証佐四
不許朔望點卯五不許請立印簿六不許差督
編查煙甲七不許買辦軍需八不許人命盜案
牽連姓名九不許投遞報呈十不許紳衿把持
凡人命盜案勾攝人犯惟保甲保長地方是問
惟爾鄉約無事則勸化愚民有事則察稟自封

用圖記牢釘星夜飛遞一年更換地方平靖訟
獄不興者年終給以稱職字匾地方多盜訟獄
繁興者年終書不稱職用木刻條釘於門首或
斂錢擾害不公不法者訪實卽時懲革於縣前
懸大木牌書貪惡鄉約姓名於上以示勸懲於
以端風化靖地方庶幾近之矣凡我屬邑勉力
行之以宣揚上憲德意未必於地方風俗無裨
益也

禁士子充里役諭

照得

國家設立學校考取民間俊秀子弟優免差役以示作養之意誠盛典也故上自縉紳下及編氓之家凡有子弟延師教授罔不冀一青其衿雖前程遠大此其階梯而養尊處優實不等於齊民卽武途與文學并重

朝廷原無異視無如楚風不古黃屬文武生員訪

有充當里役奔走衙門恬不知怪日與隸卒爲
伍者不思

國家優免之謂何黷宮臥碑之謂何豈盡有司失
隆重之禮抑亦諸生甘自蹈秦士之賤也合行
嚴禁爲此示諭所屬文武生員知悉自示之後
務宜各愛體統自重名器如生員名下糧石數
多另立名色親身上納不許催收甲戶錢糧或
云戶口消滅豈果無一二人丁可應里役何苦

自賤至此如必欲包收應役該州縣將應役生員姓名查一對紅案別釘一簿直書學名申繳本府以憑轉報學憲查核法在必行該州縣勿得隱諱猫鼠同眠以致士風愈下此本府一片熱腸慎毋有違

申飭保甲諭

照得編查保甲團練鄉勇之法無事則稽察盜賊以遏亂萌有事則相機救援防禦堵勦不動

支糧餉而兵足不調撥官兵而賊除兵農合爲
一家戰守不分兩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
封疆未有善於此者也若不揣事勢者以修立
垣堡遂爲聚衆見製造器械輒云謀叛不知爲
逆之人聚匿深山大澤何常有一定之垣堡私
造利戟長矛幾曾畏有司之禁約惟善士良民
守分奉法堡無完牆家無寸鐵倏忽之間死賊
突至赤手空拳東投西竄賊能縱恣殘民民無

所恃拒賊妻子爲擄牛種爲掠骨肉分離室如
懸磬歸怨於上相率爲賊田地日荒糧稅日減
其何以培國脉固根本耶本府前奉督撫司道
編查麻城三鄉區保甲冊籍委用堡長垣主分
派戶首烟甲嚴取隣居互結責以守堡禁夜總
期地方盜息民安向化樂業正寓兵於農以人
治人之微意也乃好事奸宄懼此法一行彼無
所匿從中造捏訛言妄稱抽丁恐嚇愚昧見保

長編冊疑惑橫生或不遵稽察或隱漏戶口殊
可駭歎當此

禁旅如雲所向克捷各省客兵尚多閒置何須爾
等村農荷鋤充伍即使果欲抽丁莫非

王土莫非吾民

功令孰敢不遵奚必先假編查然後按冊索取乎
且爾等疑保甲爲抽丁隱匿不肯入冊小而言
之漏戶有抗法之罪大而言之觀望有闔門之

誅試看東山逆地屍橫遍野血流成渠是保甲
抽丁而死者歟抑從賊作逆而死者歟編保甲
出鄉勇者未損一人不編保甲妄想富貴者死
已千百保甲無害於人從逆無利於己固自彰
明較著奈何勸爾爲善便自千難萬難未嘗驅
爾爲逆竟若神牽鬼使何愚於爲惡而不智於
爲善乎本府憐爾等癡頑再申儆戒宜乘此閒
暇修築垣堡各備器械以資防禦爾堡長垣主

戶首鄉保州甲人等宜自愛重慎勿驚疑果能
妄念不生非事不作士爲善士民爲良民本府
待爲腹心州縣隆以優禮橫逆不至刑罰不加
何等安逸尊榮較何士榮等妄想富貴而家破
身亡者豈止天淵懸隔哉本府更有勸諭被賊
煽惑入夥者宜作速投見改過遷善卽爲好人
若潛伏草澤爲人捕得自送性命爾堡長垣主
當以招徠爲念切莫乘機挾財悞命從來不義

富貴都是禍根孽緣能於此中分明便是希聖
希賢心地思之慎之

請禁健訟條議

查看得楚黃健訟從來久矣而安邑刁風於今
爲烈所以該縣有請嚴主峻越訴之詳是必積
鬱憤懣浚疾牢不可破之陋習仰冀肅清奸宄
之嚴威細繹詳內辭意實有所指難逃洞鑒蒙
批府嚴查遵卽行縣據實敷陳去後該縣復稱

仰體兩部院使民無訟之心謬抒愚衷以期小
補原非有所指等情申覆前來成龍據文轉報
奉憲臺斧鉞之嚴申飭玩忽之罪責令確議具
詳成龍又何敢疎略如前而不爲憲臺備陳之
湖北地方自十三年風鶴之後水旱頻仍兼以
湖南未復憲臺爲封疆大臣日夜焦勞凡屬僚
仰遵憲飭防奸察僞以救寧地方爲急務且用
兵日久荆岳軍供有司拮据不遑去歲洪水爲

災疚心倍甚無如黃屬奸棍幸免兵馬之擾如
江右之慘不念

皇上憫恤之弘仁不惜有司保全之辛苦不畏連年
天災之疊見專以起滅詞訟爲長技魚肉良善
爲兒戲破人家產爲得志誣讒紳衿富室爲威
風安邑貧瘠民雖好訟可無大傷而麻城黃岡
圻州之刁風實爲可異一夥奸棍呼朋引類搖
唇鼓舌人人自危成龍再四勸諭以王法可欺

鬼神決不可欺將來男盜女娼滅門絕戶之報
毫不可爽而惡等恬不知怪夫使民無訟古帝
尤難之成龍德涼才薄豈能易俗于一旦亦付
之無可如何而已該縣之詳傷時憫俗實非無
意而無所指一語乃遁辭也不得已也成龍又
何敢忖度他人之心而懸擬之憲檄下飭將州
縣已經審結之案准於解文備敘詳奪有無煩
瀆是否可行誠憲臺審酌上下之情欲以嚴禁

小民之刁訟又欲大破有司之賄庇甚費盛心也知民間詞訟止許有司准理而禁止越訴惟恐勢豪紳衿積年衙蠹一手把定有司受賄徇情亦未可定或執一偏之見或多疎略之失以致民冤莫伸上干天和是許民上控以清積弊誠不可緩也辯理軍民冤枉國法具存既經上讞自有公斷則州縣審結之案似不必於詳文備悉恐開文飾到底之病又滋往返駁究之煩

但州縣爲發跡之始有未控州縣而徑赴上控者有原告在州縣而被犯徑赴上控者有原被告俱控州縣未經審斷而急赴上控者一事而衙門告遍種種不一成龍曾有禁訟條約如州縣不准民詞或已准塌案不審許赴府控告務於狀內開明州縣不准塌案不審年月情由如本府不准民詞或已准塌案不審應赴上控訴務於狀內開明告府不准塌案不審年月情由將

府州縣以不職參究如州縣已經審理或受賄
徇情或執拘疎略不恤民隱許赴府申冤務於
狀內粘連州縣審語如本府已經審理或受賄
徇情或執拘疎略不恤民隱應赴上申冤務於
狀內粘連本府審語果有不法等弊分別輕重
輕者記過重者參革究擬于審察民情真偽之
中寓甄別州縣優劣之意於以禁刁訟而嚴官
方此成龍一片苦心已通行各屬張掛曉諭而

奸棍藐不遵依黃民無良傷天害理莫此爲甚
成龍因事涉瑣屑當軍務倥偬之日憲臺寢食
不安之時不敢煩瀆止自愧德薄化淺引罪負
愆而已成龍更有下情痛切陳之小民之訟也
非盡原告之失也止因稍有口角在傍訟棍陡
起風波挺身代告書名作証卽原告亦不能自
主之也且牽告無辜或以洩宿忿或以食弱肉
及至提審彼飛颺遠遁脫身事外致原被兩敗

俱傷此代告之害深可痛恨也嗣後原告上控
卽發江夏縣押歇家解本犯回籍查實取收管
回報另行起解候審則代告之弊或可少除矣
又有一等光棍聚集省會出入衙門開張客店
專以包攬詞訟爲生涯或有愚民一時小忿投
入羅網便成驚天動地之詞一黨奸棍塞滿村
墟止寄一原被佐証姓名訟事從天而降儼然
居停禍福在其掌握此包攬之害深可痛恨也

嗣後申飭江夏縣挨門嚴查凡麻城黃安等處
刁棍在省會者無論久住暫住押解回籍取本
地方官收管存案仍力行保甲諭民本分生理
禁止出入衙門則包攬之弊或可少清矣又有
一等訟師凡告訴不准之詞一經毒手無不聳
准如成龍奉批上行事件或有以圻州而冒稱
武衛者或有以武昌而冒稱黃屬者此猶其小
者也有以田土之事而捏稱夥兵活殺者有以

口角之微而捏稱殺傷人命者誣之以不得
准之詞及至質審不曰代書張大其詞已不知
情則曰事不告大不得上准不曰無謊不成詞
則曰路遇人誤寫加以反坐哀號乞命是原被
証佐之家盡淪喪於訟師之筆端此代書之害
深可痛恨也嗣後准理詞訟先考定代書分衙
門伺候無得攙越有代書圖記者准理臨審情
與事違者代書依律究治仍將原犯罪狀坐於

代書名下則代書之弊或可少止矣再飭州縣
徬木皂隸之法凡遇准理詞訟差木皂隸遞送
鄉保知會依限赴審如過期不至或失落沉閣
先加欺公之罪後定原被之案若夫本府奉上
批詞州縣解到人犯三日內不審或已審之後
十日內不招詳報上者成龍甘認曠職之罪州
縣遠近不同近者以半月爲期遠者以二十日
爲期如過期不解成龍卽行報明繩州縣以曠

職之罪或各犯居住星散難以依限申解亦應
州縣詳明轉請展限仍按期結案庶幾府州縣
勵精圖治民寃無抑可省上憲清問之勞從此
訟獄衰息風俗雍睦時和年豐家給人足于以
輸正賦供軍需綽綽乎有餘裕矣何患乎南寇
之不蕩乎楚疆之不底定哉緣奉批飭確議辜
理成龍不揣愚瞽不識忌諱冒昧上陳冗繁過
多未知有裨清訟與否

與王協鎮書

前者臨江出師有投石超距之勢老親臺緩帶
輕裘謀在萬全卽刻稟明撫憲來諭慰甚昨承
翰教兼賜塘報賊之形勢如在目中增兵已請
命酌議戰船業奉俞允現買五隻餘俟陸續備
辦火藥俟天稍晴與朱親翁料理吳把總烏鎗
四十杆解赴軍前相煩查用東南軍務撫臺藉
重實恃爲大山引領企望不盡願言

與同僚書

今日之事人心思亂惟在靜以鎮之而已不必
與愚民較短長我心不動則浮言自息此謝安
石之所以全江左寇萊公之所以定宋室也借
辦二十一隻特著貴价押回緩急相濟感何可
言但每船領銀伍錢未知肯開銷否共銀十兩
五錢望取船戶一領狀粘連用印申繳存案財
帛分明大丈夫此生此心惟有天日可表耳臨

楮感切

與各屬邑令書

正值分秧之時忽有挑夫之檄令人愁眉不展
幸黃岡縣慷慨捐募并不問之里民頓覺心胸
爽快不佞何緣遇此賢能輩相助爲理也生民
之慶

朝廷之福但捐募必須有法斟酌妥當方克濟事
望同乃心力無俾一人專美不勝欣瞻

與屬令書

今日居官咸怕盜案殊不知盜案何足懼也目前失主鄉保恐其拖累槩隱不報卽有報聞槩稱竊盜以致鼠輩毫無忌憚且成羣打夥揚言誰敢報官定行報讐縱盜而盜愈多始也畏事旣也畏盜地方敗壞已不堪言嗣後失事鄉保不報嚴加懲責盜賊自然斂手十案之中縱不全獲亦可獲其半盜賊自然膽裂是不畏盜而

盜自滅也或云盜案可壞功名第不思一己之
功名其事小百姓之受害地方之受驚其事大
天理良心何忍以一己之功名竟置地方百姓
於不問也勉力報緝不佞一力相幫可不數月
而地方清靜矣此不佞躬親之事勿謂老輩不
聽也惟畱神不宣

禁諭荒民

照得六月旱災已極七月以來連日下雨東山

一帶其雨已足竟稱豐稔岐宋之間亦屬大有
唯西北一帶雨雖不足而陰雲四起已非無雨
之象近聞西北等處人心洶洶或向有穀之家
封倉閉糶不但理法不容亦見人心昏昧時維
七月尚未交秋日下有雨仍屬豐年卽令無雨
種麥種菜尚望有秋若秋後無雨田禾盡稿十
月之交爾百姓一面竭力支持諸有司自當設
法賑濟未有豐凶未定自蹈法網先干不測者

也除已往不究外合行禁諭士民人等各安生
業毋得妄爲倘有不法許區長指名首報以憑
究處慎勿死於法而得生於饑則幸矣

籌黃安饑民論

照得黃安饑荒較他屬尤慘本府雖以軍需繁
劇晝夜焦勞未嘗一刻少忘至府之日業將九
屬情形痛切呈詳請蠲請賑已蒙撫部院知照
彙題在案其未完槽斲什物等項一槩免解新

派草束發餉銀代買我民自可安心受窮但所
種禾稻有不獲顆粒者八月秋中荒村男婦尚
不得一飽若至十月之交雨雪載塗其何以堪
今計九月天氣猶暖爾民尚可竭力支持及至
隆冬必致饑寒不能出戶凡老山羊角石灰等
處有真正孤寡貧窮朝不保暮者本戶量爲周
濟倘本戶貧乏不能周濟鄉保設法賑救若鄉
保貧乏不能賑救報官設法若戶首鄉保坐視

其死隱忍不報查出定價命不饒仰生員某等
逐戶細查饑民緩急確冊彙報以便本府設法
量給升斗苟延時日本府先借銀一百兩買穀
積貯候買完報數本府親臨給散以救須臾餘
俟勸輸全賑爾百姓各宜安分俟命決不使我
民餓死特諭

慰諭黃安饑民

照得府屬災荒惟黃安最甚本府念切民艱業

已具詳請蠲請賑蒙撫部院彙題在案又目今
漕鑿草米等項本府一一代爲備辦解訖爾民
旣免軍需可以安枕又思爾民饑荒除出示勸
諭鄉保戶首設法賑救外本府隨借銀兩買備
穀石俟隆冬給發斷不令爾等餓死我民可以
放心無憂近聞光羅交界一帶間有竊發或迫
於饑寒或迫於催科或窘於軍需種種苦情皆
未可知我民患切震隣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

仰黃安連界士民知悉探彼情形速相勸諭令
彼悉將苦情具詞本府以憑詳院移咨豫撫體
恤撫綏轉危爲安倘彼不悟爾等宜自爲身家
計并體本府苦心督率鄉勇嚴爲堵禦以分涇
渭定將有功士民詳請獎賞目前大兵經過恐
動聽聞乘便撲滅噬臍莫及思之慎之毋忽
勸賑諭帖

今歲饑荒太甚窮民畏法甘心餓死罔敢爲非

凡我士庶孰無惻隱之心本廳已倡輸化緣畫
夜憂思自己力薄不能溥施又恐募化錢穀難
於周給有一法於此饑民咸有戶族仰戶長稽
查合族化米贍養如無戶族責在甲長稽查報
知鄉保與練長會議計區內饑民之多寡合一
區烟民布施搭救上戶節省酒肉中戶減少飲
食集日用口腹之餘瀝救戶族隣佑之死亡鬼
神有知必報以戶族興盛隣佑和睦施多者子

孫富貴施少者家門平安或饑民繁多竭區內
之施化力不能給卽據實報明公議設法官勸
如區內戶長甲長坐視饑餓不報知族尊鄉保
練長以致饑民餓死者戶長甲長照見死不救
科罪鄉保練長力不能繼忍心不報官者各倍
罰賑此以族中之布施養族中之饑衆區內之
布施救區內之饑衆易爲照管法似省便且以
官賑備其不足或可野無餓殍和氣召祥豐稔

可俟將此立斃之殘生得見來秋之大有不惟
施救者欣同樂利而更生者不知如何頂戴也
此法出自苦心思維凡我士庶勉強而力行之
不勝引領以望

賑饑募引

民爲邦本故周官制貢必通以二十年食乃民
天故周官救荒則經以十二政蓋天災之流行
時有而人事之補救宜然今奉督撫司道俱有

賑濟之惠顧我紳衿士庶寧無樂輸之人余禱
愧桑林憂深雲漢重念茲土罹此疾威自夏徂
秋旣彌月而不雨爲耕爲穫遂百畝之如焚隔
宿無糧十室恒有其九半菽不飽四民奚止於
三余晝思而夜省念嗷鴻之無策恒傷心而慘
目懼巧婦之難炊欲爲議代議更旣無緒之可
議思爲移民移粟實無地之可移故效持鉢之
小伎暫爲燃眉之急圖共丐洪慈大施惻隱幾

石幾斗幾升可救一時之婦哭兒啼或銀或米
或錢立甦片刻之饑魂餓鬼無亡七級崇賴一
忱

補遺

覆糧道催彞運印領詳

查得彞陵兵米初奉派運之時茫然無措亟爲
夫驢馱運之舉費盡焦勞周折一時官民驚恐
緣不知荊州有夫可僱惟虞稍遲軍供也竭力

催辦甚至衙役爲夫兒送婦泣號天慟地每一
州縣夫驢絡繹數里及至荊州夫頭攙運一日
用夫數千名立刻可備復爲催夫之議而夫驢
空回往返月餘夫之口糧驢之草料其費不資
且損一驢賠償二兩三兩不等盡出有司之囊
此番之妄費深可惜也初時之張臬深可危也
彼荊州夫價之多寡誰復爲之瑣計耶至二運
之時已有成局夫價之低昂款項咸得而知之

撫部院洞燭往事再四申飭嚴禁州縣私幫而
運米之規大定矣煌煌憲令孰敢少違憲臺仰
體撫部院深意牌仰糧廳督運府官出具印領
荆庫支夫價六錢五分赫赫憲令又孰敢不奉
行惟謹茲忽奉憲牌有催州縣差役赴荆幫運
之行卑職竊有疑焉荆州有夫可催荆庫有餉
可領押運有官可委更有廳員坐理安用州縣
差役爲也或以催夫亦需差役該廳有糧捕差

役兩班在府領本年春夏二季工食赴荆伺候
儘可役使又安用州縣差役爲哉若夫三運六
千石之派不知黃梅廣濟之全免米若干麻城
黃安羅田之量免米若干尚未蒙憲頒確數卑
職無憑奉行前三月內該廳赴荆督運卑職出
具二千六百六十石印領在荆庫支餉催夫運
米報明憲臺在案迄今數月屢催運米實收未
准該廳關移難以報憲俟前次印領米數實收

移府之日卑職將後次運米印領星夜飛賁決
不敢稍有延緩合並敘明茲奉飭催應據實申
報伏乞憲鑒

移糧廳運米乏員牒

查得黃州府派運彞米初次運過七千五百石
此數原多派五百石蒙督部院垂憐減運五百
石以七千石作實數實裁去浮額之數不在恩
免正數之內有本府原詳可查復奉撫部院

切民瘼全免黃梅廣濟兩縣量免麻城黃安羅
田三縣應在七千石內酌免查黃梅原派運米
六百四十九石六斗廣濟原派運米七百三十
二石四斗五升兩縣共米一千三百八十二石
五升今派運米六千石是黃梅廣濟二縣全免
米內尚少免米三百八十二石五升也奉糧憲
檄開量免麻城黃安羅田運米誠仰體撫部院
如傷之仁憐念黃屬邑疾苦之德也再查奉藩

憲檄行酌議量免麻城黃安羅田三縣運米本
府遵依議免麻城三百六石應運米三百六石
免黃安二百九十三石六斗四升應運米一百
四十六石八斗免羅田一百八十三石七斗五
升應運米一百八十三石七斗五升共該免米
七百八十三石三斗九升今派運米六千石是
麻城三縣有撫部院恩批量免之名而未沾石
斗升合之惠且于糧憲檄開除量免麻城黃安

羅田運米之行不合至于黃梅廣濟兩縣二次
彛米已經全免復經催運實爲苦累貴廳曾言
免文在後催運在先第三次運時可以抵兌此
本府通盤打算有二千六百六十九石零之印
領也疊准貴廳移文止稱運米六千石並不詳
及黃梅廣濟之全免若干麻城黃安羅田之量
免若干實在清算何得尚有六千之數或以本
府議免麻城黃安羅田之米爲太多亦無虛負

撫部院憲思石斗升合之不免也且細繹糧憲
檄文並無不量免麻城黃安羅田運米之行費
廳催檄如雨堅執六千石之見恐黃梅廣濟之
米未經全免麻城黃安羅田之米未經量免日
後訟興以爲違悖撫部院糧憲之批示牌文誰
任其咎雖貴廳爲急公起見亟思奮志于功名
然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亦當披肝瀝胆向上憲
激切陳之凡事必實落有據自可奉行無碍耳

貴廳在荆一月有餘荆庫之餉銀現貯每米一石夫價陸錢五分不知目今已運米若干果否已獲實收何諄諄然止慮二千零之外尚有未送之印領也果將前印領內米數運完祈蚤頒實收星夜再送印領决不遲悞貴廳急公立業之美意若夫委官當時移送立催起程又經移明貴廳申報撫部院藩糧二憲在案因前又派夫五百名赴荆搬運軍器需委的員而黃屬之

員勢若晨星本府經歷張徙滇移送貴廳照磨
李德解米武昌而本府乏員矣黃岡典史周錦
移送貴廳團風河泊所唐學增陽邏巡檢夏應
陞奉上调委團風巡檢汪源感噎疾臥牀止畱
署縣丞唐紹先候解運夫而黃岡乏員矣蘄水
典史施鳳翔移送貴廳巴河巡檢張一經蘭溪
巡檢金華國奉上调委止畱縣丞王霖候解運
夫而蘄水乏員矣廣濟武六巡檢潘應選奉上调

調委雙城驛丞王麟在荆未歸止畱典史湯銘
候解運夫而廣濟乏員矣麻城巡檢孫承祐龔
熙俱奉上調委止畱典史楊蕙芳候解運夫而
麻城乏員矣黃安巡檢金之彪移送貴廳雙城
巡檢李永潤久調軍前止畱典史陳銓候解運
夫而黃安乏員矣蘄州典史鄭淑聲奉各憲飭
知畱任巡緝大同巡檢陳祥瑞奉上調委茅山
巡檢劉源深奉上飭知丁憂不許委用止畱州

判吳日性候解運夫而蘄州乏員矣黃陂典史李文燦申報抱病止畱縣丞馮時奉候解運夫而黃陂乏員矣羅田在萬山之中巡檢一員不敢離任止畱典史陸錫綬候解運夫而羅田乏員矣黃梅兵馬接踵差使絡繹尚請委員協濟又非可以他邑較也惟本府似爲贅疣藩憲又以貴廳捕務相責正在議復若各州縣徵比錢糧無擅離汛地之例時勢至此捉襟露肘將何

術以應之審時度勢以揮霍有餘之才應束手
無策之事萬懇貴廳一力支持先將前次印領
內米數刻期遵完則後來之印領星電飛賫可
無煩慮矣合行牒覆

申撫院變通彙運法詳

查得三運彙米一案前蒙糧憲詳請知府出具
印領糧廳在荆庫支銀募運與州縣無相干涉
似視運事太易檄文到府卑職早已料此運之

必致遲悞揭叅之萬難倖免矣當本府王通判
赴荆之時卑職曾諄諄面囑如有苦難亟申請
上憲裁奪無如該廳仰怵威嚴鉗舌不敢申訴
止向卑職嘵嘵不休今糧憲已開揭叅究矣卑
職不得不詳悉陳之糧憲之初詳誠爲美談但
未細審出具印領者責在知府荆庫領銀者責
在糧廳而催募承運較工價之多寡爭錙銖之
末利肯運與不肯運其權又在夫也卽荊州本

地之官亦不能強不肖運之夫而督之使前况
黃州隔屬之官豈能強荊州不肖運之夫而押
之速運乎此遲悞運米之由實勢之所必至而
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至於揭叅一事在卑職
尚邀愛惜州縣之虛名卽加斧鉞之誅怡然受
之而不辭最可憐者以一無米而炊之糧官自
春徂秋夫不肖運價不能增束手待斃其憂懼
愁苦不知何似一旦揭叅罹罪寔寔寃枉此該

廳之不敢陳情而卑職不忍不代訴者也每石
夫價陸錢五分已爲定例况當國用告匱司農
仰屋之時裁扣加增無非爲軍需不足起見夫
價誰復敢言然當計窮力詘之日又不能不通
融於其間也糧憲檄行照武漢事例武漢豈有
神輸鬼運之術亦不過行州縣協運之一法耳
時勢至無可奈何萬不能不待濟於州縣否則
卑職受參糧官累死毫無補於彛運伏乞憲裁

俯允照武漢之例州縣協運則運米雖遲而告竣亦易失之東隅者尚可收功桑榆也若止責成糧官終必悞事卑職雖其印領亦難逃遲悞軍需之咎惟有席藁待罪而已茲准該廳據荊州夫頭申瑞等為賞電民情始末懇着本屬催運以免違悞事閱其情詞寔乃夫不肯運價不能增之確據而糧憲檄行仍着本屬催運之語亦無非州縣協運之法合據寔詳請統乞憲鑒

批示以便遵行

上偏沅韓撫臺用兵事宜

台旌抵石頭口卑職祇誠晉謁伏承溫諭并令
條陳長沙事宜卑職某山右書生不諳軍旅辱
承清問不自度量謹以素所聞見審酌時勢披
瀝肝胆冒昧上陳

一用兵之道以審酌時勢爲第一要務今日西
南交誼各處時勢不同封疆大臣荷

朝廷恢復之責須揣度用兵之利害何在主張先
定而後指揮可以如意務期勝敵尤先期我之
不爲敵勝目前

王旅深入長沙逆賊堅壁清野彼必料自江右達
湖南山路崎嶇運糧艱難欲以坐困我師求戰
不得求攻不克進退惟谷此淮陰之屈服左車
諸葛之六出祁山正此故也目前憲臺奉

命統兵長沙兼理糧餉蒿目運饋之不繼誠識時勢

之要務合當

題明長沙未復州縣負固總有餉銀採買無地勢不能不問之江右督撫運糧有責成軍中無庚癸之慮庶得以舒展謀慮漸次布置矣

一運糧重務雖責成於江右而江右之山路與岳州之水路不同且江右人心渙散再加以運米之苦倘奉行不善益深益熱禍不可測况江右運米之處正我兵出入之門戶轉輸之法不

可不早定也。審酌形勢，或五六十里擇堅固城垣爲屯糧之所，如無城垣，創立土堡，積貯糧米，撥兵防守，遞相轉運，可無長途之累。

題定糧道，糧廳督運將官領兵護送，不惟饋運相踵，亦且聲援相接，正合兵家步步爲營之法矣。一資糧於敵，非久遠之計，誠如憲慮，但目前長沙居民爲逆賊趕逐，扶老攜幼，勢不能遠去，必與附近郊圻百姓避兵山谷，朝不保夕，且遍地

禾苗正值收割之時罔不揮淚痛哭亟宜遍傳
示諭俾民收割卽發餉銀現買以百姓已失之
禾獲意外之價人不悅服未之有也第恐大兵
蹂躪已久民不相信疑畏不前幸馬臬憲隨征
當日衙役料避居長沙不遠倘招致一二人開
誠布赤確示以不忍相欺之實意若得一二戶
向田收割則聞風接踵塞滿南畝卽逆賊亦不
能強爲之割矣較諸葛初山割麥之策似高一

者不惟兵餉可足藉以少紓江右饋運之勞且收拾人心平復湖南之一大機括也

一湖南自用兵以來長沙之民與江右之民往來未嘗斷絕先施恩於江右則仁風必及於湖南可動南方方向化之心再訪連界居民親眷厚加賞賜俾彼此援引則叩謁轅門者自不乏人且湖南最苦穀賤如有積粟之家重價採買而沿路城垣土堡所貯之米可備而不用或有投

見貧民不能糊口者安插江右勿俾失所以牽
係萬姓思慕之意此平復湖南之所以漸及也
一逆賊堅守長沙既料我兵乏食又料我兵不
能渡江則湘潭一帶決無重賊防守然我得長
沙人心自有渡江奇策當年元兵受困於楊子
江中扣船獻計者盡出人意計之外天下事何
可量也湘潭山陝客商最多久滯思歸選本地
豪俠仗義密諭多給護身牌票彼客商必募船

私渡叩見之後恩保資本歸家不惟湘潭各處人心搖動而我兵亦可藉彼船以渡江矣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一法也

一湖南官員身陷賊地父母妻子多在北方誰不望雲歎噓且

皇恩浩大竟未誅求妻孥雖有風聞終是魂夢驚疑須查縉紳開出籍貫移咨各省督撫行文本籍俾家人寄平安書信必有乘間來歸者縱賊境

盤詰不能脫身亦可擾亂彼地人心至於天時
地利人和前賢言之甚悉無容贅陳勿肆殺掠
固平定之首重勿分滿漢尤戰取之密慮書生
一得之見未知有合時宜否伏祈憲鑒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八道

積勞之後慎勿過於執掌以致欲速反遲也接
來翰殊為念切幸善為調攝以慰不佞惓惓麻
城一案備述賢勞已繕疏具題矣

募兵事屬難行因兵主王

題有責成督撫招募烏鎗手二千名之說誠恐部
文一到難以猝募不得不行司酌議不意其轉

行各府也此事若分派州縣必開僉派天下之
端必得府州縣善爲招募俾令樂於從我方得
其力此皆開支戰餉將來一進湖南之後爲兵
爲民仍可任從其便幸親翁卽爲陸續召解多
多益善切囑切囑夔陵兵米屢准督院咨移欲
於各府派夫赴荆運解愚意若一派夫則將來
便無底止且此項米每石議定給腳價六錢五
分自荆領米運夔爲程二百四十里此項腳價

若自備夫驢足以有餘今司道議派黃屬運米
七千五百石幸親翁卽爲酌之止須得一能員
料理似可不必轉派州縣以滋民累得親翁力
行更可爲各府倡率耳惟卽酌覆爲荷

荊州大將軍新設援勦營急需烏鎗手頃據張
漢一方茂貞二人稟稱暫委職銜彼可以各招
募五百名今將委牌二紙付去如其言果屬可
信於地方無擾則將牌給彼親翁或再給與執

照倘親翁處可以召募有人而其事於地方有碍似又不必多此一畚委募卽將原牌繳回可也幸酌之

接來翰知夫驢一項已有成緒殊慰懸懸但委官必須府佐方能彈壓且交米領米俱得迅速幸再酌之其夫驢起程日期亦須卽爲速報以便檄知荆彛等處并咨督院禁飭就近營汛拉扯耳鎗手分招極善并復

巴河獲盜具見摘奸發伏之奇此等崔苻橫行
自當嚴為懲創但失事未據報聞是強是竊尤
宜據實具報毋致代為下屬受過也瘡疾尤冀
慎攝率復不一

奸人屢擾內地此番又擒史國柱皆親翁之妙
略也但孫調元尚爾逋誅聞其同行有兩人一
為汪華之一為陳克韶同遁入黃安一路且聞
譚以從陶克凌李素之係其親密舊好查譚以

從等舊係招撫之人尚未發回羅山幸親翁密
授方略俾其迅擒賊首謂元不致免脫切速切
速

兩接來翰蒿目時艱籌畫防禦同心之言已識
懷抱但方此多事之時要當以綢繆禦外侮尤
在以鎮靜安人心斯爲兩得之耳

清查田地事關國計民生固不可任民欺隱以
虧惟正之供亦不可聽有司邀功以滋異日包

賠之害然必求其實使上下均受其益蘄州清
出廢藩宅基地如堪載賦者宜於更名田地內
清出陞科昨接親翁之詳已批藩司查議矣至
於公議價值之說查昔年更名田畝曾有變價
之部行後因民累不堪遂爾中止今應作何
行幸再爲備復可耳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二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三

黃州書

曉諭各屬

進勦紙棚河逆賊委牌

二〇三〇年八月三日
布告紙棚河大捷告諭

曉諭止殺

勸諭餘賊投誠

申覆張撫臺稟

撤鄉勇凱旋牌

委犒鄉勇銀兩牌

禁止侵占諭

申解賊首詳

禁止詐害論

敎功詳文

進勦東山報文

又報張撫臺

又報張撫臺

申報進勦東山詳各憲文

又申張撫臺文

進勦何士榮給各區牌

又

又

又

又

又

曉諭周鐵爪等牌

曉諭何士榮族衆牌

曉諭但店居民

曉諭各鄉兵區長

申報賊勢文

又申報賊勢文

鼓勵義勇諭

報捷詳文

報進兵黃岡廟文

進屯呂王城諭各區

次白水畝上張撫臺陳進勦情形

進兵定慧寺報文

移党伊二叅將文

申報張撫臺文

募擒賊首告諭

又

擒獲衆逆報文

禁止擄掠諭

禁止株連告諭

上張撫臺乞休致奠

拿李公茂諭

敘從征紳士功蹟詳

敘功詳文

嚴禁嚇詐諭

又

黃協弁兵爭功看語

東山平定勒石銘

復張撫臺稟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十二道

任黃州時總督蔡制臺復札

計二道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三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

準敬錄

黃州書

曉諭各屬

照得黃岡縣李家集叛逆方公孝等肆行劫掠
又敢倡亂誘聚逃僕成羣入山以老賊鄒君升

爲首本府會同戎府駐扎望花山於本月二十
四日據鄒家河鄉約鄒益能拿獲賊一名楊克
利烏鎗一桿解來梟首懸掛麻城縣示衆又追
獲烏鎗一桿弓一張箭十枝賞銀二兩紅三疋
二十五日據龍王墩區長王方遠報稱拿獲賊
一名方公孝賞銀二兩紅二疋隨差役陳貴眼
同彼地鄉保梟首懸掛李家集示衆本日委生
員吳之鄒等領鄉勇一百五十名入山進勦老

賊鄒君升離寨流遁所有黃岡縣永寧鄉羅田
縣茅田畝沂水縣上窑等處俱係連界宜各加
小心隄防如遇賊到協力堵殺報功行賞以保
身家以靖地方除申報院司道外合行曉諭爲
此示諭該縣士民人等知悉本府同我府會集
鄉勇入山進勦鼠賊流遁誠恐潛入該縣地方
貽害平民該縣傳諭各區士民齊心協力堵殺
報功勿令免脫以畱禍根各爲身家性命切勿

疎忽慎之

進勦紙棚河逆賊委牌

照得逆賊鄒君升招納流盜叛僕擾害附近良民本府出示招撫冀其悔罪來歸詎意狂悖長惡執迷不悟已經申報撫部院在案今同我府統兵會勦票催各鄉義勇聞聲響應募義子來所有兵衆合行委任總統以便整飭勉勵爲此牌仰某督率分隊編伍務要合力進攻不許臨

陣退縮功成之日飛報督撫部院照功

題敘紀錄優獎

布告紙棚河大捷諭

照得逆賊鄒君升招納逃僕流盜嘯聚紙棚河
妄行倡亂擾害地方本府於七月二十二夜星
馳望花山預與劉君孚會議命夏仲昆余公晉
伏鄉勇於布袋坳仍同戎府調各區堡長督率
義勇於二十五日進勦直擣賊窠望風奔潰至

二十六日夏仲昆等於項家廟生擒賊頭鄒君
升斬首四十餘級竝俘餘賊殲滅無遺爲此示
諭知悉凡屬脅從各宜自惜性命火速投誠慎
勿疑畏捷音所到咸使聞知

曉諭止殺

照得逆賊鄒君升黃金龍俱已授首餘賊擒斬
甚衆其有一二未盡難以悉誅如必槩行殺戮
不獨非本府不忍之意誠恐傷天地好生之心

爲此示諭紙糊河內外一帶區堡人等知悉自
今以後凡屬藏匿餘黨聽其自來投誠不許入
山搜索是叛僕歸主引見是盜賊歸營爲兵本
府自能安置已經止殺初二日以後擅殺者坐
罪擒來者無賞本府一言旣出永不反悔
勸諭餘賊投誠

照得賊首鄒君升鳩集大盜叛僕勾引逃賊黃
金龍恃險負隅復肆擾亂今君升金龍就擒并

其黨俱已斬訖但念從賊餘人或被迫脅勢難保全本府不忍盡殺爾等宜各求生與其逃竄饑餓死於山林不如父母妻子安其家室況已殺者罪止其身則來歸者應免其罪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山中人等知悉務宜體本府萬不得已之心無論是盜是僕速速來歸能自投見者不殺被人拿獻者必誅斷不失信若能向化投誠改惡爲善仍是吾民切勿藏匿山谷終爲人

民拿獲報功請賞自取殺戮本府不殺之心天
日可矢爾等慎勿疑畏有負本府惓惓保全爾
等至意

申覆張撫臺稟

八月初一日蒙恩諭承差楊大昌領公文一色
指授方略頒賜銀一百兩賞勵鄉勇成龍跪領
遵行卽從公給發另行取領申繳茅山中之賊
聞鄉勇進山膽怯宵遁四面圍擊勦滅驚逃搶

戮殆盡七月二十九日晚拿綁黃金龍等五名
至望花山恐有他虞當晚斬首八月初一日早
差左先解黃金龍首級飛報鄒君升已獲尚未
解到其投誠婦女器械嗣容冊報送劄逆賊復
為漏網現在四面搜拿梅公素另匿一方遵依
捕緝合先報明伏乞憲鑒
撤鄉勇凱旋牌

照得鄒君升等既已擒斬餘黨竄走卽有一二

鼠賊藏匿巖穴見鄉勇未經掣回自然畏法不出且將領兵丁辛勞日久本府心切不安理合調還記功領賞特令飛諭卽刻凱旋

委犒鄉勇銀兩牌

本月初一日蒙撫部院諭承差楊大昌賚銀一百兩犒賞鄉勇特委送銀六十兩分給鄉勇以昭撫部院德意仍具稟收以憑復命

禁止侵占諭

照得鄒君升造孽禍及愚民擒斬法所難宥近
勦之日曾有竝不株連婦女之誓今勦撫已訖
惟恐已勦者婦女田地被人侵占至於安撫原
出本府實心又恐無良心之徒藉口引見免至
或邀求婦女田地本犯免死心切無不依從亦
未可知合亟清查爲此仰鄒益能尹良才等知
悉作速從公清查如已死何人有無婦女田地
若有婦女應給何人收養田地應給何人耕種

有無破人

有婦女田

侵占作速

殺爾身又

心勿得恃

言私占婦

子散報應

申解賊首

竊照鄒君升招納亡命盤聚山中脅良助亂於
七月二十一日據左先着孟生飛報成龍營晚
由岐亭至望花山離賊寨二十里二十二日與
同行生員劉廣定鄭丹董建梅鈿李中素武舉
李大謀魯試陶之琇候選千總劉先定並鄉紳
蔡得春貢生吳晉爵生員程士極戴宗禮計議
勦撫咸以勦爲定局值劉君孚稟稱不宜再撫
衆議僉同二十三日同佟同知一面委鄧家山

尹公才鄒家河鄒益能聽貢生鄒世美從中調
度把守賊出入隘口一面委生員蕭命福蕭士
綦調潘家塘鄉勇一百五十名於二十四日齊
集白杲武童董錫卽董魯菴董天祿卽董遂生
領鄉勇協助劉君孚着生員劉自然卽劉青藜
領鄉兵二百名堵寒坡岔夏仲昆余公俊領鄉
兵四百名埋伏布袋坳唐殿袁興明何見子等
領鄉兵三百名堵截塔兒崗劉以廷周伯卜等

領鄉兵二百名堵截腦中山馬安堡鄒保羅甸
臣生員林斗文堵截糧路仍會大岐山僧貫識
同鄉勇埋伏賊窠山後一面委王方遠余仲信
陳玉環把守賊出山隘口又宋埠生員施之瑞
領鄉勇協助布置停當於二十五日委生員吳
之鄒貢生龔相旦領衆進勦駐劄鄒家河賊聞
風宵遁二十五日追至項家廟一帶二十六日
投誠官李功懋殺傷劫賊來報二十七日各區

士民咸受成龍委牌四面攻擊二十八日麻城
屈知縣馳至黃岡李知縣聞報來望花山以軍
需緊急當令還縣是日羣賊殺傷活擒奔竄無
數二十九日晚拿獲黃金龍恐有他虞當卽梟
首八月初一日差左先解赴轅門本日午時拿
綁鄒君升卽斬首差高華亦解赴轅門其餘潛
匿或擒解梟首或赴營投誠逐一造冊至於有
功士民鄉勇名數亦應開報已經出示曉諭禁

止殺戮一槩寬宥招撫安插以彰撫部院好生
之德俟安撫停妥查清婦女竝所獲器械領衆
生赴轅門謁見

禁止詐害諭

照得鄒君升黃金龍旣俱授首叛僕流盜一皆
殲滅其餘一二鼠賊藏匿深山若嚴加搜尋惟
恐波及無辜本府心甚不忍今將領兵將領生
員竝所領鄉勇一併撤回從此止殺卽一二夫

盡餘孽仰鄉約鄒益倫將本府德意勸諭來歸
亟令領見不許地方刁民藉此嚇詐就中受賄
如有賊黨不聽勸言歸命投誠被人拿解定難
姑宥

敘功詳文

成龍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撫部院牌委安
撫麻城力行善後事宜成龍遵依清理麻城內
外三鄉保甲日無寧晷心血嘔盡忽於七月初

九日聞黃岡縣李家集匪類蠢動初十日飛馳
至岐亭羣賊潛遁查無踪影二十二日未時據
左先稟稱黃岡麻城交界紙棚河有妖逆黃金
龍賊首鄒君升作亂盤據山崗逼脅良民爲變
李家集慣盜逃僕亡命之徒入夥勢大民不安
生成龍星夜同生員劉廣定等至望花山離賊
窠不遠二十三日會佟同知等計議停當調各
鄉義勇會勦二十四日生員蕭命福等鄉兵齊

集二十五日生員吳之鄒等領鄉勇進山鼠賊
逃至項家廟油河等處四山鄉民把守隘口奮
勇堵截擒殺妖孽黃金龍賊首鄒君升竝沈潤
成沈四兒沈六兒方公孝楊克利等首級二十
顆卽諭禁殺招歸鄒敬先等二十一名餘黨奔
竄山深林密不便追搜內多脅從仰鄉保安插
歸農如係慣盜亡命之徒公舉入營爲兵以全
民命以養天和撫勦已就地方已靖成龍星馳

回省復命以紓撫部院東顧之憂此一舉之貴
州府同知佟世俊麻城縣知縣屈振奇黃岡縣
知縣李經政會議主勦生員劉廣定董建李中
素梅鈿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李大謀魯試貢
生彭喆相與贊勦陳鎮邦密獻地理圖生員蕭
命福鄭丹蕭士蒸劉啟禎倡義協助鄉勇領兵
生員吳之鄒貢生龔相旦武童董錫董天祿其
餘鄉約區長守隘堵截不及遍開義助鄉勇食

米貢生吳晉爵生員戴宗禮程士極蔡作楫自
七月二十五日鄉勇進山於八月初二日撤兵
歸農六日之內鄒黃二逆授首羣賊殲滅脅從
安撫竝未請兵請糧全仗撫部院恩威赫靈齊
授方略復蒙撫部院頒賞銀一百兩於撤兵之
日從公當面給散鄉勇踴躍歡呼更可幸者殺
賊數十餘而我民無一帶傷從此忠義之氣一
鼓而地方可保無虞所有賊烏鎗什物等事見

在清查先將已獲烏鎗六十桿舊弓十張舊箭八十枝令牌一箇呈繳係勦逆事情理合通報進勦東山報文

時事多難憂心如焚陽邏楊陶二生劄付甫經出首竊幸以爲有此二生卽爲心腹地方可保無虞不料二十八日方擒賊僕而羣寇夜至坐船一隻載有馬匹南北語音兼備二十九日至周山舖此賊定入東山成龍傳諭各處鄉勇堵

殺但麻城東山亦有禍端羅山周鐵爪已潛入
白水嘖聚集亡命多徒初二日早武舉李大謀
來報一面發示招撫一面約會鄉兵勦滅且各
區練長請勦殺密諭變出倉卒成龍擅專行事
實出萬不得已又黃岡東山永寧鄉鼠賊蠢動
鄉約熊世忠初二日早請成龍淮山相機勦撫
時勢至此將若之何麻城東山有劉君孚丁奇
生等可以堵敵外賊亦不敢從此路進黃岡東

山望成龍甚殷若不從衆願恐致失望從賊與
麻賊合夥且陽邏之寇一入禍不可支俟程鎮
邦至成龍決意前往特府城空虛人心洶洶中
懷憂慮又恐一入山中外寇難於照應一身進
退維谷再四籌度出其不意而臨之迅雷不及
事或可濟平黃兼以平麻安危之勢在此一舉
耳

又報張撫臺

十一月二十八日之晚賊突然而至不知何來
飄然而逝不知何往十二月初一日忽報黃岡
永寧鄉有警息界連麻城東山陽邏之賊必然
入夥則聲勢張大九江有重兵黃梅無事蘄州
有守憲駐防畱兵百名可以無虞府城空虛已
會商王協鎮回師密議布置伏乞迅諭王協鎮
旋旅以資彈壓實兵家勝算也

又報張撫臺

本月初二日聞永寧鄉白水畝二處賊變卽同

黃協把總羅登雲馬八匹銃手四名并齊安驛

丞李德麻城縣候選千總劉先定黃岡縣家丁

四名前進初四日黃協把總吳之蘭領銃手五

十名從蘄州至偕行進山駐扎段家店離賊窠

十五里初五日黃協千總李茂昇領馬兵五十

名亦從蘄州至相機進勦合就報聞

申報進勦東山詳各憲文

照得叛逆何士榮糾結黨羽脅制良民於本月

初二日過麻城白水畝與周鐵爪等合夥蒙憲

授方略迅催黃協馬兵鎗手前來成龍同羅把

總候選劉千總李驛丞領官兵家丁於初四日

晚駐扎段店初五日李千總領馬兵至俱報明

在案初六日點集鄉勇四百名黃協把總羅登

雲田武舉張尚聖先統領前赴麻城白水畝成

龍會黃協千總李茂昇把總吳之蘭領馬兵烏

鎗手并程鎮邦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驛丞李
德黃岡縣家丁四名領鄉兵二百名協同前進
尚有蘄水縣士民助有鎗手未經點數委用生
員鄉保不及細開仍飛檄劉君孚等進土皮沖
梅鈿等進八疊山鄭丹等進平頭山童貴卿等
守東義洲蕭有至等守羅田境界田穀伯毛鱗
長等堵勦於黃岡廟大勢已定相機撫勦嗣容

另報

又申張撫臺文

本年十一月初二日卯時據麻城縣武舉李大
謀飛報羅山逃賊周鐵爪潛入東山白水畝聚
亡命多徒脅良謀逆地方震恐等情據此同日
辰時據黃岡縣東山永寧鄉鄉約熊爾忠陳蕃
約等泣報何士榮係黃岡縣永寧鄉人居石馬
沖其兄何士勝曾在東山作亂投吳三桂居住
長沙兄死何士榮新歸糾結黃寅生等謀叛脅

良從逆亟請親臨等情成龍恐陽邏之賊奔逸
入山除另檄麻城東山劉君孚等嚴守隘口外
本日未時離府同熊爾忠等行二十里天晚駐
路口村本日戌時接程鎮邦報陽邏之賊與東
山無干初二日親會劉君孚守隘惟黃岡何姓
造反山民驚惶麻城白水畝有英霍麻埠羣賊
猖狂成龍初三日行四十五里至馬家潭點集
鄉兵據段店生員張本恕稟報前月二十九日

有逆賊何士榮等聚衆何家鋪係逆祖居怒原
奉牌有堵截之責卽督率各堡烟甲在於境內
防禦并無賊黨入境今探的於本月初二日辰
刻起身大旗二杆數百餘人已往黃土嶺去口
稱三四日卽轉等情成龍細訊山中形勢麻城
東山石人寨係麻城羅田要路三縣交界屢反
之地順治十年蕩平山賊本年題請石人寨設
立千總領兵駐扎防守歷年寧謐嗣後漸弛本

年春月兵弁盡撤以致鼠賊橫行略無忌憚目
前何士榮過黃土嶺必與白水畷衆寇入夥合
亟請發兵二百名防守黃土嶺一帶隘口無使
叛賊再犯黃岡境界兼督勦麻城白水畷羣逆
若官兵一至則鄉勇之氣倍壯兵貴神速成龍
移黃協發兵早爲撲滅誠恐日久蔓延聚衆鴟
張伏乞迅勅黃協火速委弁領兵防勦以戢叛
逆以保生民以固封疆俟山賊滅息酌議於麻

羅新設兵內抽二百名防石人寨廐首尾聯絡
有星羅碁布之勢矣

進勦何士榮給各區牌

照得何士榮作反擾害李婆墩一帶地方居民
不得安生本府親臨相機撫勦大起鄉兵戮力
協助必需義勇督率爾某義勇素著合行委用
爲此牌仰遠領鄉兵五十名前來聽候進勦但
念目前收割正忙每名給代工銀一日二分先

發三日工價銀三兩嗣後照日領給務擇年力
精壯各執鮮利器械論功行賞口糧計名支放
如有烏鎗另給銀一錢此賊不滅山中不靖爾
田畝居民亦受荼毒本府爲爾百姓圖安全切
勿畏縮坐視賊氛猖狂望領兵齊集進勦

又

照得何士榮作亂擾害地方本府親臨相機撫
勦大起鄉兵戮力協助必需義勇爾某義勇素

著合行委用爲此牌仰速領鄉兵前來聽候進
勦務擇年力精壯各執器械聽候本府點閱給
發號片號旗以憑調撥如有烏鎗匿不赴敵者
報明本府卽以私藏軍器治罪或抗稱出外卽
係從賊一併報明以憑拿解梟首示衆

又

諭某等知悉本府清查保甲刻日進山爾等速
傳各區奉委士民整練器械沿途迎接切不可

遠離汎地致有疎虞

又

諭某等各速領鄉兵三百名齊執烏鎗前來助
勦以張義舉先發銀各三十兩犒賞士卒本府
親駐但店對望雲集戮力同心共除叛逆以安
民心以靖地方功成之日報明撫部院題敘論
功行賞切勿以鄰封膜視

又

仰羅把總統領鄉兵太平堡余君榮等四十名
得勝堡高巨卿等四十名清淨堡舒楚玉等四
十名雲龍堡王克明等四十名前往黃岡廟駐
扎聽候大兵齊集相機進勦仍會田生員密議
方略務要紀律森肅號令嚴明毋得疎忽

又

諭某等知今陽邏地方有賊二百餘人於二十
八日屯彼地山頭二十九日逃入東山地界已

行飛報撫部院并王鎮臺會勦爾等當督率本
區鄉勇約鄰區各長互相策應早爲防守把截
要路整備器械遠行偵探合力勦捕如肯歸命
投誠不妨爲之轉達事平之日定請題敘獎賞
諭到星火知會勿得羈遲致使逆賊兔脫

曉諭周鐵爪等牌

照得周鐵爪與譚以從等亂於羅山以從已經
安插得所鐵爪未及就撫潛入山中何士榮家

住長沙被愚人蠱惑反歸鄉蠱惑愚人曾仰何

雲章何媿人勸歸雖稱執迷不悟未必涕泣而
道至於英霍麻埠之衆何苦擾我東山此輩豈
盡無父母妻子之爲累豈盡無平等生意之可
務人之無知一至於此合行曉諭爲此示諭周
鐵爪等知悉示到速宜猛省若實心歸化卽引
衆來見或願回籍或願從兵聽從其便本府從
無誑詞鬼神可鑒言出痛腸慎勿膜視

曉諭何士榮族衆牌

照得何士榮謀叛煽惑無知逼脅良民以致人心驚惶地方不靖本府特來勸撫命方占魁傳諭何雲章何媿人速勸何士榮反邪歸正茲聞何族人等疑畏株連男婦奔竄是豈仁人父母之所爲一人有罪合族何辜果士榮傾心投誠本府哀求撫部院矜宥亦當待以不死况原未同謀何忍一槩波及且雲章苦口良言猶彰彰

在人耳乎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何族人等知悉
各釋疑畏寧爾室家凡鄉保地方人等切勿不許
藉端嚇詐魯盜跖未嘗累及柳下惠往古之事
也鄒君升未嘗累及鄒君榮近日之事也王法
天理竝行不悖夫何疑畏之有至於何士榮起
禍之地涇渭自別及脅從逃歸之民不止無罪
且加獎賞若有出首僞劄者繳報撫部院題請
優敘本府之言天日可矢鬼神可鑒切勿有懷

疑畏妄自奔竄思之慎之

曉諭但店居民

照得何士榮謀反煽惑無知逼脅良民地方不靖生民不安王協鎮發兵勦滅所過地方毫無驚擾今駐扎但店每兵一殮本府親發錢十文草料公平買賣支放決不累及居民合行曉諭爲此示仰但店一帶地方居民知悉兵馬經過之處本府預行採買糧米草料鄉保人等切不可

可藉端科派如有此等情弊决不輕恕

曉諭各鄉兵區長

照得何士榮謀反勞爾鄉勇助我征勦紀律務期嚴明此兵法一定之例非屬苛求合行曉諭爲此示諭統領鄉兵區長人等知悉凡鄉保領兵前來駐扎寬敞之處先報區會鄉兵花名本府照區會發旗幟以別觀瞻照花名給號帖以憑識認候本府親臨點閱犒賞挨次分發各依

隊伍不可紊亂至於進山真假難辨是防務嚴
凡鄉勇助勦遵報花名請旗幟號帖如無旗號
卽係奸細盤獲審確立刻梟首法在必行勿等

兒戲

申報賊勢文

麻城木穉河生員夏京報稱賊河士榮等初二
日聚集黃市下畝初四日至上畝汪會極家抄
洗殺死閻家河曾姓客人初四晚至殷家園擄

掠初五日燒南莊金瓊蘇樓臺初六日至黃岡
廟晚至呂王城燒田生員屋共有數千餘人現
扎李王城等情又據羅田鄉民朱爾定口稱初
四夜有何士榮等分兵過羅田擄驢十三隻姦
淫婦女蟻連夜趕來報等情該成龍看得賊黨
合夥殘虐生民初六日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
前赴黃岡廟當晚住三里畝離黃岡廟三十里
初七早前進成龍向李千總已時至三里畝據

夏生員等報稱賊已到黃岡廟當發馬兵二十
名偵探口稱賊勢浩大雖不可盡信亦不可不
急爲之備合行飛報伏乞憲臺迅勅黃協鎮帶
六親臨商酌勦滅恐鄉兵膽怯無官兵賈勇有
悞大事

又申報賊勢文

照得麻城逆賊何士榮等作亂本月初六日麻
龍會同李千總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四百名

先往黃岡廟堵勦初七日成龍同李千總吳把
總程鎮邦劉先定李德黃岡縣家丁等帶馬步
官兵百名鄉兵三百餘名行至三里畝值麻城
夏生員羅田朱鄉耆一時告急隨發吳把總領
馬兵二十名協助報明請兵在案午刻羅把總
等飛報已抵賊營成龍同李千總等直馳二十
里至營盤吳羅二把總張武舉統馬兵鄉勇趕
敗逆賊追至峻嶺深林奪獲器械收營甫歸兵

民踴躍歡呼是逆賊見馬兵而膽落鄉勇倚馬
兵而氣壯時日已暮安營布置賊尚舉火高山
頂上合亟申報

鼓勵義勇諭

照得鮑世榮陳頓轍大惡叛逆何士榮合夥橫
行逼虐民生焚燬民屋神人共憤本府會同黃
協統馬步官兵并鄉保義勇進山征勦本月初
七日於黃土坳輒敢犯我先鋒兵民鼓勵一戰

潰敗奔竄入山奄息待誅凡我士民屢被傷害
冤仇刻骨罔不欲寢皮食肉滅門絕戶當此報
復之會正宜會集擒滅無留遺種或有脅從逃
歸槩宥不問合行曉諭爲此示仰麻城東山一
帶士民知悉示到速領鄉兵各路追擒務使神
人之憤洩於一朝義勇之師不煩再舉慎勿偷
安致貽後患

報捷詳文

本月初七日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兵至黃土均
遇賊聞報先發吳把總領馬兵二十名接應成
龍同李千總馳至已經追散收營報明在案初
八日黎明官兵鄉勇守卡方歸忽見西山一帶
羣賊搖旗前來又聞東山一帶有賊夾攻羅把
總領鄉勇守截東面其西山一帶李千總奮不
顧身領吳把總馬步官兵百名一往向敵直至
山腰與賊對鋒羣寇退却羅把總張武舉等統

鄉勇兩路追擊趕過崇嶺四五重殺賊無算填
滿山谷間有奔竄伏入松林活擒賊首何士榮
搜獲偽劄付二段偽示稿一紙陣獲弓矢鎗砲
等器暫給營兵應用所擒何士榮併偽劄示合
差解驗有功將士兵民另文申報至陣亡把總
吳芝蘭并重傷輕傷官兵人等馬匹嗣容冊繳
尚有周鐵爪盤踞白水畝一帶成龍會同弁兵
鄉勇刻日進勦

報進兵黃岡廟文

成龍初九日同李千總等行至黃岡廟係黃岡
麻城羅田三縣交界崇山峻嶺谿谷多岐真乃
盜藪值羅田王知縣領鄉兵烏鎗手會見當晚
至麻城縣地方呂王城扎營背山面河王知縣
領鄉兵五百名成龍面諭其隔水堵截羅田境
界離二里河至白水畷二十里密邇賊穴本日
申時據生員夏京報稱本月初六日至三里畷

接見蒙囑京督守隘口京巡守木穉河見賊業
豎旗放銃被京趕散獲紅旗一面據此合將進
勦地方日期并紅旗解報

進屯呂王城諭各區

照得叛逆何士榮自長沙潛歸何家堡以僞劄
蠱惑愚民本府聞報初二日進山賊已往白水
畝合夥初七日復轉至黃土坳值羅把總領馬
步官兵各堡鄉勇堵截死賊奔竄入山初八日

黎明輒敢搗旗下山李將爺統馬步兵迎至山
腰衝鋒陷陣羅把總張武舉領鄉勇兩路追擊
趕賊踰山三四重殺獲無數盈於谿谷活擒四
十八人審明梟首內有李有實之子李森僕來
兒其餘多係何族叛僕惟賊首何士榮并偽劄
二段偽示一張活解撫部院轅門發落初九日
本府會李將爺統兵直抵呂王城羅田王令領
鄉兵五百餘人沿河扎營助戰大勢已定鼠賊

難逃合行曉諭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爾等
前奉密諭督會各區鄉勇今已齊集什子砦左
右但四面鄉兵各有統領貴約束嚴明方調度
得宜若混在一處勢不相下死賊乘釁肆害或
潛行逸脫不第勞而無功且貽後患不可不慮
之早也示到宜各領各兵各扎一營務相和睦
禁止騷擾此賊不上什子砦必走商城英霍而
龜尾八疊山甌山河爲要路夏京等守把木穉

河一帶鄭丹熊公飛守把甌山河一帶梅鈞等
守把八疊山一帶汪正緒等守把龜尾一帶如
敢疎忽放走責有攸歸丁期生童貴卿陳益之
等以及凡我士民書不能遍及者各平心公議
如賊成羣合力勦滅或聞風解散各分一路挨
堡追緝沿山漫嶺卽深林密菁俱務嚴搜拿獲
解審良民逃難者立刻釋放仍取搜尋無賊甘
結毛翊長畱軍前效力引路李大謀領兵一至

卽馳赴營以便傳各處鄉兵聲息毋得怠忽各
宜恪遵

次白水阪上張撫臺陳進勦情形

成龍守黃以來謀慮地方安危竭力軍需緩急
心血嘔盡此憲臺之所洞悉也無端僞劄煽惑
陽邏夜半船賊擄掠驛馬變出意外府城空虛
值陽邏驚後有兩座船晚停江干舉動叵測人
心洶洶成龍身肩重任分兵布置靜以待動微

倖無虞初一日已有白水永寧信息憂心如焚
勉強辦事初二日黎明兩地請援理應申候憲
命特慮稍遲數日則種類蔓延事有機會刻不
容緩況無將無兵收拾鄉民猝何能集是以成
龍當日激切叩稟卽同九人前往而弁兵十二
人偕行星夜催督保甲無如人心渙散呼應不
靈費盡心力而協兵適至當卽鼓勇進勦不料
數日之內賊已養成氣候黃土坳一陣若非李

千總衝鋒陷堅竟有不可言者也一戰取勝殺
戮三分之一初十日抵白水畷鄉兵接應咸云
什子若有賊無幾與千餘賊黨之報大不相符
鄉兵領委搜山地方已稱無事成龍爲事後之
慮周鐵爪竟無下落英霍麻埠之賊將歸何處
是必匿遁密籌深峒爲將來害也且本地鮑世
庸陳頓嶽李公茂尚未見分曉成龍一府簿書
承上接下咸屬要件再遲數日則積委塵封欲

卽回府則根株未絕死灰必至復然總之崇山峻嶺之中人易爲非四省交界之地性慣窩惡伏惟憲裁俾餘黨悉除而府事不悞幸甚

進兵定慧寺報文

成龍於本月初八日同協鎮李千總羅把總馬步官兵帶領鄉兵與賊山腰對敵李千總領兵活擒賊首何士榮押解申報在案初九日至呂王城係麻城縣境初十日至白水畝羣賊解散

無踪十一日報石壁萬野子作反羅山周鐵爪
等英霍克黨羣聚又有廣西孫延齡奸細孫麻
子在内十二日成龍同李千總至定慧寺地方
扎營相機勦滅茲奉嚴飭合先回報

移党伊二參將文

看得本月初八日黃岡縣永寧鄉黃土坳地方
湖南長沙散僞劄叛逆何士榮領賊遍扎山頭
天將黎明搖旗放砲李千總衝鋒陷陣射倒賊

旗活擒賊首何士榮獲僞劄二段僞示一紙初
九日早解赴守憲轉詳撫部院轅門發落訖本
日入麻城境呂王城扎營初十日直抵賊穴白
水畷羣賊潛匿無踪鄉兵四面搜山十一日早
鄉民報石壁萬野予作反內有廣西孫延齡散
僞劄叛逆孫麻子自稱孫將軍羅山賊首周鐵
爪卽周二黨羽并英霍二命與黃土均殺散逃
賊李公茂鮑世榮陳頓做等嘯聚石壁擾害良

善十二日本府同李千總統兵赴甌山河進剿
駐扎定慧寺地方十三日據麻城縣稟稱無部
院發兵十二三日可到本府隨扎營定慧等候
移會堵截申報在案一面布置把守各隘口鄭
丹丁奇生熊公飛等守甌山河燕子崖一帶汪
公極張輝吉何升菴等守龜山口什子砦一帶
田穀伯毛翊長等守八疊山一帶劉君亨余公
晉夏仲昆等守百神廟一帶童貴卿陳益之等

扎東義洲四面接應十四日早據麻城縣稟稱
貴府十三日至縣十三日辰時進兵本府卽刻
同李千總移營黃市地方扎營什子山下本日
途中准貴府大移偵探土賊情形賊巢在於何
處回覆會勦萬野子周鐵爪等聚衆倡亂乃其
實情石磬是爲賊巢貴府大兵前進石壁賊必
望風潰散由南奔竄有本府同李千總羅把總
堵殺惟東北一帶應麻城縣嚴敕鄉兵勿使漏

網復畱禍根如賊黨成羣負據山險宜令鄉民
前導官兵步步爲營勦賊貴其敏速進兵貴其
慎重貴府自有妙算相機審變無煩本府絮言
也

申報張撫臺文

本月十日 日報石壁萬野予作反申報在案成
龍同李千總等發兵前進十二日駐扎定慧寺
訪確羅山周鐵爪黨惡并英霍亡命又有口稱

孫將軍者查係從廣西來騎一大騾從中倡亂
鮑世榮陳頓徹李公茂俱往合夥十三日據麻
城縣稟稱憲臺發黨參將伊參將統兵於十二
三日准到但官兵從麻城縣山路進勦尚屬寬
敞徑抵萬野子家賊必由龜峰八疊兩路奔逸
成龍等應駐白水畝堵截合就申報
募擒賊首告諭

示諭士民人等知悉有能擒獻孫麻子者賞銀

五十兩如有志功名或文武生員或貢監報撫
部院題請准給至於鮑世榮陳頓徹已爲釜中
之魚擒獲來獻遵前示給賞逆產妻子李公茂
陣前帶傷亟宜獻出倘有縱放恐不便於沿路
居停卽賊黨擒獻准宥前罪照常人一例行賞
地方人等不得阻攔爭奪

又

照得鮑世榮陳頓徹李公茂造逆縱惡脅良爲

賊擾害地方民不安生與何士榮孫麻子萬野
子等結連作亂本府於本月初八日擒何士榮
於黃土均伊參府於本月十三日擒孫麻子萬
野子於石壁大憝已獲惟鮑世榮李公茂陳顛
徹周鐵爪四兇兔脫勢必匿於茂林深谷當此
隆冬嚴寒夜必舉火定露形迹日不再食則饑
必有窩主供應糧食此四賊若不殲除不惟無
以消從前良善之憤氣且以畱將來良善之禍

不況各區仗義人人與爲仇敵賊蓄憾在心亡
命結聚夜行竊盜禍所不免凡我士民久已忍
冒饑寒勿憚辛苦滅此朝食一勞永逸如有親
故情面互相遮隱殊不思衆怒難犯事久必洩
恐不能庇賊而反自受破家亡身之害也合行
曉諭嚴拿爲此示諭黃市白水畝等處士民知
悉示後嚴加搜緝以除爾等後患如有窺見踪
影力能擒獻者賞銀十兩來報信者賞銀五兩

卽親友遮送藏匿翻然悔悟爲事後之慮或擒
或報一例給賞切勿養癰自貽伊感

擒獲衆逆報文

十六日早劉君孚著鮑文子報稱拿獲周鐵爪
鮑世榮陳頤徹報明在案卽刻千總李茂昇同
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魯試羅田武舉張
尚聖前往巡緝於十八日巳時李千總等同生
員朱愷劉青藜等護解周鐵爪鮑世榮并次男

鮑自性長男陣斬陳頓徹等據稱周鐵爪係朱
愷活擒賞銀十兩鮑世榮父子陳頓徹係劉青
藜活擒青藜身帶棍傷其僕手被刃傷賞銀二
十兩元克已獲地方復安各處守隘鄉民當行
曉諭放回蘄水黃岡麻城隨營鄉兵十九日盡
諭出山歸籍惟有李公茂未獲密計擒拿周鐵
爪鮑世榮陳頓徹鮑自性四犯交付李千總解
赴守憲查明轉解成龍於本月初二日擅離府

治調集鄉兵身不解衣食不下咽老病十分沉
重於十九日扶病赴麻城縣會伊党二參將商
議地方事宜至於脅從原係良民自應安撫成
龍已體憲慈曉諭繁不過問惟有鮑世榮陳頤
徹萬野予乃麻城居民自取滅亡不無嫉害親
友扳誣良善一切供詞筆札似應投之水火以
彰天地之仁以安良善之心黃麻此舉地方安
危所繫憲臺妙算如神迅發大兵賊首一鼓成

擒羣鼠望風奔竄無有漏網憲臺威靈遐邇咸
懾匪類自此膽落封疆自此鞏固

朝廷之福生民之幸也

禁止擄掠告諭

照得入山進勦原以爲民鄉勇協助乃爲義舉
馬步官兵紀律森嚴夫何鄉兵縱肆鷄豚遍地
血淋器皿一炬灰燼甚之擄及耕牛大干法紀
合行禁約爲此示仰各堡統領士民鄉保人等

知悉務嚴束各堡鄉兵勿擅離營盤驚擾地方
至於棹椅成器之物一槩不許燒燬敢有故違
定以軍法從事且班師回府其縱放鄉兵頭領
論罪不准敘功思之慎之

禁止株連告諭

照得山寇作亂所有外省漏逆孫麻子周鐵爪
潛匿東山勾連賊首何士榮鮑世榮陳頓徽等
作亂擾害地方撫部院迅發標鎮官兵由縣進

勦本府親軍黃協營弁及各區鄉勇入山征討
前後合擊內外夾攻生擒諸逆其餘黨惡誅捕
殆盡數澤已清禍根已絕從此山畝內外太平
安樂共享

聖化高枕無憂目今鎮標官兵紀律嚴明分別善良
秋毫不犯爾等始知作善得福作惡得禍王法
天理分毫不爽可爲殷鑒合行出示爲此示仰
士民人等知悉自今日爲始一槩株連牽引盡

行禁絕各宜樂業安心寧爾室家修爾田園不
循謹之子弟早加訓誡必無益之交遊早行屏
絕消釋嫌疑和睦鄉里敢有借舊案挾制者告
發立行重處懷私報復者訪出卽寘極刑爾地
方鄉保區長卽行曉諭勸戒本府當分別獎勵
以上報

朝廷洪恩下恤爾民困苦也

上張撫臺乞休致稟

本月十九日李千總領官兵旋府解活擒賊首
鮑世榮父子周鐵爪陳頓徹四名赴守憲驗明
轉解成龍卽於十九日至麻城縣會伊党二參
將酌議地方事宜賊首咸擒東山復平劉青藜
劉君孚擒賊殺賊赴麻城屈令獻功伊党二參
將塘報訖惟有李公茂在黃土坳陣前帶傷正
在搜緝伊党二參將於二十二日班師成龍在
麻病沉已詳守憲請乞休致伏懇憲恩垂念勞

吏桑榆暮景二豎狂逞實難任事俯允題請成
龍生死感戴外弩弓樣製一張呈驗有貢生鄒
世美精曉弩製一并呈送又有黃安縣人伍家
季來黃市招安周鐵爪時鐵爪已擒當卽發回
據伍家季願招兵五十名成龍已行黃安縣批
差護送伏乞牌仰黃安縣酌議徑送轅門但目
前地方多事且有護送務期先行曉諭經過地
方度不致直跟混淆匪類藉以盡行再往可以

無驚矣

拿李公茂諭

照得大逆李公茂忘恩背義已撫復叛輒敢引
領亡命於黃土均與本府官兵鄉民對敵神人
共憤兵民鼓勇殺退老賊抱頭鼠竄迄今日久
未見地方鄉保綁送是必匪類潛通藏匿或親
友難破情面遞相容隱殊不知逆賊作反脅制
良民痛入骨髓且扯旗放銃彼何曾有親友之

情而反以恩報仇也又或愚民無知惟恐賊口
仇扳故爾狐疑容隱本府與此老賊誓不共生
爾士民各有身家性命何苦自陷窩藏叛逆大
罪合行嚴拿爲此示諭東山士民知悉示到速
將李公茂鄉獻不惟無窩匿之罪且有擒賊之
功從此地方除一禍根萬民感受安靖之福何
憚而不爲此也如再遲延本府訪確賊有應得
之罪自作自受而窩匿之家一并究治夫何說

之辭也事不宜遲亟早擒獻以勉後悔以靖禍
根

敘從征紳士功蹟詳

成龍於本月十九日至麻因李公茂未獲仰縣
丞陳希堯齎示山中遍緝於二十七日活擒賊
首李公茂細綁驢上行至破頭嶺老賊飛撞嶺
石仍扶上驢至曹家河夜半氣絕合將賊屍解
驗仰荷天威賊首無一漏網東山復靖屈令先

練鄉民守隘繼請大兵勦滅復安撫脅從人心
底定惟孫調元一賊確訪山中無此姓名除官
兵鄉勇勦賊有功應黃麻兩縣詳報外有羅田
武舉張尚聖在黃土坳與賊對敵袍袖中一鎗
子勇敢爭先現今兵部催取候差似應留憲標
聽用麻城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魯試同黃協
李千總拿獲周鐵爪等武舉李大謀奉屈令委
守隘口俱著功績且青年弓馬嫻熟均應候用

以廣羅英才渠等隨屈令叩謁伏乞憲臺驗試
齊安驛丞李德手執鐵棍膽略過人似非驛員
所可淹沒貢生吳晉爵嫺於弓馬兼精鳥銃周
維邵家養蒼頭善用鳥鎗鄒世美已考教職素
習鳥銃兼曉弩製當今用武之時以網羅人才
爲上智勇兼需若止以文字取人恐技勇之才
未習詩書屈於制科不爲國用必爲寇資如羅
田陳萬齡沉靜有勇似應拔識而免置武夫可

相繼爭售至於劉廣定蕭命福老成持重字中
素梅鈿綽有智謀貢生龔相旦武生吳之鄒歷
著功績程士極戴宗禮才德服衆黃安貢生彭
詰武生葉芳蘭勤勞王事查順治五年有暹羅
兩部院已行往例懇憲勅黃麻兩縣酌議舉行
以勵後效程鎮邦相依入山扶病籌畫貧老堪
憐黃岡縣家丁四名真旗下精甲有願謁憲轅
諸生隨屈令前赴乞霽顏獎勵外烏鎗一事吳

把總本月初一日齋銀回府值成龍初二日進
山未及料理茲奉憲諭先呈送上號烏鎗十杆
又有陳縣丞二十桿其餘陸續解用成龍於二
十九日離麻回府爲此具稟

敘功詳文

查看得黃麻東山綿亘數百里與羅田蘄水接
壤乃匪類潛藏亡命逋逃之藪逆賊何士榮來
自湖南孫將軍來自粵西假周鐵爪來自豫省

攜帶僞札煽惑鄉愚逼脅良民聚黨倡亂十月二十九日何士榮等反於黃岡之永寧鄉十一月初一日李公茂陳頓輒鮑世榮王子之等反於麻城之白水畝兩處勾連一時鼎沸成龍初二日聞風飛報憲臺請兵防禦蒙憲檄調黃協弁兵迅勦守憲駐守府城成龍同千總李茂昇把總羅登雲吳芝蘭齊安驛丞李德候選千總劉先定武舉張尚聖黃岡家丁四名領馬步官

兵前進值守憲諭黃岡知縣李經政督生員曹
洪仁等鄉勇齊集供應糧糈初八日與賊戰於
黃土坳羣賊扎營西山李千總一騎當先羅把
總張武舉兩脇夾攻羣賊敗北殺盈山谷活擒
逆首何士榮獲偽札二張解報守憲轉報在案
初九日進攻麻城之白水畝羅田知縣王光鼎
生員蕭二至等領鄉兵五百餘名把守交界隘
口蘄水知縣蔣燦委生員何翩然等領鄉兵二

百名助戰鼠賊李公茂等望風遠遁十一日聞
孫將軍萬野予假周鐵爪反於麻城之石壁李
公茂等奔竄入夥勢更燎原崇山峻嶺與白水
畎聲勢隔絕麻城知縣屈振奇因鄉勇守隘單
弱危急請兵蒙憲迅發党伊二參將星夜領兵
救援十三日入山孫將軍萬野予一戰生擒而
李公茂等又復奔逸千總李茂昇同武舉劉先
定張尚聖曾試等擒獲假周鐵爪鮑世榮鮑自

性陳頓徹并李公茂王子之解報守憲轉報在
案此役也弁兵用命士民同仇皆賴憲威赫奕
特委名將用兵神速臬守二憲聽命調度王副
將兵有紀律而同知佟世俊黃岡知縣李經政
麻城知縣屈振奇殫力除逆羅田知縣王光鼎
蘄水知縣蔣燦咸資佐理若夫千總李茂昇把
總羅登雲百總涂魁凡杜保武舉張尚聖躬冒
矢石齊安驛丞李德候選千總劉先定魯試武

生員劉青藜協力行間貢士文武生員劉廣定
彭喆李中素吳之鄒葉芳蘭程鎮邦同心贊畫
蕭命福龔相旦鄒世美鄭丹梅鈿李大謀曹洪
仁官純恭靖天德蕭二至何翩然陶之琇何繼
魯等各領鄉兵踰山越嶺苦歷風霜戮力用命
其餘練長未便細陳至於陣亡把總吳芝蘭爲
國死難忠義昭著有功與帶傷兵丁不便備敘
伏乞憲裁

嚴禁嚇詐論

照得鮑世榮等倡亂本府深入黃市領兵勦滅
已經獲解正法其餘脅從槩不追究惟有同惡
叛黨恐畱根株爲爾鄉民禍端他日報復良善
反受禍殃本府保全善類於十一月十九日離
黃市時畱一密封硃帖計拿李公茂王子之等
一十九名囑汪拱極收藏與丁企生田穀伯等
密議行事此出於神人之公憤勢不容已嗣後

李公茂王子之拿解正法熊遐先當場殺死彭
三俊等六名拿解爲兵李廣宇等投見歸農不
料人心不良輒起貪殘藉端生事遍地嚇詐民
不安生此豈是仁人長者所當爲此豈是同鄉
共井所忍爲生死切齒反令本府爲善不終召
憾於鬼神歛怨於百姓茲當新正諸神下降清
查人間善惡本府每夜泣禱如本府爲利傷命
刻剝鄉愚忍心屠戮株連無辜乞神速誅及其

子孫但上自官長下至保練咸藉本府爲名釀
惡無窮是爾等之罪卽本府之罪本府雖自反
無愆其何能免爾等罪孽深重之累及合行曉
諭爲此示仰士民人等知悉見示之後亟行懺
悔有搶擄婦女者速還婦女有搶擄牛隻者速
還牛隻有嚇詐銀錢者速還銀錢有逼索貨物
者速還貨物尚可挽回神怒苟免凶報若執迷
不悟小之得病喪軀大之闔家遭瘟絕滅子孫

不義之物仍被旁人爭奪惹得鬼哭神號而本
府亦不能逃其連累陰司罪案昭彰勿占一時
便宜不聽本府之言三日內外定有報應速宜
遵行勿自貽悔

又

照得永寧東鉉還和三鄉素稱守法良民無端
何士榮結連釀禍雖有惡少遊手附和助逆而
強半出之脅從黃土坳一陣率子弟以攻父母

天地鬼神所共切齒因之義旗一指妖氛頓掃
惡少遊手屍填山谷本府手刃四十八人以洩
士民憤氣其餘脅從槩宥不究當獻囚梟首之
場陳蕃若領回歸降脅從一十五人衆所耳目
豈有班師凱旋復行追究往事之理至於王之
仕稟稱脅從者逃匿蘄水不敢投見緣是發票
逐名招徠勸諭安插并無他意今票已銷又何
疑忌若羅把總開報投見脅從備案存查各安

家室無懷二心目今天氣陽和萬物發生農工
將動生計倍殷其從賊倖免者亟去邪返正看

何士榮榜樣豈不寒心各理本業保首領以保
妻子勿聽人言東躲西藏倘再失足後悔何及
爾鄉保士民人等切勿圖利恐嚇致此輩容身
無地本府倘有風聞定拿重處合行曉諭爲此
示諭士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後各宜遵行毋違
黃協弁兵爭功看語

看得用兵之法在乎主將命營弁出師簡授得人而士卒爭先効命未有弁不得人而兵爭効命亦未有兵不効命而弁克成功者也黃土坳之戰把總吳芝蘭臨陣死難回詳守憲請蔭卹在案千總李茂昇一騎當先胸中賊銃綿甲透孔可驗馬帶銃傷倒斃步戰殺賊踰山越嶺兵氣倍奮活擒賊首何士榮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兩脇夾攻甘勝獻何賊之衣帽腰刀功績

可嘉而實李千總之義勇膽略有以倡之也據
甘勝訴稱李千總高喊要解活的否則更斬蟻
首則李千總之殺賊入營同士卒鏖戰且擒滅
有餘力號令有餘威歷歷如睹大約兵非將無
以鼓厥勇將非兵無以成厥功則甘勝奪功之
訴無容深究也此役也弁兵同心戮力咸有功
勞可紀皆貴府仰體撫部院慎重封疆至意簡
用營弁得人健丁素蓄銳氣守備朱謾催兵進

山迅速一戰滅賊地方賴以寧謐生民賴以保
全至於百總涂魁凡眉角中一銃耳邊中一銃
兵王可先肩膀中一銃穿透尚未全愈其餘兵
丁馬匹帶傷者甚多不及細開若夫殺賊山谷
無數擒賊獻功兵民四十八人難以悉備本府
當賞銀五十兩以酬同仇之義茲准移查合并
移明詳報

東山平定勒石銘

在黃市龍潭冲付
子寨路口大石上

龜山以平龍潭以清旣耕旣織東方永寧

康熙十有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黃州太守汾陽
于成龍勒石

復張撫臺稟

軍務殷繁憲臺勤勞日昃不遑成龍坐享安逸
惶悚殊甚黃安招撫一案惟縣妥詳於初四日
方賚文到府正據詳通報聞值憲恩浩蕩軫念
投誠家口發銀二百兩當時敘入詳內譯以從

等安插縣關成龍發銀四十餘兩爲餬口之資
頗稱得所而黃翠林等一百餘名又垂涕乞降
救命情實悽慘拒之不忍人乃命委驛官李德賈
銀前往黃安買米賑濟以從等家口此官財利
分明決無侵冒之弊并諭縣安置黃翠林等以
仰副憲慈餘容再報不盡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reference.

附錄

任黃州時湖廣張撫臺來札

計十二道

東山餘孽竊發賴親翁前往撫勦料理自能得
宜府城空虛已檄令守道吳親翁赴府彈壓可
無慮也凡賊初起之時或撫或勦總以急散其
黨為主來翰所云迅雷不及事或可濟此最合
機宜古人云兵聞拙速不聞巧遲政如此也昨
朱守備文到劉青藜復有反叛之說恐屬未確

已經密檄行查親翁可密之恐未有其事徒令
已撫之人不能自安耳如有情形時望相聞前
此東山一案親翁已經加級此行惟望再著招
撫之功不佞自當同在事有功之人一併

題敘雖親翁惟以安輯地方爲心未必以功名動
念然不佞緇衣之好自不能已於懷耳

永寧肅清具見偉略其白水畷一帶不佞已遣
發党伊二叅將領兵前去此時定已抵山中矣

但撫勦並用雖屬地方官愛百姓之心然賊情
叵測方撫之後又爾陸梁似難槩以姑息施之
惟年親翁斟酌時宜務將渠魁盡擒令南人不
復再反方見綏靖之實著耳端人特布惟畱神

切切

前獲何士榮已經正法并具題矣茲接來翰又
獲鮑世榮周鐵爪陳頓徹三賊首而麻令復報
拿獲萬孫二賊首從此山中可冀廓清矣但此

番搜勦務盡根株諸凡渠魁母令遁逸其餘脅
從之衆果出無辜或可開其一面耳所拿賊首
可卽解省正法以憑具題親翁荷戈擐甲跋涉
山中賢勞頗爲繫念然以文吏而擅武略屢著
竒功殊爲欣快率此附復諸惟自愛不一

東山之役擐甲爲勞何士榮旣擒於前僞孫將
軍復擒於後已經兩次具題今俟周鐵瓜等解
至再當彙疏

題敘伍渠魁旣獲則脅從者自當招撫俾其樂業
惟李公茂孫調元未可令其漏網也省兵已經
檄撤山中善後事宜凡不佞所未及者知親翁
自能斟酌盡善耳

親翁此行東山渠魁次第就縛從此潢池小醜
自當絕影惟李公茂吳煥能孫調元須畱心審
緝毋畱根株再致萌發又所獲周鐵爪今審供
係鄧少興乃鐵爪之徒非真鐵爪也似當仍令

子行年久... 伍家季招安或設計擒縛爲囑至親翁清操苦
節綏靖地方種種勞績不佞知之甚深信之甚
篤勿以昨者守道文內小嫌遂爲介介也幸勉
之以慰繼切端此不一

黃安一案見在具題其譚以從黃翠林等已於
此內

題明安插楚省昨准制臺咨有仍令河南差官領
回之說恐非其赴楚投誠之初念似應聽從其

便庶令反側子自安已有字致制臺矣親翁可
確詢譚以從等再爲通詳可也南康之警黃梅
防禦宜周王親翁往蘄知親翁必有綢繆之商
酌也端勒不一

饑民無告最爲可憫總屬

朝廷赤子何分楚豫幸親翁卽爲安插得所或於
十二年積穀內動支賑濟卽當於疏內題明
可耳周鐵爪作何勦除并煩留意五馬爲所屬

頌結親翁加意整刷定有可觀其各屬地方苦
情不佞已銘之座右矣

歲聿云暮將屆新春矣昨具疏

請留雖勉抑孝思實爲地方起見幸節哀視事庶
慰輿情

始和布令五馬春生方深欣企頃見小抄親翁
獲鮑世榮等之功部議又加一級矣佳詞不獨
爲辛劉遺訓自當譜入朱鷺鐘歌以爲奏凱之

先聲也附候不一

接來翰湖口被陷在楚黃事勢以蘄州爲重鎮
黃梅爲藩垣廣濟添設駐防龍坪武穴須布置
周密數言已得其要矣吳守道佟趙二同知業
已起身往蘄黃協亦應帶兵五百名駐蘄或於
麻羅二守備之中速調一員駐黃梅再於龍坪
武穴廣濟三處分防聯絡以固疆圉總之江上
之賊叛將土寇烏合之衆原非勁敵况楚有九

江爲屏翰旣不可過爲張皇致民惶懼又不可不預爲防禦致小寇燎原惟親翁斟酌情形與道協商定以鎮靜爲安內之功以周密爲攘外之策而已江汛無船豈能控扼不佞已具題造船尚未准有部咨備價公買之說最爲妥協但應需船若干可速相聞以便酌量爲計九江守有回音幸卽馬上相聞其蘄州黃梅不申報情由已另檄申飭矣附復不一

前見來翰具悉碩畫清江鎮自應設防與九江
共壯犄角之勢安徽亦應發兵駐宿松等處三
面鼎峙先已咨移江西督院及安撫矣清江應
否築垣兵民分處此在親翁就近與道協商行
此時既當令兵不擾民尤當恤民量力務期斟
酌情形各得其當而已又來翰所云水陸形勝
不佞政復同心此不獨漆室之隱憂亦桑戶之
預計也今九江已經勒部堂疏

請添設提督而河南亦復增設援勦提鎮容再咨
商豫撫於汝寧光固之間或得一援勦總鎮移
駐則更壯聲援耳刻下省會召募烏鎗手幸親
翁畱神速募其新撫譚以從等可有能充此役
之人否孫賊之信政恐未確并附復不盡
守道赴黃聞相待甚好殊慰懷抱麻羅文武未
和容另申飭當此多事之時惟藉同寅協恭方
能撫輯百姓詎富有參商之見也

任黃州時總督蔡制臺復札

計二道

前者山莽竊發門下躬親戎馬殲渠撫脅克奏
膚功聞之欣躍文治武烈當今並亟可爲推轂
預期矣檐帷親賑民沾實惠以此爲祝更勝封
人也草復不盡

接來稟知災民賑救之議有裨今日急務具見
門下畱心民瘼保安地方至意當卽斟酌更改
移行撫軍司道府力爲舉行期臻實效至斷黃

一帶去荆頗遠聞見不易尚有次第應行事宜不妨條晰備陳總冀民安盜息疆土寧謐卽是無窮之福軍旅病勞交迫率此復闕并以誌門下直言無隱雅懷也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三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四

貴州書

申蔡制臺張撫臺乞歸守制詳

復蔡制臺稟

上蔡制臺用兵方略

上蔡制臺南征方略

上蔡制臺酌留營將

復張撫臺論設水師議

上張撫臺論斬黃守禦

上張撫臺論九江事宜

上張撫臺論兵事

申張撫臺請增防兵議

與吳道臺論東征方略

與鄭學憲書

陞閩臬上張撫臺

上徐藩臺書

又爲藩憲上張撫臺

上兩粵金制臺稟

八閩書

公上 康親王求罷鑛夫啟

再上 康親王啟

上吳撫臺論閩疆事宜

候吳撫臺稟

上姚制臺稟

上姚制臺議捐濟稟

附 潘司紫薇堂對聯

附 五顯嶺對聯

補遺

簡訟省刑檄

嚴戢衙黨檄

申飭招格檄

申飭差擾檄

設立木籤檄

PLATE 1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四

平江蔡方炳

後學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黃州書

申蔡制臺張撫臺乞歸守制詳

成龍謫劣庸材荷恩提拔感戴終身茲有下情
泣血上陳念成龍父兄先逝上無叔伯終鮮兄

弟玆玆一身奉侍慈幃希冀升斗以祿養親不
料任粵任蜀遠隔天涯及佐黃郡又苦卑濕不
敢迎養身羈一官心懸白雲十六年來烏烏之
私未嘗刻忘康熙十三年成龍有終養之請屢
詞告休實爲高堂母老中懷隱憂不得不爲之
乞憐也今忽焉永訣母北子南幽明殊隔訃音
馳至肝腸慘裂魂魄黯銷號天搶地欲見無由
追悔無及痛成龍母老不能養母死不能殮

前樞停中堂亡靈無依倚門倚閭死後望兒倍
切生前成龍他鄉孤哀腐心疾首淚已血凝形
已骨立惟奔喪營葬觸棺躄踊少釋終天之恨
此成龍痛哭呼號而不得不爲之乞憐也伏乞
憲恩垂憐他鄉孤哀母死無治喪之子施浩蕩
之仁慈積萬代之陰隲循例題達歸家守制三
母有靈叩感地下成龍倘邀餘生焚香頂祝卽
與母化逝啣環結草永矢世世矣

復蔡制臺稟

成龍自康熙十二年叩謁憲堦蒙褒諭之寵章服之錫恩逾格外誠千載一時也十三年代覲復任值南寇蠢動湖北震驚地方多事軍務繁劇未能趨謁罪戾殊甚自鄂至黃終歲靡寧成龍心血已枯筋力盡竭龍鍾堪憐通詳乞休未荷恩允強勉從事每多疎漏至於羅田文武互訐關係地方成龍何敢一刻放懷此事急則

此相激緩則意氣自平况均係貴族子弟忿爭之日少親愛之日多茲屢奉憲檄不敢久稽謹將大略申覆伏乞憲鑒

上蔡制臺用兵方略

成龍受知遇之恩雖竭犬馬之力無以報稱於萬一然年邁氣衰力不勝任况當軍興旁午之時猶非太平腐儒可坐理也伏乞憲臺垂念數月奔走恩全離任成龍得與十四年濶別之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母妻子再相聚會闔家焚頂無旣然時事孔棘
憲臺膺封疆重任宜亟爲

朝廷計安危也用兵之法察天時審地利有守有
戰有攻有奇有正有緩有急知己知彼以逸待
勞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數者不可不審也今
天下之大勢在荊州據長江之險賊不能憑空
飛渡相持數月金風一起川湖之賊必兩路爭
渡彼利在戰我利在守以逸待勞賊氣自奪若

我兵先賊而渡江未爲勝策我欲渡彼必備安
能保其萬全倘或賊有狡謀陽示之以弱而伏
勁兵于澧常間我兵不揣虛實踴躍爭先入其
穀中則危甚在我無必勝之勢而進退失策此
知已知彼渡江之戰在所當緩者也岳州對壘
勢足相當水陸更宜增兵以守爲戰勝負難決
然曠日持久將若之何目前陽平已復蜀無可
據勿拘六月不興師之例乘勝而入進可以戰

退可以守蜀中空虛鄭蛟麟老儒其餘浮夸之輩無智勇之將先之以撫繼之以戰蜀可傳檄而定大兵直抵遵義而黔省震驚三桂必退守貴陽然後荆兵渡江以尾其後必勝之局此奇兵在所當急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至於武昌受病在通城小路須委老成將官鎮守勿騷擾民間收拾人心將平江一帶土寇撫而用之探長沙之虛實藉鄉民爲引導而長沙可襲

取矣然後請偏院坐鎮乘便招撫銜辰寶永亦
足以奪賊人之膽而壯我軍之氣矣

上蔡制臺南征方略

四月內聞憲駕渡江南征兵威振厲成龍不勝
雀躍用兵三年見此義舉然以江湖水漲暫旋
天戈此誠審酌乎天時地利識兵家進退之機成龍
儒生也未諳軍旅之事第以素所見聞上瀆憲
聰兵家之要有戰有攻有守今日長江之險古

稱天限南北者也守爲長策然非徒守之而已
須訓練士卒常有必戰必攻之勢若止使之把
守要隘何異乎逍遙河上也訓練之法非止騎
射鎗銃之末務五人爲伍十人爲什自管隊至
百總把總千總守備上下相統休戚相關將知
士意士識將心如身之有臂臂之有指呼吸貫
通一旦臨陣晝視旗幟夜聽聲音可聚可散仍
可散可聚而終不可亂兩軍對壘如手足之捍

頭日子弟之衛父兄是訓練之要圖此議涉於

迂濶而實非迂濶也守備親乎千總千總親乎

把總把總親乎百總百總親乎管隊管隊親乎

士卒士卒雖衆然由管隊層累而上則頭領漸

約風雨晦明同其甘苦鋒鏑死亡共其患難古

大將吮疽投醪用斯道也水師營亦然但水戰

之法久缺不講似宜大小船隻相間以便利爲

上計總之兵不在多關夫子用刀斧手三百岳

武穆用步兵五百以少禦多誠得乎兵心而已
將將之法亦無異是目前

國用匱乏最爲喫緊則屯種當議舉行荊州用武
之地必有荒蕪之田以守兵輪流耕種如臨江
一帶九十月水退種以大麥至三四月水漲之
時即可收割其餘高阜之處種以粟穀不比水
田多費人工勿先計收穫多寡實意行之自有
功效亦可助

朝廷些須之費而亦不曠乎兵務當此

主憂臣辱之時憲臺爲封疆大臣責任綦重拔武夫
於行伍之中寄以干城腹心之任古人有行之
者至於通徹占候曉暢謀略用兵已久草莽料
不乏人虛心延訪使貪使詐此又運籌帷幄之
要着也成龍邇來老病纏綿憂時心切不克躬
親叩謁恭陳芻言未知頗合時宜否

上蔡制臺酌留營將

竊照黃州西接武昌漢陽東連九江安慶長江
一帶亘綿數百里上以鍵荆岳之門戶下以搯
潯吳之咽喉實屬要害之區當承平之日黃州
原設副將一員額兵六百六十名分汛黃岡黃
陂麻城黃安蘄水羅田六縣蘄州原設參將一
員額兵四百五十名分汛蘄州廣濟黃梅三州
縣而黃協所轄地廣兵少常有鞭長不及之虞
康熙十三年滇黔告變人心叵測麻城羅田壽

爲盜藪憲臺慮周萬全

題請黃協添設守備二員分防麻羅各召兵三百
名因蘄州勢踞江干密邇黃州議裁參將一缺
畱兵三百守備管理而統轄於黃協彼時江右
無驚議設議裁緩急適宜嗣豫章用兵憲臺審
時度勢請復蘄州參將一缺兩牘補陳無非爲
朝廷封疆起見部議相左蓋以九江有提督坐鎮
而江右已漸次蕩平也然今日之憂又不在水

路而在陸路聞江右寧州告警與武昌之大冶
興國接壤不無震隣之恐查大冶從小河出黃
石港直抵大江在黃州之下蘄州之上興國從
富池口直入大江在蘄州之下廣濟之上雖賊
寇不敢猝犯但恐大冶興國受敵而沿江一帶
須處處隄防以一協鎮遙制九屬之水陸瞻前
顧後不無可慮莫若暫畱雅參將坐鎮蘄州府
分汛蘄州廣濟黃梅而對江之興國等處亦得

專謀隄防黃蘄協力聲勢相援兵威自壯防禦
自密不惟黃州鞏固無憂卽武昌之屬邑亦可
恃以無恐伏乞憲臺爲封疆謀萬全因時制宜
暫畱營將輔車相依以成不可搖動之勢如欲
必裁或俟事平再議可也

復張撫臺論設水師議

用兵之道審時度勢陸路以騎兵勝水路以舟
師勝自湖南失陷長江之險賊視耽耽相其機

宜設立水師誠爲要務荊州重地武昌省會水師二營

題請設立可謂無遺策矣惟蘄黃一帶上接荆鄂下扼潯吳爲全楚門戶水師不可不亟爲之議然增設水師必廣招募而募一兵必增一兵之費當

國用匱乏何敢議增查道士泐一營處黃州之下流踞蘄州之上游現設兵三百名原稱水塘或

可易爲水師似不必增兵止易其名習其技便
壯南北之雄圖也如云兵寡難成營制或將蕪
州已裁兵一百二十名補入道士泐共兵四百
二十名統以名將聯荆鄂而制潯吳思患預防
審時度勢之長策誠有如黃協鎮改設水師之
議允合機宜第議水師必議舟楫若復新造工
費浩繁便難舉行或將岳州新裁水師營大船
議發十隻儘可足用再查道士泐原設防江小

船以濟之大小兼資聲勢自赫守禦自固茲奉
查議理合悉心籌畫伏候憲裁

上張撫臺論斬黃守禦

前九江湖口情形乃斬營千總等員塘報十三
日晚投之王協鎮請成龍會議通報速發郁千
總帶兵一百名駐扎蘄州北關前哨偵探成龍
於十四日賫書差役前往九江府知會逆賊實
跡救援機宜俟役回另報第黃梅與九江密邇

蘄州旣與黃參將密議竟不申報是視地方大
事爲戲局乞憲嚴飭十四日成龍據協移復行
詳報請守憲并江防同知未蒙憲示十五日奉
憲牌備船二十隻成龍自合遵行但民船備用
終非永久之計成龍欲備價公買爲緩急之需
特苦貧乏不能濟事且古有水師似宜倣而行
之黃參將已經裁缺赴部改選王協鎮自應速
往蘄州整練兵馬黃梅空虛亦應特委專員領

兵協守城池以壯聲勢廣濟無城恐人心驚恐
弁兵均應駐防今日事勢以蘄州爲重鎮以黃
梅爲藩垣龍坪武穴正用兵扼要之地布置須
周密事屬萬緊統候憲裁謹獻地里圖一紙祈
察收程鎮邦已至正資助理爲此具稟

上張撫臺論九江事宜

看得

禁旅南下逆賊自然聞風竄伏目前正可從容綢

終黃梅爲武黃下游門戶今據該縣稟稱恐發
兵駐防則城內之廬舍人民難保萬全爲慮誠
切細閱形勢湖口與斷腰近清江鎮與九江近
莫若發兵駐札清江鎮守與九江聲勢相連可
以大壯兵氣湖口離安慶不遠或移安徽撫憲
亟發精兵駐防則三面鼎峙彼此相倚可保無
虞至於清江鎮似應築兩土垣兵居其一民居
其一庶兵民不致混雜統候憲裁

上張撫臺論兵事

守憲十七日臨黃十八日有南康之報聞邵千
總領兵赴梅成龍深切心腹之憂請命守憲立
刻發兵當日給散兵糧借支黃梅草銀二百兩
營兵方束裝而憲命適至船隻不足李知縣帶
家丁夜渡樊口十九日天明船集大小共四十
隻大船給銀三錢小船給銀一錢五分文武臨
江釃酒誓師頗有投石超距之勢又聞邵千總

往靳無復可慮守憲優禮相待較前迥若霄壤
一應事宜守憲協鎮爲政成龍與中軍料理府
事如有緊要機會亦不敢坐視緘默六安州麻
埠地方土寇倡亂與麻城東山爲鄰羅山解散
餘黨無人安插三五成羣由麻城潛入東山六
安之界利在守隘羅山之黨利在驅逐聞風已
報守憲仰候布置羅田麻城文武不睦麻城文
弱武強羅田武弱文強事處兩難調停無術九

江江守書到馳報船隻目前買備尚無定局統
冀憲鑒

申張撫臺請增防兵議

竊照黃州地方寥廓水陸兼防原設協鎮副將
一員額兵八百六十名分汛黃岡黃陂麻城黃
安蘄水羅田六縣昇平之日尤虞地廣兵寡盜
賊竊發自滇黔告變地方多事麻城羅田已新
設守備各一員募兵各三百名無庸協兵防守

查千總羅登雲領兵五十名防守石人嘴把總
賈思玉領兵五十名防守黃陂千總郁某領兵
一百名防守陽邏府城止畱六百六十名各塘
汛分防不足議撥羅田兵五十名防守石人嘴
撤兵回協分守各塘目前江右寧州告警大冶
興國有震鄰之恐黃州沿江倍宜慎加巡防麻
羅營兵不時聽候調遣茲聞督部院撥麻城營
兵五十名駐防陽店但大冶興國與黃州一江

相隔處處需兵防守以黃協一千四百之兵尚
恐不足分防尤望蘄州雷將協力若調麻邑之
兵前往楊店則兵勢愈分防汛愈疎況楊店係
德安地方尚屬內地或德營撥兵五十名亦可
以資彈壓也成龍本屬文職不宜越位譚兵但
文武同城安危與共凡有關於地方者未敢坐
視不言統冀憲裁

與吳道臺論東征方略

成龍自前月二十七夜星馳賫送僞劄後二十
八日晚賊突然至陽邏不知何來飄然而逝不
知何往十一月初一日忽報黃岡永寧鄉有警
界連麻城東山恐陽邏之賊必然入夥則聲勢
益張九江有重兵黃梅無事蘄州賴憲臺駐鎮
威德宣布當自萬全止須畱兵百餘以資協守
府城空虛祈會商王協鎮回師與成龍密議布
置更祈密授方略初一日已有稟報撫憲轅門

專懇協鎮旋師用藉彈壓調度再懇憲臺迅賜
臨黃封疆倚賴東南安危在此一舉成龍惟撫
命入山躬彰捷伐亦可紓憲臺內顧之憂也可
勝拳切之至

與鄭學憲書

初七日忽捧憲諭諄諄誥誡念桑梓之末員薦
以家人父子之厚誼感激之下倍增酸楚成龍
年邁力竭沉滯苦海遙望白雲肝腸碎裂祇因

撫憲恩深義重不敢云瘁地方事務各屬年少
恐不諳練事事關心至於蘄黃原名盜藪數年
以來躬親稽察不遺餘力水陸頗靜近日諸兇
口稱成龍養高必不冒險敢於私臆橫行若不
出其意外破其惡膽將何底止扶病巴河之行
非得已也卽身居署中未嘗不心馳境內出入
勤慎之諭真令人痛哭流涕事出無奈將若之
何如此嚴密尚有諱盜不報之弊訛傳高尚實

屬本心但目前難以卸肩相度時勢或終不免
此一著耳承惠種種尊者之賜不敢告却解衣
之恩當佩服終身敬望駕臨齊安未卜福星何
日照臨也

陞闕臬上張撫臺

成龍受知遇之恩卽天地父母何以踰也淪骨
浹髓莫可名言昨叩別慈顏痛不能割于焉永
訣肝腸碎裂蒙笑語之燕醉飽之德愧莫能承

復蒙清問俯及敢不罄抒素所見聞仰贊盛治
但恐芻蕘鄙言無裨高深伏望鑒宥焉自十三
年禍亂之初正憲臺蒞政之始承平日久人不
知兵一時風鶴處處城郭蕩空若非憲臺鎮靜
屹如山岳彼時乾坤不知作何光景也焦心勞
思選將守鄂呼吸之頃轉危爲安復請侍衛之
兵大彰

國威上緩徵之疏收拾人心試問今日之天下金

甌如故者誰之力也憶昔逆氛漸逼江夏城門
之外文書不能行兼以糗芻匱乏費用浩繁天
降災殃淫雨如注慷慨悲傷此成龍之所親睹
也尤憾奸宄喜亂內變紛生大冶煽禍於前東
山接踵於後嗣江右諸邑失守南北震驚漢口
黃岡麻城黃安攘臂蜂起憲臺發策指使用兵
如神勦撫兼施保有疆宇

題請恩免逆首家屬用彰

朝廷不殺之仁至於脅從罔治視僞劄如棄紙反側自安又其餘事矣

皇天在上毫無佞諛之辭兼以天災異常洊遭水旱請蠲請賑苦無寧晷數年來享平安之福殊不知臥薪嘗膽之苦也從前功德累紙難盡目前事務較昔倍苦官民交困不忍不言如轅門瑣屑細事無關地方安危似不必煩憲慮也圖治之大要在用人行政而已用人之權雖出自

朝廷而激濁揚清之法又在封疆大臣操之但知
人則哲自古爲難賢良佐理易與爲治監司爲
憲臺耳目朝夕籌畫

國家大事最爲喫緊如驛傳襄陽二道皆正人之
選倚爲心膂自可相與有成守令爲親民之官
時加勸勉人孰無良且八法具在敢不自愛而
勞苦之吏亦宜拔擢一二以快人心以示鼓勵
如彝陵知州身履危險之地黃梅知縣躬親奔

走之苦日久神疲情狀堪憐前任漢陽江防修
理沙船傾家助

國均難泯滅倘徼特典則人人自奮於功名之路
罔不捐軀報効若夫各府屬員難以盡知不敢
冒昧上陳此用人之大要也行政多端目前苦
累惟在軍需

王諭一頒時刻難緩然寓仁慈於催辦之內寬一
分則軍民受一分之福一切木料油麻鐵釘等

項先查經理衙門存剩幾何勿令沉匿尚需用
幾何量其多寡確實分派勿令浮冒凡司道分
派數目申飭詳報以俟開銷之日徹底對查則
沉匿浮冒之弊可杜而吏書不敢作奸至採買
米豆等項現在發價申飭司道不許牌內開如
價不足另行補發字樣此係騙局陽爲君子陰
爲小人止許地方官照時價買解造冊報銷如
有浮冒者痛加駁減如大部奏銷之例則公事

易辦而官民無平空墊賠之累至驛站之事苦
於倒追各驛官無隔宿之糧而拖欠至成千累
百號天泣地不可聽聞將何以周恤各屬吏員
奔馳軍前枵腹從事內不能顧妻子外不能贍
跟役衣服襤縷殊無居官之體將何以存濟排
夫數減差使日增累及烟戶漸已逃避將何以
調停大江舟楫乃商賈血脈之路封船不已船
戶潛匿商賈絕跡將何以疏通漢沔一帶堤受

水害百姓流亡將何以修築長江上下塘汛無
兵盜賊必致橫行將何以預防湖南一日不復
軍供一日不休楚地居民日就剝削患在肘腋
將何以籌度楚民健訟頓輒傾家敗產縱有一
二富室破壞不堪將何以禁止事務多端難以
枚舉此行政之大要也若督臺帥師洞庭焦勞
殊甚鬚髮半白尤賴憲臺同心戮力時勤寬慰
此又封疆大臣利害與共視同手足之誼矣若

察核官吏下及衙役此太平之常事當今日極
苦極累之時更冀憲臺寬其文法思先於威俾
各屬黽勉圖治咸樂寬平之化成龍歸休丘園
遙相慶幸冗言瀆聽曷勝惶悚緣奉下問不識
忌諱統乞憲鑒可否採擇施行若吳逆寔誅天
將悔過蕩平可望憲臺凌烟之慶成龍身在草
莽亦與有榮施焉

上徐藩臺書

兩接諭命讀至苦海陷穽之句不覺痛如刀割孰料時事一至於此曾憶去歲五月內成龍謁言切諫明知時事之難處而瑣瑣慮及此也憲臺亦憶及此乎已往不諫來猶可追時事雖不可爲而尚可及早圖之也成龍又有芻蕘之言深知不足聽而又不忍不激切言之也惟望憲臺俯閱裁酌可否實意行之爾今日財用雖有餘不足兩者而已酌盈濟虛補偏救弊之法古

人行之今人不可倣而則之乎懇憲臺大舒胸
臆勤惜分陰全副精神注於會計念茲在茲日
積月累彈兌勿落他手支放必須躬親登記莫
緩時刻非孳孳爲利也亦以云救也若愁悶日
集毀言日至一味放倒將來何以處之其緊要
之法有三焉一曰覈實數傳集經承清查錢糧
民賦不足幾何協餉不足幾何捐納不足幾何
立爲欠數著經手軍需書吏清算各項軍供應

開銷幾何立爲存數再將在庫在內已發銀兩
徹底清查某府州縣有已發之銀某等如修理
杉船之類某府州縣有發買之米如黃岡蘄水
二千兩之數查明立刻催解立爲存數以所有
抵補所欠尚有不足幾何復查在省棕麻板片
等項已用實數幾何未用存留幾何俱係有用
之物料查明交付武漢兩府因便支用一以省
另買一以作實數可杜藉端盜賣之弊已聞有

盜賣鐵斤者不可不蚤爲之計也一一確查然後一手出入節次省減量入爲出雖有吝嗇之名可免陷穽之累矣一曰親吏書

朝廷之有百官百官之有吏書一也百官之內豈乏不肖吏書之中豈無賢者亦在因才器使而已耕問諸農織問諸婢必然之理一身之精力有限衆人之耳目無窮各執事分辦於下一人察核於上彼焉度哉但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

用人勿貳古之道也樂彼之園其下維籜古之
言也好而知惡惡而知美衆吏莫不樂爲之用
何憂財用之不足乎若寂處尊嚴屏絕吏胥止
有一二親信恐利歸他人禍歸一己種種弊生
不可救藥矣一曰閱文書藩司爲一省總滙衝
門百官之賢否民生之休戚歲時之水旱民賦
之起解軍餉之領支俱屬望焉文書隨到隨閱
隨閱隨行則百官畏其丰裁民生保其性命水

旱賴以調劑民賦軍餉無守候稽滯之怨若不
勤加拆閱則諸事塵積一二奸吏伺其喜怒賄
行文書利歛於下怨歸於上縱財賦雖無可慮
而陷穽愈不可測矣更望親近正人君子相助
爲理神氣日清名譽日彰功名置之度外禍患
杜於將來以上瑣言出之痛腸惟台鑒焉咸龍
行矣承憲臺贈言讀不忍終及見詩如見我之
句灑淚沾襟閩楚之隔山川之遙後事不及聞

知且成龍年踰六十邇來多病又恐有生死契
濶之痛矣臨別未面後會無期黯黯魂銷不知
所云敬呈俾句誌別惟憲臺見之一如見成龍
焉

又爲藩憲上張撫臺

成龍任道日淺衙門事件亦少經護道查明已
具結申報訖惟任府治五年錢糧軍餉等項例
應統爲查核近日藩司行查黃州府出具並無

未完事件印結合據結申繳成龍任內之事俱
已明白應赴新任且閩役於本月十三日到黃
迎接不便久爲逗畱前藩司劄云回荆查明詳
請憲臺批允發憑迄今未知查明詳請否尚有
十六年八月內買豆一事當時議定買豆十萬
石成龍具六萬兩印領一紙藩司止發銀一萬
兩買豆二萬石此項豆銀黃梅領銀七千兩買
豆一萬四千石景照磨領銀三千兩買豆六千

石俱已交收清楚而六萬兩之印領未發今歲
領買豆銀二萬兩此項銀兩鮑同知領過一萬
兩景照磨領過四千兩尚有銀六千兩服同庫
官吏收明司庫而二萬兩之領未發又有修理
沙船一案借司庫銀一千七百五十兩印領三
紙據前任郭同知云止收過銀一千兩此項銀
兩黃州府俱已承當而一千七百五十兩之印
領應行查發九月初旬姚監生赴荆清算過落

司於江夏面云回荆查發手劄又云各領應存者存應還者還斷不貽慮言詞凄楚讀之不勝痛切僚屬之情利害關心但

朝廷餉銀理宜逐一清算爲一了百當之事此成龍爲藩司慮又不得不爲一身慮也乃成龍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者也統望憲臺始終曲全爲拔救之法昨聞憲臺嚴聲厲色乃一片婆心實意教訓而藩司不勝氣短惟恐愧悔之下事

件頭緒繁雜急不能理必至寢食俱廢而大事
愈不可問矣成龍愚見莫若相其性情而節次
清之但荆南路遠事多遲滯懇憲臺啟請糧道
暫赴荆料理星夜調回藩司朝夕面商溫言寬
慰令其心志舒暢愁悶暫展喚經手錢糧吏書
逐日清算限期歸結則錢糧之出入多寡有無
水落石出縱有差錯逐案清補事尚可爲也若
不蚤爲籌畫必至債事苦至此極矣藩司止有

一子不幸早逝嗷嗷母妻天各一方內外憂傷
又無親屬解慰將來作何結局又成龍之晝夜
不寧而總總過慮者也印領一日不發成龍決
不敢輕離黃州赴任違限之咎甘心受之成龍
執物鄙見未知有合時宜否

上兩粵金制臺稟

成龍才劣數奇蹇仕粵西蠻烟瘴雨孤身七載
幸蒙知遇千載一時榮膺計典格外提拔迄今

回想叩別瑤堦叮嚀勿變操守不覺痛切肝腸
及赴蜀任荒涼情狀滿目悽愴踏勘楠木踰山
入箐奔馳百日轉秩黃丞雖屬冷曹而逼處盜
藪驅除撫輯倍費心力刑名繁劇日昃不遑兼
理黃漢捕務苦肩重任又兩值代覲奔走雨雪
又經五載蒙蔡督臺識拔特賜章服仍膺異數
告誡勿變操守一如憲命成龍不覺痛切心腸
無端滇黔起禍南服不靖成龍覲畢星赴軍前

代理武昌事務適量移建寧守張撫臺畱任鄂
郡因浮橋一案叅黜值麻城土寇生發委任撫
勦題授黃州守一切軍需躬親料理神疲力竭
南賊潛入黃地煽惑肆逆領兵進勦焦心勞思
鬚髮盡白事平乞休屢詳未允勉力供職以報
兩臺今日之知遇卽以報憲臺當日之知遇也
更瀆陳者目今西南鼎沸而東粵一省隔斷滇
閩之聲援天下安危所繫憲臺一力保全真祈

謂

朝廷封疆大臣矣自豫章告變粵東孤立一方四面受敵竊甚憂之幸江右蕩平則東粵軍威倍壯頃聞邸報西粵撫軍克復梧州須善守之平樂灘高水險不便進兵宜密訪別路出永州一帶可以直抵桂林舊右江黃守道素蓄膽略陷入賊中必有歸意倘得內應孫孺子不足謀也舊線將軍未卜存亡此老若在可與黃協力至

於馬雄成龍料必附賊羅城溫守備久在標下
習知馬營虛實倘起兵柳羅間襲取慶遠徭獍
聞風響應是亦搖動彼地之一策也惟恐細作
難得其人耳成龍治斬黃頗稱寧謐荆岳相拒
邇來鄖襄多事亦已合兵會勦江右寧州失守
不過土寇作祟無有大患秦中賊勢略已斂跡
天下事全賴憲臺諸大臣盡心區畫兵不可輕
動機不可輕失相度時勢戰守自有機宜成龍

愚瞽下吏沐恩高厚夢寐難忘茲因便羽特將
成龍前後艱苦備陳兼述時事以表鄙忱臨稟
不盡瞻切

八閩書

公上 康親王求罷鐮夫啟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八日據福州府知府蔣
璫海防同知蘇佳嗣糧捕通判林有蘭呈據閩
縣知縣祖寅亮侯官縣知縣姚震會報稱本月

二十四日蒙撫院傳奉

王諭令職等照舊撥給各旗官兵劊草人夫職等
以未奉院檄難以撥派民間隨因出師行逼職
等不得不再行請示至二十七日各旗官弁兵
甲填塞縣堂刻着職等撥派劊草人夫職等以
此項人夫前係督院具題禁革未奉上文不敢
擅撥當經面稟參贊大臣併各司道職等於二
十八日具啟

王爺聽候批示間詎合城內外諸色人等傳聞仍
取前項人夫以大兵雲集徭役繁重民命不堪
突然廢業罷市喧泣街衢事關地方理合詳請
乞賜示禁庶地方得以安堵等緣由到司道據
此職等隨卽傳喚保甲人等查詢據稱大兵剿
草人夫子民竭力已久前蒙

王爺天恩軫念小民困苦特准豁免實蒙再生不
擬昨二十七日旗兵復向兩縣取撥小民典鬻

已竭委難再支因此驚惶廢業號乞轉懇

王爺等語職等卽曉諭令其照舊開市安業外但
閩省殘黎困苦已極業蒙睿鑒豁免各旗薊草
人夫百姓邀恩已久今應否仍准照前免撥此
出浩蕩洪慈職等身任地方理合啟請

王爺睿裁施行

再上 康親王啟

竊照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

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而已孟子
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
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國與民相倚之切千古誠
不可誣也我

親王爲國家之大宗實維城維翰之所攸賴因滇
黔背德東南煽動

皇上命將出師審浙閩爲東南重鎮熟知

親王仁育義正可當大任授閩外之寄以平定東
南是卽

太祖

太宗

世祖章皇帝之所式憑也我

親王毅然受命簡師閱旅平復浙疆直入閩關醜
類望風効順海逆遠遁救斯民於水火之中登
之衽席之上神武不殺古之用兵無以逾也數

年以來小民歌頌戴高履厚莫知所報十七年
海逆偶爾犯順旋即驅逐而小民獲有寧宇無
非

親王愛養斯民之所致也邇來京師地震

太和殿災

皇上憂勤惕勵下罪已求言之詔惓惓以愛民察吏
爲念且北直江南山東河南處處告饑賑濟之
旨日頒豈不知滿漢兵馬從征日久勞於王事軍需

浩繁內帑告匱難於供給而愛民心切未嘗因
之而少置也

親王爲朝廷宗臣鎮靜海邦地方寧謐

皇上少紓宵旰之憂者惟

親王是賴我

親王體

皇上之心敬

天畏災屢諭滿兵毋擾百姓煌煌

王言下痛民隱上徹

宸聰是又

太祖

太宗

世祖在天之靈所喜悅也職司成龍年逼桑榆受

親王知遇之恩無以報荅惟審人情願逆之故敬

獻狂瞽之言乞

親王俯念

國與民相倚之切以一夫不獲曰予之辜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爲保邦致治之本爲回

天慰

祖之實以尊

朝廷以服海醜莫是過焉成龍章句腐儒不識治體冒昧瀆陳伏乞

親王睿鑒施行

上吳撫臺論閩疆事宜



成龍山右腐儒未習軍旅然謬任閩職已幾一
載切知生民之塗炭皆由海逆之憑陵此賊一
日不滅閩疆一日不寧憲臺勞心焦思圖報

朝廷知遇之特恩拔救閩省之殘黎必殲除海逆
以底蕩平因之殫心籌畫以難與慮始之見爲
一勞永逸之舉修理戰艦製造軍器夏不避暑
冬不避寒且浹洽歸誠交驩平勃一片苦心未

嘗一刻忘

朝廷也茲戰具齊備厲兵秣馬擇吉興師將見澄

清海宇又安邊疆在指顧間也成龍雖屬眊曠

踴躍懽欣慶太平之有日矣然不揣狂瞽爲撰

外必先安內之議未知有當憲鑒否敢敬陳之

一省會根本之地不可不慎也閩民姦詭而好

亂多圖徼倖爲不終朝之計逃兵匿寇竄伏閩

左乘便思逞遷民窶夫室家化離一呼易叛歸

誠者雖多革心而歸農者豈盡化眼憲駕南征

腹內空虛么魔窺伺實繁有徒雖

王師靜鎮可保無虞而南台種類雜處人心易爲
煽動倘有小警未免煩憲臺閩外之慮此林鼎
陳德楓二案似當早爲處決以絕觀望者也

上游形勝之區不可不固也延建邵武爲八
閩咽喉米穀所由輸運商賈所由流通邇來山
寇出沒建郡之浦陽崇甌等縣咸受荼毒延邵
二郡順昌光澤均遭侵犯至於杉關要路民不

安枕商旅視為畏途各協守兵惟知按月索餉
不知所守何地所防何賊且江紀楊一豹二賊
日以歸誠為餌而焚掠倍慘憲駕南征彼復何
顧忌雖尚將軍駐建可恃無恐而延邵之間鞭
長不及二豎必更有一番計算目前古田已藏
逆種永安復報寇黨順昌尤沙尚畱燃灰倘有
小警又未免煩憲臺閩外之慮此順昌杉關似
宜各設防兵三百名以資守禦尤沙似宜分兵

數十名以伺釁隙者也

一各營分守之兵不可不練也

國家養兵期於禦侮未有止以迎送往來守汛瞭望空糜糧餉爲者近稽兵籍郡有鎮守邑有分防星羅碁布如常山之勢然細加察核或調赴漳南或搭配水師或分防塘汛在伍之兵實有幾何憲駕南征各營必逸豫高枕惟計餉銀之完欠誰復驗弓馬之生熟倘有小警在伍之兵

寡而未必精在汎之兵呼而未必應又難免憲
臺闢外之慮似宜爲綢繆之計亟加申飭務
在伍實兵若干名時加操練寡而期精在塘之
兵若干名日加稽查呼而期應各成一枝勁兵
互相聯絡以通聲氣以資禦侮以備調遣者也
至於海上形勢憲臺久已洞悉成龍何敢妄陳
戈矛所指勢如破竹以紓

九重宵旰之憂酬知遇之恩建蓋世之奇勲鐫功名

於鼎鐘此成龍之雀躍欲狂者也統祈憲鑒

候吳撫臺稟

憲駕出征爲

國受勞成龍逸居省會無刻不厯諸懷每閱南報

陟天馬屯崇武披草萊剪荆棘驅除游逆安撫

降丁爲水師先聲憲臺社稷臣也破海壇越江

陰戰湄洲泥濘之間真可謂一月三捷矣三月

朔日廈門露布除

兩朝之逋寇建蓋世之奇勲從此海不揚波民獲
寧宇用紓

九重南顧之慮成龍喜躍如狂更竊有請焉臺灣尚
在宜爲善後之計或云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
不足耕此眉睫事也久之必爲廈門憂武侯擒
縱之策正在此時銅鼓之威海內咸仰望焉成
龍不識時勢謬陳一見乞憲裁酌畫

國家久安長治之圖萬世將倚賴之矣但憲臺冒

陰雨觸海風晝夜靡寧聞憲體清癯成龍寢食
不安區區下情望爲

朝廷保重統祈憲鑒

上姚制臺稟

本月初三日捧讀憲檄爲大計一案以和衷爲
惓惓是誠大臣之體

朝廷之福也成龍老邁迂儒不學無術歷仕二十
年縱觀古今名賢身任國家大事無不同心協

力相濟以有成者况閩省之危岌爲何如地閩
民之殘疲爲何狀也謹將大計一事緣由備陳
之部文大計以一月爲限期成龍於十月初旬
患病告假而大計賢否高藩司差役守催成龍
以老病列款移司通詳則大計重典成龍事不
能理也適高藩司有楚省之議撫臺以揭內不
便列名十月十九日催成龍議事卽以藩篆相
付成龍以病辭未允彼時二十五日大計之限

滿矣二十日催迫任事二十一日受篆二十二日卽以大計請命撫臺隨詢主稿之例成龍未經其事卽傳吏書問云軍政乃憲臺主稿大計乃撫臺主稿也復檢查舊案歷歷不爽撫臺方諭吏書速行此成龍在坐

天日共鑒者也成龍又以地方多事屬員爲軍務所苦且一年之中已被劾八員此番似難過刻乃成龍所力懇者二十三日卽開列三員通報以

副限內之舉是大計緣由歷歷有案可攷者也
憲臺廓達大度敬賢容衆同撫臺以定海安民
爲已任是今日閩省之封疆

朝廷所倚重士民所待命百官所畏威者憲臺撫
臺也數年來勞

朝廷數十萬兵馬費

朝廷數十萬金錢全望會師大舉以紓

朝廷宵旰之憂以解閩民倒懸之苦兩憲功名垂

於竹帛福蔭綿於子孫在此一時矣和衷之論
憲臺盛德事也成龍愚見以吹壎吹箎之誼原
無彼此爾我之形和衷之美可併不有也成龍
耳聾眼花不似人形龍鍾可厭久應在廢棄之
列何敢與言

國家事但蒙憲臺知遇之恩知之何敢不言言之
何敢不盡臨稟悚切

上姚制臺議捐濟稟

泉郡米價騰貴兵民交困蒙憲臺特疏題請捐
濟救此一方誠饑溺由已之盛心也復奉憲檄
設立站運先動憲捐銀五千兩司道府捐銀五
千兩在省買米五六千石星夜運泉如救焚溺
實爲

朝廷兵民實爲

朝廷封疆籌畫周詳成龍奉命竭蹶遵行撫憲并
念泉郡米貴協濟難容刻緩諭查延建邵三府

從前發餉買米尚有四萬石委糧道星往清理
督運又恐府縣米石一時難清聞餉銀四十萬
將至諭糧道於省餉十五萬內留三萬兩迅爲
買米期於無誤急需是撫憲熱腸同憲臺苦心
兩地合符也值省會米價亦陡至二兩一二錢
以外成龍虞在省買米則米價必爲興化之續
若候上游米到又難副目前之急隨懇撫憲諭
借糧道十九年秋糧米令閩縣備米一千石候

官縣備米二千石成龍湊米二千石俟上游米
到陸續補還一時協力辦備站運可有頭緒也
嗣蒙憲委線副使來省催銀買米成龍區區下
情有瀆陳者省米數目內減至一兩有零若經
採買勢必仍前騰湧省會貿易者衆力田者寡
嗷嗷待哺將何以濟此其可議者一也大兵月
折料穀二萬石每石折銀六錢五分目前因米
穀價貴勒不允折費盡委曲若米價再騰必索

本色則每月二萬石之料穀將何以支其可議者二也各道捐銀事屬急公誰不樂從但成龍與各道朝夕共事頗悉底裏如李糧道陞任蒼梧資斧告窘王驛道陞任南臬尚負債息隱隱在聽聞間王運使陞任嘉湖日用亦甚蕭索楊學道蒞任未久當此三空四盡無不捉襟露肘夙荷憲臺矜念至於在外各道成龍未悉知然值軍興浩繁物力告匱之時一舉一動難逃憲

鑒若夫各府認捐勢必索之屬邑私派民間爲
偷兒竊取之計其可議者三也前蒙憲恩代解
泉餉一萬餘兩因協餉未至久未清還目前司
庫匱乏成龍苦情不敢上陳大兵每月折料穀
銀八千兩折草價銀二千兩月餉銀四千兩共
需銀一萬四千兩東那西補心血嘔盡竊思成
龍初任粵西令止徵地丁銀一千二百兩次任
蜀牧止徵地丁銀九兩再任黃州錢糧徑解藩

司從不知收放銀兩成千累萬爲何事忽遭此
火坑苦累欲死此又成龍之不敢議者四也憲
臺寬洪大度體恤下情成龍敢不披陳肝膽以
候裁奪成龍更有請焉泉郡兵馬雲屯料在省
數千石之米真如一杯之水但相時度勢或米
價稍平清查壓欠餉銀如數補足則月餉無缺
民間積米自出或可綽有裕餘也憲臺嚴守一
介海內咸知慨然以萬金自任無非爲此

朝廷兵民

朝廷封疆成龍豈無人心甘爲鄙吝下流惓惓鄙
懷惟祈審時度勢而已統乞憲臺鑒酌焉

附

八閩藩司紫薇堂一聯

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有侵欺誰替你披
枷帶鎖

一絲半粒無非百姓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
盜女娼

附
五顯嶺

山到窮時現許多峭壁層崖歎富貴功名何似
林禽野鳥

路逢狹處經無數行雲流水任盤桓談笑休辜
翠竹蒼松

補遺

簡訟省刑檄

訟獄爲民命攸關聽斷讞決務合情罪使民無
冤然後能使民無犯本司爲通省刑名總理法
紀專司而簡訟省刑載在

勅諭所謂刑期無刑

聖意卽經意也值今時屆農忙亂後子遺方得歸農
樂業大小衙門俱應停訟現蒙督撫兩院給示

曉諭遠近諒已具聞茲除一切民間小忿爭角
細事槩不許濫准拘審騷擾妨工并擅擬罪贖
婪追外如有關係重大或由上發事件必虛心
平聽俾吐真情毋逞嚴刑以求必得至引用罪
名必照律例方稱明允倘或上下其手出入任
情是爲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安望簡訟省刑以
符

功令合亟申飭仰府官吏查照事理即便通飭所

屬自輕罪細故簡刑停訟外其有應行審理及奉發等事務平心剖決應照律者照律應遵例者遵例擬議妥確獄不滋煩本司卽以此定考核若有苛酷淫刑草菅民命及徇私賣法巧爲輕重者本司徑行平反改正仍以舛錯與故出入人罪報叅決不姑容毋以身先嘗法也

嚴戢衙蠹檄

衙役犯贓首嚴

功令本司法紀攸司剔蠹除奸尤爲急務自下車
之始卽已畱心體察知八閩地方向來叢姦蔽
惡咸借衙門爲護身之符其積年盤踞公門者
爲害尤甚蓋緣巨猾老奸機深術巧始以甘言
微利攄忠獻勤而不肖有司遂以心腹相托或
爲掎剋之謀主或作暮夜之傳宣猫鼠同心呼
應捷于影響由是小民愚者畏其威福狡者藉
以鑽營閭閻脂膏從而吸盡良民蠹賊莫酷于

斯况閩地自變亂之餘萬戶凋殘豈容復縱此輩貪狼任其吞噬本司細行密訪業已廉得其實如採辦軍輸則濫加科派取用夫役則賣官差貧以致詞訟為之線索惟利是圖是非刻削者所在有人本應指名立拿蠹處官揭姑念地方遭亂法紀久弛未經剴切申明毋怪冒櫻禁網姑已往不究外合亟申飭仰該府官吏即便移行所屬廳縣嚴諭各役人等知悉務各痛改

前非洗心易轍奉公守法保守身家如有怙終
不悛者本司三尺具在斷不再行寬假官以貪
縱揭叅蠹以大法重處速宜猛省毋貽噬臍
申飭招格檄

照得臬司乃刑名總匯招由悉關

題奏重案口供讞語務必簡潔至當難容龐雜舛
謬每閱各屬申詳招由如欵賊之案多有不入
原欵問荅口供鋪敘冗長牽混葛藤賊無指實

甚至招冒議照前後矛盾不成招體倘有舛誤
于係匪小合行頒格通飭備牌仰府嗣後承辦
贓款之案務照格式首列原款次列前件問答
口供後空數行以備本司親訊標騰招情必期
簡明毋得繁冗仍移行廳縣一體恪遵各具遵
依報查

申飭差擾檄

衙蠹肆害法所必誅本司總持風紀首以除蠹

安民爲事豈容狐輩假威公行無忌此緣該府
官吏玩怠從事視

欽部憲重大案件如泛常每至屆限猶然寢擱不報
不結羽檄交催等爲故套不得已而差役守催
蓋期亟完公務亦所以免該有司遲悞之叅罰
也該府若能體諒勉強差催苦心事事如期報
結捷如影響何用煩本司出差以滋繁擾近聞
司差奉票在外或借端需索者有之或咆哮恣

肆者有之殊干法紀本司法行自近將以盡剔
大小各衙門之蠹豈可令本司衙門養蠹不除
念以往未有確據姑從免究合亟飭行仰該府
官吏凡奉行大小事件務上緊完報除尋常詞
訟等事原槩不差提外遇有萬分緊急重務恐
致貽悞不得已而出差者若該役有犯需索恣
肆等弊該府立行據實具文押回赴司以憑重
處設猶拘投器之忌卽密具稟揭報明另差拿

究倘再隱忍不言是必該府有何陰事俾操短
長因而顧畏首尾本司察出先以該府委靡無
能揭報法在必行務各恪遵本司將以此覘該
府之風力才幹矣

設立木籤檄

本司奉行

欽部憲案俱定有嚴限少或逾期叅罰立隨其後前
緣各屬玩愒成習任呼不應往往事致違悞猶

慮差催滋擾是以設爲風火雷三催號票俾得次第報完及雷票去後猶逾限不到卽不得不行差提現行之法如此各屬果能上緊料理何事不依限完結何苦必煩遣役此差役到彼卽極守法不敢需索豈能免于一番供應盤纏當茲賦繁財匱之時該府廳經承亦安所從出本司興念及此雖在重處玩法之下又不覺爲之體卹今特再設木籤以代差役合先飭知仰該

府官吏知悉凡木籤一到定限幾日務必將所
催事件著該承親贖回覆若事已妥當不煩駁
詰該承尚可法外從寬如或苟且塞責仍不能
完結除責懲外再差役押還另限妥確回覆結
案倘若木籤到後猶若罔聞不如限完報是該
府已不自愛立即選役星夜鎖拿經承先以重
法處治隨將該府違玩職名揭報法在必行斷
不姑忍各屬其各振刷精神痛祛積習毋負本

司設法體諒諄諄誠諭之意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四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五

畿輔書

初任直撫請

陛見疏

報災請蠲錢糧疏

請增驛站工料疏

請蠲宣屬衝壓地糧疏

請禁許告以正名義疏

急救口北饑民疏

再爲口北饑民題請急賑疏

謝賜書經解義疏

再請陞見疏

陸見蒙 賜謝 恩疏

題報蠲賑宣屬米石疏

再為驛站請增工料疏

真屬被災州縣請停徵疏

請免河間災民估買房地疏

請寬盜案處分以惜人才疏

請緩徵災邑房課疏

報賑宣屬饑民疏

報賑濟事竣回署疏

雄縣蒙 賜謝 恩疏

請更定宣屬文武儀注疏

請全蠲災邑錢糧疏

酌派驛站銀兩疏

酌議運送砲位疏

再議運送砲位疏

酌議運米脚價口糧疏

議改防汛營制疏

請假歸葬疏

請護印務疏

請帶筆貼式疏

恭報交代并舉賢員疏

弭盜條約

續增條約

飭查劣員檄

嚴飭佐貳擅理詞訟檄

嚴禁奢靡檄

嚴禁火耗諭

嚴禁餽送檄

嚴禁略賣檄

飭查防守地方檄

申嚴冒災檄

嚴飭協拿盜賊檄

嚴禁賭博諭

驅逐流娼檄

再飭植樹浚井檄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吳子玉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五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畿輔書

初任直撫請

陛見疏

恭請

陛見以盡微誠事臣本草茅下士濫叨祿秩由知縣

而歷任府廳十有餘載寸長未見實切曠瘼之
愆乃於三年之內荷蒙

皇上降恩由楚省監司歷遷閩省藩臬此誠

恩逾望外迥出非常履任以來惟有朝夕竭蹶以圖
報效實恐庸劣未能稱職今復荷

新綸不以臣爲謏劣畀以直撫重任臣捧讀之餘自
揣下乘菲才何堪畿甸重寄然聞

恩自天又不敢控辭有負

特簡至意竊念臣屢受

皇上知遇洪恩久切覲闕之念

皇恩優陞巡撫且自保定前赴

里與他省相隔迢遞者不日

地連歲荒旱頻仍黎庶困苦

天語指示庶足以撫蒞茲土仰

陛見使臣得以匍匐金階瞻睹

天顏躬聆

天語提命卽便回任盡心供職以仰副

皇上簡任至意伏乞

睿慈俞允施行奉

旨于成龍簡任巡撫正資料理不必來京陛見該部
知道

報災傷請蠲錢糧疏

恭報勘明災傷分數事該臣看得順德府屬之
內丘唐山任縣真定府屬之真定衛順天府屬

之涿州武清房山昌平永清大城寶坻良鄉東
安涿鹿河間府屬之交河阜城青縣天津共十
八州縣衛各被旱雹災傷臣據詳報情形業經
具疏題報在案今據守道詳稱各屬被災地畝
分委廳印官員踏勘除涿州房山良鄉昌平寶
坻五州縣勘不成災外其內丘唐山任縣真定
武清永清大城東安涿鹿交河阜城青縣等十
二州縣衛俱經勘明成災備造冊結呈送理合

具

題隨該戶部議覆內開奉

旨這本內議免被災地方著差爾部司官一員作速
前往踏看具奏餘依議欽此隨差郎中額爾赫
圖前往踏看去後今據額爾赫圖疏稱交河阜
城二縣原報被災十分九分七分地二千
七百六十六頃九十二畝麥收既少秋田收穫
歉薄應將此二縣被災分數如其原報唐山內

丘任縣青縣真定阜城涿鹿等七縣衛原報被
夏旱災十分八分地六千八百九十六頃七十
五畝麥雖收一二分秋禾已收五六分應比原
報分數減其二分大城東安永清武清四縣原
報被夏旱災十分九分八分七分地九千一百
七十七頃二十八畝麥收雖少秋禾已收七八
分麥田所種禾苗又得收穫應將此四縣具報
被旱災不准算入其東安大城永清三縣地內

麥與秋禾兼種並不將麥地秋田分晰俱作夏
旱災具報應一併交與部議等語又查報文內
天津衛被災田地坐在青縣此地應照青縣一
體等語查各屬被災分數既經郎中額爾赫圖
踏勘明白俱照額爾赫圖所議其東安等三縣
並不分麥禾秋禾俱作夏旱災具報不合但未
開原報官員職名不便遽議相應行文該撫開
列職名具題之日將該撫一併查議可也等因

具題奏

旨這本內各縣地方自去年被災民生困苦俱著照原報分數准蠲免其東安等處地方官職名免察議

請增驛站工料疏

衝驛繁苦已極草豆騰貴異常亟請加增工料以救危站以速軍機事該臣看得直隸驛站錢糧十分裁四之後每馬一匹日支料豆草麩額

銀五分四厘康熙十七年以前連歲豐稔僅足
支應十七年秋收微薄各價已昂至十八年荒
歉更甚時值日益騰貴較前不啻數倍原定之
銀不敷用度所有額設夫役工食與廩糧飯食
并買補馬價及煮料柴薪等銀又皆必需之項
無可通融直屬當天之下衝往來差使晝夜絡
繹多係緊急軍務必須臆壯馬匹以資馳騁日
需料草勢難減少而額銀不足各州縣驛賠墊

應用日難一日紛紛告苦是以巡道僉事吳元
萊有暫增站銀之詳臣批守道參議董秉忠確
議據稱直隸地方係萬國總滙之區驛站非他
省可比今連歲凶荒衝途各官賠累難堪亟當
變通以濟驛困請將各驛所用豆草照時辦支
除原定銀數之外其長墊之銀於荒歉價貴之
時暫時准給俟豐年停止臣思值茲度支匱絀
之際內外臣工惟當生財節用以資不逮何敢

建議加增但豆草之騰湧已經二載衝途之賠
累亦已二載靡不筋疲力盡矣如不速爲軫恤
各驛勢將不支必致馬斃夫逃貽悞軍國重計
此臣不敢不以上聞也旣據兩道呈詳前來理
合具題

請蠲宣屬衝壓地糧疏

請豁水衝沙壓地糧以廣

皇仁以甦民累事該臣看得宣府所屬西城與懷安

蔚州等衛邊隅土瘠逼近渾乾等河有水衝沙
壓地畝小民包糧爲累經前撫臣金世德於康
熙十四年十月內具疏請豁部覆以歷年錢糧
俱係報完不係未完拖欠仍令照舊徵收在案
但查糧從地出地旣積荒而歷年錢糧仍報全
完者是皆小民竭盡脂膏以包賠者也自部覆
之後又歷五六年矣除稍有可墾者已陸續勸
民墾種外其實實衝壓不毛之地人力有所難

施熒熒小民包糧年久困苦益深漸至徵比不
前催呼莫應在地方各官莫不以考成關切而
無術彌補屢以未完開報矣前撫臣稔知其累
第以時值軍需孔亟數年來未得卽爲覆請故
於伏枕彌留之際猶惓惓以此爲未了之餘哀
而遺疏乞蠲仰邀

聖德也臣履任後廣諮民瘼復檢閱舊案乃知宣屬
窮黎之累害莫過於包納荒糧是以檄行查勘

茲據守道參議董秉忠詳稱口北道李如桂公
同廳衛各官逐處勘明懷安衛實有水衝沙壓
地一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實有水
衝沙壓地三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西城實
有水衝沙壓地三百四十三頃六十畝零又東
城地方亦有水衝沙壓之地緣從前猶望水退
沙消勉力墾種以完正賦是以十四年未經開
報乃年來衝壓益甚耕耨無期故官民激切呼

額亦經口北道親詣勘明實有荒沙地九百五
十五頃二十九畝零取有該道廳衛印結并造
冊呈送前來臣思民之有地原藉所產以資生
今地荒而糧存不特無以資生而且以爲害也
邊徼窮黎綿力幾何奚堪永遠包賠此數處之
荒糧一日不除則數處之民生一日不遂雖日
今師旅未息需餉尚殷但逆氛殄滅殆盡唯遺
黔滇餘孽指日蕩平此後軍需似無虞於不足

而合計四處荒地本色糧不過三千餘石銀僅一千餘兩免之則涓滴之損似無關於國計而數千餘戶貧民得免包賠實受惠於無窮仰祈皇上特沛洪恩准與豁免俟水乾沙退之日勸墾輸糧庶荒邊僻壤之民永甦其累頂感

皇仁於生生世世矣既據該道呈詳前來除冊結送部外理合具題隨經戶部議覆查得宣屬西城等處水衝沙壓地畝事關永蠲錢糧不便遽議

應仍令該撫遴委賢能道官一員親詣踏勘果
否水衝沙壓據實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又經戶
部議覆內開該臣等查得先據直撫于 將宣

府所屬懷安蔚州二衛并東西二城水衝沙壓
地畝錢糧具題請豁臣部以事關永蠲錢糧行
令該撫遴委賢能道員親詣踏勘去後今據該
撫疏稱遴委天津道李玠踏勘懷安衛實有水
衝沙壓地一百九十一頃二十一畝零蔚州衛

地三百一十八頃二十三畝零東城地九百五
十五頃二十九畝零西城地三百四十三頃六
十畝零取具踏勘官員印結具題請豁前來查
懷安衛等處地畝該撫既稱委官勘明實係水
衝沙壓等語此項錢糧應准其二十年爲始照
數豁免其地畝仍令該撫速行設法開墾徵糧
可也等因具題奉

旨依議

請禁訐告以正名義

有司叠訐上官初爲謀陷詐賊之舉漸成反噬
挾制之風流害無已名義與國體俱傷謹特疏
糾叅伏乞

睿鑒以肅法紀以昭體統事竊照上下者名義之所
關舉劾者國體之攸重自督撫以及監司至諸
執事上下名義昭然不容紊越若三年計典與
薦舉必不可停等案並不時糾叅事務必司道

府據實款揭合之督撫訪聞無異方敢列疏入
告權不旁貸事不獨制上下相維名實法
至周詳盡善矣未有如直屬之有司蔑視王章
逞訐上官相沿成習名義廢弛體統倒置之甚
者也臣六月抵任檢結舊案如任縣已故知縣
施埏寶爲申明威勒等事一案訐報大名道范
永茂順德府知府殷作霖廣平縣已故知縣夏
顯煜爲利債之罔取等事一案訐報大名道范

永茂署廣平府事河間府同知周從謙夫以前
撫臣金 清慎明決貪墨從無漏網法紀凜然
又安容屬員縱吻肆訐無忌糾劾之權操之下
吏蓋以施挺寶夏顯煜侵欠庫銀盈千累萬謀
陷詐贓已死不可復詰是予道府以不得不揭
撫臣以不得不叅之勢也無如效尤成風恬不
知怪及臣任事數月惓惓以驅除貪吏亟救民
生爲念以少酌

皇上知遇之特恩擇其已甚於百人之中據道府揭
報略劾數員以示懲創以予改悔隨有永清縣
知縣萬一燕依襲故轍將霸昌道沈志禮列款
開揭臣業據文入

告在案此猶從守巡兩道轉報者也其中恐有勒索
情弊尚未可定已行守巡兩道會訊未幾而獻
縣知縣喬國棟許河間府知府徐可先同知周
從謙之文又至矣內稱茲因嚴禁火耗錙銖盡

除中秋無有餽送節禮府戶因此懷恨藉魯道
村崔成失事一案明知是交河地方捏誣獻縣
且謬執別人糧粟枉稱獻縣等語附訐知府徐
可先同知周從謙十六十七等年各款正在查
閱間據守巡兩道回稟前情除批守巡二道會
審確實另報外臣查得魯道村崔成家被盜乃
本年三月二十一日事也崔成赴部報獻縣魯
道村失事喬令以交河相推抗不開具職名天

津道委徐知府親勘據實開報喬令輒肆污蠱
之言致徐知府結舌不敢定案限期久逾事無
定局天津道復委周同知往勘查魯道村原屬
獻縣地方因當日同周家莊高官上夫莊等村
誤圈入旗下共地二百七十餘頃交河還獻縣
段家莊等村共地二百七十餘頃嗣後魯道村
爲旗下圈莊歷來未設保甲稽查亦無失事相
沿已久茲忽有崔成被盜一案喬令堅不承認

周同知細問交河還獻縣段家莊等村一切逃盜俱責之交河而誤圈獻縣魯道村之地逃盜等事何獻縣可脫然無涉也轉報天津道開揭獻縣遲延職名臣據叅在案此乃地方公務恩讐無可巧施何輒以未送節禮爲辭摭拾往事公然具訐且不由守巡兩道徑以驗文封送似此悍藐將來道府必懷投鼠忌器之嫌而隱忍養奸法紀大不可問矣各屬有司包藏禍心任

意橫肆剋剝小民道府決不敢有過而問者法
紀頽靡將何底止我國家數十年振綱飭紀大
小臣工無不以名義自持何容此干名犯義之
輩挾制上官壞綱亂紀於畿輔之地也倘海內
效尤風俗人心爲之大壞伏乞

敕部嚴議如道府不法而撫臣姑容恣害應作何從
重治罪而反噬挾制之有司作何處分於以申
飭法紀嚴戢體統大義明而國體昭以養國家

久安長治之休所關匪淺鮮矣隨該吏部議覆
查道府不法督撫姑容不行題叅者有降三級
調用之例應無庸議至凡官員若上司有將伊
勒索苛求之處應於未將伊列款揭報糾叅之
先首告將伊列款揭報糾叅之後乃將上司列
款首告者因將伊揭報糾叅之隙捏款首告亦
未可定相應定其處分之例查定例內 京察
大計降級革職官員如有將考伊官員以受賄

侵勒控告者將所告之事不准行本官有冠帶者革職無冠帶者交與刑部議罪等語嗣後凡官員將伊列款揭報糾叅之後乃將上司列款首告者應照此例將所告之處不准行治罪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急救口北饑民疏

謹陳急救口北饑民之議仰祈酌行事該臣看

得宣府所屬衛堡連年歉收民多困苦今歲夏
秋東西二城宣府前衛懷安衛萬全左衛又被
旱雹等災深井堡蔚州衛秋間亦被雹災經臣
委員勘明成災分數先後具

題在案今據守道叅議董秉忠詳議緩徵平糶二
款前來臣查宣屬徵糧多係本色今疊被災傷
籽粒無出必須糴米完納值此饑寒交迫之際
災黎已難存濟而重之以催科臣恐徒煩敲扑

究竟不能輸將雖國儲綦重不敢輕議全蠲然
民命所關又不敢不仰體

皇上愛養羣黎至意急請軫恤也臣查宣屬每年約
徵本色糧玖萬石其每年支放不及五萬石所
徵者多而所用者少康熙十八年奏銷實在糧
共計二十七萬七千餘石除十九年給散蒙古
併支放官兵外仍有存貯糧二十萬石康熙二
十年儘足支用而尚有餘十九年應徵新糧又

約計九萬石此糧徵完不過積畱在倉無有支用之處若將災傷地方分別輕重酌量緩徵被災之民實沾無窮之惠今宣屬被災之處惟東西二城爲最所有康熙十九年額賦除折銀照數催納外其本色糧一萬三千餘石

請於本年先徵十分之三其餘七分緩至明秋帶徵至於前衛及懷左蔚深四衛堡雖俱被災未至如東西二城之甚本年折銀亦照數催納其本

色糧三萬三千餘石本年先徵十分之七其餘
三分亦緩至來秋帶徵此不過暫寬時日其於
額糧毫無虧損而稍緩一分之追呼小民卽受
一分之弘濟不致立填溝壑矣再查東西二城
歷年所徵糧石支銷無幾現存之糧約計四萬
五千餘石久貯在倉將有浥爛之虞今二城罹
此重災百姓粒食維艱若將陳積之糧平價出
糶不許外境興販不許富戶多糶祇聽災民計

口糴買米價既平民間易於得食雖遇凶年或可安鄉井而無流移之苦亦救荒之一策也臣謹具題

再爲口北饑民題請急賑疏

二城饑困已久三冬民命垂斃懇祈題賑亟救殘黎事該臣看得宣屬地方連年歉收今歲東西兩城及萬全左右前懷蔚保柴溝西陽等處俱報夏災臣到任後勸諭守道及口北道倡率

官紳士民共捐銀一千三百八十二兩四錢米
七百七十九石九斗委保定府同知何玉如前
往分賑外尚存銀二百八十三兩八錢三分迨
至秋間東西二城及前懷蔚左深井等處復被
災傷據守道詳議將東城等處被災地方本年
應徵糧石分別緩徵及將積貯糧石平價出糶
以救凶荒臣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具疏題請
此時該地方官尚未報有饑死之民也今於十

一月二十七日據守道董秉忠詳稱據南路通判陳天棟報稱東西二城春夏以來民食草根木芽迨至秋冬西成無望捐賑無幾向之根芽不可復得近於二十餘日之間饑死者不下數十人卽城坊鬧市每日亦偃仆幾口等語臣展閱至此不勝憫惻伏思臣

題平糶之疏見候部覆卽荷

皇仁允臣所請尚須二十餘日止可救來春而不能

救目前亦止救稍能措糴之民而不能救囊無
一錢殍臥待斃之民卽再疏請發廩賑濟其間
下部議覆候

旨允行亦須一月此一月之內民之饑死者又不知
凡幾矣臣與守道董秉忠共相籌度東西兩城
旣無常平倉穀可動雖有從前勸捐存剩之銀
然止二百八十餘兩爲數無幾欲再勸捐一時
銀米不能驟集而又迫不能待再四圖維別無

良策惟有西城陳積之糧臣已題明平價出糶以救災荒今西城饑民奄奄一息勢須急爲拯救不能稍緩須臾臣仰體

皇上惠愛元元至意委保定府同知何玉如等馳赴東西兩城查有實實饑困不能謀生窮民動支前項倉糧每名口賑給二斗俾此垂危之民少延月餘之生其前衛并蔚深懷左等五處據守道詳報俱有饑民臣檄守道轉行同知何玉如

等俟賑完兩城之後將此五處饑民查明亦動各本處倉糧給賑至動過糧石容臣通查各屬積貯無項舊銀照依宣府前衛經變康熙十七年以前倉糧之價按數抵補如或不敷再行勸捐補足至各處饑民除目前賑濟之外其善後之舉容臣酌議另疏題請今據守道呈詳前來理合具題隨該戶部議覆查該撫旣稱東西二城及前衛等五處饑民委官賑濟應行該撫速

將存剩米石動支賑救務須仰副

皇上愛恤饑民之至意毋致離散仍將賑救過饑民
數目動支米數報部查核其動過米石該撫照
時估價勸捐抵補可也奉

旨依議

謝賜書經解義疏

恭謝

天恩事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臣提塘李懋功

自京領齋

皇上頒賜書經解義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受訖伏思

皇上至德生知體執中於堯舜

聖修典學懋建極於商周念茲疎庸咸宜訓迪

頒賜成書俾有矜式臣成龍雖以固陋之資淵微莫

測益不敢不夙夜小心講求古訓期於仰副我

皇上砥礪臣工之盛意焉臣謹具疏奏謝

再請 陞見疏

微臣躬率昇請夫役前赴沙河路由京都謹請
 陞見以遂夙誠事臣以謏劣菲才謬蒙

皇上知遇授以巡撫鉅任

聖德如天感激無地臣於蒞任之初具有恭請

陞見以盡微誠一疏奉

旨于成龍簡任巡撫正資料理不必來京陞見該部
知道欽此欽遵不敢再疏陳請然瞻

皇之憑忱刻刻在懷今工部題明昇請

二位皇后梓宮夫役一萬八百四十名咨臣揀選齊
備親身率領於二月初八日前至沙河臣俟屆
期躬率人夫趨赴應役伏思臣前疏恭請

陛見未荷

皇上俯允今自保定前赴沙河路由京都咫尺闕廷

益切覲

聖之念且臣才識庸常庸茲畿輔重寄必得
天語提命俾知砥礪臣謹再疏恭
請伏乞

睿慈俞允施行奉

旨于成龍著陞見該部知道

陞見蒙 賜謝恩疏

恭謝

天恩事竊臣因督率臬請

一位皇后梓宮夫役至沙河荷蒙

聖恩俯俞臣請於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五日 陸見

獲覲

天顏躬承 提命隨蒙 賜坐 賜茶特撤 御膳

賜食當卽謝

恩趨赴沙河料理夫役於二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

學士庫勒納一等待衛對親傳奉

上諭褒嘉特賜內帑銀一千兩 御乘連鞍良馬一

匹隨望 闕叩頭祇領訖又於二月十八日大

學士明珠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一等待衛

對親奉

上諭賜臣

御製詩一章

御筆手卷臣恭隨 欽使親詣 行殿叩頭祇領訖

及臣率夫至 陵事畢回京于三月十四日詣

闕謝恩又奉

欽賜鞍馬一匹臣隨祇領一併叩謝

天恩當經恭請

聖安復蒙傳

諭賜茶伏念臣以一介腐儒歷任外吏硜守淡泊曾

無寸長謬蒙

特達之知

簡授撫畿之職今茲

陛見親覲龍光幸抒仰

聖之微忱欣遂瞻

天之夙願詎荷

睿慈過承

寵眷

賜坐

賜茶特撤

御膳賜食

更念臣家計涼薄特賜

內府帑金

御乘良馬且蒙

聖製詩章宸揮彩翰綸音溢美愧感交深似此殊恩

異數誠曠古所希聞臣何人斯乃邀榮於非分

唯有益加砥礪以無負我

皇上知遇之隆已耳臣謹恭疏奏謝

題報蠲賑宣屬米石疏

題明勸蠲運宣米石以盡臣誼少佐邊儲事切照
宣府等處歲歉民饑邊外蒙古亦饑頻行賑濟
存倉米石告匱我

皇上念切邊儲爲重特命撥運京倉米石又以溽
暑之時恐勞民力復厯

睿慮命王公以下卿貳以上各捐車輛運米萬餘

石以備急需仰見我

皇上惠愛斯民甚深且切也竊念內外臣工均屬一體在內王公大臣既已急公捐車輓運臣與道府等官叨沐

聖恩忝居外任無以仰紓宵旰揣分何以自安且臣前奉

旨往宣府賑濟饑民親見鎮城倉米支放已竭現在竟無存貯而前衛本年額徵之糧已奉

特恩全蠲直至明歲秋成始有新糧接濟目今宣鎮
在城營兵無米可支軍糈所關亦屬緊要臣抵
署後旋與守道叅議董秉忠巡道僉事吳元萊
面同酌議乘今秋收之際於直屬道府等勉其
各量力捐輸仍自備車脚運至宣府交收約略
計算可得米貳萬石有此儲備則宣鎮兵糧不
虞缺少若遇賑濟蒙古等項亦可少資於用除
臣已檄行各道府勸勉輸助俟將願捐數目報

明催令運宣交倉之日容臣核明確數開列捐
助各官職名另疏

題報外此臣仰體

皇上懷保之仁亦倣廷臣急公之誼勸令道府各輸
涓埃以盡臣分少佐邊儲於萬一耳臣謹先疏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于成龍率屬捐米貳萬石運至宣府備賑可嘉著

議奏該部知道

再爲驛站請增工料疏

衝驛繁苦已極豆草騰貴異常亟請加增工料
以救危站以速軍機事該臣看得直屬當天
下之衝各省差使莫不經由其地驛站之繁難
自昔稱最各驛原額工料當編定之時蓋幾經
籌畫量其足用而設立乃自吳逆倡亂軍需浩
繁屢經裁減差愈多而銀愈少各驛始困然於康

熙十七年以前值年歲豐稔猶可勉力支持不
期十七年秋收歉薄歷十八十九年疊罹災傷
豆草等價一切騰湧較前不啻數倍裁剩之銀
不敷於用各官賠墊難堪紛紛籲請臣據守巡
兩道詳議是以有暫給長墊之疏未荷允准隨
通飭各屬遵照部覆仍令於裁存銀內通融支
給亦何敢再爲陳請但自連歲災荒之後未遇
豐收物價曾不少減而所存工料各有項款如

夫役工食廩糧飯食及買補馬價與煮料柴薪
等銀無一可省更無一足用實無可以通融其
間各驛賠累既久日見困迫自准部文檄行之
後呼籲疊至比前更切其不得已之苦情誠難
殫述茲據巡道僉事吳元萊詳稱直屬原額工
料銀五十三萬四千一十兩零奉文十分裁四
止應裁銀二十一萬三千六百四兩零今合先
後裁銀共有二十五萬二百四十七兩零除應

裁外多裁銀三萬六千六百四十三兩零此多
裁之數原係各驛應留六分以內之銀請仍還
各驛少濟時艱等情臣復批令會同守道查議
今據兩道查明原有多裁銀兩詳請

題覆前來臣猶恐未確又檢閱原裁案卷前撫臣
金世德於康熙十五年奉文裁減之時原按額
銀計算統合各案共裁銀二十一萬三千六百
餘兩後經部駁又找裁銀三萬六千六百餘兩

曾於疏內敘有原額計算幾及五分等語則是
後次找裁者實係應裁四分以外之銀况前撫
臣於十五年題覆裁四一疏內稱直隸無處不
衝無處不繁較之安徽相去懸殊不啻倍蓰今
將額設錢糧照依安徽裁減誠恐各驛遞將來
力不能支其於軍機緊差所關匪淺若日後存
剩之銀不敷供應必須再爲題請臣等身在地
方洞悉各衝驛之苦不得不預爲陳明等語則

是前撫臣當日仰體一時籌餉之計勉爲裁減
固已逆知日後之必不敷於用也假使撫臣至
今尚在值此連遭荒歉物力艱難之際亦將請
復之恐後矣臣今身在地方目覩各驛困苦情
形安敢坐視倒廢而不亟爲

上請也合無仰懇

皇仁軫念驛站關係軍機重務

特勅部議將前項多裁銀兩自康熙二十年起給還

各驛容臣酌量繁簡均勻補給庶驛困得以少
蘇而馳遞軍機可無貽悞之虞矣

真屬被災州縣請停徵疏

泣陳災邑萬分重困懇恩援例帶徵以甦民命
以固邦本事據直隸守道參議董秉忠呈稱據
獲鹿井陘等縣申詳前事內稱獲井等縣環邑
皆山地盡沙石別無水源在雨暘時若之年收
獲無幾不意旱魃肆虐遂連三年雖前經微雨

繼以暴風麥穗焦枯顆粒無望穀種未播秋收
無期嗟此下民釜甑生塵爨煙斷絕因而流離
載道幸蒙各上司多方賑救雖得續命之膏然
錢糧終無可措若云緩徵於春夏勢必併徵於
秋冬則此溝壑待斃之民輾轉究無生路有土
地者因徵地丁而逃有房舍者因徵房號而逃
丁口日見凋耗

國賦從何徵輸是緩徵在常年爲破格之恩在獲

井等邑此地此時仍屬朝三暮四案查口北被災深重業蒙本院

題請帶徵獲井等邑三歲奇荒災黎之苦雖疊牘難盡其狀實與口北相同今除驛遞一項關係軍機祭祀一項關係典禮別縣既無協供之理應於現年徵給其餘除春季已經支給外一切起運存留各款通作十分計算將康熙二十年地丁等項錢糧槩行停徵於二十一二十二

十三等年分別帶徵倘邀時和年豐尚可通融
辦納轉移緩急之間於

國賦無虧額之憂民命有更生之望若不爲民請
命終無善全之策職等蟻命固無足惜又安忍
坐視千萬生靈盡填溝壑不得不冒昧申請伏
祈鑒奪等情又據真定府呈詳前事內稱獲井
等邑詳同前情該真定府知府趙瑾看得真屬
地方災荒連歲大槩歉收而西北沿山一帶之

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邑災黎困苦尤甚
惟冀雨暘時若春秋俱熟庶幾可望起色不意
本年自三月初中二旬各得微雨之後迄今彌
月以來河漢爲昭麥苗不能盈尺抑且漸見焦
枯已種之穀不長未耕之地咸荒幸蒙賑救頻
加暫得苟延目下然賑濟救其一時亢旱無如
復見黎民仰事俯育急公完糧者惟此地土是
賴地土一荒下旣切於饑餒倘上再迫於徵輸

欲其不逃不散不可得也職府目擊災黎俱皆
鳩形鵠面慘苦之狀鄭圖難繪五邑士民紛紛
籲控二麥枯死無餘郊原悉爲赤地除踏勘確
實另請題蠲外茲據五邑將本年錢糧援口北
帶徵之例爲民請命前來職府不得不據實呈
請俯賜具題以救殘黎等情呈詳本院蒙批仰
速妥議詳等因批行到道蒙此該守道叅議董
秉忠看得真屬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

地方連旱三年小民困苦已極雖前經詳請多方蠲備買米及借穀兩經賑濟在案然不過少救目前之饑餒惟望二麥以甦生今據獲井等縣與真定府詳稱各該地方自本年三月初中二旬各得微雨之後迄今彌月以來河漢爲昭麥苗枯槁已種之穀不長未耕之地咸荒旱災復見黎民所藉以資生完糧者惟此土地是賴地土一荒下旣切於饑餒倘上更迫於徵輸勢

必逃散呈請確查災地請蠲併援例詳請帶徵
前來是獲井等五縣二麥絕望夏災已見除委
員踏勘確實另行詳奪外但獲井等五縣連被
重災卞室九空小民糊口無策以此重困垂斃
之饑民而令其辦納

國課此徒事追比究竟不能完納反多流離散亡
之慘康熙二十年分錢糧實實難於徵解合無
詳請先賜具

題將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康熙二十年
地丁錢糧寬至二十一年帶徵完解是一轉移
間在

國賦仍無虧缺而千萬殘黎得獲再生之恩也等
因呈詳到臣該臣看得直屬地方連年荒歉去
歲復被水旱災傷者三十餘處

畿北唯宣府爲最業蒙

皇恩蠲賑頻施且允臣所請將康熙十九年本色糧

石隄於二十年帶徵矣至畿南被災之處惟真
定府屬之獲鹿井陘曲陽平山靈壽五縣爲最
蓋此數處皆沿山一帶地固沙磧民素困窮何
堪疊罹災傷第以宣屬饑民衆多方煩發廩是
以未敢輕爲入告重費國帑臣鼓勸道府等官
多方蠲備買米借穀自春初至今兩經賑濟被
災窮黎稍爲苟延所望者惟二麥成熟秋田收
穫資生完賦俱藉此以給不意今歲自春以來

雨雪甚少各處同然於三月初七八等日時
有雨澤雖或未盡溥遍而別屬已有沾足者獨
此五縣偏不得雨且彌月以來亢旱如故麥苗
悉已枯槁夏災已成民心惶惶錢糧無措該府
縣咸激切詳請蠲除帶徵臣批守道查議茲據
該道參議董秉忠議將各縣康熙二十年地丁
錢糧寬至二十一年帶徵前來臣思此五縣目
下情形實屬困迫誠難復事徵輸但時在夏初

雖麥田無望若得透雨秋禾之未長者尚可長
茂未種者尚可佈種幸邀

天眷秋田有收則民心安而民力紓當茲軍需孔亟
之際臣何敢輕請帶徵併何敢輕議緩徵也若
此後仍無透雨則秋田又復無望將見數縣民
生不免流離溝壑之虞國賦從何辦納臣於此
際又不得不懇

皇上寬恤之恩也所有各縣被災情形並目下民困

難徵緣由理合先疏具題

請免河間災民估買房地疏

盆寃屢控未伸變產勉圖賠納等事該臣看得
袁珩未完逆本銀兩前將親友曹振平所助河
間文安兩縣房地抵銀六千三百兩內河間縣
地每畝作價五錢七分草土等房每間作價銀
一兩一錢四分計地九十三頃四十八畝零房
四百三十八間共作價銀五千八百餘兩准刑

部移咨行追變解先據守巡兩道會詳內稱前
項地畝悉皆瘠薄不堪耕種照時估值每地一
畝不過價銀一錢其隨地房屋每間不過價銀
數錢曹振平虛開多價捐助袁珩以抵欠本如
照部單所開之價勒令種地貧民承買萬難完
納請照時值估變其所缺之銀相應仍於袁珩
名下補追等因經前撫臣金世德移咨刑部咨
回仍令照數嚴追變賣行據守道參議董秉忠

巡道僉事吳元萊會詳內稱前項鹵地破房所
值無幾河間縣疊罹災荒米珠薪桂老幼啼饑
流離載道幸蒙

皇恩賑濟雖散者復聚而正供輸將不前窮民卽有
房地尚皆拋棄何能重價置買代完逆本銀兩
若必嚴追佃種之民照數納價貧民不能措交
勢必逃竄他方是不惟無益於公而反重害災
黎仍請照依時值變價其原抵逆本不敷之銀

在袁珩名下追補或將房地仍歸曹振平令代
袁珩措完欠銀或將房地歸於原業主曹克恭
等於克恭名下追出原得房地價銀以結夙案
統聽部議既據兩道呈詳前來理合具題刑部
議覆內開曹振平所助房地該撫既稱若必嚴
追佃種之民照數納價貧民不能措交勢必逃
竄等語相應將曹振平所助房地歸回原主仍
於袁珩名下追銀五千八百餘兩以完逆本可

也奉

旨依議

請寬盜案處分以惜人才疏

盜案之處分久定不敢擅請從寬人才之淹抑
可矜特爲酌陳通變以鼓舞積困之勞吏事竊
查盜案處分定例內開道路村莊被劫將承緝
州縣印捕官併捕盜同知通判住俸文到扣算
限一年緝拿若限滿不獲降一級調用又兼轄

道官罰俸六個月限一年催緝限滿不獲再罰
俸一年等語此係已定通行之例何敢輕議變
更第直屬之盜案與他省迥不相同直屬圈殘
之區民無恆產旣往往流習非爲而又旗民雜
處乘馬挾矢呼羣引類無可稽查紛紛申報失
事幾無虛日故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
然無累得與陞轉之例者十不能三四其間豈
無廉能素著之員可期大受者而一官疲劇之

區此案未獲彼案又起一案幸完數案未獲甚
有一日而失盜之案數家經年累月攢眉莫策
始焉未嘗不勵精求為消弭之計而無如飄忽
兇徒焚劫不時積案多宗降罰隨至灰心進步
無計自拔以

朝廷有用之人才而皆以盜案沉滯鐫級去任殊
可憐惜臣目擊淹抑多員不得不亟

請稍爲變通也除城內被盜行劫各官仍照定例處

分外其道路村莊失事在州縣身在地方既不
能消弭於未行復不能緝拿於已劫責無可諉
一年不能緝獲降級調用允宜但原失事之州
縣既降級去任接緝之官事不切已恐未肯實
心搜緝則強盜反有漏網之弊合無將州縣官
於一年未能緝半

題叅者降一級仍畱原任賊犯照案緝拿若於已
叅議處之後有能續獲一半以上仍許開復還

其原降之級是於懲過之中寓以勸勉則各官不因去任隳心咸知自奮必能悉力擒拿不致強徒倖免也至於薦舉卓異行取官員乃

朝廷超拔人才之典而亦督撫諸臣盡其以人事君之義但有才守兼優堪膺斯選者每因一二案未完格於定例而不敢輕列薦剡致使遠大之器困於百里深為可惜前見江寧撫臣慕天顏為

請

旨行取事一疏將有未完錢糧之知縣林象祖任辰

且

題請行取欽奉

特旨俞允仰見我

皇上憐才之殷初未欲以成例限人也直隸盜案之

多與江南錢糧之繁事同一轍其中非無品行

卓越才具優長如林任二令者倘邀一視之仁

特開破格之舉遇薦舉

大計及行取之期容臣將真知灼見確有才守之
員不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以備擢用庶真
才不致於淹抑而

朝廷可收得人之實効矣再查捕盜同知通判雖
專司督緝之任但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
州縣不等既不能分身經理又無由遍歷搜拿
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似屬過甚查武職議處
之例千把等官爲專汛守備等官爲兼轄副參

等官爲統轄州縣印捕旣與武職專汛之員同
一處分則同知通判亦當與武職兼轄之員同
一處分也比例更定則各廳員未有不鼓舞勉
力者矣至督緝道員定例原止罰俸臣亦何敢
再爲置議但於罰俸之外停其陞轉限年緝賊
今承緝州縣與同知通判旣請量輕處分而道
員所轄地方遼濶一歲之內有失事數起至十
數起不等停陞之案先後接續竟無銷結之期

故直屬有督緝責任之道員欲與推轉之例終
不可得臣思方面大吏或由京官改授或由外
吏陞補歷任既久率多練達之才及其年力精
壯正可矢圖報効乃令困頓一職無復進階之
期更爲可惜况督緝與承緝原自不同在承緝
州縣等官固應停其陞轉限年緝賊而督緝之
道員旣已罰俸似可免其停陞輕重區別之間
或亦上下之體統宜然若夫武職副參等官則

又視文職之道員相等所當併

請一體變通以昭畫一之例者也緣係憐惜人才起見敬陳末議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直隸巡撫于成龍疏稱云云相應將此處無庸議

奉

旨直隸地方盜案繁多官民殊爲苦累著將該撫原
疏內各款事情再加逐一詳議具奏欽此再會
議得直隸巡撫于成龍疏稱直屬地方旗民雜
處失事甚多故監司廳印等官求其與盜案脫
然無累得與陞轉之列者十不能三四官員而
以盜案沉滯殊可憐惜道路村莊失事合無將
州縣官於一年未能緝半題叅者降一級仍畱
原任賊犯照案緝拿若於已處之後有能續獲

一半以上仍許開復其原降之級至品行卓越才具優長者遇薦舉

大計行取之期不論盜案之銷否一體薦揚擢用又捕盜同知通判所屬有十餘州縣及二三十州縣不等既不能分身經理又不能遍歷搜拿竟同各州縣一體處分事屬過甚當與武職兼轄之員全一處分至於督緝道員所轄地方遼濶停陞之案先後接續欲與推陞之列終不可

得况督緝與承緝原自不同既已罰俸似可免
其停陞若夫武職副參等官視之道員相等當
併請一體變通等語查定例內道路村莊被劫
承緝州縣印捕并捕盜同知通判及專汛武職
住俸限一年緝拿兼轄道官及兼轄副參等官
罰俸六個月限一年催緝限內拿獲一半者免
罪若限滿不獲州縣等官及專汛武職俱降一
級調用有加級紀錄准抵道官及兼轄武職罰

俸一年賊犯照案緝拿同城知府照州縣例處
分等語查盜案限一年不獲卽行降一級調用
餘賊交與接任官緝拿限期急迫本官旣經去
任接任官事不切已反不將盜賊查拿以致盜
賊愈多嗣後州縣等官及專汛武職等官一年
限滿不獲降一級畱原任再限一年緝拿無級
可降之官革職亦畱原任限一年緝拿如再不
獲調用革職同知通判管轄數州縣應照先定

處分兼轄官員例初叅停陞罰俸六個月限一
年緝拿限內不獲罰俸一年照案緝拿同城知
府以下既有承緝知縣其知府應照同知通判
例議處道官與兼轄武職初叅既罰俸六個月
免其停陞仍限一年緝拿限滿不獲仍照例罰
俸一年若未滿一年之限陞遷照離任官例罰
俸一年盜案俱係一體各省盜案亦照此定例
行又查定例無錢糧盜案官員方准薦舉卓異

行取知縣林象祖任辰旦係奉

特旨准行不爲例在案應將此處無庸議

命下之日以後所到盜案照此例議可也奉

旨依議

請緩徵災邑房課疏

山邑慘罹奇荒房課力難措辦懇祈

題蠲以救民命事該臣看得真定府屬獲鹿井陘

曲陽平山靈壽五縣連年疊被災傷今歲復遭

亢旱經臣將所被夏災委員勘明分數具

題在案其應徵房稅銀兩先因難以措納咨部俟
麥熟之後開徵今各縣咸稱房稅緩俟麥熟開
徵原望麥收輸納今自春至夏亢旱異常麥無
收獲災黎救死不暇豈能責其完納房稅詳請
蠲免前來臣批守道查議茲據該道參議董秉
忠詳稱獲鹿等五縣連被災荒今又二麥無收
目下雖得雨澤止可佈種秋禾救死將來此時

正在青黃不接之際若按追徵房稅勢必流離
散亡終無有濟臣查宣府被災地方房稅銀兩
已蒙

皇恩免徵而獲鹿井陘等五縣災傷與宣府無異其
房稅銀兩請俟二十一年徵收不過暫寬時日
於稅銀仍可補徵而災黎實沾無窮之惠矣既
據該道呈詳前來理合具題隨經戶部議覆相
應准其俟秋收之日徵解可也奉

旨依議

報賑宣屬饑民疏

康熙二十年六月初七日准戶部咨內開康熙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諭戶部前因大同等處地方自去歲饑荒百姓無食流離失所已經發銀二十萬兩遣官賑濟又將應徵房稅悉與豁免除務期小民家室復完不失故業今復差官各處察看閭閻尚多逃亡田土仍

然荒棄耕種無資衣食奚賴朕心深爲憫惻所有
本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併歷年帶徵拖欠錢糧
盡行蠲免但小民困苦已極猶恐無濟目前此外
有何應行事宜可以速拯災黎俾得存活者爾部
卽行詳議具奏以副朕軫恤百姓至意特諭欽此
欽遵該臣等議得除應行事宜另行確議具奏外
將大同宣府太原此三處賑過州縣衛所應徵
二十年分地丁各項正項錢糧米穀并節年帶

徵拖欠錢糧米穀俱行蠲免其未賑州縣衛所
錢糧仍照舊徵收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將蠲免錢糧之處大張告示通
行曉諭俾其均沾

皇上愛民實惠如有不肖官員將蠲免錢糧私徵或
被害之民首告或傍人出首者將州縣官照貪
官治罪巡撫司道等官一併從重議處現今仍
有無食饑民亦未可定應請



勅下直隸山西巡撫作何速行設法賑救以副

皇上愛民至意之處確議舉行可也康熙二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題六月初二日奉

旨依議著差爾部賢能司官前往會同該撫賑濟饑民務使得沾實惠併作何設法拯救著會同詳議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除將蠲免錢糧之處頒發告示通行七處曉諭務使均沾

皇上愛民實惠外隨該戶部員外郎葉 等同臣會

議親往七處查看將寔寔乏食饑民自六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五日止借支存倉米豆再賑兩個月俟勸捐補還情由業經會疏題明臣隨於本月初九日起程亦經具疏題報在案至本月十四日已抵宣府會同員外郎葉於十五日開倉賑濟前衛饑民次至萬全左衛懷安深井堡東城西城蔚州衛俱逐處遍歷親行查賑今於本月二十八日已經賑完訖臣於所到之

處逐一詳加察看自出居庸關以外地土率皆
石磧山坡非如口內平行之原田而時方溽暑
涼爽自生一似口內仲秋節令若至仲秋則肅
殺之氣已至而草木應先凋落矣是口外之地
勢天時均與口內大不相同故常年稱爲豐稔
之秋亦適與口內之中年相等若遇雨暘不均
則荒歉甚於他處今此七城衛堡去年災祲又
稱特甚民無素蓄致多饑餒前已蒙我

皇上疊賑之恩得以存活所最苦者尤在錢糧無從措辦今兩奉

特恩將應徵房稅銀兩悉與豁免除本年應徵地丁各項正賦并歷年帶徵拖欠錢糧盡行蠲免萬姓歡呼載道幸免催科咸有安居之慶此七處之民情大率如此臣等察看宣府前衛地方民間所種麥田雖收穫甚薄而秋禾得沾雨澤收成可望見今農忙之際少壯之人傭工力作俱可

度日且豆萁菜蔬之類隨時採取可以易米亦可供食較去冬今春與夏初無雨之際已大不相同是以請賑之民亦不如前此之多臣等查驗將老疾困苦力不能自給者賑過大口饑民六十七名萬全左衛地方見今情形大槩與前衛相等唯東南之閭家莊等村一帶地土砂磧最甚先遭亢旱有棄而不種者有種而至今萎短不堪者臣等逐一查驗將實實困苦之饑民

賑過大口四百一十一名小口一十名懷安衛
地方情形亦與前衛相去不遠而山僻之區窮
民較多於附郭之處臣等逐一查驗將實實困
苦之饑民賑過大口二百二十名小口一十名
深井堡地方地狹民少見今秋禾較之左懷等
衛更爲茂盛臣等查驗除可自食其力者不給
外將老弱無力饑民賑過大口十八名小口二
名東城地方麥田無收所種秋禾先苦亢旱風

沙近賴雨澤連綿不被冰雹之處已漸長茂唯

千家營王家窑東水地馬圈堡西水地東六馬

房等村於五月十七日為冰雹打傷間存根楂

或復佈晚禾幸今有雨亦漸生發將來少有收

獲亦不可定但此等復被災之處民人困苦臣

等親詣各村查驗確實賑過大口饑民三百零

二名小口一十三名西城地方其情形不特比

前左等衛堡懸殊即較之東城為尤苦麥曰既

不接濟秋收又難懸望其被冰雹打傷之黃羊
坡等村共計二十四處禾苗殘毀一空率多拋
棄不復再種卽有再種者無力耘鋤草多苗少
長不盈寸欲望收成全然難定及查看民間屋
舍之內所貯唯有野菜男婦老稚無不饑餓現
於形色緣此處被災獨重是以窮民獨多臣等
逐一查驗賑過大口饑民三千二百三十名小
口饑民八百五十名蔚州衛地方麥田因旱爲

災天率與各處相同而秋禾則較各處為尤盛
 臣等查驗除可以力作自食者不賑外將困苦
 無力饑民賑過大口一百八十名小口二十六
 名以上七處共賑濟大口饑民四千四百二十
 八名每名給米二斗四升小口饑民九百一十
 一名每名給米一斗二升通共借支各倉米一
 千一百六十六石二斗八升豆五石七斗六升
 此七處饑民得此兩月米糧已可接濟至秋收

凡有收成之處民人俱可自給但如西城等之
復被冰雹村莊若秋禾仍無所獲勢須再賑容
臣於應賑之時另疏題明設法拯救至於賑過
饑民花名細數已檄令各地方官備造清冊俟
送到之日咨部查核其借支米豆亦一面勸捐
補還併俟捐補交倉之日另咨報部合將臣等
賑完緣由具疏題報奉

旨這賑濟過宣府所屬地方饑民知道了該部知道

報賑濟事竣回署疏

恭報微臣回署日期事切臣奉

旨會同戶部員外郎葉倫等賑濟宣屬前左懷蔚四
衛東西二城深井堡七處饑民俱經逐處親查
給賑於六月二十八日事竣業經具疏

題報在案臣於拜疏之後於六月二十九日自蔚
州衛起程由紫荆關入口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初
初二日回署訖臣於所到之處詳察地方情形

諮訪民間疾苦一切利弊所關與應行事宜容
臣次第入

告外所有微臣回署日期理合具題

雄縣蒙 賜謝 恩疏

恭謝

天恩事恭逢

皇上行幸雄縣地方臣仰望

天顏孺誠倍切隨具疏奏明於康熙二十年九月初

十日蒙

欽賜魚二包麂一隻兔二十隻鴈二隻孤汀五隻臣
衙門筆帖式郎圖賚捧到保臣卽叩頭祇受分
頒同城文武各官均沾

聖惠臣隨躬率守道參議董秉忠巡道僉事吳元萊
保定營參將張玉麒馳赴

行殿祇候

聖安復蒙 恩賜

督緝盜逃一切地方事務皆六路廳之責任是
宣府各衛之屬於廳亦猶州縣之屬於府非若
外省衛所徑隸都司與府廳毫無統攝者可比
也舊制守備於廳員俱行屬禮自更定儀注以
來改行賓主之禮文移俱用手本原爲彼此不
相轄而定乃宣府各衛弁亦遂以文武分途竟
抗禮平行而稽察不服呼應不靈毫無統轄之
實也近如蔚州衛已故守備何藩懷安衛守備

王曰熹等缺少倉糧皆盈千累萬又萬全左衛
守備吳文儀等或貪縱不法或酷烈濫刑俱經
叅究矣至各衛連年本折錢糧率多未完十九
年夏秋二災不遵六九兩月之限奏銷文冊至
五月終尚無送到悉已逐案叅處而各廳員以
有督率之故因之亦屢掛彈章並受處分矣臣
思各廳旣任統轄之責必重其統轄之權各實
相符則呼應靈而諸事不致廢弛未可以不相

御膳併賜銀鼠掛一件奶酒一餅臣當卽叩頭謝
恩訖念臣謬任撫畿毫無寸補屢蒙
聖惠寵錫頻頒仰承

眷注之彌深益慚報稱之無術唯有矢竭駑駘冀答
隆恩於萬一耳臣謹恭疏奏謝

請更定宣屬文武儀注疏

宣屬廳員轄衛之分名實未符特

請酌復舊制以重事權以專責任事切照宣府一鎮

地處邊方雖四境遼濶而山多田少荒沙瀰望
寥寥土民或築堡以居或穴山爲室蓋此地自
來爲屯牧之所原與腹裏不同故於附近口內
之處僅置延慶保安二州此外唯設有十衛地
土人民悉令守備經管而衛備之所不及者卽
令營弁兼理其統轄之官則口北道總持要綱
六路廳分任督率也緣邊塞之區糧微丁少不
堪爲縣而置衛不必立府而設廳其稽察錢糧

轄之廳備概論也合無將宣府衛備於所轄之
廳員仍照舊時儀注另行更定庶使各知分之
所在不復敢縱恣抗玩而公務獲濟矣再查城
堡守備等官兼管地丁事務者其錢糧亦係各
廳任其督催稽核而地方有失盜等事除兼轄
營將外各廳仍有督緝之責雖營弁而與衛備
無異既有廳員統轄之事亦應行廳員統轄之
禮所當併

請更定以重事權以專責任者也禮部議覆內開該
臣等查得順治十八年臣部與內三院吏兵二
部會定文武官員相見儀注內各守備見知府
同知通判推官俱不相轄行賓主之禮等因通
行在案相應將撫院于成龍更定儀注之處無
容議奉

旨這各路同知等官有專管稽察錢糧之責屯衛守
備與營伍守備不同着再議具奏欽此該臣等再

議得直撫于成龍疏稱宣府衛地土人民悉令
衛備經營於廳員俱行屬禮自更定儀注以來
稽察不服呼應不靈其城堡營弁兼管錢糧者
亦與衛弁無異併行更定而公務獲濟等語臣
部查順治十八年以前所定儀注內既有廳員
行屬官之禮嗣後相應照舊定儀注例統轄可
也奉

旨依議

請全蠲災邑錢糧疏

欽奉

上諭事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內開
康熙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奉

上諭諭戶部頃者朕巡行近畿至霸州地方見其田
畝窪下多遭水患小民生計無資何以供納正賦
其該州見在被淹田地應徵本年錢糧著察明酌
量蠲免以示朕勤恤民隱至意爾部卽遵諭行特

諭欽此欽遵相應移咨直撫將霸州現在被淹田地數目并應蠲錢糧數目速行查明具題可也移咨到臣隨檄直隸守道欽遵將該州見在被淹田地數目并應蠲錢糧數目查明詳報去後今據該道參議董秉忠詳覆查該州水淹地畝先經勘明成災十分九分具疏

題報部覆照例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在案共計被災地一千五百四頃零本年額徵錢糧共該

銀六千三百八十二兩零若照十分免三之數
計算應蠲銀一千九百一十四兩零但該州地
勢最窪被水爲患民生之困苦業在我

皇上睿照之中旣奉

特恩軫恤合無於常例之外將本年錢糧破格全蠲
以廣

皇仁統聽部臣覆奪

酌派驛站銀兩疏

衝驛站銀缺額墊應維艱謹請

勅部定擬撥補以甦郵困事竊照直屬各府州縣驛
遞夫馬工料錢糧向有額編定數毋分冲僻俱
於本州縣所徵地丁銀內照數支給惟涿州良
鄉通州三河等州縣地圈丁散錢糧無徵站銀
缺額歷來申請撥給康熙八年以前前撫臣按
年移咨戶部請撥康熙八年十月內戶部具
題直隸因無布政司各州縣缺額銀兩各道轉詳

巡撫咨部撥給今經具

題將通薊道改爲守道總轄直隸錢穀事務以後
一應缺額等項銀兩照各省布政司之例專責
守道經營其收放錢糧數目造冊申報巡撫查
對明白年終奏銷等因奉有依議之

旨移咨前撫臣嗣經前撫臣移咨戶部請示凡一切
撥補缺額錢糧是否俱聽守道經自動給年終
彙冊報銷抑或先行逐案咨部始行該道動撥

復准戶部咨開直隸一切錢糧俱守道總管動撥年終奏銷以憑查核

題定咨行甚明無庸咨問相應咨回查照原題奉行等因自此以後各州縣驛站缺額銀兩俱係守道詳明前撫臣按時撥給驛站支用有賴所以康熙十三年以後軍興差繁之際各屬應付無悞至康熙十五年九月內戶部具

題部撥錢糧之外凡有動用銀兩均應預先報明

奏銷之時以憑查對若有緊急軍需一面報明
一面撥用奉有依議之

旨移咨前撫臣遵將各屬缺額銀兩於十五年以後
移咨戶部請撥俱係隨咨隨允隨卽撥給康熙
十九年五月內准兵部移咨內開如有衝驛不
敷及災傷缺額者責令驛道查造細數先行咨
報本部應否動用驛站裁四銀兩核明定奪如
不行造報本部遽將藩庫銀兩動用除不准銷

外定將經營及轉報各官一併以違例

題叅等因臣於康熙十九年六月初四日
涿良等州縣康熙十九年缺額站銀除護理直
撫印務守道董秉忠移咨戶部准撥之外涿州
尚有未撥銀四千二百三十四兩零良鄉縣尚
有未撥銀七千七百七十六兩零通州尚有未
撥銀五千三百八十三兩零三河縣尚有未撥
銀一千六百九十兩零臣於十九年六七等月

及二十年正五等月屢次移咨戶兵二部請撥
戶部以所請之銀係應給之數將涿良三河三
州縣缺額照數補足其通州缺額先准撥銀二
千兩兵部以未經奏銷將戶部已准應補各州
縣之銀一槩不准撥給各州縣訴艱訴苦之文
殆無虛日臣復屢為咨請兵部屢駁不允今康
熙二十年涿州缺額銀四千三十四兩零良鄉
縣缺額銀九千八百二十七兩零通州缺額銀

三千四百三兩零三河縣缺額銀七百三十兩
零臣又陸續移咨戶兵二部請撥戶部准將通
州三河縣之銀全撥其良鄉縣先准撥銀三千
兩涿州之銀戶部移咨俟兵部准撥之日再議
而兵部又以未經奏銷俱不准撥各驛所缺站
銀乃經制額設按日支銷之項凡人夫工食馬
匹草料以及過往員役廩給口糧無項不取足
於斯歷年以來皆係按數撥給非自康熙十九

年及二十年始也乃兵部於奏銷之前將所缺之銀槩不允撥則是僻處站銀尚得在本處地丁銀內照額全支而涿良二處當天下之衝通三二處爲兩京喜峯孔道均係差使至多至繁之區反令其拮据賠墊從前之逋欠旣不能清向後之預墊又須設措以衝苦之州縣爲力幾何而能久於支持勢必馬匹倒斃夫役逃散稽遲緊急差使貽誤軍國重務所關甚鉅實爲可

虞各州縣原額站銀十分之內除裁減四分外
所留六分之銀原屬應領之項且係必不可少
之數茲良鄉縣康熙二十年額銀一萬四千七
兩零本年地丁徵銀四千一百七十九兩零止
足三月有餘之需缺額銀九千八百二十七兩
零計少八月有餘之銀涿州康熙二十年額銀
一萬四千八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九千九百七
十四兩零止足八月有餘之需缺額銀四千三

十四兩零計缺三月有餘之銀通州康熙二十年額銀六千九百七十六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三千五百七十三兩零止足六月有餘之需缺額銀三千四百三兩零計缺五月有餘之銀三河縣康熙二十年額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零本年地丁徵銀三千六百八十八兩零止足十月之需缺額銀七百三十兩零計缺兩月之銀而本年地丁錢糧春季不能完納必待夏秋收

獲之後始可徵收所有以額銀兩勢須早爲撥
給今兵部將十九年所缺之銀於二十年九月
中議覆十九年奏銷案內始行扣撥則二十年
站銀直至二十一年九月間方得有銀撥補自
今以往尚有一年之期爲時甚遠目前現缺數
月站銀夫馬工料無項支給人夫斷無不逃馬
匹斷無不斃郵傳斷無不倒此不待再計而決
也臣思各州縣站銀既有定額本年撥給與奏

銷後撥給毫無增減總出

朝廷錢糧何必遲之又久以候奏銷乎與其遲撥使經營各官有墊應之苦兼有塌驛之慮無如按期撥給俾費用不貲差使無悞之爲愈也臣請

勅下戶部會同兵部將涿良通等三州縣康熙二十年缺額站銀照數撥補康熙二十年以後站銀仍照康熙八年戶部題定之例專責守道經

官令其每年春季查明缺額確數造冊詳臣核
允於驛站裁四銀內逐季報明給發年終造入
奏銷冊內具

題聽部查核停其逐處咨部此外如各州縣驛或
遇災傷錢糧蠲免缺額併存畱祭祀俸食等銀
缺額亦照例撥補造入奏冊報銷庶圈佔瘠邑
諸務整頓不致窘竭時有呼籲之繁矣

酌議運送砲位疏

欽奉

上諭事該臣看得直隸各屬銅鐵砲位前經戶部郎中詹布禮逐處查明業經彙疏

題報所有大小銅砲限于閏八月二十日內解部其多餘堪用鐵砲亦令陸續解部臣隨檄行守道會同巡道查議作何運送嗣據議覆砲位散貯各處莫如各就近起解爲便隨經行令文武各衙門先將銅砲依限速解去後續據保定營

叅將張玉麒以砲多勦重需車數多窮弁難措
具詳呈請臣批守道查議茲據守道參議董秉
忠詳稱武職衙門砲位應請量給脚價給各營
自行催運以竣公事等情正在繕疏會

題間於本年閏八月初十日准工部等衙門咨爲
請停各省解砲等事內開多餘鐵砲俱行銷燬
之處應俟各省砲位盡行查明到日再議其無
河道省分大小銅砲俱令驛遞傳送等因除各

屬多餘鐵砲應另候部示遵行外至於大小銅
砲先因定限急迫已分催文武各衙門依限起
解現今亦有裝車就道者亦有未經起解者若
遵新准部文令其由驛遞傳送而各營砲位又
多在邊關山僻之所仍須運至大路州縣始有
驛遞與其迂迴道路轉交驛遞何如就其捷徑
各自解京之爲便但不給與脚價則解送無資
窮弁奚能賠墊臣思驛遞傳送催車之價例係

按程撥給今將各營路自送之砲位各照所需
車輛亦按程給與催價是卽以應給驛遞銀兩
轉給各營則錢糧並未多費而於各營得免賠
累矣再查馬水紫荆等一帶關隘皆處萬山之
中峻嶺深溝人難並行若係已毀之碎銅則人
力尚可背負馬力尚可馱運今各砲有數百斤
至千餘斤不等不蹀不翼癡重不前雖欲藉衆
扛抬而人足難容力無可施其所存砲位據稱

皆當年本地置造今之不能運出亦猶昔之不
能運入也是必另籌其法而後可以解送卽輕
小之砲止重百十斤者亦因路險難行僅可漸
次馱送原定限期勢難勉副所當一併

題明聽部議覆

再議運送砲位疏

欽奉

上諭事案照直隸各省大小銅鐵砲位其直隸各營

路解費無出與路險不能運送情由臣已另疏
題請外至於各省大小銅砲除山東江南浙江江
西湖廣五省并河南之地近運糧水次者可以
載船解送尚有山西陝西并河南之不近水次
者必須陸運直隸當總滙之區路必經由而各
驛自工料裁四以來更值軍興旁午差使絡繹
各官揭借賠墊已有骨立難支之勢雖三省銅
砲難以預計然砲之重者率有數百斤至千餘

斤不等整砲非已毀之碎銅可比人畜不能零星分負需車必多今畿南大路舊有遞運所車久經裁盡又無額設車價銀兩萬難應此各省之多砲與其臨事而致悞不若先計以酌濟臣思額外車價原有報銷撥補之例唯是撥給於准銷之後則守候經年不能濟急當其應付之時無術設處實滋困累第此車價按程算給原有定數合無將此運砲之車准其於各州縣

本處地丁等銀內隨時動支催覓應付總係應
給之銀未嘗額外多費而各屬得免借墊之苦
公務不致遲悞矣臣再有請者有河道省分之
砲位由船載以抵通州勢必用車運送入京而
通州止額設車價銀七百兩每年支給不敷墊
應至千餘兩不等今各省之砲責之一處運送
進京力實難支併請一例動支正項錢糧催募
夫車以免困累者也

酌議運米脚價口糧疏

遵

旨運米賑濟蒙古事查照宣屬地方連遭荒旱災祲
異常民命實有倒懸之苦仰荷

皇恩軫恤蠲賑頻施幸獲稍延殘喘不致填于溝壑
茲准部咨將宣屬米石運至殺虎口賑濟蒙古
誠屬急需但宣府距殺虎口程途遙遠計往返
有一千餘里及百餘里不等此項米石長途

運送若責之官役而俸食盡裁窮苦無出派之
小民而煢煢餓殍力難負戴卽賣妻鬻子拚命
領運而解至中途或病或死米多未到不特民
命堪憐而公務必致遲悞使非給以腳價口糧
似難遠運且此賑濟蒙古事關緊要亦向來少
有之事非尋常可比臣據南路通判陳天棟激
切具詳批行守道董秉忠查議據稱運糧至五
百里以外者原有准給腳價之例自應照例給

價其五百里以內者雖定例內未開給與脚價
但此枵腹之民何能輓運長驅應請

恩准不拘常例量給口糧議令每夫一人管驢一頭
駝米五斗每夫日給米五倉合每驢日給豆五
倉合草半束折給銀六厘以爲窮黎運送口糧
之需米豆于節年存貯倉內動支草銀于現年
地丁銀內動支給發于公帑無多費而事無遲
悞小民不致痿斃于道路實受無窮之福矣

議改防汛營制疏

謹按地方衝僻之形勢議改防汛緩急之官兵以資守禦以固疆圉事該臣看得天津鎮臣所轄地方周長廣濶兩京孔道九省咽喉邊腹海漕在在衝要臣與鎮臣每以靖盜安民妥設防汛爲念今准鎮臣咨稱因時制宜有亟當酌議移調者如康熙十四年設立豐玉營守備駐劄豐潤兼轄六汛原不無鞭長莫及之虞玉田

縣地處衝衢護送絡繹莊村稠密滿漢雜居非一把總所能支持應設守備一員駐劄玉田立爲玉田營查喜峰同城者有遊擊一員中軍守備千總各一員兵丁二百餘名該路名雖邊口實屬內地且設有章京披甲把守其遊擊千總足以防禦應將喜峰路之中軍守備帶馬步兵丁二十名調駐玉田卽將玉田把總改爲常汛豐臺向係豐玉營所轄該汛坐落玉田地方應

將豐臺把總改歸玉田營管轄玉田見有馬步
兵丁一百零八名豐臺兵丁四十六名併帶來
喜峰路兵丁二十名共計兵一百七十四名駐
劄守備一員管轄把總二員立為玉田守備營
制仍屬薊協統轄則在喜峰無損于玉田實為
有益玉田既設守備則豐玉營應改為豐潤營
守備管轄豐潤開平黑洋澗河四處庶衝汛不
致有悞再永協地方當日設立海防三營原令

蒲河營都司居中調度前以劉家墩守備調駐樂亭縣者蓋爲樂亭城內被盜入劫起見近日海邊商販船隻往來干係重于平昔相應居中設立遊擊一員以資彈壓查務關營遊擊雖有催護漕糧之責但北接灤縣營南聯楊村營西通武清營相離俱皆不遠合將務關營遊擊改爲蒲河營遊擊隨帶千總一員移駐蒲河卽將南海營守備改爲蒲河營中軍守備仍分防南

海其蒲河見兵三百零二名駐劄遊擊一員千
總一員把總二員多方訓練遠近巡防允足以
資彈壓務關營遊擊旣調駐蒲河應將蒲河營
都司改爲樂亭營都司隨帶蒲河營千總移駐
樂亭其樂亭與劉家墩見在馬步兵丁一百九
十八名外有因昔年樂亭失事抽調蒲河營馬
兵八名南海營馬兵六名今蒲河南海均係海
防要地應將原兵撥還二處外另于永協所屬

邊口稍緩之營汛內抽撥馬兵十名步兵二十
名合之樂亭原兵共計二百二十八名駐劄都
司一員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仍屬永協統轄
蒲河營都司旣調駐樂亭應將樂亭營守備帶
把總一員移駐務關改爲務關營守備屬通協
統轄務關見兵一百三十一名駐劄守備一員
把總二員足以料理汛防漕務以上各營均換
給關防各定營制一轉移間而官兵無庸添設

俸餉亦無加增其于衝汎海疆俱有裨益矣

請假歸葬疏

微臣母喪未葬瀝陳哀衷仰祈

聖慈俯允以全子道事竊惟

聖朝敷教崇孝所以勸忠臣子立身竭忠必先盡孝
未有子道有虧而可以事君臨民者也臣山右

寒儒早年失恃蒙繼母李氏視臣猶之己出教
養勤劬恩同乳哺臣於順治十八年叨選廣西

羅城縣知縣其時臣父久已見背止有繼母在
堂家世清貧甫除一職間關萬里欲奉母之任
而力有不能僅偕二三僕人擔囊而往拋離母
氏囑臣妻子奉養絕裾之情至今思之猶有餘
痛在粵七載於康熙六年陞授四川合州知州
蜀道險阻自昔稱難欲迎母侍養而又不可得
至康熙八年陞湖廣黃州府同知雖轉遷已就
近地而在任四年兩次入覲兼奉上司委調不

常奔馳靡有寧宇及十三年二月內報陞福建
建寧府知府畱補武昌府知府因浮橋一案革
職旋補黃州府知府正值兵興終未遂迎養之
私是臣竊祿有年臣母從未一嘗臣之食也至
康熙十五年十月內接臣母病故訃音五內摧
崩隨照例詳請回籍守制乃以逆賊梗化軍務
倥傯督撫諸臣不以臣謏劣勉臣移孝作忠慰
畱再四隨經

題准在任守制臣於斯時私念母在既不能盡菽
水之歡而多事之秋若復力請回籍又不能盡
鞠躬之義則忠孝兩失由是抱哀供職馳驅於
軍旅之間而臣母停柩在家不遑顧也嗣蒙

皇恩超擢於康熙十六年十月內特陞湖廣分巡下
江防道十七年六月內復陞福建按察使尋陞
本省布政使十九年二月內

簡授今職古來知遇之隆從無臣比臣前任江防道

湖南猶阻聲教及任閩省藩臬漳澄正在用兵
自抵今任一年有餘而黔滇餘孽未盡殄滅禁
旅尚煩征討宵旰未舒臣之私衷何敢遽及且
臣受

命撫畿以來毫無寸補而

聖眷有加本年二月內率夫沙河因得

陛見特蒙

製詩褒美更賜帑金千兩御馬二疋又本年九

月內

駕幸雄縣復蒙 賜麕兔魚鴈等物及臣趨候

聖安又蒙 賜銀鼠褂併奶酒

寵錫頻頒榮施逾分感激之私捐軀莫報唯慮暮氣
已侵鞭策不效何敢言去辜負

聖恩獨是臣於繼母生不能養死不獲殮罪已深重
今停柩五年有餘尚未歸土如臣之爲子亦何
賴焉天倫父母事有未盡何以爲人况臣今年

六十有五目就衰邁若再遲延遺此未了大事
而溘先朝露則通天之罪百世莫逭是以每一
迴思而拊膺頓足情難自己者也臣前此之奪
情畱任歷久不敢言歸者緣以四字未寧王事
靡盬人臣義不違顧親之時也茲接部文滇南
逆孽蕩平率土歸王普天同慶從此兵革不用
臣民共享太平之樂我

皇上誕敷文德首在扶植綱常敦崇倫理以維萬世

之人心以固無疆之曆服臣謬任巡撫代宣
聖化亦惟以綱常倫理教人乃躬際太平之盛非復
從前多事之時若不歸葬母喪是貪戀顯榮忘
親背義不孝之名不免貽譏於天下後世對屬
臨民之際先懷慙歉又何以勸人興孝思致化
民成俗之效耶伏祈

皇上鑒臣私衷

允臣回籍安葬母喪俾臣子道獲全完此一生大事

則身外更無他慮犬馬餘年皆圖報

聖恩之日矣奉

旨于成龍所奏情辭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
竣速行赴任供職該部知道

請護印務疏

恩准假期兼膺

新命恭請道臣護理印務以便交代事康熙二十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准吏部咨爲微臣母喪未葬

等事內開該直隸巡撫于成龍題前事康熙二十
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于成龍所奏情辭懇切准假三個月回籍葬母事
竣速行赴任供職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
准此又於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吏
部咨爲補授總督事內開本部題前事康熙二
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于成龍陞補江南江西總督應兼職銜爾部議奏

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臣兩接部文俱經恭
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臣一介腐儒
謬叨

殊恩歷任外吏超擢直隸巡撫年餘以來毫無裨益
自揣庸劣常懷覆餗之虞前以母柩久停在家
特請回籍安葬荷蒙

聖慈准假三個月令臣葬母事竣速行赴任供職捧
讀之下感激無地正期完臣私衷疾趨供職勉

圖後效復奉

特旨陞補江南江西總督臣聞

新命不勝惶悚江南繁劇之地總督兼理文武事務
任重責大如臣菲才何能勝此然以受忍深重
又不敢控辭有辜

知遇之隆唯有勉竭駑駘莫報高厚於萬一第臣歸
葬母喪奉有

欽定假期而新承

命更不便久於遲曠所有直撫印務必須護理有
人庶臣得以速於交代離任刻期回籍葬母事
竣星馳前赴新任臣查直隸守道參議董秉忠
操守廉慎才猷練達自臣抵任年餘同城共事
日益砥礪畱心政務加意民瘼凡所設施無不
允當且查康熙十九年春夏之間直撫員缺部
題奉

令其護理合無循例將臣印務仍交董秉忠護理

自可勝任無悞但未奉

自未敢擅交理合恭疏

題請伏候

奏下臣謹遵奉施行

請帶郎筆帖式疏

請隨帶筆帖式以資任使事切照直撫衙門筆

帖式郎圖於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內安設迄今

七年有餘在前撫臣金任內歷久素稱勤慎

及臣蒞任以來又經年餘益見其小心供事凡各衙門所行清字文移皆其番譯並無差訛而且安分守法從不干預外務此誠筆帖式中所難得者今臣奉

陛授江南江西總督職司軍務凡往來清字文移尤須慎密則番譯之員必誠實循謹臣所素信之人庶可委用無疑合無將郎圖准臣隨帶江南以資任使聽部議奪理合具題伏乞

議覆施行

恭報交代并舉賢員疏

恭報微臣交代起行日期並繳

敕諭事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准 吏部咨爲

恩准假期兼膺

敕命等事內開直隸巡撫印務交與守道董秉忠暫
行護理等因於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准此臣隨將傳

勅一道直隸巡撫關防一顆并吏書文卷於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交送直隸守道參議董秉忠接收護理臣欽遵

成命卽於初六日自保定起程前往原籍安葬母柩事畢之日卽星赴江南江西總督新任俟抵任後另疏題報外所有微臣原領直隸巡撫坐名勅諭一道理合恭繳臣再有陳者以人事君人臣之

誼臣謬荷

知遇抵任一年有餘於所屬各官細加察驗更時
爲勸勉除前歲舉劾案內將直隸守道參議董
秉忠阜城知縣王燮薦舉在案又去年遵

旨往宣府賑濟饑民將南路通判陳天棟薦舉在案
內王燮已蒙行取其董秉忠陳天棟均未奉
俞允注冊而賢績已達

天聽此外如栢鄉縣知縣邵嗣堯之矢志清潔高陽

縣知縣孫弘業之畱心弭盜者槩不乏人然尚須勵終如始磨練歲時爲將來

國楨之選而較然不欺卓有成績者一爲通州知州于成龍也具恬淡之性優通變之才治劇理繁允堪器使一爲霸州州判衛旣齊也化浮囂之氣凜清白之操任州幕而講學不輟署縣篆而滿漢咸和可當大任此臣一年來殫心吏治廉訪人才以報我

皇上知遇之恩於萬一者也茲值離任之際不敢隱蔽故特列名上

聞期以表勵官方以盡臣舉賢之微誠耳伏乞

睿鑒施行

弭盜條約

照得直屬逃人盜賊火為民害無論軍民紳士或犯窩逃或被盜劫家業不保甚至身命隨之而地隣人等亦咸被其牽累今欲為爾等謀保

護安全之計莫如力行保甲古人守望相助出入相扶持良法美意可則可倣用是因時制宜酌定條款編帙成書務使家喻戶曉共相勸勉以期寧謐本部院欽承

簡命撫蒞茲土與爾等情關休戚故不憚諄諄告誡總欲爾等各守身家非好爲多事也爾等當深思而力行之所有條款開列於後

一十家立爲一甲務選殷實老成端正勤慎者

公舉爲甲長報官九家咸聽約束違者稟官重
究

一十家各開男婦姓名年貌自祖父母及本身
妻妾至子孫婦女與同居叔姪親戚并婢僕等
人口作何生理盡數開立門單交與甲長不許
遺漏以便認識稽查違者重究

一九家民人互相保結其結內開某人作何生
理平日并無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

連生事遊手賄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等項如有此等事犯某八家甘受連坐所結是實九家各具互結一張交付甲長以便編入甲內如朦混具結地方官查出九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敢有抗違不遵入甲者重究

一九家之中平日有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出入旗下勾連生事者八家不敢互結許本人赴官自首改過遷善咸與自新地方官另訂一冊開

列姓名或他處舊案扳犯許將本犯悔過首詞
敘入以開生路或怙惡不悛地方官執法究治
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報以憑核叅拏問其餘
游手賭飲撒潑兇惡結黨刁訟起滅是非者八
家不肯互結亦另訂一冊開列姓名不時稽查
違者重究

一甲長釘一甲簿凡十家之內有出外行走者
卽報明甲長今往某處公幹甲長註入簿內回

日仍報明甲長某日事畢回轉卽於簿內去時
項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惡不報或詭秘不報
八家查明某不在家卽報甲長註簿次早報官
拿究或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查出註簿報
官本家與來人審明口供如來人清白任其回
去本家仍以失報責二十板八家各責十五板
如來人不端卽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查收註
簿取收管於本處簿內註解收訖本家責四十

板枷號三個月八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個月
違者重究

一十家之中立有甲長或不諳書寫卽請隣佑
識字者登記或甲長有事他往卽報明九家公
同註簿將簿轉付甲內人收管登記甲長回日
仍同九家將回轉情由註簿將簿收回如甲長
家有親客來往亦照九家例註簿違者重究
一市鎮居民開店接客須釘一簿每晚客寓同

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名係何處人氏來往何處或何公幹生理有無弓箭什物或自備騾馬或僱長脚將騾馬毛色認明或孤客步履有無行李盡數登記簿內次早或去或住報送甲長查閱如有來歷詭張語言恍惚踪跡可疑卽密傳甲長保長窺伺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次日勿令早行以備不虞如玩忽不記他處失事行查店家簿內未開者從重治罪

一十家之中有鄉紳兩榜貢監生員不便與庶民同例編查但直屬逃盜肆害夜不安枕白晝劫殺幾無虛日紳衿咸受荼毒歷歷有案該地方官酌議或鄉紳立一冊文武兩榜各立一冊貢監生員各立一冊將家僕盡數開列冊內邇來風俗頹靡有以武舉而窩盜者有以武生而為盜者種種不法已經事犯似應武舉貢監生員互相保結武舉貢監責之縣官文武生員責

之教官如生員抗不互結者教官移縣轉詳如
武舉貢監抗不互結者縣官申詳一併查究或
武舉貢監生員居處隔遠未悉素行不便互保
者另列一冊如係鄉居願編入村莊保甲者聽
其自便此分別貴賤之法以寓弭盜安民之意
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鄉村各有垣牆此弭盜安民之善制也日久
剝蝕多有倒壞目今農隙正宜同心協力補葺

壞垣修理柵欄各甲長公釘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人幾名值日查夜登記簿內或遇盜警本村放炮鳴鐘擊鑼大家救護如堵禦不能入柵行劫者巡夜同守柵欄人等報明地方官各賞紅布五尺如已入柵欄力能救護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報官各賞紅布一丈如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各賞紅布一疋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

肯救援以致盜賊入柵劫去財物拷傷失主者
隣佑并巡夜守柵人等一併究治敢隱諱不報
者十家以通賊論

一村莊居民一甲以至數十甲若無統屬則呼
應不靈應設一保長以統率各甲或村莊止有
一甲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一賢能
保長料理地方各甲長將花名交付保長保長
將各甲合總報官以憑稽察凡遇隣村有事保

長聞鐘炮鏗聲立刻傳炮各村一齊放炮保長
卽率所管村莊甲長一面分衆各據要路堵截
一面率衆直赴當場救援或當場殺獲賊徒或
要路擒拏賊徒者每名各賞銀五錢甲長賞銀
一兩保長賞銀二兩如保長聞隣村放炮不傳
炮者罪坐保長甲長聞保長放炮不傳炮者罪
坐甲長如甲長傳炮甲內人丁不赴援者罪坐
各家如當場退縮觀望不前致賊逸脫者罪坐

保長如分撥堵守要路放脫賊走者卽未受賊
賄甲長亦應治罪法在必行違者重究

一地方設立保甲長協力守禦不可無器械使
用查一村之中須置炮一杆鑼數面各家成丁
者各備門棍一條凡遇盜警先放炮以便保長
會衆救援兼以鐘鑼齊擊則各家奮勇爭先更
查甲內或有烏鎗弓箭腰刀鐵尺長槍鐵叉之
家開明報官量畱烏鎗弓箭數件地方官書押

鐫刻於上仍給本主甲長同本主具領存案不許攜帶別處行走如有遺失從重治罪其餘盡收入官照物給價如有匿藏甲長與八家首報本家以通賊論如甲長八家未經查出被傍人首報甲長與八家連坐至於刀尺鎗叉槩鐫本家姓名當官驗明登記簿內以便稽察違者重究

一地方人民有在圈佔莊內居住旗房者查明

幾家照例編入附近村民甲內如有抗違不服者查拘親屬務獲正身面取親屬保結交付甲長註入簿內本身仍以抗違

王法枷責不饒

一十家之內有窮苦民人不能度日者甲長報知地方官另造一冊設法養濟如此等民人既不敢出外行走又無地土生意甲長不報罪坐甲長甲長已報地方官任其困餓顛連以致喪

命溝壑或典催旗下苟延歲月本院訪聞縣官
以不職糾叅如能設法生理養濟四季詳報存
案以便紀功舉薦

以上各款務須恪遵實行不得視為具文常套
悞身家而干法紀保甲人等亦不得藉端滋擾
自取罪戾後悔無及須至冊諭者

續增條約

十家互結之法本部院在楚行之已久然在直

隸有行不去者祇因南北風氣不同習俗亦異
今加意諮訪有前此條約中所未備者酌增數
則附列於後

一直屬有等大盜彰明較著稱為馬上好漢子
地方人等畏之如虎敬之如神稍有拂意卽白
晝劫殺或暮夜殺死全家凡屬良民口稱犯了
王法止一人死惱了大盜則全家死因之寧死
王法決不敢惱了大盜也從此思之求一不敢

互保之八家不可得矣隱忍獻媚求保身家誰
敢不保大盜如此保甲竟爲養盜圈套嗣後地
方官先訪大盜姓名密稟本院務憂深慮遠設
法擒拿立斃杖下王法旣行則良民有所倚靠
氣直膽壯互保之法方能著實行去切勿如從
前深州之受賊賄束鹿之畏賊鋒致大盜蜂起
釀禍迄今不可救止也

一禁馬之法本院業已飭行邇來密訪此法止

可行之於良民百姓決不能行之於巨竈大盜
凡屬富家俱是大有身家之人院宇深邃僕從
衆多馬疋弓箭器械無不備具且鄉愚村民望
風懼伏稍有身家託爲姻契不肖有司受其餽
獻結成相知且自己賊跡纍纍畏其訐告一入
牢籠明知故隱一經事犯多方遮飾地方百姓
知其手眼通神怕到官不得死無奈聯名公保
預爲結識之地其中黨羽引類呼朋極口稱寃

每每釋放竟無顧忌若夫匪盜重價購買健馬
追風逐電防汛官兵望風縮頭誰敢向前堵敵
此等馬疋俱養之各處窩家踏就生意取之如
攜一經事犯卽藏窩家如追緝急逼或潛匿

京邸或投充旗下地方官莫可誰何且此輩舉動
更爲駭人有買驢騾日行二三百里者有步行
一日一夜走三四百里者今日打劫明日已離
失處數百里矣因此事犯多被辯脫此種大盜

一日不除則河南山東直隸終無寧畧嗣後地方官務要廉靜自守端正寡交更畱心密訪切勿如滄州之被其愚弄則大窩必然斂手一切巨盜嫖賭性成揮金如土手頭一空便思行劫東來西去到處狐羣狗黨交相容匿不肯改悔不死不休且賊通九州某處有一生意便來勾引既已入夥明知事犯到官不饒總屬死命欲不去而不可得與言及此亦覺可憐一步錯了

滿盤是錯地方官須要恩威并用將此夥巨盜
心上時刻記算不要一刻放下某賊某日在某
處卽行密拿一經擒獲便思了當如某賊已有
悔萌卽傳投見善爲解救處置得宜如事發緝
拏逼急無處躲閃投見求免者萬萬不得寬縱
立刻綁送失事地方切不可被他哄了總之天
下無難事只怕不用心若將問百姓要銀子這
副心腸用在拏強盜上何事不成各地方官都

一心做起來賊無容身之地何愁地方不太平
著實細心參閱

一州縣地方或有一村都是盜一家祖孫父子
世世做賊這互保之法如何行得去甲長是盜
九家是盜明是強盜保強盜此處沒奈何只得
亦編成保甲姑入羅網大約良民多賊盜少務
擇有身家有才幹的做一保長立禁止夜行木
牌時刻叮嚀各處甲長大家隄防看明這一村

的出路去路於要緊路口埋伏鄉夫如遇此村
人黑夜行走卽行緝鎖次日稟官嚴審如無謀
劫實跡治以夜行之罪如此防閑日久彼不得
動手或稍斂盜心亦未可定此蓬生麻中不扶
自植之謂也著實奉行

一保甲之法一行盜賊不得動手必與地方官
爲仇讐須要時刻防備這夥強盜謀害白日謹
守城門稽查出入著巡捕官每日落時逐戶查

問并菴觀寺院不許容畱閒人更於衙內建一
敵樓頂上蓋房二間每晚家人巡更地方官帶
印宿於中一層嚴守樓門再於衙舍外邊撥更
夫巡邏以防報復此先保其身方可實行保甲
切勿疎虞

一賭博乃爲盜之根屢奉嚴禁法令不容寬假
邇來訪得直屬每遇集市一夥大盜公然放頭
開賭地保不敢過問地方官竟置膜視全不禁

止這夥將打劫之物一擲輸去又商議行劫隨
劫隨輸隨輸隨劫終無了日又將沒飯喫的窮
人勾引在內地方官平日不肯禁賭養成盜黨
及至事犯把入夥的窮民拿來一例梟斬於心
忍乎此種罪過都在地方官身上只是貪財迷
竅全不思想殺了這些窮人到陰司底下那個
不嚷鬧終久一命要還一命遠在兒孫近在身
何如打起精神嚴禁賭博稽查貧乏不知救了

多少人的性命祿位如何不掙噤子孫如何不
昌大功德無邊比耍銀子十分受用十分放心
地方官要留心參閱

飭查劣員檄

直屬地方倍極衝疲又兼連年疊罹災祲百姓
困苦不但民鮮蓋藏實已僅存皮骨惟在良有
司加意調劑更藉道府等官實力整頓庶不致
流離失所今本院新膺

簡命撫綏茲土切切以察吏安民爲念自入境以來

風聞地方各官未能潔已奉公或征糧而濫收

火耗者有之或遇差而派取民間者有之或嚴

刑峻法貽累地方者有之或聽信衙蠹恣意誅

求者有之種種不法殊可痛恨若不急爲釐剔

其何以澄肅官箴靖安地方乎第恐耳目未周

風聞未確除現在密訪外合行查報爲此牌仰

該道照牌事理文到細加體察務將不肖貪酷

官員速行據實揭報以憑飛章叅處至于昏庸
衰老廢弛公務等輩亦卽訪確分別報明核叅
該道務須實心察訪勿得以平日之喜怒爲屬
員之賢否亦不得瞻徇情面止以微員塞責如
不實力奉行止循故套該道亦難辭咎

嚴飭佐貳擅理詞訟檄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如府州縣佐貳之設凡
緝追捕盜巡查私販領解錢糧等項是其職也

至於一切民詞原係正印官之事其佐貳等官
不許干預以滋紛擾查定例一款內開佐貳等
官不許准理詞訟如正印官批行事件方許審
理等因久經通飭遵行在案乃邇來日久法弛
佐貳等官未免置若罔聞遇有呈詞稟狀無論
可否槩行濫准差提混審恣意苛求值此災祲
疊見之後蓋藏久虛之日若不亟爲嚴飭誠恐
擾害無窮爲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卽速嚴飭

所屬各府州縣凡一切強盜人命重情鬪毆戶
婚田產等事務令印官親為審理不得復任佐
貳等官混行濫准差役拍提以滋擾害如正印
官批行事件亦須卽為審斷不得拖累遲滯有
曠民業若正印官不嚴加稽察仍由佐貳等官
濫准混審者該道訪確卽行據實揭報以憑叅
處倘該道徇隱不報或被傍人告發或經本院
察出責有攸歸

嚴禁奢靡檄

據直隸守道條議四款內一曰力崇節儉也天地之生財止有此數過用則易竭奢費必不支且暴殄狼籍凶扎隨之必然之理也俗薄風靡華奢競尚一常餐而甘旨多簋一燕會而珍錯雜陳網羅搜盡禽魚適口務窮水陸致庖厨之慘殺驚聞椒桂之芬辛滿鼻誇高爭勝恬若分然一衣而紈綺爭奇一裳而綾羅罔惜一襪而

時逾間錯一飾而珍翠千金甚至肥馬輕裘鷄
隨犬逐盃盤狼籍郊圻甘脆飽及禽獸種種逾
分不特富家大戶安然行之而輕薄喜好之徒
亦俱勉強則儆良可浩歎總由爲民上者不示
先儉朴以躬導之彼蚩蚩若輩何知物之當惜
福之不可盡享耶夫饑固不可果腹則已寒固
難禁苟煖輒休安在粗糲蔬瓠之不可充腹而
布絮素衣之不可適體也誠能躬先約素懇切

化論使閭閻共知粒食之不可暴棄非分之適
以喪身凡吉凶燕享日用尋常俱有定制不念
過分更於朔望講約之日共相勸勵知禮之士
大夫則化勉其家以及其族其戚耄耆之鄉老
有行之耆民則轉相化勉夫子孫村里之間將
見古朴可風物力常餘日積不見多而歲積則
日盈苟逢水旱災荒未必遂致捉襟而肘露也
等因到院據此擬合通行嚴飭爲此票仰該道

照票事理卽便轉飭所屬凡飲食燕會俱有常
度適口則已毋逞慾而珍錯雜陳母競奢而水
陸兼備服御衣飾俱有常制適體則已勿喜新
而紈綺爭勝勿鬪麗而錦綉稱奇通國士庶俱
因習尚成風罔惜物力是在爲民上者務須躬
先儉朴諄諄勸導由士大夫以及鄉耆由鄉耆
以及編氓務使咸知物力艱難轉相化勉共返
淳龐俾風移俗易本院將以規諸有司之賢良

教化矣倘或視爲具文因循舊習有奉行之名而無奉行之實本院亦何樂有此屬員也定以溺職特疏糾叅決不姑容各宜凜慎毋貽後悔嚴禁火耗諭

朝廷則壤以定賦百姓按則以輸糧原有一定之規在州縣各官身爲民牧亦當上體

朝廷德意下念百姓困苦按則征收更不可意爲輕重故火耗之禁

功令首嚴所以勵官方惜民力甚切也乃有司視
爲弁髦全不凜遵指授櫃書高下其手有加二
者有加三者有明雖加一而暗實加三者種種
竊脂之行無異竊盜相沿成風恬不爲怪本院
自歷任以來此中情弊知之最悉今特膺

簡命撫蒞茲土首以察吏安民爲事凡各州縣衛務
須洗心滌慮痛除積習毋額外以橫征毋恣意
以朘削愛功名而愛百姓旣可以不愧衾影復

可以無慚職守明有循良之譽幽有陰騭之報
卽本院亦樂與諸有司共覩厥成特疏薦揚儻
有不肖有司狃于故習甘蹈陋規不恤民怨不
顧鬼譴或快意于輕裘肥馬或肆志于田宅妻
妾或近爲耳目之娛或遠爲子孫之貽當民窮
財盡之日饑饉洊臻之時稍有良心莫不拊膺
長歎卽多方軫恤尤苦國賦難完民力難支又
安忍于正供正數之外敲鳩形鵠面之骨吸賣

兒鬻女之髓以遂一身一家之欲忍心害理禍
必不遠天道好報決不爽期總以為幽渺難憑
且顧目前然

王法具在本院決不敢徇縱以玩

功令除通行各屬嚴飭外合行出示曉諭

嚴禁餽送檄

禮有交際原因分誼相近互為獻酬用將誠敬
至名分懸隔體統攸關自合杜絕餽遺凜遵

功令孰敢隕越以滋罪戾雖其間用下敬上禮順
人情然旣不可疎尤不可越本院與各州縣共
事一土休戚固自相關各分實屬懸隔若復交
際何異朋儔是敬上乃所以犯上順情適成其
悖禮因循成習不獨有干憲典亦且褻瀆等威
如大名縣知縣公然開具手本呈送中秋節禮
越分犯上本應

題參姑念初犯暫從寬宥令行嚴飭爲此票仰該

道照票事理卽便轉行各屬申飭嗣後凡遇重
陽冬至元宵等節并過路送禮各衙門槩行禁
止如有私相餽獻查出併行

題叅決不姑寬各宜一體恪遵施行

嚴禁略賣檄

直屬歲歉民饑業荷

皇仁發帑賑濟各邑窮黎咸宜共安鄉井以待有秋
乃四外奸徒乘機與販人口結聯地棍簧惑鄉

愚輕自賣身或賣子女所得價銀有限自賣之
後或轉賣遠方或賣與旗下一倍數倍無知小
民誤墮奸計遂致終身淪落該管有司從未禁
遏殊屬溺職又旗下買民定有地方官用印報
部之例各屬當于投遞賣契之時詳查確實然
後用印近日祁州竟將背主投旗之曹來不聞
來歷祇憑地棍杜文常假捏之契卽與用印前
據曹來之主曹之完狀控批發保定府審明業

將原契究出斷歸原主恐此外不查來歷混行用印者不止祁州一處已也合行一併通飭爲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卽移行各府通行所屬州縣衛等官各于所屬境內不時體察如有外來奸徒勾串地棍與販人口者立行嚴拿究解至于旗下買民務將所買民人及地方鄰佑族長人等傳訊明確方與用印如有仍前怠忽不恤小民困苦任其輾轉販賣并旗下買身文契

不行查明輕與用印者或本院訪聞或該道府
揭報定以溺職指叅各宜凜惕勿貽後悔

飭查防守地方檄

真定所屬地方遼濶西山一帶界連晉省寫遠
險峻易于藏奸近見劫殺頻聞皆設備未週之
故該道卽將所屬各州縣併各關隘地方某處
設有防兵若干駐劄城守者若干分防汛地者
若干某處係緊要地方所設官兵果否足用某

地方遼濶來往巡查有無鞭長不及之虞逐
備悉查明酌量地方之緩急設兵之多寡今
應作何裒益酌議妥確造冊詳報以憑移咨總
鎮會商定奪總期兵不添而巡查自周民不擾
而盜風日息該道職任監司地方攸賴切勿以
泛常視之也

申嚴冒災檄

直隸地畝被災特奉

皇恩蠲免錢糧必使被災人戶均沾實惠庶不負
朝廷軫恤至意然有鄉僻之民愚昧可欺文已到

而不知糧已除而不識戶書里蠹劣衿奸棍朋
謀串結或沉擱原行侵吞已納之糧或移甲換
乙冒免他人之地種種弊端不一而足是將

朝廷恤災之巨典徒飽奸蠹之谿壑殊可痛恨今
各屬所報災傷地畝已奉部覆允准隨經頒發
告示轉知該道貼發在案合亟嚴行申飭爲此

票仰該道查照票內事理卽速移行該管道府
廳轉飭該衛堡將前發告示多爲鈔白于被災
村莊遍貼曉諭勿得沉匿其被災花戶各按原
報地畝照依應蠲分數將本年錢糧逐名除免
如有已經完納者卽照數流免下年錢糧至各
花戶報災之時該衛堡俱有花名細數底冊令
將此項底冊先送查核不必另造仍取戶書里
役不敢作弊如有弊端願甘死罪結狀並該地

方官印結一併呈送存案倘有愍不畏死之徒
大胆玩法仍有侵欺冒免之弊或經訪聞或被
告發定將結內有名書役及劣衿奸棍一併嚴
提處死該地方官以通同侵冒特疏叅拿決不
輕貸

嚴飭協拿盜賊檄

盜跡詭秘出沒無常呼朋引類糾黨非一處之
人朝西暮東行止無一定之所若事經發覺追

捕嚴急則藏匿愈密所賴各地方官無分彼此
協力擒拿庶奸宄無潛身之地而萑苻可期肅
清今據南皮縣條議內稱隣境之盜十不得一
皆因各州縣衛拘泥界限接壤之地無異秦越
不獨彼縣之人此縣不能往問卽此縣之人潛
入彼境如入深淵等語似此護盜成風地方何
日得寧擬合通行嚴飭爲此票仰該道查照票
內事理卽通移各道府轉飭所屬如遇隣封失

事追捕盜賊遁入境內卽行接續窮追如係獲
賊供出夥盜開有姓名住所移關提取卽行設
法擒拿務期同心協力共圖殄滅以靖地方慎
勿彼此岐視倘有以隣境失事漠不關心置之
不追不緝或受大窩囑託或被捕役朦蔽將現
在之賊以死故逃亡開脫一經本院訪聞定以
縱盜黨賊分別

題叅究治各宜凜遵毋貽後悔

嚴禁賭博論

四民之中各有本業咸宜安分以保身家乃有
奸猾之徒希圖厚利開設賭場貪痴之輩墮入
局中相聚賭博晝夜不息開場之家獨得其利
贏者百無一二輸者比比皆是以致貲財蕩盡
田房準折一空棲止無所謀生無策或情極自
盡或身為乞丐或自賣旗下或將妻女子媳賣
為奴婢終身淪落或為盜賊致被擒獲身罹重

辟此皆賭輸以後之形景也當聚賭之時還有互相爭競被人毆死者亦有疊輸氣苦殺死人命者如口北道詳報康明譽康光譽與韓鎮考等賭錢相爭兄弟二人俱被韓鎮考韓二考打死又如宣府營兵黃之元與前衛生員蔡繩枝鬪牌屢被繩枝所贏將繩枝殺死此係近日之事皆因賭博之故除批行究擬外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諭士民人等嗣後各守恒業不許羣

聚賭博如敢違禁定將賭博之人與開場放頭
併抽頭之人及該地方俱照定例治罪決不輕
賞若有首告賭博者提審得實照例將賭博銀
錢一半給賞如同賭之人出首者免罪仍行給
賞須至示者

驅逐流娼檄

士農工商各有常業官役吏胥各有職守無庸
隕越本院蒞任以來禁止奢華以敦習尚嚴飭

官方以明政體業經申飭在案邇聞習尚紛靡
官常敗壞未有如廣平一府若是其甚者也如
鷄澤縣之柳下永年縣之南胡賈西岩村等處
女戲雜沓娼婦繁多不止紳衿士庶破產招致
卽文武官弁出入衙門不特不行禁止抑且流
連暢飲醉後狂悖上之官府敗其官方者如錢
同知畱宿于張守備署中并例監張文炳張文
煜家嫖戲且四娃者是也下之衙役忘其性命

者如府門役齊佩蘭設騙各縣銀錢包宿李六
縣戶房張文玉王立業侵本縣庫銀嫖宿王菊
花是也似此官役士庶縱慾濫觴廢棄職業將
見風俗日壞官常不整言之殊堪痛恨合行飭
逐爲此票仰該道照票事理作速轉移大名道
將一切流來女戲娼婦嚴檄各該地方官盡行
驅逐出境不許仍前容留併出示曉諭士庶人
等嗣後務要恪遵前禁守其本業庶風俗不致

頽靡而地方亦漸返淳龐矣併取各遵依報查
施行

再飭植樹浚井檄

耕鑿樹藝培天地自然之利裕吾民衣食之源
此誠根本之業但編戶無知率多因循怠惰難
與慮始唯賴司牧諸人畱心勸導督率力行久
之自收成效使小民安於利而不知本院於去
年七月內有令各官督民廣植桑麻多浚井泉

之檄通行在案茲據安肅縣王令申稱遵檄編
爲歌詞遍貼鄉村民皆爭先淘井報到四十八
村已得井二千五百二十有餘且教植柳以爲
水斗之用又桑栽難覓凡榆柳之類莫不有利
併作俗語遍貼目今民皆扞插等情似此一邑
勸勉有方民皆趨利而爭先可拭目以觀成效
矣其餘各屬曾否舉行歷久杳無報覆蓋徒視
爲虛文悉已置之高閣深可痛恨若謂方物不

類地土異宜卽有不宜于桑無不宜于麻者且
如榆柳之類乃最易生之物又不擇地而可期
長茂者至泉源與土脈流通無地無水卽或原
隰高下不同一邑之中間有石磧流沙亦自無
多其土深壤沃之處無不可爲井此二事勞僅
一時坐享長久之利民何憚而不爲官亦何憚
而不勸也今閔王令所編歌詞簡切明曉愚民
易于省記擬合一併通頒爲此票仰該道府查

照票內事理卽通飭所屬恪遵原行并今檄事
理寔力舉行仍將發去歌詞照式刊刻遍貼鄉
村諭民傳誦咸使知利爭趨俟歲終將勸民植
過桑麻浚過井泉造冊徑報本院查核以憑分
別殿最其去歲通飭因何不卽遵行緣由併取
各屬回文彙詳報奪均毋違錯

丁清端公政書卷之五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家孫

于準敬錄

卷之六

兩江書

優陞謝恩疏

請暫停舉劾疏

請豁民欠漕項疏

請補江寧知府疏

留徽六太二營官兵疏

補撫標額兵疏

請寬裁兵疏

再陳請蠲漕欠疏

題留鎮江府疏

特薦江南藩司疏

乞休疏

青島公政書

卷之六 目錄

二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六

平江蔡方炳

後學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兩江書

優陞謝恩疏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准吏部咨開文選
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本部題前事

內開該臣等查得于成龍係見任直隸巡撫兼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南江西原設總督一員
管理今將于成龍照例陞爲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
務兼理糧餉操江仍帶紀錄三次於新任康熙
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旨于成龍清廉素著著優加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

餉操江寫勅與他餘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相應行咨案呈到部移咨到臣准此竊臣寒
微謏劣猥蒙

皇上知遇授以直隸巡撫莅任一年有餘愧無寸長
足錄

皇上不以臣庸鄙溺職復授以江南總督鉅任臣方
慮智力短淺時凜覆餗之懼乃又荷

殊恩令臣兼理江西督務撫心自問臣有何能而當

此兩江之重寄耶今邀

皇上不次優典加臣以兵部尚書職銜臣驚聞
成命不覺汗流浹背雖

皇上之寵眷日隆而微臣之愧悚日甚惟有益加寵
勉竭盡駑駘仰報

高厚於萬一耳除臣虔設香案望

闕叩頭外臣謹具本恭謝

請暫停江蘓舉劾疏

竊照文職官員定例二年舉劾所以澄敘官方
鼓舞人材甚

盛典也然必舉果循良則舉者知榮而未舉者知
勵亦必劾果貪墨則劾者知悔而未劾者知畏
將舉不虛舉劾不虛劾而

朝廷勸懲之典以立今康熙二十一年又值二年
屆期安徽所屬臣已恪遵成憲採訪得實照例
舉行在案至於江蘇一帶大小屬員臣虛衷體

訪亦廉得其概然有立身在名節之際而行事
未必盡孚于民隱有行已在清濁之間而舉動
未必盡撻乎民怒蓋賢非循卓之尤貪非污墨
之甚恐舉之効之不足以爲未舉未効者愧勵
安敢率爲入

告臣請今次舉効似宜暫停官之賢者臣獎進誘
掖徐觀厥成果其清操自矢初終不易臣自特
疏

題薦官之不盡賢者臣仰體

皇上寬大之仁提命教誡以期自新萬一怙惡不悛
臣亦不時糾叅不敢稍爲姑容庶激勸不爽而
於澄敘官方鼓舞人材或少有裨益矣

請豁民欠漕項疏

臣猥以菲材荷蒙

皇上特簡總制兩江當蒞任之初披閱臣署案牘恭
誦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開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稅銀及帶徵
錢糧該督撫查明保題到日豁免欽此臣伏讀
之頃不勝感誦

皇上加惠元元之至意卽古之湯文無以過也雖經
署督臣徐國相騰黃頒行第恐不肖官役仍敢
違悖朦徵臣隨大書告示分檄各司道通行曉
諭并咨移江安二撫臣會核民欠冊結具疏
請蠲去後乃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總漕

臣邵甘准戶部咨爲察核通庫等事康熙十七年以前未完漕項錢糧一案查

詔款內開所關河漕一應情罪俱不赦免相應仍咨總漕將此項錢糧速行徵完如有不完將經管各官題叅等因是部覆綦嚴追呼之令又將遍告閭左臣痲痺在抱輾轉思維竊謂

恩詔內河漕情罪俱不

赦免者似指有悞河道漕運情罪處分文武臣而

言原未云民欠漕項錢糧亦不

赦免也且備查康熙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六年以前民欠而江南省漕項錢糧
實在已奉豁免數內又康熙十八年欽奉

上諭停徵康熙九年以前民欠并康熙十八年奉

旨豁免康熙十二年以前民欠凡漕項銀米莫不開
入民欠內一例蠲停今康熙二十年欽奉

恩詔豁免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及帶徵錢糧

天語相同並未指出漕項錢糧不准豁免字樣是
皇恩浩蕩誠如天地覆載無不包容而部臣拘於另
條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之

詔款復令追徵臣思畝畝小民任土作貢按畝輸將
辦折者曰條銀辦本者曰倉米總皆出於地丁
一條編徵從未另有一辦漕之田畝以故窮簷
蔀屋凡有逋欠者一聞

恩豁莫不舉手加額載道歡呼如釋重負不謂

詔下數月之後又有漕項不准

赦免之行復將則壞計丁分別追比竊恐小民愚昧未易諳此規條保無有不肖官胥乘機弊混竟將起存之民欠亦藉稱漕項朦徵紛擾大負我

皇上蠲恤之深仁者乎江南賦稅甲於天下自兵興而後轉輸邊餉撥協軍供不下二三千萬之多今遺此舊項欠籍通盤合計不過尾數卽有漕

項之名又多係折色減存實非運北漕糶可比
是催徵徒詘於民力蠲免無損於

天庾矧當四海昇平亟應休養財賦之源上培

國本伏祈我

皇上垂鑒東南民力凋敝已深

特沛恩綸一體蠲豁俾億萬窮黎仰沐

堯天舜日歡聲雷動歌誦

聖德於億萬年勿替矣除一面查取民欠細數冊結

候

旨遵行外臣謹會同總漕督臣邵甘江寧撫臣余國柱安徽撫臣徐國相合詞具題

請補江寧知府疏

看得江寧知府一官不獨爲八邑之表帥而實爲通省之領袖臣奉

命初到江南一切有關官民事務尚未周悉正須守才兼備之員以補佐臣之不逮到任以來日觀

江寧知府陳龍巖老成持重廉潔自矢且其料理各項錢穀應付過往官兵尤徵肆應之才臣深幸其得一良吏可以收臂指之效而表式乎羣寮不意於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未時病故臣聞報如失左右手竊念

朝廷儲養人材固不乏才德兼優之儔但吏部銓選原有定例今該府員缺部臣自必循資按格掣籤推補誠恐所推者操守有餘而才幹不足

或才幹可觀而操守難憑以之經理重地難免
覆餗之虞必得才守兼全如臣任直隸巡撫所
薦通州知州于成龍霸州州判衛旣齊區畫一
切事務庶可政修事舉勝任而愉快相應仰請
皇上俯念江寧知府一官關係最重不拘銓選常例
勅部立速揀選或命廷臣會推清操久著幹練成效
者星馳赴任俾臣專心倚任地方幸甚微臣幸

甚

雷徽六太三營官兵疏

看得康熙十三年饒逆變亂以後所在煽動前督臣阿席熙於要地之綢繆務早等事案內將江寧將軍下各營閑甲兵糧一千名以六百名補入徽州營以四百名補入六安營俱裁去參將改設副將又太湖一營前任江寧撫臣馬祐爲汎廣難以綜理等事添設右軍守備一員專管江南汎地俱各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今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恭逢
恩詔款開軍興以來添設綠旗官兵應行裁汰者該

督撫提鎮詳查題請裁汰欽此當經前督臣移
會撫提諸臣并行徽州六安太湖三營酌議裁
汰去後據徽州營副將姚弘信六安營副將周
于仁太湖營遊擊李鳳翔等請將原補官兵仍
舊畱用並准安徽撫臣咨覆相同臣查徽郡東
聯德平樂興西接浮梁倒河匝處萬山之中層

巒疊嶂最爲奸宄出沒之所臣檢閱舊案如逆賊王跳鬼及饒逆侵犯之時悉因三省連界汎廣兵單不敷防禦以致小醜陸梁此前督臣所以改設副將添佈重兵彈壓也又六安一汎綿亘數千餘里與湖廣黃麻等處相接實爲江南西陲重地臣前任黃州府時剿撫東山逆孽何士榮等歷覩江廣形勢但見英霍二處山深谷邃伏莽堪虞非安設重兵不足以捍此巖疆前

督臣早已見及此也今二處官兵佈置周密地方稍稱平靜正宜安愈圖安綢繆未雨若拘於軍興以後添設之名而裁此險汛之兵將臣恐不軌之徒伺隙思逞彼時再議增兵安輯而地方已不勝其驚擾矣臣謂徽六兩營官兵斷斷難以議裁伏查部文與

恩詔內議裁官兵似指有事省分題設重鎮而言至於徽六兩營原從地方險隘起見且千名之兵

又係通省各營開甲較於他省額外添設者不
同若夫太湖一汎臣自闕地赴任直省經由其
間湖面廣濶一望無際港汊叢雜素爲盜藪該
營添設右軍守備一員肅司江南汎地誠爲營
制起見更難與軍興後所添官兵一概而論臣
以事關封疆重務不敢膠執已見隨又備商昭
武將軍等議覆僉同是以謬陳臆議將前項官
兵照舊畱用臣非不知裁兵卽以節餉然爲地

方計久遠則亦不得爲

朝廷惜金錢又何況三營所增之俸餉尚有額內
應給之原款乎相應仰懇

皇上俯念徽州六安太湖三營皆係山澤險汛續補
官兵准其照舊畱用永垂經制其有益地方誠
非淺鮮也

補撫標額兵疏

看得江寧安徽二撫標原添設官兵二千五百

名經部臣會議畱爲經制將督提鎮協各營內
老弱裁汰以足其數奉有

俞旨移咨到臣臣隨移行欽遵去後茲准提臣楊捷
咨稱江南地方廣濶外有江海內有叢山無險
不備各營額兵節經裁減處處兵單萬難再裁
議將徽六二營所裁續添兵丁一千名抵補尚
不敷一千五百名再於通省內地各營裁汰等
因臣思裁補撫標兵缺雖部議於督提等標汰

除然未有不量其汎地之險易而槩行裁汰者
今查江南幅員遼濶水陸兼防在在需兵而沿
江沿海爲尤甚如崇明雲臺俱各孤懸海中金
山柘林青村南滙川沙吳淞黃浦又皆逼近海
面京口一鎮跨江設險咽喉要津且有漕白糧
艘經由若夫泰州一營兼轄興掘二汎民竈雜
處地極其廣而兵僅三百四十餘名是以上各
營急需多兵彈壓均不便議裁此外內地額兵

共計止有三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名而議裁二千五百名所裁過多則營伍空虛汛守鮮不廢弛是撫標兵缺雖取足於腹裏各營而汛廣兵單又不可不豫爲之所此提臣徽六二營裁兵撥補之議爲有見也蓋徽六二營新裁兵一千名原係通省閑甲今以各營閑甲而仍抵各營之裁汰祇以增足五萬五千之額原非另外添設卽

朝廷多此千兵糧餉非與國帑有虧而各營多此千兵汛守則與地方有益相應仰請

皇上允臣所請將徽六二營新裁兵丁一千名卽抵撫標之數其餘一千五百名容臣於內地各營通融分派陸續裁汰可也臣謹會同具題

請寬裁兵疏

看得江省袁臨地方奉

旨抽兵防守一案臣准部文隨移會江西撫提二臣

定議去後准撫臣咨覆議於袁鎮奉裁兵內挑
選四百名共足袁營兵一千二百名以資防禦
臣查袁鎮標兵卽在各省保赤一案二年裁汰
之數今所添四百名則係新增而非額內抽撥
且逆氛煽亂之後營兵多寡皆係隨時佈置今
地方平靖又須從長計議相險設防以爲經久
之計隨又備咨商酌去後茲准撫臣佟 據
布政司張所志詳議咨覆前來臣查江右營制

康熙十一年前督臣麻勒吉題明設兵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名迨康熙十三年逆氛猖獗之後各營續添官兵共三萬三千餘名逾於定額之數前蒙

皇上寬以二年消除則通省營制仍應照前督臣已定之數爲準其袁臨與撫標應添撥兵共一千八百五十名卽於此二萬八千八百二十九名之內酌量汛地險易通融抽撥以成一定之制

如袁臨地方關係緊要向設兵八百名今議增
兵四百名查饒州九江地處腹裏尚可裒其有
餘以補袁營之不足應於饒州營抽兵六十名
九江營抽兵三百四十名共兵四百名以足袁
營兵一千二百名之額又撫標應設兵一千五
百名內本標向有護衛兵五十名今應抽撥兵
一千四百五十名查南瑞鎮標南昌城守水司
九江南湖水師撫建饒等營雖無多兵可撥然

皆屬平易內地較與銅鼓南贛等各營水陸要
汛不同應於南瑞鎮標裁兵七百五十五名南
昌城守營裁兵一百二十八名南昌水司營裁
兵一百二十八名建昌營裁兵一百九十名南
湖水師營裁兵一百六十五名饒州營裁兵八
十四名共裁兵一千四百五十名合以撫標原
額護衛兵五十名以足兵一千五百名此則袁
臨與撫標應添撥之兵數也至於撫建二屬

既裁去提鎮今應如前督臣原定經制仍復撫
州建昌二營此外各營官兵數目均循其舊惟
廣信地方界隣浙閩深山邃谷允爲險隘該營
原止設兵五百八十名不敷防禦今宜稍爲更
定議增兵一百五十六名共兵七百三十六名
查撫州居南建兩府之中實爲腹裏平易之地
該營原設兵七百八十名尚可議裁兵一百五
十六名添入廣信防守此則舊額與要地應復

應更之兵數也營制既定所有續添官兵統於
二年之內消除全完以遵成議再查裁兵之成
議等事一案江西未經裁完官兵部議仍照康
熙七年會議之數限一年內裁足臣思江西自
十三年以後續添之兵三萬三千餘名過於原
額現在紛紛裁汰若再將額內之兵同時并裁
未免艱於安插以臣愚見似宜先將續添各兵
儘於二年內消除俟裁完之後容臣量度時勢

再照康熙七年會議定數斟酌汰除足額庶目
前安插之兵免於壅滯而裁汰之數得有分別
也其各營有應復官弁及管轄汛地

勅書關防各項事宜俟部覆

命下之日臣另行查明具題外謹會同江西撫臣佟

合詞密題

再陳請蠲漕欠疏

竊照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及帶徵錢糧恭逢

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渙頒令督撫查明保題豁免是不拘何項錢糧
凡屬拖欠在民者悉得概邀

恩豁天下臣民莫不翕然稱慶而江南窮黎被澤尤
深祇緣總漕督臣邵甘以二十年帶徵十四年
漕項咨部請示蓋從帶徵之官不應仍受參罰
而言而部臣謂所關河漕情罪俱不赦免令將
漕項錢糧速行催完則因處分之情罪而併將

民欠之漕項一併不赦矣臣恭繹

恩詔款開止云民欠及帶徵錢糧督撫查明保題豁免原未開除漕項錢糧不在赦免也且百姓按畝輸賦無論或本或折俱係一條鞭徵其辦納漕項者並非另有一等地畝卽拖欠漕項者亦非另有一等小民似赦則俱赦不應因漕項情罪而牽纏漕項錢糧以負

皇上浩蕩洪恩伏讀

恩詔款開一河道漕運關係重大一應情罪俱不赦
免此款爲慎重河漕起見然旣指明情罪二字
似因侵盜河漕庫帑與工程未固漕運違悞者
特行摘出與民欠漕項錢糧原不相涉案查康
熙十一年爲災邑又被等事彙報各屬等事彙
報淮楊等事戶部覆前江寧撫臣馬祐各疏康
熙十一年被災起存漕糧漕項及康熙十年漕
糧漕項俱准照數全免是因十一年之被災而

并帶徵之漕項一。例豁免矣。又查康熙十八年
爲備陳舊欠無徵等事。前江寧撫臣慕天顏請
將康熙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民屯地丁并漕項
未完銀米概賜蠲豁奉有

俞旨允行。而漕項又蒙豁免矣。何況康熙二十年
皇恩肆赦。普天同慶。反將無徵漕項。令窮倉赤子復
受追呼之苦乎。臣謂康熙十七年以前一切民
欠漕項錢糧。悉應一概蠲免在

朝廷不過去此無徵之虛數而窮民卽得共邀免
比之實惠庶與

思赦款例相符相應仰請

皇上俯念漕項錢糧卽在民欠地丁之內准援往例
恩賜全蠲俾江南萬姓仰沾

聖澤歡聲雷動其樂利誠非淺鮮也

題畱鎮江知府疏

竊照京口濱江負海地處衝要又當閩浙孔道

素稱繁劇且爲旗營駐防之所軍民雜處豪暴
間出非偏僻旁郡可比臣駐劄省會撫臣亦相
距稍遠耳目或有難周所賴道府彈壓整頓良
非淺鮮况知府爲親民之官戢兵以安民倚藉
尤切臣自到任以來凡要地郡守之淑慝尤必
加意體訪目覩鎮江府知府高龍光守絕一塵
才長肆應革除耗羨屏絕餽遺真以實心而行
實政他如綏靖地方審理逃務調劑得宜旗民

允服無忝表帥允稱理繁之任似此才守兼優
之員正可砥礪官方方期久任奏效乃因康熙
十九年分漕船開允違限案內部議降級調用
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龍光以遲悞漕船降調自應遵
奉解任臣又何容瀆

奏但臣蒙

皇上委畀兩江重寄夙夜殫心全藉羣策効力相助

爲理且鎮江與省會接壤勢如臂指旗民錯雜
治理爲難予以保障而調劑之非如龍光其人
者慮難仔肩而稱職也伏查定例被降之官果
係清廉愛民良吏許該督撫題請畱任等語又
查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內安徽撫臣徐國相爲
請

旨事題畱太湖縣知縣章時化一疏吏部援引廣東
撫臣金雋題畱肇慶府降調知府張京鏞部覆

准其畱任之例將時化覆准畱任在案今龍光
才守兼優臣知之最稔實係清廉愛民良吏旣
與保題之例相符又與部覆所述張京鎗畱任
之處相合况龍光陞授今職之時原奉

特旨補授則其才守久在

睿鑒中臣從地方起見爲

朝廷惜此人才不敢緘嘿仰懇

皇上施使過之仁允臣所請

困積逋而束手鮮周身之策案牘日見紛紜催
科日見繁苦求其痛自鞭策志期上達者屈指
不一二見也臣等荷蒙

簡命督撫吳中入境受事親見其難朝乾夕惕茹蘖
飲冰上以期答

朝廷委用之重下以期慰生民樂業之望細事必
出於躬親勺水必凜於夙夜舉凡屬吏公事進
見多方訓誨隨事禁飭嚴其守又察其所守之

真僞勤其政又訪其敷政之寬嚴莫不爭相濯
磨矢心釐剔未幾而以盜案降級者見告矣未
幾而以逋欠落職者見告矣未幾而以違限處
分者見告矣在

朝廷乃不得不處之定例在各官亦不能自逃之
罪案故自郡守以及有司問其官則席不暇煖
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使然也卽今

大計之典正以周官考績之法伸

國家彰瘴之權所關誠非渺小而守令各官無一
堪膺斯選豈皆妄自菲薄甘居庸劣乎地實限
之耳況藩司爲錢糧總匯數百萬之賦稅於此
考成本省外省之兵餉於此徵解大小屬員之
賢否於此表率以至民生之疾苦水旱之災傷
於此嚴稽核而賴賑恤其繁苦百倍於郡縣其
責任亦百倍於郡縣苟非才能肆應氣堪百折
鮮不朝受命而夕僨轅矣如江蘇布政使丁思

孔歷任既久叅罰固多既不敢違例以入卓異之列又不敢拘例以蹈蔽賢之愆臣等爲地方人才起見敢合詞特舉其政蹟班班敬爲

皇上陳之外省之協餉江省最多此則刻不容緩者本官自到任迄今解過協餉壹千叁百餘萬從無片刻遲悞京口駐防豆草糧餉皆尅期解給卽遇災荒之歲亦必設法接濟此其實蹟之見於軍餉者也用兵以來江省前後奉造烏沙二

船貳百餘隻本官催辦工料竭蹙恐後聞楚江西馬匹弓箭及駐防蒙古甲兵衣帽等項捐助製備不以絲毫累民此其實蹟之見於軍需者也蘇郡爲閩浙咽喉軍旅往來更換船隻連年絡繹不絕本官措置供應親自僱辦住宿河干不辭勞勩此其實蹟之見於軍行者也清隱地勸開墾共計陞科壹萬餘頃而公私稱便又清增雜稅及補徵田房稅銀貳萬兩此其實蹟之

見於公帑者也各屬起解錢糧親自經收不假
手於吏胥批迴隨投隨掣又飭行各屬徵收里
民自封投櫃禁止火耗如遇災祲則量行緩徵
使民力稍裕而糧餉不匱此其實蹟之見於催
科者也捐修蘇州府學等處使寒生讀書其中
資以膏火觀風所拔士於丁巳戊午辛酉三科
中式甚衆又設立鄉約宣講

上諭十六條及申明六諭家喻戶曉此其實蹟之見

於文學教化者也飭行夕屬設立育嬰堂以育
遺嬰并施棺以資掩埋發藥以救瘟疫此其實
蹟之見於濟人者也至於居脂膏之位而不以
賄聞處奢華之地而不以侈著公私絕其請託
出入嚴其關防尤其介性貞操矯然特立者矣
乃以叅罰糾纏無由振拔不惟本官之淹蹇任
事灰心凡勞吏之間風亦皆短氣旣不足以彰
明使過之仁又非臣等以人事君之義查前任撫

臣慕天顏曾以上海縣知縣任辰旦常熟縣知縣林象祖俱有積逋未清特疏薦達業荷

皇上特允行取得備掖垣之選候補清華之列今思孔之繁與難視二臣何止什百倍耶倘臣等隱忍而漫爲姑置蔽賢之過與徇私等臣等之所不敢出也臣等非不知藩司爲錢穀之府思孔爲誑誤之身特疏爲出尋常之外不能不起人形似之議然而臣等之可自信者心也所以報

皇上者心也况臣等深荷

皇上格外之知不敢蹈知而不舉之罪且思孔行已

入

覲輦下仰祈

皇上親賜諮訪其人之才能賢否難逃

睿照如果臣等所舉不謬伏乞

皇上破格擢用則立賢之典可以度越千古且使凡

爲臣子者皆感激思奮以希

特達之遇其於吏治民生未必無小補也臣謹會同
江寧撫臣余國柱合詞具題

乞休疏

准吏部咨開

云

云

奉

旨于成龍從寬畱任餘依議欽此欽遵備咨到臣准
此臣捧讀

溫綸感媿彌深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臣以庸材謬膺督寄年老疎陋一歲之內兩
蒙
聖慈寬留是臣之愚忱爲我

皇上洞鑒臣安敢不期竭駑劣盡此餘生以仰報
天高地厚於萬一然

皇上之宥臣將謂臣之精力尚堪振刷以期效於將
來也伏念江南財賦重地事務殷繁而又加以
江西兵燹之餘尤宜調劑是非年富力強者難

副其任今海宇蕩平民物熙恬我

皇上勵精圖治日昃不遑恆惓惓以吏治民生爲念
每盥讀

聖諭跼蹐不安臣勉力拮据思所以副我

皇上安愈圖安之意無奈兩日久昏兩耳不聰自去
秋染瘧之後復得怔忡之症每辦事午夜心胸
驚悸輒不能寐焦思愈集則精神愈憊精神旣
竭則事務糊塗勢所必然臣勉勵之念雖切而

艱大之任自揣萬不能勝是臣無裨兩江之治
化實負期望之

聖心將來再有貽悞縱

睿慈曲加矜全臣有覘面目尸位素餐將何以砥礪
寮屬統馭士民耶伏乞

皇上俯念地方重大鑒臣老邁不堪供職
特賜休致臣沐

皇恩有生難報惟願生生世世圖效犬馬而已臣謹

具奏恭候

睿鑒施行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六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七

兩江書

諮訪利弊通行檄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移江西撫院轉飭各屬妄借分捐咨

飭勵學政事宜

附硃批

興利除弊條約

嚴禁漕弊各款

通飭各屬私派納訪檄

弭盜安民條約

嚴禁抽豐諭

禁送節禮諭

勸令節費諭

嚴禁輕生諭

革秋審陋規檄

嚴飭旗下買人檄

禁田房找價檄

清理獄禁通行檄

批蘇松道清理獄禁詳

批朱同知甘結

御製... 卷之...

檄示勦海行兵方略

附祭天妃祠文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七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兩江書

諮訪利弊通行檄

照得大弊不革則大利不興一縣有一縣之利
弊一鄉有一鄉之利弊自當因地制宜相時與

華但兩江幅幘遼瀾一時耳目難週端在賢有
司殫心匡理庶

國計民生兩獲安全况大江左右或邇年旱澇物
力多艱或兵燹遺黎瘡痍未起尤宜加意釐剔
以臻至治凡有利

國利民所當與者幾何事害政害民所當革者幾
何弊該州縣身在地方見聞必確合亟轉行諮
訪仰該府官吏照票事理卽便轉行所屬州縣

凡地方官政民情有宜於昔而不宜於今利於官而不便於民或利所當興慮阻撓於勢要或弊所當革苦積習之因循其最關民瘼安上全下事宜該府暨州縣務須明白指陳徑行詳報本部院虛衷採擇極力舉行毋得假公濟私捨大言小浮詞據拾徒煩披閱并不許由司道府轉詳致滋格碍

示親民官自省六戒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
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
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
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
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
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
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

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偽蓋無偽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

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
伐况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
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
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
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圖
圖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
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

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
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
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
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
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
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
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

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

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

於因公苛歛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宥請減其善

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卽費用必思取給

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移江西撫院轉飭各屬妄借分捐咨

照得民間之困苦莫甚於私派有司之掣肘盡
苦於分捐江右各屬自甲寅以來賊寇蜂起征
師雲集一時軍需供應費用不貲如解送御馬
倒斃置造戰船營房搬運滿洲骸骨以及修理
公署協濟科場無不咄嗟立辦維時事迫俱係
動支正項及至事後算銷則有核減價值者又
有不准開銷者由是設處分捐之法包藏私派
之弊或草單半幅或飛簽一枝立催照數繳完

不畱一毫形跡以致長吏焦心彌甚小民剜肉
難堪恭讀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一款內開康熙十九年以前用兵各省採買供
應大兵綠旗官兵糧草價值有經駁減者亦有
尚未奏銷者該督撫確查保題到日准銷等因
欽遵在案則是從前一切核減追補之銀俱在
保題准銷之內又何有病官累民之事但恐不
肖官員與夫衿棍蠹胥上下扶同打成一片猶

借分捐名目仍然苛派里民本部院遠駐江寧
耳目一時難及仰祈貴院念切同舟嚴加禁飭
并查各屬如有不肖官員藉事風生妄借分捐
從中濫派致累小民立賜移示會疏

題叅以做溺職以甦民困

飭勵學政事宜

掄才爲

國家大典造就培養實始黌宮況江南大邦係人

才會萃之地學道為通省文衡責任綦重務在
精白乃心矢公矢慎操守廉潔振拔孤寒庶不
負

朝廷任使至意若懷不肖之念苞苴盛行致開奔
競之途徑竇百出煌煌

功令置若罔聞學政廢弛有江河日下之勢所以

前經左都御史魏 題請剔除十弊禮部覆

准奉

旨遵行已久謂可稍挽頽風乃本部院下申以來訪
知積弊多端有難悉數如上下交通則弊在有
司表裏作奸則弊在胥吏鑽謀賄托則弊在生
童究之種種情弊皆由學道無潔己之念不能
正以率下以故難于杜絕耳從來學道一官非
進士出身不在是選當其做秀才時若遇不公
不明之學道必有大不平之鳴怨憤訕謗而罵
詈隨之何以自己做到此官則又躬自蹈之全

不記寒牕咕嗶之苦寡廉鮮耻敗壞身名莫此
爲甚卽謂銅山金穴利令智昏不暇爲潔身之
謀然誰無子孫誰不願子孫成名顯達而瞞心
昧已贓私纍纍獨不畏明有

土法幽有鬼神現在發覺則有身家性命之憂日
後凋零更受男盜女娼之報乎至於儒童赴試
爲士子進身之階務須守正待時何必妄求躁
進乃素封之家倚錢神爲作合紈袴之子恃竿

牘以求通是父兄平日先以自炫自鬻教其子弟則子弟所習見習聞無非夤緣賄賂又安肯潛心肄業以望學問之有成古來由白屋而爲公卿取紫青不藉門第載在史冊不可勝數更如近代之王元美陳臥子皆江南人文領袖何嘗不出簪纓世胄又何嘗藉祖父餘蔭以取科第卽此可作讀書人榜樣爾等有此營求之費何不資其膏火慎擇良師俾子弟下帷攻苦磨

礪以須而必欲百般鑽刺以奪單寒上進之路
致使懷才自好之輩皓首窮經卒不得一青其
衿抑鬱沉淪愁歎之聲載道聞之心惻思之髮
指誠使爾輩翻然自悔各安誦讀不爲習俗所
移則考試官無從射利雖欲不公不可得矣何
患弊源之不清乎聖賢學問只在義利兩途蹈
義則爲君子趨利卽爲小人由一念之公私分
人品之邪正何不洗心滌慮勉做好人本部院

上耀

朝廷右文作人至意下爲憐才剔弊起見諄諄誠諭并將訪聞各項情弊爲十弊中所未有或有而未詳盡者條分縷析如左

一學道私人大約以掌案長接爲心腹掌案者以事歸總握長接者以行近親隨輒敢大膽進言先瞰本官之需用巧爲借貸以充應及至到任後官吏關聚一堂視名數爲貨利之藪私談

進學補廩提等等項分別府州縣之大小以定
生童價目之高下及將按試之日掌案長接預
遣積蠹副役并包攬棍徒潛匿本地方菴觀歇
家招搖說合串同門役水夫暗通記號奸宄莫
測嗣後學道按試止許隨帶謹恪書吏數名以
供書寫著府州縣等官嚴加按檢進署直至試
畢發案後方隨本官出館到別府亦如之其菴
觀歇家等處無許容畱冒役棍徒等人地方官

仍不時緝訪拏究

一學道發牌考試各府抵境之日地方官借迎接爲名卽用言餽私情預爲結納及試生童之日又借提調送考名色投謁進見或暗通線索或代達私書甚至考後次日府廳州縣等官借稱公事進謁而學道亦不時傳見館門啟閉無常亦無禁鑰以致上下交通弊竇叢生嗣後凡府廳縣等官出迎該道槩行謝絕送考點名畢

各歸本署供職不得參見

一考試前一日府官送童生案冊教官送生員
學冊以備學道點名入試從來彌封編號印簿
及場內坐號紅簿點名後卽發該府州縣收貯
所以發案之日止將原卷發府拆對原冊填案
近有司任意逢迎學道竊幸查對公然收存道
署不但夤緣者名號生姓可以暗中摸索并貴
介子弟三代姓名註原冊之上如有囑托更覺

瞭然在目今後學道點名畢卽將彌封坐號等簿當發該府州縣攜回毋蹈前轍

一學道按試例應教官送考并府首領縣佐貳等官巡捕其在巡捕等員巡視考場或借効勞乞恩已屬不法至教官爲親臨屬員易通情弊甚有投認師生擅通薦函并夤緣關說等弊殊干憲紀今學道按試某處之日預期點定巡捕二員量點送考教官幾員關防供職試畢發案

後一併發放無許朝進暮出以杜私端

一童生赴試必由縣府二考錄取送道文章高
下務須縣府秉公較閱庶真才得以上進近不
肖有司視爲具文全無慎重之意有等故爲少
取以名數之先後分賣價之低昂有等一味盡
情依薦牘之銜等爲填案之甲乙致孤寒而有
抱負者屈抑不伸望道試如登天之難卽學道
有意遴才亦無從甄拔因而改絃易轍謂此中

原無佳卷何妨受賂肥橐此念一萌上行下效
府州縣愈無忌憚真才何由得達今後歲科二
試縣府考拔取童生務令公明閱卷不妨一覆
再覆以杜傳遞代倩等弊覆試既畢卽發全案
無得稽畱以待鑽刺仍粘連三卷送道查對筆
跡如所取卷內有文理荒謬必係府縣官徇情
受賄該道卽申報本部院以憑嚴究

一廩生保結原係稽查刑喪過犯冒籍娼優隸

卒等項不得混試近有不法劣衿受賄作弊朦
朧濫保外更有串通外府有文無行之人先作
本縣儒童冒名赴考往往倖獲及發案有名或
索勒本童謝銀或朋奸覓人頂買俗有活切頭
飛過海各色殊屬駭異嗟嗟取額幾何寧堪此
輩網利該道按試日先期傳集各學廩生逐名
嚴詢各具甘結所保儒童如蹈前項等弊罪甘
褫革仍加究處法在不宥

一進學儒童原分大中小縣著有定額每大縣
賄買人多限于額數將本童填入窮僻小縣案
內仍恐小縣攻擊冒籍俟發紅案後巧令本童
具呈改學仍歸本縣者又商籍取數較多赴考
儒童與民籍較少亦有以民籍赴考儒童混進
商籍者接木移花爲弊匪細今該道務期嚴核
本籍秉公閱卷毋得混淆

一按試一府閱卷既畢卽當發案或因私橐未

飽故爲稽延竟將試卷帶往別府童生則懸價以待入局生員貧富又教官素所熟悉至有不肖教職故以富生姓名聲言考置劣等嚇賄提掖貪婪無忌莫此爲甚有蹈此弊者該道卽行揭報提處又捐納童生有一體發案之部文尤不得藉口稽遲嗣後捐納童生陸續取齊外先將取定正額童生于覆試次日卽將原卷發府拆號填名申報本部院以憑查對

一童生試卷必經發府拆號填名所以學道之
權往往知府得以操之因而交通關節一切過
付皆出其手不惟去取竊擅甚至拿捏訛頭累
千盈萬據爲已有及學道索取結局府官以業
經紅案有名恃爲無可如何竟致白賴者學道
亦以曖昧自悞不敢聲張惟有隱忍而已此等
大沒良心人傷天害理該道何苦徒損心術受
制於人名利交失自己不能逃鬼神之譴責子

孫又必受禍患之報應可不畏哉是在學道兼
潔自矢則上下體統凜然具在自不受屬官之
挾持矣

一試官例設挂號胥役收進文書學道職在衡
文專司學政無軍務刑名錢糧緊要等事近各
府州縣鄉紳以私函不便直達往往借現任官
封賄囑門役擅行投遞或因勢迫情邀以致真
才淪落深可痛恨此後凡有官封文書止許開

口投遞如有請託私書該道卽刻將原封原書
星速呈送本部院一併

題叅至于沽名奔競所在有之而盜竊虛聲下江
尤甚每借憐才二字藉口公薦聯名竿牘究屬
朋利私心而於孤寒實學毫無裨益亦當嚴行
杜絕

一不肖官屬上下關通交互作弊每遇一考于
府取正案試卷之外送空頭印卷多寡不等遇

有身未赴考官出大錢及鑽求大來頭薦書者
竟代作文字二篇居然入泮此弊首當嚴禁其
前列生童例應將原卷解部不得擅行改竄至
於刷卷等弊往往有之俱應痛革

一設科取士文武並重豈以學習韜鈴遂可視
同弁髦近日每以武途忽視為徇情交際之具
或送往來過客或賞巡捕等官乞恩或進士一
二人舉人四五人明目張胆扛說一名竟為成

例遂有市井遊手無賴之人目未識丁不諳騎
射賄托鑽營濫叨名器一入武庠便約結匪類
三五成羣借衣頂爲護身之符視衙門爲壟斷
之地把持謗訕肆行無忌此皆係學道拔試不
加慎重于始致滋澆惡成風此後考試武途生
童務須秉公校視果係弓馬熟嫻策論優通方
准拔取毋得縱意徇私致使干城失寄
以上諸款皆係本部院察訪最真切中時弊自

示之後該道務與各提調教職官吏紳衿人等
洗滌肺腸實心痛改得真才以報

朝廷振文教以吐士氣本部院斷不沒人之善定
行特疏獎薦倘怙終不悛陽奉陰違本部院耳
目最近隨時隨地密行察訪如前十二弊有一
于此立刻飛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
旨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卽刻斃之杖下本部院實
心實政斷不託諸空言使宮牆名教之地爲商

等藏垢養癰也

又硃批

衡文者愛惜人家好文字爾子孫有文字定爲
衡文者愛惜若一味愛錢只恐子孫縱會做文
字決不出頭更恐神鬼怨恨生出瞎眼子孫上
長街唱蓮花落要看字也不能穀了莫笑老夫
迂談

興利除弊條約

照得州縣各官厲民積弊處處皆然而江南尤甚本部院下車以來卽訪有等不肖有司悖違嚴旨剝削小民而莫之恤因循陋規而莫之除本部院恤民念切本擬將此等積弊據實入

告仍開劣員以昭貪墨闡冗之戒但初經蒞任正望各屬悔罪維新之候姑從寬典除已往不究外自今伊始爾等各官務將後開積弊盡行痛革所有應禁各款臚列于左

一嚴禁火耗徵收錢糧照部頒法馬令花戶自封投櫃不許暗加火耗久奉禁例况經

功令創懲州縣各官自宜洗心革面乃訪聞江南下江州縣徵收錢糧仍有火耗上江較爲尤甚而江西州縣火耗竟有每兩加至一二錢不等哀此小民剜肉醫瘡吞聲飲泣而不肖有司方且肥家潤橐坐致富饒恬不知耻本部院念火耗之弊害民最衆而累民最甚務必痛除盡革

以紓民困如有不遵訪出定行參究該管道府
不行揭報均難辭咎

一禁止私派小民終歲勤苦竭胼胝之力難完
輸將之供而不肖州縣往往巧立名色借端私
派如條銀則有傾銷解費之派漕糧則有修葺
監兌之派由單編審則有刊刻紙張之派種種
名色弊難枚舉甚至江西地方有湖差蘆差門
差竈差橫徵苛斂更可駭異本部院頗有所聞

俟廉訪得實旦暮具疏糾叅如各官能及早猛省痛自湧滌本部院姑開面網准與自新若怙終不悛陽奉陰違或經訪聞或被告發立行叅處斷不姑息以貽一路之哭也

一嚴禁餽送從來寡所用斯廉所取未有用之極繁多而取之能廉潔者也本部院訪得兩江官員專事彌縫惟尚交際司道府廳州縣生辰令節到任署印卸事自下而上無不遞相餽送

視地方大小區別等差盈千累百目爲舊規於
是官評之賢否吏治之勤拙俱不可問且此等
餽送不出於錢糧之加徵火耗則出於詞訟之
婪取贓私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結納民生
何以得遂物力何以得阜也本部院下車清介
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餽送爾司道府廳州縣
務期共相砥礪痛絕餽送庶幾懸魚瘞鹿之風
遠逮古人而飲冰茹蘗之操更重今日倘視其

文貌玩不遵本部院訪聞得實白簡具在斷無寬貸

一訪拿衙蠹澄敘官方必先剔除衙蠹蓋此輩浸潤蠱惑於本官不曰某項舊規可取則曰某事前官曾行且曰上司交際平日費用勢不得不取資於此大佞似忠本官一墮其術遂招搖兜攬顛倒是非播弄威福本官利其暮夜之金甘受捉鼻蠹役憑城依社小民側目含冤毋論

刑名錢糧大小衙門在在皆然緣積蠹久居衙門或父子兄弟出入朋充或已役滿而仍前干預本官不冑破面驅除以致流毒無窮今後各官嚴行覺察如有積年蠹役及干犯前項種種情弊者卽速開具款揭呈報本部院以憑盡法究處如敢扶同徇庇及將小情微疵捏飾塞責者查出叅究不貸至於經制之外容畱白役併

照定例

題叅各宜凜慎毋以身名輕徇下役

一訪拿光棍剪蠹賊所以培嘉禾鋤強暴所以安良善本部院訪得兩江地方有等光棍交結匪類串同衙蠹或指逃嚇詐或唆盜妄扳凡溫飽素封之家輒行嫁禍構害睚眦殺人道路側目是使熙皞之盛世尚有痛心疾首之民地方官寧不重負職守耶自示之後如有此等光棍橫行無忌殘虐小民者立即呈報本部院以憑

盡法處死至江寧鎮江有扒手蘇州松江有打
降皆地方喇虎該有司一併訪拿重處以絕奸
宄姑息容隱查出併究不貸

一禁止問刑遲延案無畱牘斯獄鮮沉寃屢奉
俞旨內外問刑衙門事件不許遲延至於易結之事
故意遲延不結從重處分欽遵在案今本部院
聞兩江各衙門一切事件不遵限完結經年累
月株連蔓引羅織鍛鍊甚而久滯囹圄度斃民

命抑或男女無別致傷風化至於
結細事亦必曠延月日以致小民
批允發落又有羈比罰贖之苦迨
四壁蕭然室如懸罄矣言之深可
衙門事件詞訟不拘大小俱要遵
細事隨到隨審卽行省釋並不得
有故違或經訪聞或被告發
題叅重究各宜凜遵毋貽後悔



一嚴禁借旗放債駐防滿兵皆係

禁旅大臣統帥戍守紀律自是嚴明斷無縱容旗
丁盤債虐民之事但地方無籍奸徒影射旗勢
或串同苦獨力營廝狐假虎威狼狽作奸違禁
取利及印子錢名色盤算估折稍不遂意鞭撻
橫加小民無可如何殊干法紀今後如有此等
奸徒借旗盤債行兇虐民卽行呈報以憑會同
將軍嚴審如平人立置重典如係有職人員請

旨革究決不輕恕

一嚴禁濫差衙門差役禁戢猶懼不法若濫行差遣則猶虎而翼其不至噬人者鮮矣本部院訪得司道府差下縣縣差下鄉俱足爲民害而府縣差害民尤甚蓋司道差去民間稍遠故其害民猶少若府差有每年坐催地丁兵餉名色此輩謀票入手攜朋引類一到該縣庫胥戶役皆有初見禮儀縣官間有賞賚此役久住該縣

需索無厭稍或不遂凌轢長官咆哮公堂無所
不至再如縣差下鄉承催錢糧拘提人犯酒食
差錢狼貪豕突窮鄉僻壤辱及婦女幾無天日
尤爲切齒今後錢糧事件立限完解司道府不
得擅差一役下縣州縣錢糧務要遵照禁革里
排頒發限串令花戶自封投櫃截票歸農至於
詞訟非人命逃盜止許原告領牌自拘俱不得
擅差一役下鄉如有故違事發官則飛章叅奏

役則立斃杖下決不姑貸

一嚴禁濫收監倉犴狴之設所以收禁重犯非濫及無辜輕罪也兩江虐政不論重輕罪犯斷擅收監而獄吏禁卒百般凌虐多方索詐甚工打兇打肥名目及劣員殘逞勒取病呈等弊種種惡蹟難以罄述今後除死罪重犯照例鎖鑰外其餘輕罪人犯不許槩加桎梏至於催科訟並婦女非犯重罪不許收禁佐貳衙官不許

擅將人犯收寄倉舖印官躬親督視囚糧按時
給發夏月不時灑掃以除瘟疫冬月量給草茵
以免凍斃倘有故違仍踵前轍者許各犯家屬
奔控轅門以憑提究

一嚴禁捕役非刑私拷獲盜未經到官豈容捕
役先取口供臨審方可動刑安得奸徒私加酷
治本部院聞兩江捕快人等每於初獲盜犯未
經到官輒私帶荒郊慘拷酷弔名爲坐索或誣

良認盜或授意指扳箠楚之下能無妄供而捕
官希圖結案朦朧成獄黑寃難辯聞之皆裂今
後獲盜不許捕役私訊拷打如非拒捕格鬪而
本犯被傷者定係前弊該本官卽行嚴究捕役
倘有不遵官則

題叅重究役則立刻處死決不姑貸

一禁止保歇省會府縣歇家最爲作奸犯法之
藪故定例歇家與衙蠹同罪法至嚴也其在省

會府城者外府州縣解錢糧則包攬投納使費
更有洗批那移之弊解人犯則包攬打點行賄
更有主唆扛幫之弊至州縣歇家包當糧聖代
納錢糧及至侵漁缺欠逃脫無踪有司恐碍考
成勒令花戶重賠小民含冤莫訴再而主唆原
被刁訟興詞及至兩造明知悔悟而詞入公門
欲罷不能彼且徐收漁人之利此等歇家甚於
陷弄愚民無知誤墮身家立破罪不容誅該地

實嚴行查訪據實嚴拿究擬如徇私阿縱定以失察叅處決不姑息

一嚴禁訟師兩江地方俗尚健訟小忿輒裝大案遠事捏稱新寃載鬼張弧問官無從詰審揆厥所由皆緣奸惡訟師不照本人據事直書採捏株連希圖聳聽及准理之後兩造茫然更且從中主唆恐嚇詐騙未及對簿而原被之身家幾傾於訟師之手言之殊堪髮指示後代書止

許直書情事不得別有增減仍填代書姓名如
審有虛誣者提代書從重嚴究其有過惡昭著
訟師地方官併訪拿解轅門處死不貸

一供上取用行戶江南雖商賈輻輳衆貨聚集
人物繁華類皆逐末之輩無本借資聯以糊口

莫得微息至江西地方十室九空生計寥寥再
而江西當大兵之後瘡痍甫起凋瘵未復官斯
土者宜如何潔已愛民軫恤撫綏或可漸復元

氣乃兩江弊政各官凡一應日用等物無不取
用行戶或短價虧欠或勒措不給以致資本消
乏一屨既匱八口啼飢本部院稔悉此害殊堪
髮指自禁之後各官有蹈前轍者許諸色人等
赴轅門喊告審實立即

題叅以爲貪黷剝民者之戒各宜警省毋自貽戚
一禁止奢靡佚遊禮莫重於婚喪俗莫敦夫勤
儉本部院查家禮載親喪一節三月而葬謂附

棺者必誠必敬乃爾江南地方多尚虛文半靡
於佛事半惑於堪輿以致停棺不葬久而風火
暴露皆不可測旣愧人子之心且失慎修之禮
至於兒女婚姻競尚華侈每因百兩未爛盈門
遂致三星徒賡東楚奢旣越禮遲則愆期均非
風俗之美他如牛首春風秦淮夜月以及各處
招提名勝不過騷人韻士借以爲遊覽非四民
恒業所可畱連甚至良家婦女駢肩累跡燒香

拜愿自招輕薄致啟釁端尤爲可耻今後地方
親民各官諄加勸諭喪葬以禮婚姻以時勸以
務本慎以遠耻俾風俗一返淳龐斯世道永安
熙皞矣如有不遵查出重究

一嚴禁兵丁虛冒離次失伍已爲軍法所不容
虛名冒餉更屬

王章之難宥兩江爲東南重地汛防戍守最爲喫
緊本部院訪得各標營將弁多有坐佔名糧或

數分十餘分不等而營識本身之外亦坐佔一分者此等坐佔之糧差操不與獨於提鎮點兵時令其僕廝披執應名而已是使

朝廷歲糜養兵之餉而不獲收養兵之用墮軍實而干法紀莫此爲甚自示之後各營戰守馬步兵丁俱要現在實數不許仍前坐佔虛冒如敢故違訪出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饒

嚴禁漕弊各款

照得徵兌漕糧弊竇多端雖經本部院屢飭通行嚴禁但恐所屬印運各官狃於故習不思閭閻困苦不念身家爲重仍然陽奉陰違恣肆勒索殘虐吾民亦不可定今值開兌伊邇所有漕弊事宜合再摘款嚴禁

一禁旗軍勒索之弊夫漕糧官收官兌原不令軍民會面此定例也自五米十銀之外不許多有加增近聞旗丁驕橫不曰米色不佳則曰私

增斛而措勒多端乃於十銀額支之外每石又
加銀六分名曰六銀相沿日久遂成錮例其銀
以厰書經收入手臨兌轉給而厰書藉此名色
又復加歛分肥嗟嗟小民有限脂膏何堪如此
剝削深可痛恨示後如有運弁徇縱不法旗丁
串同厰書借端勒索或經本部院訪聞或被里
民告發官弁飛章指叅丁書立拿杖斃
一革差擾之弊各屬徵收漕糧從前俱係差役

致小民以有限之金錢填若輩無窮之谿壑本部院深悉民間積困不苦於正供而苦於差擾今催納漕糧止許照地丁設立滾單之法屆限不完再發木皂行提使百姓省一分之差費卽可早完一分之正供如有違禁差擾定行糾叅不貸

一禁奸棍包納之弊米色乾圓潔淨最爲第一要務近訪有地方光棍人等住居倉旁借開張

米舖爲名攬收里納糧米多勒費用代爲完交
累百盈千捏派糶碎糠粃串同厥書倉役人等
機乘早晚無人之際一槩混斛厥內致啟旗丁
措勒之端厲

國病民深可痛恨示後如有奸棍仍前包納紊亂
漕規者司漕各官訪實卽行鎖解轅門以憑立
斃杖下

一禁舵水擁擠倉場之弊收兌漕糧重地理官

肅清止許一旗一綱領允原不容帶領多人致
滋鼓噪示後如有運弁不遵示禁仍縱不法旗
丁多帶舵水人等蜂擁倉場炙詐允費凌辱官
役者監允府廳各官立刻揭報以憑嚴拿究處
一革倉夫穴竊之弊倉夫一役不過專司啟閉
而設然此輩居住倉側慣借看守爲名遂敢作
奸偷米是多一鼠竊也及至允運之後又將存
倉竹木潛行拆取致累里民備辦今應斥革逐

令歸農不許仍住倉側每晚印官親臨封倉另
選誠慎人役左右巡緝如有抗違不遵除拿倉
夫處死外併將司漕各官從重指叅

一革雜派淋尖之弊小民終歲勤勞粒粒辛苦
而狼戾者視若泥沙每於兌漕之時借稱驗收
樣米名色棍蠹羣踞水次任意勒索甚至開倉
神福有費紅單酒席有費糧差總書有費奏銷
算帳有費百計取盈不饜不休及至糧米入廩

必要踢斛淋尖多索耗米不等鄉民任其蹂躪
莫敢誰何示後如仍踵前弊一經訪聞或被里
民告發官卽飛章糾叅蠹役立拿杖斃

一禁包歇充當之弊漕催五年一輪承管各甲
之米其倉中修葺鋪墊皆其事也然而鄉愚不
諳書算每每倩僱積年棍蠹包攬代充因而串
通蠹書共相侵蝕以致虧米缺兌貽累匪輕今
務令正身充當如有奸棍包充作弊司漕各官

查拿解轅處死

一禁對支卹米之弊各邑孤貧卹米此

朝廷優養無告之民向有勢棍富豪利其有此卹米可以允給漕糧先將銀米借貸及至允漕之時取盈扣算在豪富則圖利而不仁在孤貧則抵債而愈困更且共相垂涎支給觀望不納悞漕病官莫此爲甚本部院深悉其弊示後各邑務須漕糧允足卽將存倉之米照數給領一槩

不許允支如有勢棍富豪不遵示禁仍蹈前轍者司漕各官訪實卽行鎖解轅門以憑立斃杖下慎毋徇隱并干未便

一禁厥書飯食之弊各屬徵允漕糧每用書役司理其事名曰厥書其中遂有索費之名則曰飯食里民計米付銀勢不可缺而且侵蝕折乾往往缺允悞運仍派里排賠補名曰厥欠錮弊相沿牢不可破如有此等情弊訪實官叅吏處

不貸

以上各款皆切漕政錮弊本部院不靳諄諄誠
諭無非欲爾官弁丁役人等痛改前非嘉與維
新之意如果實力奉行革除積習自當分別獎
勵倘仍怙惡不悛剝削小民者官卽飛章指叅
役拿立斃杖下法在必行斷不姑寬各宜猛省
毋貽後悔

通飭各屬私派納訪檄

照得訪拿衙蠹原爲除害安民如各該衙門果
有大奸巨慝賊真証確者應卽按名拿解聽候
發審追擬以彰

國法近聞江右各官每借訪拿名色上而司道下
而佐雜等役莫不有派名曰納訪竟成貿易盈
千累萬公行比追上官惟思納訪銀兩一任大
奸巨慝槩不查拿蠹役旣完納訪銀兩愈肆咆
哮橫行婪詐以致蠹弊日深民害愈烈輿言及

此殊可痛恨除現在密訪叅拿究處外合行通
飭爲此票仰該司官吏照票事理卽便移行所
屬各衙門一體遵照嗣後務宜痛改積習持廉
秉公將該衙門積奸大蠹不時廉訪揭報以憑
懲究不許仍前上下通同私訪派納婪贓庇蠹
敢有故違法紀怙終不悛該司卽將貪黷官員
揭報叅處慎毋瞻徇

弭盜安民條約

照得江南一省幅輿遼濶盜賊竊發所在有之
或剽掠閭閻之間或肆劫江湖之上爲害于民
殆無虛日抑思此盜賊者莫非

朝廷之赤子良由該地方官始則拊綏解術旣不
能禁民之不爲盜繼而弭戢無方又不能化盜
而歸於民因循忽視俾流毒未有底止將何以
肅郊境而臻寧謐乎本部院欽承

簡命委任封疆日擊地方情形爲安全黎庶之計禁

暴戢奸所宜亟講因於體訪籌畫之外博採輿
論分別諸條如陸路之首重保甲水路之嚴飭
汛防是爲弭盜之大綱而其餘各款亦皆旁搜
斟酌歸於至當無有剩義用是刊刻成編徧行
各屬轉相告誡務在家喻戶曉使知本部院保
護民生至意雖窮鄉僻壤水澨山陬咸令恪遵
毋視爲紙上之空言也况保甲之法久經奉
旨而向來地方官視爲故事行之不力以致奸民匪

類改革無期凡膺民社之寄者豈不有忝厥職
自發條約之後各宜督率居民實心舉行如果
勸諭周徧約束精嚴使盜藪肅清居民安堵本
部院定行特獎倘仍前玩愒或陽奉陰違以及
藉端需索本部院一有訪聞官吏及保甲長人
等分別懲處斷不寬貸末款言之詳矣宜各凜
遵毋忽所有規條開列于後

一設甲長凡十家立爲一甲務須各該州縣印

官刻意勵精以實心行實法單騎簡從躬詣各
地方查編每一甲之內秉公遴選端正勤慎殷
實老成之人一名舉爲甲長稽查九家咸聽約
束慎勿徇私濫舉亦不得轉委衙官藉端生事
仍令九家各開男婦姓名年貌自祖父母父母
及本身妻妾至子孫婦女與同居同姓異姓族
戚並僕婢等人口作何生業盡數開列門單交
與甲長以便識認稽查其甲長亦將本家家口

照前式開列門單聽九家互查均毋遺漏隱瞞
違者重究

一取互結甲長既已遴舉十家俱應聯名互保
其保結內開某某家士農工商各係作何生業
平日俱無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勾旗訛詐闖將
打降兇酒撒潑闖賭爲非刁訟抗糧等項如一
家有此等事犯九家甘受連坐互結一張公同
書押交付甲長以便編入甲內倘有前項不法

之徒而九家朦混具結者地方官查出除本犯
照應得之罪究治外九家各責三十板枷號兩
個月其抗違不遵入甲者一併重究

一准自首遷善查互結之法既行倘十家之中
有某家平日係窩逃蓄盜交結匪類勾旗訛詐
闖將打降等項九家不敢互結者許本人報知
甲長註簿仍赴官自首改過咸與自新地方官
另記一冊開列姓名或他處舊案扳犯許將本

犯某年月悔過首詞敘入以開生路或怙惡不
悛地方官執法究治如力不能制者立刻申報
以憑核叅拿問其餘兇酒撒潑嫖賭刁訟抗糧
者九家不肖互結亦准報明自首另記一冊開
列姓名不時稽查有無改過實跡違者重究
一立甲簿凡十家之內有出外行走者卽報明
甲長今往某處作何生理勾當甲長註入簿內
回日仍報明甲長某日事畢回家卽於簿內本

人出外事由之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強不報
或詭秘不報八家查明某不在家卽報甲長註
簿次早報官拿究倘鄰近州邑適於此日此夜
失盜卽移解會訊如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
每晚查某不在家卽眼同八家註簿次早報官
先責八家各二十板枷號一個月後拿本犯審
處又如十家之內有親戚朋友來相拜望者卽
報知甲長本家有某處某客某親同行幾人是

何姓名或步或舟或騎或轎帶何行李來此甲
長卽註入簿內或本日卽去或隔宿而去本家
仍報明甲長於前報項下註明以便稽查或恃
強不報或詭秘不報八家公報甲長註簿報官
拿究或八家通同隱諱不報甲長查出註簿報
官拿本家與來人審明口供如來人來歷明白
任其回去本家仍以失報責二十板八家各責
十五板如來人不端卽差役押解原籍地方官

查收註簿取收管於本處簿內註解收訖本家
責四十板枷號三個月八家各責三十板枷號
三個月以上二條甲長通同隱諱一經地方官
查出將甲長加等重究

一稽甲長十家之中遴舉甲長或不諳書寫卽
煩鄰佑識字者登記或甲長有事他往卽報明
九家公同註簿將簿交付甲內老成持重之人
收管登記甲長回日仍公同九家將回來情由

註簿將簿收回如甲長家有親客來往亦照九家例註簿違者一體治罪

一設保長各村莊居民一甲以至數十甲若無統率則渙散難齊呼應不靈今應約以十甲爲率該地方官再加遴選舉一端方公直老成勤慎之人充作保長以統率之料理地方各甲咸聽約束將花名交付保長保長將各甲合總報官以憑稽察如小村莊止有一二三甲不等應

將附近村莊甲長聯成一處公舉保長料理約束一如前制俟一年後另選更換以察功過而防弊端倘有不法保長藉端擾害地方一經察出或被害告發俱照衙役犯贓從重治罪

一分鄉紳十家之中有京外仕宦或見任或里居及未出任之進士舉人不便與庶民同例編查但逃盜肆害不特官民交困紳袍亦受荼毒歷歷有案可稽今應該地方官酌量另立一冊

務令各宦將實在家屬僕從人等盡數開列冊
內送地方官備查各宦仍互相稽察倘有違悖
功令者公同舉首地方官轉申按治如法倘係鄉
居紳宦愿編入村莊保甲者聽從其便至於一
切微官如在京異途雜職及在外文官州邑佐
貳以下武官守千以下及武甲科并貢監文武
生員等項每州縣多者不下千人少亦數百及
百餘員名不等若另列各冊散漫難稽應與齊

民一例編入保甲違者申究

一恤窮民凡十家之內有窮苦民人不能度日者甲長同保長報知地方官另造一冊設法養濟如此等人民既不敢出外行走又無地土生意爲民牧者不加存恤必致轉於溝壑如保甲長不報罪坐保甲長如已報地方官任其飢餓喪命或典催旗下苟延歲月本部院訪聞地方官以不職糾叅若能設法養濟四季詳報存案

以憑記功舉薦

一修整牆柵凡市鎮鄉村各有牆垣門柵原以
慎啟閉而資衛護此舊制也乃年深日久率多
毀坍今應各照舊制逐一補葺堅固保甲長公
訂一簿輪流派撥某日某人幾名看守柵欄某
人幾名承值查夜俱登記簿內或遇盜警本村
放砲敲鑼如有寺宇之處以鳴鐘爲號該地方
居民同心協力一齊救護如堵禦盜賊不致入

柵行劫者巡夜同守柵人等報明地方官酌賞銀伍錢保甲長賞銀壹兩如已入柵欄力能救護不致失事者巡夜守柵人等并保甲長賞亦同前至於力能當場打死擒獲盜賊者巡夜守柵人等并保甲長報官加倍賞銀壹兩仍令本地方人等置酒食酬勞倘先事不能知覺臨時不肖救援以致盜賊入柵劫去財物拷傷失主者鄰佑并巡夜守柵人等及保甲長一併究治

敢隱諱不報者十家俱以通賊論再照各地方
編派夜巡守柵人等往往舍巨族而責貧民夫
貧民不過孑然一身耳何須防賊所應防者正
爲富貴之家起見乃不輪流看守反使貧人常
川代爲巡查甚非理法之平嗣後不論貧富一
體派守違者從重究處其鄉紳亦應遣家屬輪
當永著爲令

一建敵樓各村莊旣設保甲長督協守禦必須

敵樓方得遠視廣聽今酌定凡村莊居民有過
百家以上者卽於本村之外建造敵樓一座務
比本村房屋高長數尺以便遠望其樓基不論
亂石磚塊和以膠泥俱可築壘止取厚實堅固
勿事粉飾上蓋小樓一間內置炮一桿鑼一面
每日於各甲之內輪派一人晝則四面瞭望夜
則徹夜支更凡遇有事立刻放炮鳴鑼使本村
保甲長早得糾衆格鬪其附近各敵樓聞聲亦

卽放炮鳴鑼一齊接應各保長卽率所管甲長
一面分撥堵截要路一面合力救援賊勢旣孤
我衆益銳不難當場就縛矣如能殺死及擒獲
賊徒者在事人等每名賞銀壹兩甲長及守敵
樓人每名賞銀壹兩伍錢保長賞銀貳兩若擒
殺拾名以上大夥強盜者加倍賞賚仍俱令本
地方人等備酒食酬勞如賊至本村不行放炮
鳴鑼者罪坐保長并守樓之人如保長已聞放

炮鳴鑼不速傳甲長者罪止坐保長如保長已
傳知甲長而甲內人丁不速救禦者罪坐甲長
并不救禦之人更有堵勦不力或當場退縮觀
望致賊逸脫者酌審情形分罪保甲長至於分
撥堵守要路放賊走脫者卽未受賊賄亦行嚴
究若聞隣村鑼炮不行接應及保甲長協救不
力者應罪坐隣村保甲長守樓人等法在必行
均毋玩忽

一置器械各村莊既建造敵樓置有炮鑼矣凡
遇盜警自應會衆救援奮勇爭先全資器械嗣
後各家俱備門棍壹條如有烏鎗弓箭腰刀鐵
尺長鎗鐵叉之類亦准開明報官量畱烏鎗弓
箭數件地方官書押鐫刻於上仍給本主甲長
同本主具領存案止許防護本村及救援鄰村
不許攜帶別處行走如有遺失從重治罪其餘
盡收入官照物給價如有匿藏甲長與八家首

報本家以通賊論如甲長八家未經查出被傍
人首報甲首與八家連坐至於刀尺鎗叉槩鑄
本家姓名當官驗明登記簿內以便稽察違者
重究

一防積賊夜行有等兇惡地方一村都是盜一
家祖孫父子世世做賊互結之法如何行得甲
長是盜九家是盜明是強盜保強盜此處沒奈
何只得亦編成保甲姑入羅網大約良民多賊

盜少務擇有身家有才幹的做一保長立禁止
夜行木牌時刻叮嚀各家甲長大家隄防看明
這一村的出路去路於要緊路口埋伏鄉夫如
遇此村人黑夜行走卽行綁鎖次日稟官嚴審
如無謀劫實跡治以夜行之罪如此防閑日久
彼不得動手或稍斂盜心亦不可定此蓬生蘇
中不扶自直之謂也著實奉行違者重究
一禁闖將打降邇來最爲民害者無如闖將打

降陰奸匪類動則蜂羣拉會不時結黨狐行入
其局者豪強逞兇犯其鋒者身家立碎若輩雖
不爲盜而其爲害更甚於盜嗣後責成各旅店
酒肆畱心密察凡投宿人等如有冒稱旗下出
入不明或假托投文並無驗照卽係前項罡梟
陰惡密速報官查拿審訊明白從重治罪如無
爲非作歹實跡該地方官差役押解回籍收管
倘有前項棍徒旅店酒肆容畱住宿隱匿不報

一經官司查出或被知情首發先將店家重責
後拿本犯審處違者重究

一稽察旅店凡城市鎮集居民開店接客須定
一簿每晚投宿之客同行幾人務查問客衆姓
名係何處人氏今往何處作何勾當生理有無
弓箭什物或自備馬騾或僱長脚將騾馬毛色
認明如乘船則係某處寫載坐轎又係某處僱
夫幾名其孤客步履有無行李盡數一一登記

簿內次早或去或住報送甲長查閱如有來歷
詭秘語言謊張踪跡可疑者卽密傳甲長保長
窺伺去向夜晚小心隄防次日勿令蚤行以備
不虞如玩忽不記他處失事行查店家簿內未
開者從重治罪

一訪擒大盜各屬有等積年大盜黨羽繁多佈
置週密地方人等畏之如虎敬之如神稍有拂
意卽飛簷走壁暮夜殺死全家凡屬良民口稱

犯了王法止一人死惱了大盜則全家死因之
寧死王法決不敢惱大盜也從此思之求一不
敢互保之九家不可得矣隱忍獻媚求保身家
誰敢不保大盜如此保甲竟爲養盜圈套言之
殊堪髮指嗣後地方官當以弭盜安民刻刻在
念先訪大盜姓名確實巢穴密稟本部院務憂
深慮遠設法擒拿立斃杖下王法旣行則良民
有所倚靠氣直膽壯互保之法方能著實行去

切勿偷安隱忍釀成大害自干不職嚴叅也慎

切

一懲窩盜強徒竊賊尚有一時無知誤入夥內
事後猶知悔改惟有一種積惡巨窩每於鄉里
間假為豪俠氣象暗訪某處有殷富之家串通
捕役勾結無賴兇徒一呼雲集劫財之後坐地
分贓及盜犯被獲又為黃緣賄縱甚有指使黨
類別劫資財以供使黨透致大盜橫行益無忌

憚嗣後地方官督率保甲長留心細查各甲內
如有窩盜實跡之人許保甲長同八家連名公
首立拿嚴審解報其於獲盜之日先究真正窩
家一體正法若捕役教唆誣陷平民定行反坐
該地方官仍大張示諭一切

赦前窩犯文到之日速將從前窩盜緣由一一自
首免罪若更能舉發盜黨擒拿審實者另加賞
賚

一察旗盜江南無賴奸民往往投靠江寧京口
 等旗下為護身之符旋稱告假回籍晝則倚勢
 行兇夜則糾眾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
 竄歸旗無從究詰揆厥所由總因旗主貪利財
 物明知故縱其出外之時裝成圈套先遁逃牌
 若劫掠滿載而歸則曰自回投主將逃案圈銷
 或事發被獲諉稱已遁逃檔與本主無涉積習
 相因以致投充人等肆意橫行深為民害嗣後

地方官務實力奉行保甲之法將旗人原無告
假回籍之例遍示曉諭各保甲人等不時稽查
如有投旗人私自回籍者保甲長卽同八家協
拿報官立刻押解公衙門究審不許稽遲時刻
以致扳累善良若通同狗隱一經發覺將窩家
照例治罪外保甲長及八家人等定行一體連
坐

一禁養馬民間養馬屢經奉

旨嚴禁乃密訪此法止可行之于良民百姓決不能
行之於賊盜蓋積賊巨盜手眼通神每每詭稱
某旗姻契某標效用不惜重價購買健馬馳騁
之下直可追風逐電防汛官兵望風畏怯誰敢
向前堵敵是盜鋒熾燄實由地方官不將馬禁
實力申嚴也嗣後民間仍敢違禁養馬者著落
該甲內之八家報明保甲長據實報官將本犯
照例從重治罪如八家隱諱不報經保甲長報

官者將八家一體連坐倘保甲長通同容隱地
方官查出者保甲長均與同罪決不姑恕

一嚴飭江防自安慶以至京口大江兩岸有安
遊奇瓜鎮等營分界撥防原為緝拿江洋大盜
而設每汛設有瞭高樓一座營房叁間哨船壹
隻撥定弁兵晝夜瞭望巡防遇有盜賊打劫行
舟隨卽放砲鳴鑼駕船追緝隣汛一聞響砲立
速應援盜賊自難飛逸無有不就擒者乃訪聞

邇來巨盜每多粧扮客商將器械藏匿舟中灣泊濱江無人之處窺伺客船肆行劫奪以致官兵不及覺察追捕雖云積賊狡黠亦由防汛懈弛嗣後專責各營將嚴督守汛弁兵各於應守汛內每夜沿岸巡查如有載人空船灣泊無人地方卽時盤問來歷押赴防汛處所看守次早再加盤詰倘有弓箭刀鎗鐵尺銃砲等項器械形跡可疑語言恍惚並無批牌可據者卽送附

近州縣審明詳報不許將來往商賈重載貨船
一槩混查需索財物告發立行杖斃如客船被
盜行劫防汛官兵有能卽時追獲兵丁管隊每
名賞銀壹兩千把總記功彙敘如本汛不能追
獲被別汛拿獲者將別汛官兵照例犒賞記功
本汛弁兵各緝打肆拾棍如與別汛協力同拿
者仍行給賞該營副參遊守等官應於夜間不
時乘坐小艇沿江遊巡每月終出具所轄水汛

地方並無盜賊劫財傷人不致隱諱印甘結狀
呈送存案具結之後或經本部院訪聞或被失
主告發千把總先行提拿緝打該管官飛章叅
究

一嚴緝湖盜江南地方素稱澤國如江寧太平
寧國三府屬接界處之萬頃路西白鷗石柏諸
湖蘇屬之太湖松屬之泖湖廬屬之焦湖揚屬
之高郵寶應湖鳳淮等屬之洪澤等湖水面遼

澗港汊叢多實為聚盜之藪兇徒匪類往往生
長聚族於斯習慣水性或蕩漾輕舸以渡為事
或操駕小艇以漁為名藏匿蘆葦深處窺伺往
來客船肆行劫奪雖濱湖處所設有汛防弁兵
率多在營坐視全不駕船巡緝迨失事之後聞
報追趕而賊船已遠遁無踪矣嗣後責令各該
營將著落本汛千把總每日帶領兵丁駕船分
路遊巡遇有盜賊即時追拿務獲其賊船藏匿

蘆葦之中嚴加搜查不許停泊如船內藏有刀
鎗鐵尺等器械立刻解赴有司嚴審詳報如湖
中失事有能卽時追獲盜賊者兵丁管隊各賞
銀壹兩千把總記功彙敘倘縱容賊船往來全
無拿獲者立提千把總網打三十棍該管營將
一併叅究

又訪得沿湖盜賊日則在湖操舟行劫夜則登
陸窩藏奸民之家酗酒賭博又有等佯爲莊農

市僧日間各處探訪約訂夥黨至夜分下湖行劫客載者更有陸地盜線邀串湖盜乘夜突入村莊大肆劫掠甚至搶去殷富商民挾持取贖者種種橫行恣爲民害總緣附近奸民窩藏勾引之故各州縣應將傍湖一帶圩埂居民親行另編保甲又如前街居民已編入甲內矣尚有後層臨水居民茅簷零落地方官易於忽視遺漏今應詳細編查使之聯絡一處得以互相稽

察若一家窩藏匪類容隱不報一經查出甲長八家一體以賊情連坐併將保長重究仍專責捕盜府佐并該地方印官督令該境內典史巡檢率領勤慎捕役不時在於湖邊河澗各處密行查緝但不許借端需索保甲長居民供應飯食等項如有故違捕役立拿處死捕官即時斥逐仍按贓治罪

一編烙船號查各湖賊盜多係本處駕船捕魚

之奸民往往出沒蘆柳叢密汪洋巨浸間探有
來往孤舟肆行劫奪後卽櫓槳齊施風帆遠引
而去若遇官司捕拿急迫彼則沉賍水底依然
漁戶更有等積奸網船晝則在港捕魚夜則出
港行劫凡濱江河汊等處無不皆然大爲民害
今應專責該地方官各就境內情形躬詣水次
實心清查將一切漁網鴨嘴划快等船倣照稽
察村莊百姓之例編立牌甲遴委公正保長總

理查取聯絡互結存案該印官不必假手胥役致滋需索之弊卽著落各保長挨甲編定字號於船尾印烙某州縣某保某甲第若干號船戶某人字樣於船身或首尾塗漆顏色記認卽遠處瞭望亦可分別仍彙造花戶字號細冊一樣二本以一冊報官一冊存保長處不時查點各船止許白晝撐駕生理遇晚聚泊原港如有一船爲非作歹及夜間私撐出外者許甲長及副

甲八船報明保長公同首官拿究若九船互相容隱經保長查首者將九船併治以罪如保長通同容隱別經事發或地方官訪拿者將保長一體連坐至本處額編船數之外另有來歷不明之船混入港口以捕魚爲名踪跡詭秘者該保甲長卽報官稽查不得私行容畱又本甲之船年久拆毀者應註銷原號其新造者補編入冊若買別保舊船應另行編烙俱於月終由保

長彙冊報官又各衙門差船各營巡船俱令該
管官弁一體編烙其漕鹽官舫驛道站船并往
來巨艘客商重載等船不在查編之列

一設水柵操舟強劫之徒得以肆行無忌者總
緣水面四通八達劫奪之後揚帆而去絕無攔
阻之故也按大江以南之官河水勢甚平俱建
有跨塘橋梁遠者十餘里近者數里不等今酌
定凡係官河大路橋梁之下俱應設立堅固水

柵責令本地方保甲長輪派該地方甲內之人
專司啟閉每夜定更時分卽將柵欄閉鎖甲長
鳴鑼傳喚過往船隻灣泊汛墩處所敲梆巡警
至天明方許放行其戌亥子丑寅時不許片帆
行走如各船已泊近汛墩而仍被賊劫者必係
汛兵通同應報官拿究又如外來之船除緊
急軍務兵餉等差許守柵人查明果有前途營
汛護送及照驗憑據者始准放行其餘一切船

雙俱令停泊仍報明保甲長盤詰前柵擅行放
走情由次早報官挨究如本柵私自放行者亦
聽下柵報官查究至於各處支河小港路口俱
應建設水柵責令該保甲居民輪流看管晨昏
啟閉凡禁約事宜一如前例其有紆流僻汊如
果爲商民船隻所不經由確係盜賊出沒之間
道該地方官據實詳明本部院立椿釘塞若水
面寬濶爲椿柵所不能施者應關會該營汛量

撥兵船不時往來遊巡加意偵防均毋故違

一飭船埠凡商賈軍民人等攜帶錙重遠行必
投牙埠寫船者以船戶之來踪去跡惟牙埠知
之最詳爲可倚而可托也乃有等無賴船埠祇
圖兜攬多趁牙錢竟不查詢船戶來歷輕爲攬
載以致匪類操舟往往於中途僻處劫財害命
深可痛恨嗣後各地方一切船埠俱置立空白
厚簿一大本送地方官鈐記號印存貯凡遇船

戶投牙先登詢確實來歷籍貫及駕船舵水男婦若干名口姓氏年貌如係回空攬載者驗其原攬客票內籍貫姓氏果否相符一一填註冊內編定字號遇有客商投埠卽眼同該商將某年月日裝載某客人某項貨物行李等類一并填入簿內照騰牙票給商以便長行該埠頭仍將印簿按季送地方官倒換稽核倘有謀劫事犯彼處按照牙票本處按照底冊立刻關會原

籍地方提拿兇身船戶并玩法牙行一併置之
以法決不姑寬該地方官仍于水路馬頭大張
示諭往來商賈人等務令投埠催船毋惜牙行
小費而私自催覓并將某某官塘大路防汛整
密堪以泊船及某某處港汊叢雜爲盜賊出沒
之區不宜泊船立樁明白曉諭使知趨向定程
便于早泊遲開以防意外之慮不致貪趕程途
僻道夜行自貽伊戚矣均毋故違

一嚴諱縱文武官弁平時既不畱心防愆一遇盜發畏干處分卽威脅失主里隣改呈匿報其有焚殺昭彰萬難掩人耳目者十案之中僅報一二而又預伏搶竊姦仇等字樣爲將來卸過之地以致捕役揣其意旨不行拘拿里隣懼於牽連不敢舉首互相隱瞞諱日甚而盜愈多民生何日得安言之真堪髮指嗣後各地方凡有盜劫該失主不必疑畏卽據實具報州縣如已

報州縣而五日內不行通報反行逼勒失主者
許徑赴道府廳首報若道府廳庇護州縣不行
轉報許失主徑赴本部院轅門擊鼓喊稟查實
將文武官弁一併照諱盜例

題叅其有挾制失主改寫首呈於初報文內預伏
搶竊姦仇等字樣含糊支飾者本部院不罪失
主惟將該管官弁照隱諱叅處決不姑寬

一禁推諉

朝廷設立文武官員總以除暴安民爲首務且普
天之下莫非

王土乃邇來玩愒之官動以疆域異視一遇交界
地方被刦輒行推卸隣封官則借以倖免處分
役卽因而賄放賊盜彼此互諉上下相蒙遂致
狡賊窺緝捕之無人專在接壤之區恣肆刦掠
小民受其荼毒真不堪命矣嗣後各州縣遇有
交界地方失事如係本屬境內立時據實申報

一面會同該管營汛文武同心選差勒幹兵快設法躡拿一面關會鄰封添差協緝使強徒鼠竄無門自然就縛如敢擅行推諉以致真賊遠颺者定將該管文武官員俱照諱盜例

題叅重處其千把總等細打三十棍決不姑寬

一禁誣良各屬廳印捕盜等官不思

朝廷設官分職職守謂何乃平日既不能弭盜安民一遇地方失事有等不肖之官功名念熱止

圖緝獲過半冀免處分不暇端詳獲賊之是非
真偽因而積奸捕役得以播弄威權賄放真盜
妄拿良民動以非刑勒其認贓扳夥輾轉誣陷
天理何在國法難容與言及此不禁目眦髮豎
嗣後各州縣印官於獲盜審訊之時務將理欲
關頭認明必須平心靜氣將各盜隔別調開逐
名提至階前揭去上下衣服驗明有無私拷傷
痕然後細加推鞫上盜月日情形執何器械劫

何財物果否與失主報單相符其事前同謀合夥姓名及事後在何處俵分贓物是否與同案別賊所供一一脗合再將所獲之贓令失主認明真確無疑始行招解府廳倘有私拷誣陷情弊立即據實通詳將捕役置之以法斷斷不可庇縱如州邑朦朧具招經府廳審出冤誣者該府廳立將州縣職名揭報本部院題叅重處若府廳含糊責在司道審豁詳叅倘司

道依樣率轉一經本部院審出寃陷除立時釋
放外定將司道府廳州縣等官一併嚴叅不貸
一飭捕兵各屬應捕原爲緝盜而設乃今之承
是役者反縱盜爲害一捕名下多蓄穿窬小偷
縱其在外掏摸獻納月規至大夥強徒亦多受
賄通線未露曲爲包蓋已露陰放脫逃表裏作
奸養盜罔利更有汛地守兵瞞過客之厚貲窺
居民之饒蓄勾盜夥劫器械旣便取携門禁誰

復攔阻骹法殃民深屬可恨嗣後府廳州縣營
汛稽察捕兵一如小民保甲之法查取聯絡保
結若捕役有養盜縱盜事發竟以窩家論罪其
同結之役不先行舉首者一併連坐至防兵為
盜該汛千把總并互結之兵俱以知情重究仍
將營將飛章叅處

一革白捕各屬捕役原應官為募充遇有地方
失事勒限比緝盜賊乃正捕一名之下又私帶

白役數名沿歷鄉村窺探殷儒之家指盜指駐
百般索詐正捕利其工于攫金倚爲鷹犬甚有
白役冒捕昏夜持鏈銬之具擁衆入村混將良
民指盜先掠家資仍帶至荒僻處所非刑吊打
逼獻藏金迨事發報官官籍無名以致追緝杳
無弋獲是假捕害民竟同大盜矣嗣後各捕盜
府佐及州縣等官應將在官捕役設立即簿一
一點訊明白每名各給印信腰牌一面寫本役

姓名年歲籍貫一面圖畫本役面貌令其出入
隨身懸掛以聽差使仍大張示諭所屬軍民人
等通知如有捕役指拿盜賊而無印信腰牌及
有而年貌不對籤票無名者許本甲地方人等
會同擒縛報官轉申本部院按以光棍論罪其
攜帶白役之正捕照衙役犯贓從重究擬法在
必行決不姑恕

一禁指扳盜贓凡盜賊贓物窩家知情寄頓自

應依律究擬毋容少貸惟有等原不知情如典
舖當銀居民誤買之類當以理恕乃有等玩法
捕役樂於生事動以起贓爲由率領虎役多人
咆哮入室各錐搜查實同搶掠稍拂其意卽唆
令盜口咬扳更有仇隙誣陷者糊塗有司聽其
撥調拘解迨經司府審明超豁而無辜受累家
資業已蕩然言之深可痛恨嗣後各屬捕盜廳
印等官拿獲賊盜時止究現在之贓立案定罪

其已經典賣者如果經失主認明應照賊犯原
典原賣之數該地方官捐資取贖以警疎防之
愆俟臬司審結日徑將贓物給付失主收領至
盜犯供扳借寄之贓非有確實証據者一概不
許誅求倘惡捕仍敢違禁唆扳勒索及典賣之
贓地方官不與失主取贖或白向舖戶強取者
許被害人等奔控各該上司轉詳本部院官則
飛章

題叅役拿立時杖斃決不姑饒

一禁凌虐失主凡士民人等不幸而遭強盜劫財傷人其苦楚已自難堪乃地方官欲諱盜劫又必使失主累上加累動稱報贓不實失事不真或乘其罅隙而捏以閨門不肅或因其疑似而坐以家屬通同官則矚隣里之殷饒責以救護不力役則指比緝之使費恣其需索多般迨獲盜認贓失主未還故物而問官捕役先挾之

與強盜一批起解赴府赴司經年候審上下胥
隸蔓詐不休嗟嗟失主受此拖累無窮未有不
自悔其初之不諱而盜賊益恃以肆劫無恐失
盜遭官之諺洵不誣也嗣後被盜失主一經投
呈地方官立刻查詢明白據實申報各該上司
一面多差勤幹捕役四面躡緝務獲真盜追贓
正法不許借端凌虐失主希圖諱隱亦不得縱
容捕役需索其獲盜起解時失主另具一批候

司府審明卽釋令寧家敢有胥役仍前需索者
許失主不拘司審府審時俱准當官指名具稟
查拿審寔立行盡法究處至起獲之贓如係珍
貴財物等件在州縣質認明白卽當官鎖貯箱
匣之內加以印封轉解司府質審後亦當官封
鎖如前俟結案日卽發失主收領以杜抵換之
弊敢有故違併行重究

一逐娼妓江南民風澆薄遊手好閒子弟每被

無賴棍徒勾墮花柳場中痴心迷戀初則蕩產
傾家漸至爲非作歹且流梟黠賊埋名改姓托
身於遊娼窠婦之家晝隱宵現結交地頭匪類
揣探某某家資殷富又想劫盜財物以供纏頭
鴇婦愛錢百計爲之庇諱納垢藏污莫此爲甚
嗣後崑着保甲長細查該地方若有游妓土娼
盡行驅逐通限一月之內另改別業如敢不遵
保甲隣佑卽行公首到官將龜棍重責三十板

枷號兩個月娼婦當官配賣如有積棍把持保
甲隣佑通同隱諱不報者或經官司察出或被
傍人首告先將保甲隣佑各責三十板仍拿積
棍與龜棍一同枷號究處違者重究

一禁賭博查定例賭博之人係民責四十板枷
號兩個月開場放頭之人責四十板枷號三個
月該管官不行查拿均有處分良因賭博近於
盜賊端有一等積盜將打劫之物開張賭場暗

行踹盤踏線勾引夥黨恣肆劫掠而無籍賭棍
掇賺良家子弟墮其彀中初則局騙分肥漸至
賭輸入夥迨事後發覺不特首領不保且上玷
祖父下累妻子言之真可寒心更有衣冠學校
之流亦每溺志呼盧此尤風俗厚薄人心邪正
所關均當痛行嚴禁嗣後編定保甲十家之內
一有開場賭博之家招來無籍棍徒哄誘良家
子弟放頭賭錢以致潛匿奸宄盜踪叵測者不

論保甲長及八家人等許卽奪其牌骰籌馬財物一併許首地方官立拿放頭之犯并賭犯按以盜情從重究擬仍拿各犯父兄論罪如甲長八家隱諱不報或經官司察出或被知情首發者將甲長八家一併連坐其保長以疎忽重處若名教中人不知自重一犯前條立刻題叅褫革一體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恕一禁邪教無爲白蓮等教最爲奸宄叢聚之區

陽以闡揚佛法爲名陰則捏造符讖妄言禍福無知愚民誤墮彀中靡不被其煽惑集羽黨而訂血盟姦盜詐僞無所不爲

功令首應嚴禁嗣後該地方官着落保長責令各甲長將甲內人戶不時互相稽查如有前項奸徒邪教煽惑確有實據者八家立即報明保甲長卽日報官嚴拏解赴本部院以憑照妖言惑衆律論斬如保甲及八家通同隱諱不報該地

方官查出或被知情首發定行一併治罪該地方人等亦不得妄借仇隙首害平民違者反坐一禁僧道庵院容留歹人蓋緇衲羽流之處本爲清淨法門原非奸徒遁跡遊客假寓之所嗣後各州縣務將境內一切僧房道院俱大張告示禁飭該住持不許容留走方僧道外來遊客無籍人等居住如有踪跡可疑來歷不明之輩恃強投寓者許住持協同地方保甲長鄰佑扭

送到官從重究處倘住持擅畱住宿容隱不報
或經地方官查出并保甲長鄰佑人等舉首審
實定將該住持究處驅逐

一寬宥自首強盜凡人之爲盜賊者原非天性
使然也或爲貪污官司逼追或遭勢豪大戶侵
凌與夫饑寒迫身一念之錯墮身苦海抱頭竄
伏靜夜自想豈無一點遷善改過之心惟恐投
首到官仍難免刀頭一死遂致疑畏不前殊不

知大夥強盜除殺人放火及投首後再做強盜者不准首免外其餘俱准自首免罪或本犯雖不到官而兇人代首及本犯之父兄妻妾子孫大功以上親戚人等代為出首俱准自首免罪其小功總麻親首告本犯亦得減等免死

大清律上開載甚明本部院仰體

皇上好生之仁特與推誠曉諭各地方文武官弁遠行大書告示遍貼城市鄉村凡有本處行劫及

別省行劫逃竄該屬境內一切強盜見此告示
或本身到官或兇人代首或本犯之父兄妻妾
子孫親戚人等代爲舉首俱立刻備將從前強
劫緣由據實投首所在官司速與轉申本部院
立即

題明免罪放歸原籍安插若更能招集黨夥同首
或投首後舉出逸賊姓名巢窟便於官兵緝捕
者另加賞賚從此革面革心回頭是岸慎勿因

循畏避必待官司捕獲那時駢首就戮悔無及
矣凜切凜切

一誠情民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夫人必有恆業
而後安分守己不致放逸非爲乃近來民間子
弟率多不工不商非農非士受享父兄現成衣
食每日遊手好閒往來賭窟娼家結交匪類富
饒者漸至饑寒貧窮者流爲亡命穿窬伏莽是
其下場行徑雖云父兄平日失于拘束然邑有

惰民不教而殺俱爲民上者之過也嗣後各州縣官於朔望講解鄉約時將

上諭第十條內務本業以定民志一條痛切開導務使小民人人猛省仍着落保甲長各查甲內子弟年至二十成丁者着伊父兄上則讀書次則耕種貿易再次則百工技藝督其專課一業毋許遊手曠惰習染非爲違則保甲長報官提伊父兄責懲仍將本人枷號遊行四鄉以爲惰民

之戒如保甲長狗隱不報及挾仇誣報並罪不
恕

一講鄉約蓋民無常性習俗則移孔子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使其日聞善言自將感慕而爲
善行風俗漸淳人心漸古又安得有崔苻之刻
掠輕陷法網哉恭照

上諭一十六條昭示尚德緩刑化民成俗之要久經
刊刻通行乃地方官尚有化導未純奉行未力

應再申嚴嗣後各州縣官務於每月朔望躬詣
明倫堂督率教官齊集諸生及父老子弟人等
將

止諭一十六條內教孝勸忠和鄰睦族勤學務本守
法奉公等事宜逐條詳繹宣揚婉轉勸導切實
奉行其僻遠鄉村應敦選齒德並優允堪士民
矜式之人聘爲鄉約大村每村一人小村或數
村一人亦如前制按期講誨不許胥棍濫充亦

不得藉端生事該州縣如果能勸率有方風淳
俗美闔境全無邪僻匪類者本部院察實官則
以賢良

題褒鄉約免其雜差仍給匾以示獎勵

一禁需索查以上各規條如遴委保甲長及建
樓修柵烙船等事與夫造冊取結諄諄誠諭莫
非本部院一片苦心欲爲百姓籌畫安全至意
全賴循良有司打點精神推心行法着實舉行

如敢陽奉陰違藉端需索倚法作弊本部院耳目最近一經訪實官則摘印羈候飛章

題叅役拿立時處死其保甲長如敢欺壓鄉愚及一切詐索事發俱照衙役犯贓嚴例重究決不姑饒

嚴禁抽豐諭

江南財賦重地連歲災荒十室九空凋疲已極司牧各官身在地地方自宜軫念艱難多方體恤

以培養元氣鞏固邦本乃有等不肖竭盡民力
濫結親知而往來過客絡繹如雲或挾勢需索
輾轉請託或冒稱瓜葛盤踞招搖包攬詞訟顛
倒是非凡民間借盜勾逃詐財假命以及戶婚
田土細事無不說合線引暮夜分肥出入衙署
拴通地虎廢紳惡棍起滅風波網羅局騙威逼
聽斷無厭貪婪把握官柄屈抑下情交遊饋送
金錢悉是小民破家脂血抽豐作耗竟成通病

本部院深悉此弊合亟嚴禁爲此示仰督屬文武官員紳士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此等大胆遊棍務要各自斂跡不得仍前周流出沒見利忘命地方官先潔己自守毋得曲徇情面交結此輩吮吸我民通飭僧道寺院歇家各處不許潛留頓宿如有前項情弊一經告發訪實定寘以法地方官並從重叅處斷不姑寬一線也凜遵毋忽

禁送節禮諭

交際之道古今不廢而各分所在體統宜清本部院督制兩省與各州縣各官勢位懸殊舉劾攸關若逢時饋獻希婁通達本部院安可收受敲骨吸髓之贓物而平分男盜女娼之報應也除檄行藩臬轉行飭禁外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督屬文武官員人等知悉一體遵照毋違

硃批

當此官民交困之時如此行進鬼神寧不切齒
令人痛苦也

勸令節費論

惟儉助廉大夫士民所共知也優伶大席雖敬
客甚爲糜費情誼反不接洽卽間有行者除子
孫慶祝高堂餘悉止之至于親友坐談道義人
情所必不可少一飯五簋足矣不惟自免借貸
實所以仰體

聖主崇儉至意

嚴禁輕生諭

天心好生民命至重乃有無知愚氓罔惜身軀
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繯
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撓一死
可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而已
死不可復生拋父母棄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
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不識其追悔當何

如也古人云生死亦大矣何可因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關之甚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爲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爲子女所仰給輕生自盡老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于拋棄乎有死之重比于泰山者唯男死于忠孝婦死于節烈乃爲得所若因微

嫌小隙憤恨而死男爲頑蠢婦爲潑悍不孝不
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名徒貽人以訕笑
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于奸惡之徒指
屍訛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衣資逢
人亂打兇暴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死後有此一
番可行故攘命之念由之起也除已通檄各司
道府轉行出示飭禁外合再刊刻曉諭凡居民
人等無論男婦各將身命自重保全父母子女

慎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溺井服
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溺
自毒捏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
不經官糾衆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概拘拿申
報本部院治其搶奪之罪各宜凜遵毋忽

革秋審陋規檄

本年五月二十六日據江蘇按察司呈詳請禁
秋審陋規等事到部院據此隨於詳內批開秋

審恆規有司藉端科派里甲需勒行戶本部院
已經訪悉今該司能猛力革除煥然一新深爲
可嘉仰卽立榜嚴禁各屬敢有故違立即揭報
以憑叅究等因批行并全詳抄粘外爲照該司
衙門從前於秋審一事均有陋規私派情弊本
部院正在嚴查拿究今值該司履任方新諒能
潔已率屬以除積弊誠恐有司仍蹈前轍恣意
科派及積蠹奸胥借名滋擾合亟嚴飭爲此牌

仰該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遵照嚴飭胥役不許借秋審名色需索有司以致州縣科派里甲勒取行戶仍一面通行所屬立榜永禁嗣後如有前項情由訪聞立即據實揭報官聽特叅役拿處死斷不寬貸文到先將奉行過遵依報查嚴飭旗下買人檄

照得旗下買人雖有無論地方著用正印官印信准買之例但聞江南習俗每有假冒籍貫僱

充中保之弊用印官一時被其欺朦及至投旗復逃原籍地方何由而知往往民人窩逃有司失察強半皆出于此合行申飭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嗣後如有旗下買人用印者先將所買之人姓名籍貫及媒保等人俱報本部院存案一面提集契內媒保嚴訊真正籍貫姓名并將媒保之兩隣保甲先行提詢面驗契內媒保是否真正本地住籍之人取具甘結然後

用印如媒保係他縣人移明彼處有司存案除
出示曉諭外倘敢仍前混行用印養癰害民官
叅吏處不貸先具遵依報查

禁田房找價檄

照得民間田房彼此交相買賣自必憑中按時
估價兩相情愿而後成議未有絕賣之產復又
告找告增者近訪江南陋習索騙成風當其棄
產之時未免田地荒蕪房屋傾圮或因賦稅無

出或因婚喪乏資彼時勢處燃眉急覓售主及至憑中議價契賣交割買主執業之後漸將荒田佈種成熟頽垣脩葺改觀不知幾費經營而原主突萌索找之念遂有地方勢豪垂涎美產設謀扛幫更有一班訟師地棍播弄風波不曰半價鯨吞卽曰利債滾算訐告經年居間硬証有司視爲置產之人必皆殷實可啖濫差勒索稍不遂意斷贖斷追以至小民受其漁獵甚至

有衙蠹侵盜錢糧追比不前動以變產爲名捏
賣良善株連蔓引貽累無辜種種錮弊若不痛
加剪除民害何所底止合行飭禁爲此牌仰該
司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各屬出示嚴禁嗣
後如有奸民將已賣田房告找告增并地方官
擅行准理以及勢豪訟棍夥同嚇詐者許被害
之人赴轅控稟以憑叅拿究處仍將通飭遵行
過緣由具文報查

清理獄禁通行檄

本部院初膺

簡命總制兩江軫念民生疾苦凡興利除害之事自當漸次舉行所最關心者惟各監所人犯俱係無知赤子誤罹法網雖孽由自作情實堪憐當此

恩赦普頒一切罪犯咸邀原宥且時逢熱審天氣漸炎若概行淹禁臭穢薰蒸勢必傳染疫癘監斃

囹圄深爲憫惻所有各監所人犯凡係

赦前併現在審理輕罪各案自應立速清查分別
保釋合亟飭行爲此票仰該司府官吏照票事
理卽便通飭所屬親詣監所逐一清查凡係

赦前例應援宥併現在審理輕罪各案情非重大
者立行保釋毋任奸胥畱難勒索概行濫禁如
盜叛等案係

欽案內緊要重囚法應監固者仍飭令獄官禁卒

均給囚糧打掃潔淨毋使穢氣薰蒸遇有疾病
速撥良醫調治併嚴諭獄卒不許凌虐罪囚如
敢故違一經本部院訪查得實立即差拿處死
仍將應禁保釋人犯開明事由備造清冊呈報
核奪均毋遲延

批蘇松道清理獄禁詳

據蘇松道詳稱各屬監房每因修理錢糧奉裁
致多坍塌上漏下濕疾疫易生雪虐風悽飢寒

難免仰請通行嚴飭守令各捐已資將監舖房
屋凡有傾頽損壞之處逐一修葺務期堅固仍
責提牢吏卒旦晚用心打掃潔淨庶不致薰蒸
穢觸染病傷生至如囚糧一項雖有捐設銀米
但此關係報銷必

欽犯 部案有名者方得分給其他流徒以下并
寄監別屬解到事犯皆不與焉果係真無家屬
凍餒堪憫者多方捐措加意周給庶獄底餘生

賴以全活再如禁卒凌虐罪囚其害不可勝言
或橫行杻械或過絕獄食皆因需索未遂更有
牢頭酷炙新犯尤爲慘烈一待新囚入禁百端
苛索講盤斂費苟不饜壑置之黑阱冤押以至
弔拷威逼湯火非刑無所不至串同捕卒教賊
扳良尤其長技或有身家之人偶犯羈禁必倍
遭其迫脅荼毒不至滿慾不止相應詳請痛加
禁絕等因當經批開披閱捐給囚糧修理監房

句句痛切字字哀矜不覺惻隱之心勃然撥動
本部院前任閩臬躬親察監嗣任直撫唯囚犯
塵懷不謂今日幸獲同心也至牢頭之惡更爲
慘毒本部院曾任粵西柳州府羅城縣令賑府
監囚犯哀訴牢頭禁卒之虐

天日俱慘仰速時刻畱心嚴飭所屬矜恤囚犯勿令
飢餒監房勿令滲漏免染病疫陰功浩大子孫
受福無窮仍候通行兩臬司實意做飭決不有

辜美意良法也

批朱同知甘結

從重叅處此

王法也本部院豈肯輕輕放過于天地鬼神何與
省心自問發爲誓詞孔夫子曰丘之禱久矣如
予所否者天厭之非誓而何誓雖爲下等人說
法然君子戒慎恐懼工夫不外是也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又何說與孟子云書曰天作孽

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又云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又云人見其禽獸也又云獸相食且人惡
之又云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云桎梏
死者非正命諄諄告誡何嘗不說到身家性命
禍福上邊如今貪贓剝皮的提起筆害怕講這
話頭殊不知舉頭三尺有神明如何瞞得過他
去立意要改惡一刀兩斷筆下就活現出一箇
閻羅天子來重重地獄如在目前便時時打點

一念一停猶不敢肆意貪賊如輕描淡寫姑且
做箇戲法兒頑一頑殊不思湛湛青天不可欺
就有許多凶神惡鬼緊隨莫愁不叅處就有叅
處的日子家破身亡子孫討飯吃

君子做事如青天白日何諱之有如今的人不
知悔罪都吃了諱的虧知之

檄示剿海行兵方略

照得用兵之道無論賊之多寡總貴謀出萬全

故爲將者每事謹慎自不難於克敵奏功今逆賊周雲龍潛踞舟山雖屬海上游魂然亦未可忽視且撥剿之師出於兩省未免混淆江南船兵乃京口崇明川吳各處調集又非該鎮練習之師尤可慮者兵行詭道該鎮提兵出洋惟恐賊人奸謀叵測更須著意伺察卽如浙督部院所題閩船十隻於十一月十七日夜乘潮欲進海門及被汛兵攔阻而黎明已開行北去此等

關鍵不可不加防備再軍機往來全憑印篆慎
勿纖毫疎略種種機宜均須慎密爲此照會該
鎮俟京口五十七船齊集吳淞之時卽將官兵
數目配定船號造具清冊三本擇定日期一面
起行一面通報以憑移會浙省督撫部院會疏
題報并行沿海經過營汛知悉爾受茲委任務須
持重謹慎各船領兵將領俱宜和衷共事統馭
士卒寬嚴並用一到瀝港卽將到汛日期官兵

數目通報督撫一面與定鎮會合每事互相商酌而行毋得彼此參差倘逆賊投順又須察其真誠方與來歸仍宜多方隄備以防奸謀往來公文先察印式大小次驗篆文疎密然後審其移文體統庶免冒竊之弊軍中號令宜嚴宜明而每晚暗號更須甚密至於應用號帶旗色一面出洋一面知會浙洋領兵鎮員文內開載未盡事宜又當臨時斟酌切勿疎略有負本部院

委任至意也

祭天如祠文

維

康熙二十二年冬十二月總督江南江西部院
于成龍奉

言會勦舟山海寇周雲龍擇是月吉日命京口左路
水師總兵官張某統領沙船一百隻官兵五千
餘員各會同浙省出洋揆勦謹以剛鬣柔毛之

儀致祭於

天妃聖母座下而告曰維神職司水府名達天庭上
扶

國祚下佑生民凡在所禱默歆響應方今盛世江
海蕩平舟山餘寇尚爾頑冥屢逼川沙迭近崇
明肆其狼毒劫掠靡寧奉

日會勦我旅斯陳百餘戰艦五千甲兵統領將佐實
為師貞發自京口會於浙津伏望神力呵護前

行出洋按島風濤不驚天吳避影水怪潛形所
向披靡助我威靈殲此餘孽聿奏膚勲恭惟

聖母鑒茲愜忱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七終

于清端公政書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卷之八

吟詠書

五言古詩

老女吟

自歎

勸民

紀行

除夕

四首

庚申除夕上谷署中作

七言古詩

勸民節儉歌

忍字歌

五言律詩

戊午監試楚闈作

赤壁懷古

偶書

霧

壬戌秋九金陵署夢中作

七言律詩

粵西九日

戊申除夕

長安邸中午日

夢境 二首

夢餐優曇花作

冬至渡淮

過虞姬墓 二首

銅雀臺

中途遇雪

代兄憶弟

思假歸里葬親過固關作

祝蔡忠襄公尊配顧太夫人八袞 四首

賀壽 二首

五言絕句

無酒

春雨

春暮

客訪溪

辛酉上元上谷祈雨作

七言絕句

羅城署中閒詠 二首

濮湖夜月

東津漁火

魚城煙雨

金沙落鴈

晚菊 四首

有感

偶吟

寫夢

中秋值雨有感 二首

秋吟 二首

春月

蜀中山行

自吟

鷄冠花

成都 三首

送王子重公車

贈屬邑

讀聘君歌

八首

壬戌九日

題王子重書室句

乙卯春題書雪堂

詩餘

憶王孫

如夢令

二闕

滿庭芳

百字令

風流子

西江月

二闕

古文

江南通志序

樂經內篇序

王將軍墓表

鄭肯崖詩集序

跋鄭肯崖詠筠陽書院七賢詩

跋鄭肯崖漁舟詩

11 36 1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八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吟詠書

五言古

老女吟

妾身已許嫁梅實過三春四德未敢斁歸期何尚遠

豈爲儂貌寢應是婿家貧冰融霜又至何以采澗濱
布絲郎可買井曰妾所親旭日雁聲寂蛾眉低自顰
誰家車和馬百兩爛其隣妾命嗟成薄桃葉空蓁蓁
拊心扣昊天終待結朱陳就使窮難嫁詎將香逐塵
悲思古賢婦饋饁敬如賓印友心同否有生殊不均

自嘆

病體渾無力閒愁誰與憐炎涼悲二豎狐域寄丹田
不願上方劍但持感應篇小官缺養母浮譽惱羣賢

久欲歸林臥豈爲升斗牽菩提垂慈訓真覺孽難滿
廉隅雖尋丈光明卽佛仙隱微多玷垢冥府不矜全
只謂堪瞞衆誰知難哄天晨夕朝太岳思結再生緣
輕脫敝衣裘予將撇俗纏秋風吹細雨霹靂護青蓮

勸民

黃俗喜訟鎮岐
時作此勸之

閉門且避事省爾窮民錢莫憾居官懶妻孥望爾還
倉中無一粒比日斷晨煙儂自甘心餓嬌兒兩淚漣
肝腸痛碎絕中夜不能眠望爾覓升斗忽聞訟獄牽

哀哉饑欲死尚逞爾輕懷健訟因亡產饑寒猶不悛
痛兒兼痛爾無食誰爲憐挖蕨奴甘去爾回種麥田
強如羅鼠雀枵腹與人喧安分救兒女空中自有天
莫生狂蕩想官府自周全萬一無生路清貧赴九泉
我今歌且泣勸爾此長篇

紀行

鷄鳴起茅店晨路漸熹微東北朝

天子周馳望帝畿隻身走古道何必雲錦飛朔風吹

粟列霰粒灑征衣兩耳兜入帽兩腮削故肥足冰拳
鐙蹶手皸垂鞭揮南楚寒暄半六花滿亦稀前後難
遮顧僕夫徒獻歎急求旅店火冷戰念天威晨興復
登路重山白雪霏面目加黧黑鬚髯戟旂旂苦極還
自慰歷險忘其碻指日拜天闕天香可袖歸十年奔
故里未息漢陰機

除夕

除夕三十日江黃萬象新陰雲天地暖細雨柳梅春

咫尺瞻龍座
劬勞自小臣
壺漿難濟衆
掃榻且迎賓
爆竹幾家響
椒盤生底塵

其二

政餘空閉目
燈燭忽輝光
香瓣通三界
人天依粉牆
朦朧試一看
惻惻使心傷

其三

四壁音容慘
忽焉思故鄉
老妻知歲事
料得一家忙
誰念居官者
隻身惟雪霜
幸兒伴我側
談笑且開觴

只恐倚門望淒然憾夜長

其四

新春指日過遊子整歸鞭舞綵期非遠雁行共一天
老夫惟自苦形影誰爲憐升斗羈難去妻孥情共牽
况經饑饉日觸目誰仔肩所得麥新熟平安報有年
家中莫怨望拂裏此心堅

庚申除夕上谷署中作

今夕是何夕明晨又一年三冬無再雪萬戶有孤煙

爆竹誰家響盆花幾處鮮
早朝齊拜舞誰上嚳星篇
竈冷疇爲祀井寒空自漣
哀哉予遺歎忍待麥芊芊

七言古

勸民節儉歌

皇帝二十一載秋海宇又安平
寇孽江南連歲困兵荒
喜今豐稔民樂業我適奉
命制兩江億萬生靈
如保赤念爾吳風尚奢靡
罔知愛養與節嗇乍遇水
患各逃亡漏目鳩形歎羸瘠
凡此一旦致流離皆由

平日鮮蓄積

聖訓垂戒示寧儉王制立法重足食易著損象享二
簋詩美豐年盈百室我

皇上諭十六條其四農桑五儉節爾民日習視爲常
我今再復丁寧說百王之聖首唐堯土簋鋤羹陋不
飾萬世之師爲宣尼飯蔬飲水樂不戚後人淫佚與
驕奢往往售田與鬻宅爾民有身卽有家仰事俯育
資贍給貧窮之家固宜儉貧可自存免貸息富厚之

家亦宜儉富可長保免賣拆粗茶淡飯儘可飽何苦
珍羞侈羅列總然下了三寸喉一般滋味無分別褐
衣緼袍儘可煖何苦錦綺炫鮮潔總然遮得七尺體
一般寒暑無差擇土壁茅簷儘可居何苦棟宇雕丹
碧總然住得百年身一般坐臥無奇特畱得甘旨養
父母何苦鼎烹宴賓客畱得膏粱飽妻兒何苦冶遊
費杯席畱得餘財周宗族何苦邀福事仙佛畱得餘
粟散鄉黨何苦信邪求巫覡慎勿徵歌愛選聲慎勿

貪淫愛漁色慎勿畫船競簫鼓慎勿寶馬裝鞍勒酒
樓茶肆切莫登法物玩器切莫覓入廟燒香都是虛
演戲酬神亦無益江寧秦淮蘇虎丘揚州紅橋好風
月人道快遊名勝場我道浪費金錢窟更有不肖少
羸餘便思嫖賭任拋擲百萬呼盧豪自誇十千纏頭
狂不惜又有無知好鬪強聽信刁唆事告訐苞苴甘
作暮夜餽囊橐罄供胥吏掇非徒作孽招人禍定應
召怒遭天殛或流異鄉爲乞丐或陷非類爲盜賊不

知節儉一念差遂淪溝壑膏斧
亟宜猛省自怵惕趁此豐年有
籍減得一分存一分省得一粒
至多九年餘三三餘一縱值荒
虞匱絀莫待無時思有時常將
食與煖衣只須勤耕與力織儉
物阜無奇術所期盛世致太平
願菽粟如水火鼓腹含哺忘帝

氣下爲烝黎儲命脉共迎天脫答

君恩熙熙攘攘樂無極我今作歌勸道人遍宣金口
與木舌爾民各宜書一通母爲負我婆心切

忍字歌

心最慈刃最毒心上如何放把刀做來忍字有含蓄
這把刀按不定鑽出頭來喪身命這把刀按得下任
他兇險也不怕只要時時忍在胸自然利刃都無鋒
古來多少能忍漢百般磨練成英雄我持一忍勸世

人更把諄諄教吳民吳地雖饒民鮮朴江北江南異
風俗江北好勇多輕生江南好訟多速獄好勇皆由
不忍來細嫌小隙構禍胎或因園產爭田屋或因貪
利謀錢財或因狂戲競口角或因酣酗迷酒杯或持
刀棍或拳脚一時廝打勸不開強者既傷弱者死惹
成人命釀成災兇首抵償斬與絞造意加功罪不小
餘人也要杖一百禍到頭來悔遲了牽累父母與妻
孥株連証佐及隣保本無夙怨非深讐不能忍耐尋

煩惱在人止喪一條命自己身傾家復掃幾番敲夾
方成招無限痛苦喫刑拷招成下在牢獄中衣不遮
寒食不飽自作自受理應當拖陷旁人做路殍更有
一種最蚩氓希圖擽命去害人溺水投繯并服毒幽
魂怨魄先沉淪豈知自盡不抵命近來禁例甚分明
徒然短見填溝瀆縱有真寃那得伸空撒妻兒拋骨
肉重泉風雨泣冥冥皆因一念不能忍多少傾家與
喪身乃若好訟尤可異事起睚眦極微細不肯按住

心頭刀非爭名利只爭氣一投鏃棍及訟師教唆扛
幫無不至彌天架謊雲霧遮平地生波風浪沸賺將
片紙入公門要歇手時也無計書吏承行便索錢差
役執票先講費有司擇肥縱飽婪過客抽豐作芳餌
不是豪衿出把持定有劣紳來護庇到得衙門臨審
時鋪班使用都周緻一家贏了一家輸訟師挑撥燄
更熾道府告過又到司更將院狀包投遞聳動發審
六親提上司差票如雷厲解戶敬家爭共攢罪名駐

贖誰相替連年屢月不得休貸盡親朋賣田地妻啼
子哭家業消訟師衙役欣得意早使當時忍須臾豈
至今朝空懊悔試觀不忍致百殃方知忍字召千祥
我且細說你細聽忍中妙義難思量除却臣忠與子
孝天倫大義首綱常若使兄弟共能忍豈肯同氣相
鬪牆若使夫妻共能忍豈致反目生乖張若使朋友
共能忍豈教谷風興怨傷若待妯娌能以忍滿門和
氣自吉昌若待婢僕能以忍合家鼓舞爭趨蹌若待

姻親能以忍有時急難來相商若待隣里能以忍有
時貧乏常相幫見人一味只謙遜不使勢力逞剛強
鄉黨孰不相敬重面前背後齊稱揚豈直善名播當
世定教默祐感上蒼富貴之人固要忍忍能造福逾
綿長貧賤之人尤要忍忍則安分作善良讀書之人
須要忍磨穿鐵硯登廟堂力田之人須要忍滴盡汗
血充倉箱行商坐賈須要忍和氣不怕走津梁傭工
作匠須要忍小心不怕缺衣糧聖門言恕我言忍一

字終身用不盡若教用得忍字來境到逆時都是順也無愁也無悶眼底胸中本蕩平那有五嶽起方寸不慮窮不慮困水到渠成聽自然却有天公暗幫襯在昔唐時張公藝百口同居傳九世天子親幸問其由手書一紙百忍字忍能睦族能齊家旌表門閭稱高義我今治國如治家視爾萬民如子弟但能刻刻忍在心何難子孝與弟悌不鬪狠不忿戾太和宇宙皆元氣毋爭訟毋好事各安耕鑿享樂利一忍不爲

少百忍不爲多忍得終身坦蕩蕩忍得片刻笑呵呵
無災無禍好快活大家來聽忍字歌

五言律

戊午監試楚闈作

皓月懸明遠奎光映素秋
瑤圖五老獻玉署衆英儔
桂影天香發卿雲瑞氣浮
末員微効職爲國廣薪楸

赤壁懷古

赤壁臨江渚黃泥

坂名

鎖暮雲至今傳二賦不復說三

分名士惟諸葛英雄獨使君
今朝懷古地把酒對
曛

偶書

春來陰雨多春去晴光好
花蕊妬蜂鬚雛翎驚鷓鴣
柴門留月看琴堦倩風掃
物理自如此鶯殘茂葉老

霧

大霧滿虛空山川一混濛
人聲遠近際樹色有無中
旭日光微杳羣陰慘薄叢
模糊難見路舉足我心悚

壬戌秋九金陵署夢中作

親

牢落風塵裏三千白髮新跨虹湖色變嘯月海嵐親
椒雨鐵牛厰菊霜金馬隣帝鄉咫尺近浩氣達西秦

七言律

粵西九日

冷落荒城又一秋每逢佳節轉添愁黃茅嶂遠今猶
古白髮風淒歎復羞菊瘦懶看空淚落雁回遙望暮

雲收閉門却厭登高去醉裏神魂到故丘

戊申除夕入彭水採楠木宿神祠側作

驅馳王事入彭川旅舍神宮辭舊年七載羅陽梅弄
影三冬蜀道柳含煙石龜氣負星文檠林鳥聲催草
木鮮忽憶家鄉思對鏡明晨霜鬢獨凄然

長安邸中午日

十載浮萍宦異鄉回思已事倍神愴榴裙噴火紅顏
好荷蓋擎珠綠水涼泡雨有無呼吸變奇雲生滅古

今忙悲歌慷慨當年夢白髮空慚續命長

夢境

夢裏單眸一老翁胡床岸幘貌如童橫談往事多奇
異笑指英才在座甲說到當年開福地蝨蛇啣體漫
飛空問吾來楚若干紀六載流光荆棘叢

其二

門外依稀佳客至非仙非佛隔牕東贈儂一束古詩
卷蚪蚪開書久別公夢轉含糊難記憶簷前錯認五

更風一聲雲板徹寒暑萬事攢心日未紅

夢餐優曇花作

有引

余讀書山寺時夢餐優鉢羅花卽吟一句云
仙人賜我鉢羅花醒語純天上人檢藏知鉢
羅花卽優曇花也因賦以誌

優曇曾記夢中餐山寺日高柏水寒雲繞佛龕常五
色香飄精舍比芝蘭生平未識金銀氣偶爾輕拋麋
鹿灘四十年來魔障盡好教拂袖紫霞端

冬至渡淮

鳳陽路值一陽天
霜透征裘陟巘巔
九里山前沙草
合石頭城角水雲連
雙鳧唼喋浮淮浦
孤雁翩翻下泗川
馬首北來閒弔古
舊陵宮樹不知年

過虞姬墓

在靈璧縣有紅色草見人輒舞俗名美人草和前人韻

陰陵古道照殘陽
策蹇荒塋弔楚亡
血灑西風猿嘯
月氣吞白帝劍生霜
貞魂傍逐烏騅逝
烈骨長凝碧草香
行客莫知悲舞意
春來疑作妬新妝

其二

破秦當日劔咸陽及敗誰嗔困北却玉玦無謀定天
下青鋒有意謝君王八千歌散腸應斷九里煙銷骨
尚香悔比樊姬差一諫空令妃血舞紅妝

銅雀臺

銅雀空臺漳水流雲橫煙斷笑殘丘十門鎖鑰風塵
暗萬里河山落日收才子文章堪極目美人臺榭半

成洲

半爲漳水所壞

英雄一世今安在明月依然是漢秋

中途遇雪

陰雲漠漠朔風寒
雪染征裘行路難
霰集冰凋憐馬滑
花飛枝壓總心酸
離披短袖侵膚潤
凜冽長途刺骨癢
更憶蒼頭多怨語
何時高臥學袁安

代兄憶弟

天光黯澹雁行斜
斷續行雲映遠霞
太乙吹藜顛出火
蠹魚蝕字腹生花
素琴懸壁宮聲合
青草當庭春意賒
太史於今瞻紫氣
德星應集我荀家

恩假歸里葬親過固關作

行行復過井陘口白髮皤皤非舊顏回首粵川多壯
志勞心闕楚少餘閒欽承

帝命巡畿輔新沐

皇恩出固關四十年前經過地于今一別到三山

祝蔡忠襄公尊配顧太夫人八袞

有引

中丞蔡忠襄公以明末壬午開府吾晉時寇
亂蠱起蹂躪三秦公撫循吏民躬駐河上且

戰且守暮年賊不能渡旣潼關師潰退保太
原大厦已傾難支一木甲申二月城陷公從
容就義北面再拜自縊于三立祠吾鄉父老
至今談公惠政烈節輒流涕欷歔過其祠下
者低回而不能去余以西河後進景企芳徽
瞻拜之餘每深愾慕今越四十載謬叨兩江
節制來蒞金陵適公仲子方炳應纂修通志
之聘獲與周旋詢公家世清白門戶零替之

狀爲之歎息炳因言其母顧太夫人於茲仲
冬壽躋八袞負米代養菽水承歡一門節孝
可謂無負公於九京矣聊賦四什敬祝九如
奉以翟衣侑夫兕爵非止情殷介壽實由義

切表忠云爾

中丞井鉞昔行邊屈指捐軀四十年馬革從容真不
愧熊丸辛苦自堪憐河山百戰丹心痛俎豆三遷彤
管賢忠節並全非易事幾人青史有完編

其二

晉陽城畔訪遺祠每憶摠衣下拜時
老我今開江上幕遲公未拂隴頭碑
編摩令子知家學訊問高堂識母儀
爲說諸艱都歷盡冰霜贏得鬢如絲

其三

秦淮襍被急歸裝拜母今稱八袞觴
南岳夫人親授誥東吳名士盡登堂
洗心鐘磬皈無量藏血衣冠誓未亡
誰似一門鍾間氣獨爲家國繫綱常

其四

兩江持節首維風
棹楔褒貞卽表忠
茂苑碧城瞻婺
宿長洲紫府傍
墉宮重紆象服
華筵上久罷魚
軒委巷中
聖代旌門多異
典懷清臺築具
區東

賀壽

才猷當代仰宗工
經濟文章自不同
名著玉堂稱繡
虎功齊銅柱集
飛鴻一身化育
鈞陶際萬姓生
成指顧中從此
豫州多氣象惟
憑湘澤望高嵩

其二

數年寒暑戴清輝爲戀深恩尚未歸挾纊何緣同縞
帶捉襟殊愧等緇衣盾邊檄就常摧敵馬上詩成已
解圍敢訂中原霖雨足願分餘潤慰調饑

五言絕句

無酒

一夜一壺酒牀頭已乏錢強欲禁酷我通宵竟不眠

春雨

屈指春三月連陰九十朝花片落泥冷柴煙帶濕燒

春暮

清明方過去穀雨又新來眼看春光盡遊人何日回

客訪溪

我來客訪溪獨坐夕陽西古道荒已沒隔籬聞鳥啼

辛酉上元上谷祈雨作

時經臘無雪恐傷二麥
持齋三月冀少回天意

故作此示羣僚俾

各知所省戒云

皓月當空照黃塵逐日飛求沾驚蟄雨腸斷幾千回

七言絕句

羅城署中間詠

牕前馴鴿行書案
驚醒主人午夢時
起坐閒看十七史
古今成敗有誰知

其二

子厚當年被謫時
柳州城上寫新詩
那知千載存亡後
我與先生共客羈

濮湖夜月

落林空蔓草長猿吟虎嘯石龕傍攀蘿尋勝窮人
清月色悠然照古塘

東津漁火

寂靜沙寒灘水鳴雲橫露冷渡浮萍星垂兩岸青
無故遣幽人撒網驚

魚城煙雨

石城遙望碧雲端峭壁荒涼煙水寒屈指興亡幾許
事清風明月在江干

金沙落雁

金沙依舊掛灘長
孤雁飛飛下夕陽
煙斷水寒棲不定
稻梁覓處是他鄉

晚菊

年年九日報花開
偏爾今年懶脫腮
似怕主人添瘦骨
綻黃斂影乍徘徊

其二

桃李芳菲盡有期
菊花愛晚獨遲遲
西風搖落今重

九尚爾韜英更待誰

其三

籬邊把酒問青天何苦繁霜帶醉煙縱使向榮嗟已
暮更遲疎影益人憐

其四

一般培植百花臺衆卉爭妍不肖開趁取清標須速
發莫虛涼序問將來

有感

書生終日苦求官及做官時步步難
牕下許多懷抱事何曾行得與人看

偶吟

石崇豪貴范丹貧生後生前定有因
傳語世間名利客不如安命是高人

寫夢

終日思家悵復吁夢魂飛泊洞庭湖
忽驚信笈歸何處別却耆童覓舊途

中秋值雨有感

正擬中秋看月華無端雨後黑雲遮天公有意朦朧
過不許清光燦碧紗

其二

歲歲中秋離別天登樓羞看月團圓嫦娥會得愁人
意雲閉寒宮合早眠

秋吟

一年又有一年秋難禁時時憶故丘獨坐琴臺心萬

里庭前草木盡含愁

其二

漫誇解纜是何人
五斗安能強解身
屈指古今猶未
遠間看菊蕊倍傷神

春月

臘月出門履雪山
梅花向暖綻紅顏
春來桃李橫岡
嶺我自披裘草色閒

蜀中山行

幾人鞅掌幾人閒
山裏僧家獨閉關
風雨一犁堪自
慰
醉歸春社月西灣

自吟

逢人漫道不如意
滿腹原來不合時
回首青山千萬
里
樂天安命亦何疑

鷄冠花

亭亭赤幘岸臺端
傲出風霜不自寒
要識朝陽憑一
唱
扶桑高捧海瀾安

成都

兩任邊荒囊乏錢
低頭羞語尉巡前
淮陰受却少年辱
也了前生一惡緣

其二

易老馮唐虛歲月
難封李廣未公侯
晉秦同好今吳越
只爲方圓不可儔

其三

萬里孤舟亦一官
窮途主僕強加飧
單衣難禦朔風

冷倚戶無言白眼看

送王子重公車

三年簡鍊揣摩成喜送公車上帝城我到八閩將改
歲杏花時節看題名

贈屬邑

浹川淑氣冠齊安撫字催科萬姓寬尤望水壺澄到
底神君年少足稱歡

讀聘君歌

挑燈夜讀聘君歌
句句關情觸目多
萬物生來同此性
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二

挑燈夜讀聘君歌
引得船頭駭浪多
風雨無心猶會意
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三

挑燈夜讀聘君歌
水底魚龍噴浪多
浪裏魚龍猶聽講
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四

挑燈夜讀聘君歌
江色星光隱沒多
雲橫斗轉星還
現
吾民不聽却因何

其五

吾民不聽却因何
豈是吾民癡詐多
定有個中真線
索
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六

吾民不聽却因何
筇杖流徒總是多
偏與人猜猜不

著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七

吾民不聽却因何
月旦鄉銘講亦多
室暗心虧神目
電從容細讀聘君歌

其八

吾民不聽却因何
表正影端差莫多
俸祿脂膏皆妙
語也須添入聘君歌

壬戌九日

人人盡說登高好，惟我求閒不得閒。
山後山前無數景，叮嚀遊客莫空還。

題王子重書室句

盆魚牕草真儒意，茗椀爐香靜者心。

補遺

乙卯春題書雪堂

竹筍纔生黃犢角，蕨芽初放小兒拳。
試尋野菜和香飯，便是黃州二月天。

詩餘

憶王孫

黃昏獨自聽烏啼
芳草樓前漸滿堤
寄語王孫莫意
迷
蚤須歸
花影將斜月欲西

如夢令

歲暮容顏非舊
食少形骸消瘦
睡起不勝愁
頻叫蒼頭
斟酒斟酒
斟酒夢見故鄉花柳

其二

赤壁鶯啼岸柳岐鎮雨肥園韭憶別若爲情且看燕
飛紅瘦回首回首穀雨清明時候

滿庭芳

脫却蠻烟奔離蜀道三年又到光黃生來命薄才力
比誰強眼見此身已老消磨了多少疎狂百年裏有
幾人跳出傀儡逢場 思量還故里簞瓢陋巷澹泊
何妨任隨緣過日說甚彭殤幸遇杏花赤壁訪遺跡
感慨悲傷尋兩地半丘荒草一望白雲鄉

白字令

楚天和靄忽風狂雲黯霎時雨洩濺入篷牕噴碎玉
濕透竹穹珠滴鼉怒龍吟雷轟電掣永夜無休歇挑
燈倚枕危檣只恐吹揭待旦爽氣微開枝頭梅子

鬧似金丸擊菡萏池塘花葉好醉倒渾如無力紫燕
無聲烏鴉影滅一帶柴門僻幾人酣飲頓忘昨夜岑
寂

風流子

曉風吹破屋春將暮聲碎滴簷頭見霧繞千村珠開
萬樹啣泥燕子帶濕歸樓心歡喜點來翻麥浪響過
徹溪流茅屋閉門青山洗嗽牧童幾個戴笠騎牛
停雲時午後凝眸望滿目繡錯田疇恍惚紅遮古道
綠映滄洲願自今伊始桔槔掛月禾秧飲露婦子嬉
遊懷想醉翁遺跡今古誰儔

西江月

終日陰雲霹靂空過上巳踏青殘紅片片滿長亭雨

岸浮萍靡定 鶯報春歸誰送遊人獨歎飄零五更
杜宇更難聽萬轉千愁不寢

其二

百歲春光有限一年幾度花紅及時笑傲趁東風正
好鞦韆輕送 無奈人生易老又當零雨其濛清明
寒食總成空看破浮雲如夢

11 10 19 1 1 1 1 1 1



附古文 序二篇 墓表一篇

江南通志序 任兩江總制時作

我

皇上御極二十有二年癸亥禮部奉

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月成書臣成龍承乏兩

江總督應董其事江西去臣駐劄江寧于有餘

里乃檄署江西巡撫布政使臣張所志草創送

臣審定送部其江南省通志則臣成龍與江蘇

撫臣余國柱安徽撫臣徐國相徵屬府州縣新
舊各志及先儒先賢著述論建之有關地方應
備採拾者開局江寧延聘在籍儒臣及文人宿
學通達治體諳悉典故者編纂稽考甲乙次第
而臣成龍臣國柱臣國相且相與親爲討論焉
并董在局諸臣就明繼晷敏皇將事計六閱月
而書成共七十六卷臣成龍以職掌所及當有
以序其簡端竊見九州之土宜貢賦載於禹貢

中古文尚簡質不事詳贍其後周官所掌三墳
九丘與禹貢所載體制不同而秦漢所收列國
圖籍時久世遠莫可較訂嗣後或有所述出自
一隅一事不足傳信卽陳沂楊慎所撰山東四
川通志固稱善本然皆私自屬草體例未純

皇上乃渙大號申異命先取各省之志以成一統之
志正欲於衆中求其詳於繁中舉其要夫修志
之役必始於縣縣志成乃上之府府薈集之爲

府志府志成上之督撫督撫會集之爲通志通志歸之禮部然後輯爲一統志於是無所不該山川貢賦土產人物之類無所不備上下數千載使之瞭如目前然則通志之舉其事不綦重而爲之不綦難歟且江南之視各省纂集雖均而難易懸絕何也各省通志原有成書而江南絕無所本事屬創始未易周匝雖窮博採豈無絳漏其難一也孫吳六代以逮明初其經國大

猷代各異制披尋史乘浩如煙海旁考別紀又多舛誤稽辨雖勞詎協至當其難二也江左人物甲於四方偉人駿烈尚疑遺佚至如節孝隱逸悉存姓氏旣恐淆雜欲裁訛濫慮沒幽潛其難三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紀載歲月遠於春秋虞初雜志任情好惡志家之體無容疑誤並存裁量之能豈盡銖黍不爽其難四也大江左右僑立州郡分隸不常命名變易考往已多無

徵準今何由參覈其難五也而臣等又以迂疎
不學之才兼以簿書塵冗之苦短綆汲深曷能
勝任惟是祇承

詔旨與同事諸臣其詳其慎纂集成書止足以備一
統志之採輯而未敢自信爲良史也顧臣成龍
自策名入仕仰見

聖治右文

皇上單詞隻字皆足與詩書典誥爭光逮及備官畿

輔聞見益親近又與江蘇撫臣國柱共事撫臣
國柱久在

禁庭身依

紫極常語臣成龍

皇上以天縱之姿好學稽古講筵詰難燕閒辨問多
發先儒之未發

宵旰之暇考核異同披覽得失未嘗旦夕釋卷頻命
詞臣有所纂著皆足昭垂千載山至於高則拳

石出雲水歸於深而淵泉不竭臣等幸託唐虞
之盛世依附臯益之末光使僕僿鄙陋之所纂
輯得備崇文內庫之目以垂不朽臣等實有榮
幸焉是爲序

樂經內篇序

任福建臯使尋陞方伯奉
命陞直隸巡撫時作

余承乏八閩實司臯事白雲在天每刑人於五
聽之庭懲暴亂理冤抑呈制憲姚撫憲吳兩先
生以上獻於

天子雖生人之念日厯於死人之法而桁楊三木痛楚哀號常不得伸展眉額用是恒憬然曰唐虞時雍風動刑期無刑成周刑措不用何風之淳也太和在宇宙詎易言哉臯陶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與后夔典樂教胄實同源而異流何也樂陽刑陰樂仁刑義未能漸斯民於骨髓卽日取斯民而督責之未易善也語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其是之謂乎故知樂者禮之

根蒂尤刑之神髓也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良得其原矣毘陵張子炅生彙十三經之語
樂者成其書曰樂經內編攜就商訂余曰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思無邪一言克備全經善得
其解者觸類可以旁通哀集衆美雅可自命一
家是編原本太和之保合深究祀天神祭地祇
享人鬼之奧義自天命人心三綱五常之大以
及日用起居之微靡不悉備而且攷律呂之相

生定宮徵之互叶旁搜廣採舉凡正聲子聲正
半變半之說鮮不備具研抉精密器與人合德
以音傳清濁隆殺罔有遺缺卽謂該樂之全可
也昔后夔韶箛鳳凰來儀師曠清角鳴鶴率舞
馬仰秣於巴瑟魚出聽於牙琴聲音之道與造
物通其感召洵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知樂之
微其於天下無難矣樂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
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德利用厚生九敘維歌矣凡
贊襄歌敘者惟以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則以
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
人以作動物躋天下於唐虞三代之盛於以鼓
吹休和卽雲門咸池韶濩六代之樂舉不外是
苟不探其原而僅求之黃鍾累黍遂致阮咸譏
荀勗之尺短和峴病王朴之聲高李照縱黍嫌
於太長胡瑗橫黍苦於太短或專求之金石而

黼斛有古今之不同斗臬有真贋之難辨紛紛
於制器吹律以祈合天地之元音安能興雅頌
而復古樂也哉抑聞之唐太宗有言朕聞人和
則樂清若百姓安樂則金石自諧矣是誠得與
民同樂之旨易雷地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此作樂崇德之所由來不可識政教之大成也
與披覽是編踰月忽移藩署更懼不克負荷屢
上之姚吳兩先生茲復奉

簡命北綏畿輔任愈大責愈重益深惴慄爰以教民
和一念用自策勵因公之同好導揚太和共覩
聖治之咸五登三焉謹序

驍騎將軍柱石王公墓表

任湖廣分巡下江防
道新陞福建臬使時

作

公諱宗臣號柱石南陽浙川人生有異徵偉骨

相膂力絕人喜韜略射獵禹山洧水間以雄桀
自命弱冠遊荆益國初滇黔未入版圖公卽

審順逆仗策來歸

世祖章皇帝嘉之命從事郢鄂今

上龍飛之五年滇蜀平江漢底定

上念豫楚隘要惟西陵弋陽為重鎮晉公都督僉事

黃州公至則簡練將士蒐禁補卒於戟門右

隙地闢射圃超距翹關角力較藝立廟祀馬神

春秋取駒閑廐蕃庶暇則角巾從容柳蔭中指

額形勝用兵之地以示將佐公紀律既嚴什伍

無舛彊弦之士襍襖纒耒懼然聚處樵牧近於
榷桓鷄犬放於營壘其威重慈惠如此性藹厚
愛敬士大夫士之賢而貧者民之孤寡篤癯者
歲時賙給以爲常而其自處則甚約或饋美酒
十數罍悉以頒之麾下雖古投醪挾纊何多遜
焉康熙七年有隣鎮叛卒匿大崎山中按牢四
出公命偏師馳往擒其渠魁九人送大府餘黨
遂烏獸散歲大饑首倡捐賑存活數萬人

上聞加一級十二年癸丑冬滇黔變起倉卒公不震
不難惟申國威明號令備戰守明年正月三日
大司馬撫軍張公檄守武昌公星夜率兵往元
夜有警公謹斥堠息燈火停漏鼓分哨九門而
自環甲坐譙樓上夜半領十數騎周巡雉堞竟
夕惟飲湯一盞而已賊寢謀不敢發是時大司
馬出奇制勝視公如左右手五月麻城東山賊
起公請於大司馬率師東下值守憲徐公疾趨

至麻城相與贊畫悉中機宜且勦且撫不旬日
東山平冬十月江右賊出鄱陽陷湖口數縣進
逼楚境蘄州大震公奉大司馬命急駐蘄與下
雉一軍爲犄角時精甲盡在武昌而公所部多
新募糧餉匱軍容未振余力圖芻糗並贈火槍
百口公立赴蘄蘄民稍安公委羅田守備黑子
駐黃梅清江鎮會禁軍樓櫓西上夾攻賊賊敗
走收湖口星子諸縣自蘄以上金湯安堵事聞

上大嘉歎數賜紀錄而公以勞瘁病作和門星隕極
馬夜驚嗚呼痛哉時康熙十四年二月廿二也
大司馬思公功特疏請卹曰方茲多事之時該
將勤勞頗著與尋常病故者不同今王宗臣幼
子伶仃窮途旅襯情實可愍應否比照彙陵鎮
標馬之迅病故之例恩賜存卹少慰忠魂激勸
勞臣俾服

皇恩靡盡疏上

天子惻然改容奉

俞旨賜祭葬先是康熙六年

覃思誥封驍騎將軍元配劉氏封夫人並封二代考

妣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公子名麟紱公卒

麟紱甫六歲居喪成禮今且十齡舉止如成人

穎異能文黃之人旣德公不忍其裔之歸豫也

相與雷公匱而公素與里中王氏篤兄弟誼有

年麟紱將長爲黃岡人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

二十九日卜葬公於縣東還和鄉楊坂之原既
建塋兆旣拚黃腸畏壘相鄉永思無疆嗚呼哀
哉麟紱聘現任武昌府城守都督僉事李公諱
兆捷女女二俱幼未字公之葬也旣礮石鐫誌
納壙中而黃之紳士以余知公最深屬文表墓
據實直書用告來禩覽斯文者有所考述庶以
裨國史焉

鄭肯崖詩集序

宵崖黃圃幽人也自臨臯赤壁閩海春潮燕山
朔雪靡不晨夕與共昨年秋又訪余於三山石
城再閱冬春矣宵崖有句云赤壁清風連越嶠
金臺明月又揚州洵浮踪聚散真歲月也此北
道就養於上谷之堯封余按其行笈有自爲詩
殘紙蠹蝕得近三百首詩道性情本取其溫厚
和平有關於世道人心此四始六義之所以風
世也今宵崖栖心道岸放情塵表足跡所至事

古品今不爲凡響或時闡聖賢之微文或時寄
漁釣於烟水或時慨昔人之不可見或時抒境
遇之所欲言咸以聲韻自竄性情總不欲以姓
名聞之海內余素同漢陰南北互忘賓主不急
爲之哀彙成帙懼漸以爲不足輕重愈遺落廢
棄特屬繕寫授梓庶宇內讀書學道高人知瀟
湘江漢間尚有張子同陸鴻漸其人而肫摯排
惻猶髣髴靈均山鬼天問諸篇閑衛正學更溯

源道州濂溪紺寒清水也爰濡筆而弁其端

跋鄭肯崖詠筠陽書院七賢詩

聖學自濂洛關閩後躬行實踐閑衛孔孟正宗
者代不乏賢其穎慧高明流入葱嶺教外別傳
者亦復不少得此直指仁體功用仍不外子臣
弟友贊頌七賢各如其實洵不敢跬步違背可
謂篤誠之學

跋鄭肯崖漁舟詩

余在黃州九年交肯崖老人最深比癸亥春日
秦淮石城間出畫冊釣魚圖展翫良久雅與張
志和陸龜蒙同一風尚余不禁神遊浩浩烟波
中矣因捉筆題曰風雨晦明皆造化山河大地

一漁翁

于清端公政書卷之八終

于清端公政書外集目錄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于清端公傳

毛際可

于清端公傳略

叢澍

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

清端北溟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書于清端公傳後

范鄩鼎

跋于山奏牘後

武祇適

請于清端公入三立祠呈

范鄩鼎

請于清端公入三立祠覆呈

前人

洪洞縣看語

張彞統

平陽府看語

周士賢

提學道看語

高龍光

撫院批語

馬齊

江寧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蘇州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韓 葵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黃州重修于清端公祠碑

周 華

蘇州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從好錄

楚黃郡鄉紳士民同編

補遺

撫臺張公贈聯

任黃州府

于清端公政書外集

後學

平江蔡方炳

編次

西陵諸匡鼎

冢孫

于準敬錄

于清端公傳

陳廷敬

說巖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州人先世仕明有諱坦者弘治間官至大中丞著有聲績載在邑乘父時煌里中稱長者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

堡以備警逼公先隴形家言堡成不利于氏公
笑曰我里千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
堡當築矣堡成卒無害公生而才智絕人有聲
場屋崇禎己卯中副車充貢入 國朝仕爲羅
城令羅城秦桂林地故多瘴癘中州人官此土
者往往以生還爲幸又猺獞頑黠不可治輒自
罷去公喟然曰荒徼皆王土惟 國家所使耳
人生仕宦豈擇險易哉單裝徑往羅城無城郭

廬室居民數家公廨一脊露叢篁深箐間披草
木入得微徑插籬棘爲門虎嘯猿擲白晝行庭
中公卽庭中以上礫爲几案楹下置爨一釜一
盂炊烟併日寢處其中召吏民引使前從容問
所苦喻以急公敬上之義吏民皆鳥言呶喑與
之語心耳遼絕公爲之解析譬曉神色愷易良
久欣然拱聽旣去則據案讀書數錢貫惡酒獨
酌醉則隱几而臥或竟日不冠履旣數月吏民

樂公坦懷易親益皆樂就當是時西粵數叛服
羅城新下民皆竄匿山谷而徭獍與大姓相仇
殺民失業則阻險爲盜宅令或飾威規利民益
疑畏不敢前公至則悉除諸禁拊循殘氓誠意
憐惻人皆自至以田賦詣公親與交兌訖或畱
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爺不要火耗不謀
衣食寧酒亦不買耶公感其意爲畱數錢計得
酒一壺而止民益親愛因與朝夕問地方利害

悉得要領編置保甲約束徭民請于上司盜有
犯者立斬之縣其首於竿由是盜皆屏跡先是
鄰徭殺掠我人畜歲二三至以爲常至是鼓勒
鄉勇將進搗其巢徭大震懼自誓不敢犯界盡
歸所掠人畜然後民得安居盡力於耕稼之事
每春時命兩徭舁竹兜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
呼與語相勞苦民知公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
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勤而獲者旌

其門情而荒者羣詈以辱之民大勸悔穰穗被
野牛羊滿山公以其暇日增陣浚隍招民來居
新築室者公手書聯額以獎異之立學宮教民
其中能讀書應舉者免徭役民俗輯和獨數大
姓者負勢不爲下其人皆號總戎侯伯嘗指揮
長吏恣殘慝公曰此曹向皆倚恃徭徃盜賊爲
之爪牙一逆其心則致亂召變是故它令多匿
意阿忍今吾威令已行民知禮義此曹不悛終

不可為治會黃姓以家僮犯教令執送公所屬
致之死公審其情當與杖知已被杖因立怒云
爾既送官有 朝廷法在何得自先擅刑是藐
官法叱之跪欲予之杖送縣獄黃大恐叩頭謝
死罪移時始得免公乃為陳順逆禍福之理黃
大感悟自是數大姓皆奉法惟謹以公事至者
望籬門皆股栗項縮無復向之跳踉桀驁於公
庭之上矣三年政成臺使者勅粵中令以羅城

令爲法公乃牒上寬征徭疏讎引諸利弊所宜
興罷者民愛之如父母焉公自處困約人所不
堪從者皆盡散去惟二僕染瘴不能去旋亦皆
死羅人憐公每晨夕環視問公安否間斂金錢
跪進云知阿爺苦我百姓每供些少鹽米費公
笑謝曰我一人在此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
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衆快快持去居數年家
人來羅人則大喜奔譚庭中阿爺人來好帶物

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我家
六千里單人攜資適足爲累揮使去衆皆伏泣
公亦泣卒不受丙午秋試充外簾官公布袍數
浣破被如鐵一蒼頭從衆簾官皆美服盛飾儼
從姣好公以敝衣垢縷參錯其間諸吏人皆指
目揶揄與服飾盛者相周旋而不及公大吏聞
公名亟欲識公指敝衣垢縷者曰必羅城令也
諸吏人皆相顧貽愕於是大吏委公以試事使

專督之事皆精審曲當因與極論時事所宜及
古今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公掀髯抵掌詞氣激
昂具有倫要大吏交章舉公卓異在羅城七年
遷知合州公復牒十事上幕府皆爲公行之去
羅城羅人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
數百里哭而還一眇者獨畱不去公問故白民
習星卜度公橐中資不能及千里而盡民技猶
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遣去會霖雨資盡

竟賴此眇者力得達合州州領三縣合計纔遺
黎百餘人正賦十四兩而供役繁重不支官有
騶從之費公至則盡除習弊畜一羸馬以家僕
自隨府帖下取魚公曰民脂膏竭矣無憐而問
者顧反乃樂魚且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
因極陳荒殘疾困狀郡守笑謝爲裁革十餘事
公念治合之要在招徠流亡往時新歸流戶便
令卽日力役而墾田旣熟土著訟爭以故集者

復散公皆爲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三年而後復新集者旣知田業可恃爲已有而復無征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月之間戶以千計未幾用前卓異遷黃州同知分鎮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地多汭湖幽壑盜所窟巢時功令急盜案文法頗繁長吏至諱忌不欲聞盜反持長吏所忌白晝行劫莫敢問公遣捕得湯卷兒等九人集諸父老謂之曰此皆巨盜彼恃捕後上

解則牽制官吏長短往往得脫今以示諸父老
有能保後不為盜者吾將貫之否則盡用吾法
諸父老願以身保後不為盜者二人餘則立命
取大索來駢首連繫七賊即諸父老前為坑坑
之盜自是驚匿嘗草帽褰驢微行村堡周知山
川要害間里情偽降大盜彭伯鈴等拔置左右
責以捕盜故遣發即得四方來謁者無貴賤皆
接以恩禮延問利病咨訪人物是以凡所興舉

悉協人情黃州境壤蒸蒸樂土矣攝漢陽黃安
通城事皆絕火耗飭保甲所至輒著異蹟操守
益自危苦惡衣蔬食從者皆病之公笑謂前在
粵蜀民物凋殘持廉甚易今日正須試此定力
幸尚能爾何乃以爲病耶時巡撫張朝珍雅知
重公特舉卓異會滇逆亂作康熙十三年春張
公檄攝武昌事問禦亂之策公對以安人心莫
先下令停徵時朝珍草疏欲奏公意與合以故

凡兵事皆倚公以辦公悉意劈畫羽書交馳師
旅雲集軍資億萬咄嗟而理惡少憑依禁旅罔
敢指問公立寘之法白大將軍申明軍令一時
甲士十餘萬擁公忿譁公不爲動詞譬理解神
色抗厲知公不可奪皆斂迹去居民安堵人情
大安或謀武昌大姓與賊交通指藏器仗爲證
朝珍召公欲發兵捕公言自烽警以來武黃諸
宦家多盡室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以備

它盜無足怪者若遽加兵人人自恐且所指皆
素封良族可力保無它迹之果無所得公所全
濟多此類也用卓異遷知建寧朝珍奏改武昌
時逆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進勦取道蒲圻咸寧
朝珍檄公往造軍所渡橋賊鋒迫近蒲圻人驚
潰城郭爲墟公入城嚴斥堠戢逃兵招集民人
城以不墮通我師岳長之徑旬日成橋山水暴
漲橋復壞公以此去職會東山之亂公適進辭

撫軍朝珍語公曰極知君勞且屈然黃州忽有此變非公莫可辦賊公曰國恩至重公知遇最深敢以區區去就避患自逸哉但黃州東連廬皖北接光固據三省形勝控制七十二寨其人剽悍善鬪阻險跳梁難以猝勝若公見委須便宜行事方敢受命朝珍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肯任事吾無憂矣勦撫一以聽君問需兵幾何公曰風烟震驚徒以兵從賊衆我寡反適資亂

以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遂嚴裝以行初東山之亂也妖人黃金龍詭言得天書寶劍來往興寧山中煽誘愚民守道徐君惺往解散其黨金龍亡匿黃麻劉君孚家君孚黠猾多智數收召亡命亦數數能禽獲盜賊守長令牧多其能每撫而用之公鎮岐君孚亦嘗居門下憚公威明頗以禮法自戢及後得滇逆僞劄書遂與金龍潛結河南賊渠譚以從周鐵爪江西楊寡婦

又連英六商固數邑大盜私立將軍元帥諸名
目衆號十萬約以七月起事會麻城人欲因以
陷其仇家君孚恐遂以五月望反於曹家河擁
衆數千人黃守將王宗臣率所部兵駐興福寺
麻城令屈振奇率鄉勇駐白果約日進攻君孚
夜遣七騎斫黃將營鄉勇亦自潰退保麻城賊
勢甚張而劉青藜鮑世庸陳恢恢李公茂等諸
盜所在蜂起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以衆

未合猶豫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士民脇從者許自首免罪勢家誣陷者卽日赴訴官吏不得按捕過三日不投訴以從賊論於是投訴者日千計公皆宥之賊勢轉孤君孚及其黨素服公恩信聞公來皆莫有鬪志欲卽降恐見誅惟擁衆自固公度君孚倉猝舉事違其始謀及衆未聚或可就撫若緩旬日黨合衆集則難爲圖矣遂命白杲鄉約一人

持諭帖往布太守待以不死之意度持帖者已
至賊所公則獨騎一黑騾命鄉約一人張蓋一
人鳴鑼前導徑趨賊寨未至二里許命鳴鑼前
導者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且鳴且呼君乎
不虞公自來倉皇匿後山令數百賊持烏鎗弩
矢夾道伏兩傍望見公皆燃火控弦擬向公公
佯不爲顧鞭騾直前賊亦卒不敢發前至寨門
門開公徑入抵賊舍下騾卽廳中坐衆賊環列

其黠者則相率羅拜公問老奴安在老奴指君
乎也公佯恨之以暱衆且舊居麾下衆對以有
事暫出少時宜可至公問今歲山中雨水好否
禾稼何若汝良民何敢作賊自取屠戮天時酷
熱如此汝等父母妻子皆藏匿何所得無自苦
衆皆泣公曰熱甚須少憩令一賊爲脫鞵一賊
取水來公滿飲數賊支榻揮扇衆賊四向拱立
公熟睡鼾聲如雷賊皆驚移時寤因謾罵君乎

老奴何爲久不出豈有客至不設酒脯者君乎
初意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給故深自匿及見公
推誠無猜遂出叩頭訴所以激變之故公乃爲
開陳利害順逆許以招撫與約日而還至日盡
降其衆數千人黃麻數縣皆解嚴朝珍上其事
於朝還公職再命知武昌事朝珍檄公留麻
城公親歷村堡度地形所宜分立區保擇謹厚
者爲區長置烟民籍凡有勇力有鳥鎗兵械者

籍其人區長統之有警則各以其械來會踪跡
不軌者區長立白誅遂敢容隱及不實與同罪
於是凡前與君孚金龍潛結爲賊者皆爲烟民
皆樂爲公用秋七月經畫有緒行還武昌當是
時金龍畱君孚所君孚旣無所用金龍因縱之
逃與紙棚河賊鄒君申合公已次岐亭移檄東
南區長按籍徵得二千人率門下諸生數人督
兵進討駐望花山君申初謂公已還武昌今忽

聞以兵來大驚退保山寨公策賊新反未獲食
少利在速戰而我兵驟集攻之未必卽克困之
則將自潰分遣一軍守象棋山一軍守大崎山
一軍守布袋坳度賊走必經黃岡獨馬鞍山一
路不守而陰伏兵嶽峽間君申金龍果以糧絕
夜走馬鞍山遇伏盡禽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
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術不得施遂斬其
首捷至武昌朝珍持露布示寮屬曰人謂我不

應用醉漢今定何如公食無兼味獨于酒無量
臺司皆聞知嘗與大吏抵掌論事大吏觴公公
飲輒數十巨觥露憤揜袖酡顏瞋目而語吏人
皆竊笑公酒狂及往東山或以爲言故朝珍云
然也疏聞晉級八月調守黃州時荆岳兵事急
公外輸供億內靖奸宄郡壤以寧十月江西賊
犯湖口旁掠興寧蘄州戒嚴又滇逆密布僞劄
湖北復大亂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反陽邏何

士榮反永寧鄉劉戡業反石陂周鐵爪鮑世庸
反白水畝各擁衆數千人遙連湖口寧州諸賊
約以十月上旬取黃州遂及武昌漢陽高山大
湖烽火相望城門皆晝閉墟里寂無人各鎮援
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人至
不能備閹柝議者欲棄黃州退保麻城公曰黃
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
陸轉運取道于此且瀕江而城控制阻險前倚

與寧廬阜後壓天堂金剛諸寨雖祇一郡實東
南關鍵釋此不守則荆岳有狼顧之虞七郡成
瓦解之勢所繫非僅一城已也吾誓死不去此
然吾坐困以待不若相機進勦猶可僥倖以圖
存賊勢雖衆皆取士榮進止若先破士榮餘可
不戰而下于是遣門下諸生徵集各區鄉勇又
分守山隘令逃民不得入合賊別遣黃岡令李
經政禽鼎業父子陽邏遂平十一月二日率諸

生及吏卒二十二人前進次路口村四日次段
家店黃協千總李茂昇把總羅登雲吳之蘭以
所部五十人來會各區長讀公檄皆感憤流泣
召集鄉勇告以同仇之義前來會者有衆二千
人于是立什伍標旗幟號令明整卒如素習部
署甫定諜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公遣登雲偕武
舉張尚聖以偏師往偵自率大隊進發七日尚
聖等遇賊前鋒與戰賊小却公疾馳抵尚聖營

衆見公來歡噪請賞公徒手無以應惟摩其耳
鼻撫其項臂慰勞獎勸衆感激士氣益增下春
鄉勇大集有衆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
八日黎明士榮賊數萬人自牧馬厓分東西兩
路夾攻我師賊皆手揮紅雜色旗照耀山野公
匹馬仗劍當營門立見東路賊少命登雲率千
人禦之自以大軍當其西命尚聖攻右之蘭攻
左公衝其中堅戰甫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

鳥鎗雨集礮火著處皆穿左右勸公盍少避公叱之曰今日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我軍見之蘭死又被傷者衆少却而箔金寨後民素爲賊誘見我軍却鼓掌謹譁皆于袖中出小紅旗相摩麾公見勢益急鞭馬徑前迴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曰豈有文官死而武官獨生之理彎弓直前發一矢翦其大旗我軍少進茂昇馬被鎗馬倒茂昇步射殺二人鎗洞

衷甲換馬進戰短兵相接復手刃數人而尚聖
自右山繞出賊後我軍急擊盡搴其旗賊遂大
敗士榮手長矛殿後左臂斷猶力戰陷泥中遂
被禽登雲擊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是役也斬
馘數千山谷填溢溪水盡赤獲軍資器械無算
檻送士榮撫軍所公見賊名籍立焚之衆心以
安乘勝進至呂王城茂昇等欲少息公曰白水
石陂諸賊本以士榮爲盟主今士榮旣禽諸賊

膽落捲甲疾趨將自崩解所謂破竹之勢不可
失也若淹留晷刻賊備旣深據險致死非計之
得矣時諸營才午炊公命盡覆其釜以進據鞍
草檄有能禽賊來獻者重賞投誠者待以不死
脇從欲歸白者但閉門坐家惟耰鋤無烏鎗軍
器者卽從賊概不追問身無鄉勇印號家藏兵
仗卽良民亦誅死于是衆賊聞士榮被禽旣大
悔懼及得檄書又知毀其名籍一時解散略盡

師至白水販鐵爪世庸等尚有親兵數百人欲保什子寨公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君孚十一日軍定惠寺遣追盡禽之而石陂等賊亦皆平公駐黃市撫戢軍民東山大定散各路鄉勇歸農勒石黃市旗亭間班師而還自出軍至是僅二十四日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半菽不煩師旅遠征徒手奮身摧鋒陷堅不疾而速克奏膚功近世以來未嘗有也當此

時荆門岳湖燧火相望對壘連疆耕戎交跡內
患旣消邊圉孔固公之功在天下而不在一隅
矣十四年春湖南兵久不解饟餉繁與公于征
斂轉輸重紓民力而行間所需物用器什文檄
旁午公皆躬自購造不假胥吏省民費以千萬
計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以
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論經學興起廢墜人不
知兵秋大饑發廩賑卹廣募輸積嚴冬冒雪計

口受賑全活數萬人十五年水旱洊臻訛言復
起公謂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與爲鎮靜修治
赤壁亭榭日與文武寮吏嘯詠飲射其間士民
相與慶曰我公如此吾屬何憂又以秘計擒詬
奸細撫定克黨流釁頓息會丁繼母李夫人憂
請歸終喪士民數萬人伏撫軍轅門號咷請留
制撫亦心知公不可去疏請奪情公勉起視事
十六年制撫以蘄州上接荆武下臨潯吳南連

大治興國東隣宿松太湖水陸要區奏復江防
道以公爲之三奏而報可公規復沿江墩戍繕
治戰艦練習水師計擒僞官渠盜江境肅然十
七年遷福建按察使士民請畱不得朝珍曰公
去失吾所憑公條便宜十餘事乘五兩小舟蕭
然去楚去之日蘄黃及旁郡人沿岸遮送至九
江者數萬哭聲與江濤相亂公亦垂泣不忍別
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叛新定海寇犯順漳

泉四郡連數歲用兵征役煩苦又數起大獄繫
滿囹圄每一卷牘罹重辟者輒至數十百人獄
皆已具公視之慘怛言曰民命所關寧以獄旣
成而可不慎諸語聞親王令公會滿漢大臣覆
錄公言通海數案所連引半皆平民遂白王釋
不問或有持輕重兩可公已盡得其狀侃侃面
折略不爲屈指庭下婦人孺子曰此曹皆何辜
乃櫻斧鎖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緘阿

從事王久聞公名至是愈益傾折每疑案送公
專訊讞決明允所生全殆以千百計久禁得白
貧不能歸者皆給資遣還淹滯爲之一空逆亂
時多掠浙東江右子女及後投誠沒爲奴婢老
弱轉棄溝中僵尸相屬公設法勸募贖之歸籍
小兒女不能歸者養之署中積數十百人計滿
一舟則給口食歸其父母親戚公退食羣兒皆
環繞膝前爭索果餌喧謹以爲笑樂初匿者猶

衆至是皆格化多自遣還者矣任臬使官吏懼服闋俗翕然一變未及朞遷布政使閩地久駐兵重資民力一鋤夫月以數萬計公白王軍人芻牧本有常役今民困方殷矧可額外派索力爭請免或謂非職掌何爲自苦公曰設兵以爲民無民設兵何爲調停者復議改折公爭之益力王卒是公言向所科鋤夫數萬一日盡皆罷去民旣樂公德愛凡軍中所需乃益趨事恐後

八郡正供及江浙協餉不下數百萬皆司庫收
兌公大書誓聯揭于庭中命各路解官隨到隨
兌正額外不增銖黍卽令原解官役計項支撥
一無虧累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
一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時或來過徑入臥
內或繞署閑行曲房阿閣無不歷覽几案間惟
蛛羅鼠跡一竹筥貯朝服二釜備炊爨文卷書
冊數十束此外都無一物咸歎曰于公天下第

一清官也外番貢舶或有所獻公悉屏斥或呈
樣香一罍卽還之貢使皆嚙指作禮謂譯使云
天朝洪福我儕實未見此清官也將軍督撫交章
論薦舉卓異十九年春開府畿內去閩亦如前
去楚時也駐節上谷郡邑吏望風爭自濯磨求
稱公意會旱步禱時雨大沛禾麥重岐三穗民
號曰于公穗立保甲申約束緝劇盜懲豪強政
大修舉所條上利病興除前後數十事皆朝上

夕報可語在奏疏中不具載二十年春督理
孝昭皇后梓宮夫役前詣山陵過闕請

陛見上久知公清忠著有勲勞而魏公象樞嘗特薦
公名重朝右眷倚特甚至是聞公入見命侍衛
持席于午門中傳

諭巡撫年老不勝步宜少坐公拜謝坐少頃入見
賜坐

賜茶問撫勦東山時事溫語移時慰勞有加

賜食于御書房

賜內帑金一千兩鞍馬一匹既數日

上御製詩一章及

御書手卷命閣臣宣賜山陵還過闕

賜鞍馬一匹馬皆

上所親乘還鎮會宣府饑親歷紫荆喜峰散公帑賑

給及勸輸二萬石有奇凡活饑民十餘萬戶

上優詔褒美九月

駕幸雄縣請謁

行在

賜魚二函鹿二兔十孤汀五及見詢訪治理及公
前請補驛站工料疏因極陳民間疾苦

上動容久之又問卿所統官吏有尤佳者否公舉知
通州于成龍爲第一因復舉數人

上曰成龍才品朕已久知公退侍衛宣

賜銀鼠褂一領

溫語備至又

賜御膳八器乳酒二瓶公既拜而食飲伏道傍送

駕

上望見公行步遲爲停轡待之蓋

上之重公如此是年冬疏請歸葬母李夫人得

俞旨數日命總督江南江西以

賜金庀治窀穸分其餘以贍族戚里黨葬事畢單

騎孤裝赴江寧如赴羅城時公之節制兩江也

方被

命時卽已廉得陋習數十事比至則揭之通衢數剪
除豪吏大猾隱蠹舊弊神明洞察如親至目覩
墨吏日數十驚見白髯偉軀者輒心膽落公亦
數爲微行以實之檄羣邑條具便宜皆爲興舉
郡邑吏無不畏愛趨令南中風俗素侈麗美服
飾喜游冶出示禁絕頓改故習公私皆爭衣布
褐布褐價騰貴公知人心漸卽于善不事威嚴

專申德化勤事誨導凡文議爰書皆手自批勘
真書甲乙以示褒貶自鷄鳴至夜分不休寢食
爲廢或勸之少息輒曰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
生所忌第吾受

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何可盡劾耶所以爲
此者冀其見聞知警使歸于廉慎吾雖盡瘁于
國家所得不已多乎性善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
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遂笑而止上下

遺都絕端午日遣視察吏無敢以黍角諸節物
相饋者吏治稱廉辦焉初公赴

山陵始識魏公象樞語公曰爲政之要在振綱飭
紀移風易俗公端居誦說斯語以爲金陵要地
欲移易風俗貴在得人而弛張之於是特疏薦
前所面奏之于公知江寧旣至則與公精白一
意提挈左右申明條禁裁抑豪強建書院興文
教威董德懷初剽奪者吏弗能禁至是路不拾

遺童孺攜金錢過市門交易而退無敢欺者吏
民安恬有歌笑而無管絃有醉飽而無羞錯商
旅輻輳關市流通每一令出父老扶觀有讀之
垂涕者罔不感動公清嚴忠直勤勞

國家利濟民生大較如此其時或猶有以爲言者
蓋未能盡得公之實也公自至金陵倍益勞瘁
思歸休日甚因自號于山老人至是遂累疏求
去

上特旨勉畱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還兼理安徽江蘇兩巡撫印四月十八日
晨起視事不出戶疾作召諸司語不及家事端
坐而逝至夜漏四十刻坐不欹倚顏色如生年
六十有八將軍都統寮吏來至寢室皆見牀頭
敝笥中惟綈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瓦甕米數
斗鹽鼓數器而已無不慟哭失聲時署中無親
指衣衾飯食皆不備江寧守于公經理其喪禮

意備極士氏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
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菜傭負販色目番僧亦伏
地哭盡哀公鞠獄多所平反銜恩者皆設位于
家至是皆抱以來未幾公之子奔赴曰我公生
平不知阿堵物烏用此楮錢爲諸弔者母以紙
幣來衆從之觀歸江寧守及門下諸生合士民
數萬人步二十里外伏地哭江干江濤聲殆不
聞公能得吏民之心江寧人謂數百年來無能

如此者士民立祠於清涼山如黃州之赤壁子
當此時微江寧守幾不能返櫬公所引薦士多
矣而于公與公同名氏其治行聲迹亦與相等
至始終之際多可稱述若此尤可爲難已計聞
於朝

天子震悼祭卹有加已而

上南巡還謂內閣九卿詹事科道曰國家澄敘官方
首重廉吏其治行最著者尤當優加異數以示

褒揚原任江南江西總督于成龍蒞任以來操
守端嚴始終如一朕巡幸江南延訪吏治博採
輿評咸稱居官清正爲古今第一廉吏應加褒
卹爲內外大小臣工勸其詳加議卹以聞於是
集議加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入監讀書蓋
上於公禮意盛隆初終如此凡爲臣子能不感奮豈
獨公之爲幸也與嗚呼公剛介沈毅彊力多智
正直自持不少回曲而臨事決機經權互用惟

其誠與才合識與力并故所至能集大勲而著
令名蓋本之旣裕而用以神焉初東山亂時劉
君孚爲逋逃主黨羽甚衆公欲用其力而患其
多集凶人會黃金龍就禽公亟典衣分俸得百
金賞之衆皆不平謂君孚本匿金龍今何故反
被賞公曰金龍之禽實由君孚密計君等不知
耳其黨以爲然又見君孚果得百金不讓於是
益疑君孚實賣金龍其黨各稍稍散去亡命者

不敢近而公又因縱間離其親屬君乎計益窮
遂鬱鬱以死其誅湯卷初以盜降爲捕役每進
見公輒賜之酒肉慰勞之曰吾深知汝能汝爲
吾盡心禽盜卽爲善良當格外旌賞如是者屢
一日又見賜之酒問大小盜幾何卷唯唯不盡
言因復飲之酒竟醉矣出公微服從其後卷意
得甚與其徒大飲酒店中出橐中籍歷指其名
謂其徒曰某是會養爺娘者謂善盜而能奉

也曰某是爺娘靠不得者謂盜之無能也公覩聽之甚悉明日召卷來盛賜之酒食卷益歡無忌復大醉問其生平卷遂放意盡言諸盜殺淫亂事甚多公曰吾聞汝橐中有籍可取視否卷初不肯出諸橐公搜得之大小盜名皆具公因謂卷若汝此行未可立於人世矣不如速歸卷曰小人從公復何所歸公曰勸汝歸黃壤耳卷惶懼言死自其分幸與母訣不許取篋中俸金

一兩付卷寄母揮卷出斃之公自得卷籍按以
緝盜無不立得新州大盜喻姓劫一僧剖其脛
以鐵筋挺之公跨蹇驢獨往訪得實立斃之公
嘗曰人命至重此何等事而敢鹵莽自非精察
確訊若寃殺一人便應償以一命故多徒步獨
行或策蹇疾驅雜於田夫旅人中野籬村店樵
牧童叟街談巷語疑情細事如燃犀照燭無弗
畢知以故遣使往察人亦卒不敢欺而往往蹙

額哀矜多所宥釋一日遣呼一盜盜覈竦懼甚
公曰汝毋懼吾知汝已改行矣故呼汝獎賚之
汝輩爲盜而官不知官之闇也改行而官不知
亦官之闇也今釋汝汝傳語若黨一改行則官
知之且賞之則不改行者官亦必知之而誅之
矣賜以酒食放歸一盜公訊之曰汝竊也且幸
未至死汝知某某非巨盜乎非汝竊盜比然若
能自新吾亦赦之今釋汝歸語若輩此竊者歸

語羣盜盜人畏斂跡營弁領餉輸軍前其弟夙
無賴子久客歸而是夜軍餉被劫營弁疑其弟
執送官司不勝拷掠遂誣服連引平日交游市
井惡少十餘人問其贓皆云用已盡獄具公適
以江防道來謁撫軍偶舉此事公曰贓物未獲
終屬疑案且餉銀數千何得遽盡撫軍曰吾固
疑之君爲我更一鞠公承命秘其事不發越二
日引衆囚至略訊卽釋去復撫軍曰江夏盜案

無一人實者撫軍問因今安在公曰已盡釋之
矣撫軍驚恚公曰昨見衆囚被刑已極若再訊
卽恐立斃誠不忍其無罪就死且入奏須得真
盜畱此屬何用撫軍問真盜安在公指撫軍帳
下一校曰卽窩家撫軍卽縛以付公公曰衆盜
皆進香木蘭山數日可盡致矣旣數日果執衆
盜至賊匿所縛校家封識如故撫軍問公何術
能爾公但笑謝他如此類皆神變不可測閩囚

數十人當斬獄成公察知其枉請撫軍白王王
下其事獄詞凡六七往返不決公度此數十人
終不得卽脫卽取囚出坐之階下與飲食去桎
梏凡死囚臨刑給食脫獄具衆囚見其如此謂
卽死皆相對啼呼忽聞傳語令歸復業乃驚喜
不自持狂叫叩頭出血時滿漢吏方有事至公
署亦感激雨泣自是皆相勸爲善羅織之風少
衰當事聞囚已盡釋亦無以奪之也公之緝盜

惟善用人所蓄捕役及降盜恒撫以烈威凡四方有盜此數人皆得來白公衣帶間一布夾袋得盜名卽投其中自劇賊偷兒踪跡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開府時袋已敝左右請易之公笑曰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肖之官吏未可去也公常言人見我發奸摘伏疑有他術不知但用成法第因時制宜行以實心耳之闕時有從公乞此數人者及給役皆昏頑不稱使始

知公爲不可及也公每論事輒稱曰上帝式臨
或曰天監在茲夢寐與神明通其斷獄制事亦
若有相之者黃安人鄒彬然夫婦夜被殺劫無
辜繫者十數輩彬然夜叩其兄戶曰連繫者皆
非殺我者也吾仇直待于青天來白耳時公自
黃州還岐亭訊是獄召典史陳某謂曰汝在此
少待殺彬然者卽至矣陳不敢信公遂令囚彬
然家僮大空屋中深夜皆令牢役各散去堂漏

下三鼓忽寒風起沙石驚飛幽幽有聲僮則戰栗電火閃爍光影之下彬然夫婦被髮血流面鳴嗚呼僮名曰奴今還吾命來僮曰殺主者兄某與隣某也我執火立其傍耳獄以是定無辜者皆釋公既苦節好施予每聽斷時民有當償人錢物力不能則倒囊代與之歲飢得俸多少悉施與不顧己罄矣惟一騾公所出入騎者鬻之市得十金施一刻而盡公日食粗糲年飢更

甚舉家食粥以少米爲之雜以黍炒糠令微焦
取粉粥垂熟入粉其中客至亦出此粥勸令依
此法爲食冀得存餘蓄以濟饑者客皆不能堪
爲公強食之有膏梁子不下咽公謂之曰負苦
士之常富貴人之幸汝何不習食此吾他日過
汝家見不設此粥吾罰汝賑饑矣有魯晟者聞
而慕之不遠百里來嘗此粥公懽然見之曰新
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歸竟以不得食此粥

爲悵悵也時人謠曰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于
公食糠粥公在岐亭公子來省及行署中有一
醢鴨割其半與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
公每晨市豆腐二觔許故又謠云于公豆腐量
太狹長公臨歸割半鴨半鴨于公過夜錢五厘
酒價何處拈蓋公飲酒每夜以半壺爲準楚酒
半壺價五厘故云爾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
鬚髯神情炯炯四映平居與人交不擇貴賤談

謙終日略不拘忌及當大事或羣議會讞有所
可否雖王公大人不爲少貶性極慈易而御物
整嚴賓客故人有時過存蔬食菜羹經時不倦
或當歡笑一語涉私卽正色斥詰諸吏望公威
若負霜雪及論說籌諮輒霽顏商確務盡事理
以是雖見嚴憚愈益親樂之勦東山禽賊數十
人至公方晨飧對之流涕輟食及就刑血漬帳
前僵尸相枕籍公輒飲食寢息如常其喜怒哀

于清端公傳

毛際可

皇上御極之三十八年省方兩浙觀察于公蒙

恩賜稠疊且

親灑宸翰榜之政事之堂兩浙人士踴躍稱慶而黃

髮耆舊謂公王父清端公當年榮膺

聖眷先後一轍際可向觀察索遺集讀之則今相國

熊公已誌其墓冢宰陳公復爲之傳兩君子於

際可爲同年皆以文章名天下然誌銘體尚簡

嚴而家傳每不厭詳悉娓娓至萬餘言竊不自
揆謬加纂輯著爲傳略以志景行之私云公諱
成龍字北溟晉之永寧人以己卯副榜官羅城
令邑多烟瘴兼猺獞雜處爲患或勸以中道告
歸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如若言則羅城竟
可無官耶抵署僅茅茨數椽二僕遘瘴疾死其
一後亦告歸顧影孤子日食粗糲晚酒一甕以
四錢爲率併不設匕箸也一意與民休息編置

樂本乎天性得乎學力如此公自初仕以至外
吏每好爲微行察民情實一日爲日者至村塾
塾師訓諸童蒙主人饋食邀與俱食明日呼其
師來謂之曰昨荷君厚意第君教諸童蒙多不
達義理宜速謝去塾師曰小人貧甚館散則無
以卒歲公曰君欲卒歲奈何誤人子弟耶取篋
中二金給之仍與五杖又每見諸生館中夜半
燈青熒有誦書聲或卽造其館或翌日召之來

怡然加禮欽愛不已諸生感厲是以公所至人
才多有成就者嘗語人曰當惜福爲子孫留餘
地布衣蔬飯但覺受用無窮膏粱紈綺實不解
有何可戀凡公話言文字皆出之真學問實經
濟單詞斷紙可以感人心挽習尚有功於世者
甚衆語多不載載其與友人荆雲濤書書言羅
城事最明略曰廣西柳州羅城偏在山隅土司
環繞山如劍排水如湯沸蠻烟瘴雨北人居此

生還者什不一二土民有猺獞狝狼之種帶力
執鎗性好鬪殺父子兄弟反目操戈恬不知怪
順治十六年冬初入版籍成龍於十八年之官
選後親者不以爲親故者不以爲故友者不以
爲友行李蕭條自覺面目可憎賒腳錢寄口食
行至清源同年生王君吉人其人慷慨好義反
覆開譬謂粵西非吉祥地夙知成龍家食尚可
自給勸之勿往以繳憑爲高見成龍時年四十

五矣然英氣有餘私心自度讀書半生曾知見
利勿趨見害勿避古人義不辭難之說何爲也
逸首不答王默知其意亦不更阻揮淚而別五
月三日抵舍別母及妻兒資斧艱難典賣田屋
止得百金攜蒼頭五人勇壯可伴臨行族人相
餞歡飲至夜扶醉就枕而天已明矣古云壯士
非無淚不灑別離間此不情語也天明舉家拜
別大兒廷翼爲庠生已久猶如處子以祖遺田

產文券開明交付但云我做官不管你你作人
莫想我二語甫出戶而哭聲已達外矣拜別先
祠不覺腸斷門裏門外相聚而泣不復回顧攬
轡登程此時壯氣直可吞猺獍而餐烟瘴也行
及湖南冷水灘一病顛連未免英雄氣短扶病
陸行至桂林謁上司皆見羸體伶仃詢及病狀
驚憫特異惟勸以方藥調治勿亟赴羅抱疴之
人至是膽落往日豪氣消磨何所病幾危苦孽

未盡不速死及柳州稍瘥尚不知羅城在何許也羅城與融縣沙鞏連界行至沙鞏遇許鄉老細詢之乃知對山卽是羅境登山一望蒿草滿目無人行徑繞山都似營壘陣塲瘴雲慘澹苦霧淒迷哀哉此何地也胡爲乎來哉悔無及矣回憶同年生之忠告不置也痴人作夢以爲邊地如此漸入腹裏或不更然可憐黃茅一路直抵城下八月二十日入縣中一如郭外居民六

家草屋數椽寄居漢壽亭侯廟支牀周倉背後
夜不瞑目心焉如割黎明到縣廷無門垣兩墀
茅草一如荒郊中堂草屋三間東斷爲賓館西
斷爲書吏舍中開一門入爲內宅茅屋三間四
圍皆無牆壁哀哉此一活地獄也胡爲乎來哉
鬱從中來病不自持一臥月餘從僕環向而泣
無一生氣張目一視各不相顧無如咎孽未盡
死而弗死乞歸無路扶病理事立意修善以回

天意凡有陋弊清察釐革自憾已命不殞禍及
從僕黃瘦如壁畫陰鬼相對而泣莫能相救無
何一僕既死餘僕皆病康熙元年正月謀爲歸
計成龍自付一官落魄復何恨諸僕無罪何苦
貽累叮嚀令各逃生一僕蘇朝卿仗義大言若
今生當死于此去亦不得活棄主人流落他鄉
卽生亦何爲哀哉幸有此也餘僕掉頭不顧當
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一官一僕難以理事乞

賜生歸當事者置之一哂而已其年逃僕歸家
大兒悲念天涯萬里一主一僕何以安身續覓
四僕來而三僕皆登鬼籙止存一僕晝夜號跳
一如風魔事處兩難一人難以遠行欲遣此僕
歸則子身更苦無如此僕更切思歸之念聽其
浩然長往萬里惟餘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
刀一口牀頭樹鎗二捍爲護身符然思爲民興
利除害囊無一物猺獠雖頑想無可取之資亦

無可殺之仇帖然相安事到萬不得已時只須
勉強爲之申明保甲不得帶刀攜鎗咸遵無犯
間有截路傷命無踪盜情務期緝獲隱昧情事
盡心推詳必得真實立時誅戮懸首郊野漸次
人心信服地方寧靜而上臺採訪真確于是有
大事殺了解省小事卽行處決之通行境內雖
平賊與柳城西鄉爲隣此地祖孫父子生長爲
賊肆害無已申明當事輒以盜案爲艱置之高

閣成龍思漸不可長身爲民父母而可使子弟
罹殃咎乎約集鄉民練兵親督勦殺椎牛盟誓
齊力攻擊先發牌修路刻日進攻此未奉委命
而專征自揣功成亦在不赦之條但奮不顧身
爲民而死勝于瘴病而死也渠魁俛首乞恩講
和擄掠男女牛畜皆送還仍約每年十月犒賞
牛隻花酒敢有侵我境者竟行勦滅蓋獐人不
畏殺惟以剝皮爲號令而隣盜漸息至是上臺

採訪更確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報盜不休
爲多事也嗣後官民親睦或三日或六日環集
問安如家人父子言及家信杳絕悲痛如切已
膚土謠武陽崗三年必一反比及三年食寢不
安人心旣和謠言不驗又云三年一小勦五年
一大勦比及五年又復無事而民俗婚喪之事
亦皆行之以禮感之以情羅城之治如斯而已
自數年來本非爲功名富貴計止欲生歸故里

日食二餐或日食一餐讀書堂上坐睡堂上毛
頭赤脚無復官長體夜酒一壺直錢四文無下
酒物亦不用箸快讀唐詩寫俚語痛哭流涕並
不知杯內之爲酒爲淚也間嘗祝城隍我無一
點虧心事當令早還鄉井回思同寅諸人死亡
無一得脫興言及此能不寒心赴蜀之日益勵
前操至死不變此數年之大概也偶書寄以發
知己萬里一嘅公嘗自言吾一生得力在令羅

城蓋其澹泊之操堅危之節始卒不渝老而彌
厲者已預定於此故余獨載此書者以見公之
志焉公歿後康熙二十九年冬是時公所薦于
公位總憲矣公之孫戶部君準一日見于公于
公曰清端公傳未具吾聞陳氏有文而能記載
當代名公卿語言行事子盍往求焉戶部君踵
予門而謁曰願有請也公昔巡撫京畿時余過
止谷見公於逆旅公執余手而語夜已深不欲

別去而於余有知己之言微戶部君之請余將
求得公緒言遺行而列之於書況辱于公之命
爰採楚人李君中素所爲傳略追琢整齊文繁
不殺又得進士范君鄔鼎所輯公雜文軼事補
綴其間使後之覽者有所感慕而興起焉

陳廷敬曰前明吾陽城楊公繼宗天下稱清官
所首指名者也予爲史官時陽城田侍御在京
師京師一老嫗往來侍御家間嘗調語云某不

愛錢豈楊繼宗耶楊公去姬時三百二十年餘
矣而姬能稱說之蓋當時名聞天下後世猶傳
道之如此人苟能以節行自立如楊公後世婦
人女子皆習聞其名而尊美焉凡爲士者可不
嚮慕乎哉予時年方少感姬言而志之其後浮
沉仕路與衛文清公周祚魏果敏公象樞布政
畢公振姬此數公者遊數公天下之所謂清官
也皆去陽城不二三百里果敏公雖稍遠皆晉

人也天下清官不可易得而爲世所指名者乃
獨皆在於吾晉自楊公以來迄於今可謂盛矣
最後乃更有公范君言近代清官首軒公軌軌
之後楊公厥後有布政張公黼副使劉公俊知
岳州張公舉洪洞衛公英數人數人或清矣而
短於才才矣而疎於學或餒於氣君子惜其用
廉之未盡而獨盛推于先生予誠陋無識不敢
謬論昔人然以吾所與游文清果敏畢公三賢

者使得于公之地與事而爲之其優劣誠不知如何而以今觀公之爲果已釐然有異於諸公後數百年有如老嫗之稱說楊公者必多歸於公也然則彪西之論豈爲過語邪吾數公者之鄉人也旣幸賢人獨多出於鄉而於公之事三復而謹書之亦以致私淑之意云爾

保甲烏言推髻之衆皆欣然聽約束卽隣徭之
為寇患者亦悔罪還所侵掠以餘暇勸農儲粟
興行教化大吏方舉公卓異而公秩滿遷知合
州矣羅人泣送至數百里外一瞽者獨畱曰公
橐中裝恐至中途而竭瞽星卜取給可為行糧
助也後竟賴其力得達合州清操惠政一如羅
城時未幾用前卓異陞黃州同知撫軍張公朝
珍雅相器重令攝武昌篆值滇逆叛兵事皆倚

仗公復以卓異擢武昌知府檄公往軍前造橋
橋成而水漲復壞遂以罷職會有東山之變撫
軍曰非君莫可辦賊聽以便宜行事先是妖人
黃金龍匿黃麻劉君孚家得滇中偽劄潛結河
南江西大盜號稱十萬而君孚向嘗居門下服
公威信公單騎從一鄉約往傳呼曰太守來活
爾山中人君孚竄伏山後而令甲士彀弩以俟
公直入廳事索水滿飲隨鼾睡榻上旣寤因謾

罵曰君乎老奴何堅避乃爾豈有客至不設酒
脯者君乎遂出見泣訴盡降其衆後併獲金龍
斬之撫軍上其事再命知武昌府已而湖北復
亂調守黃州時援兵悉隨大軍進勦黃州守備
單弱議者欲退保麻城公曰黃州爲湖北咽喉
誓死不去然坐以待斃不若相機進勦可以僥
倖圖存遂率諸生吏卒併召集鄉勇勵以忠義
燉火燎鬚不爲動陣得渠首何士榮等得脅從

名籍立焚之衆心以安出軍僅二十四日不費
公帑用鄉民數千人破賊數萬以功陞江防道
遷福建按察使當閩叛新定數起大獄公所平
反甚多仍下令募贖難民其小兒女不能歸者
養之署中每退食羣兒皆爭索果餌以爲歡笑
俟稍長俾還鄉里及期遷布政使力請於王免
鑿夫月以萬計收允軍餉正額外不增銖黍大

計舉清官第一

上謂如成龍者方不媿卓異二字隨命開府畿內常
請陞見

天子知公清忠而魏公象樞復言於

朝有帑金鞍馬之賜併

御製詩及

御書命閣臣宣賜會宣府歲祲公發帑勸輸饑民賴
以全活繼而總督兩江境內望風震慄遇白髯
偉軀者輒心動疑以為公公亦數微行以實之

而公益自刻苦有于青菜之謠更嚴勅學政課
士講約併靡麗之俗爲之一變豪右多所未便
爭構爲蜚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迄巡海歸溝
疾遂端坐而逝牀頭惟綈袍一篋鹽豉數器而
已哭奠者市肆爲空所在各建祠以祀訃聞
賜祭葬如禮諡清端復

親謨碑文以表神道公善政不可枚舉而發奸摘伏
尤稱如神黃州大盜窟宅野廟中公敝衣願入

爲伍變姓名曰楊二旬日內盡得其行刦狀公
召捕役擒之盜問捕我者爲誰役曰二府于責
天也及進見卽入黜之楊二盜叩頭服罪公至
堂酌酒遍飲之曰念廟中一日之雅聊以一筵
訣別耳特欲免汝曹於刑戮擗棺至悉活埋之
又營弁有弟夙無賴適遠歸而是夜軍餉盡刦
執弟首官拷掠誣服連引惡少十餘人問其賊
皆曰糜費已罄公偶以事謁撫軍語及之公曰

正
餉銀數千不應遽盡撫軍曰吾固疑之煩更爲
一鞠公私其事越二日引衆囚至卽破其械復
命曰盜案無一人真者已盡釋之矣撫軍厲色
曰然則真盜安在公指麾下校曰是卽盜窩
餘盜皆進香木蘭山行且就縛耳及獲盜併訊
之賊果匿校家封識宛然至公廉介出於天性
在羅城時困頓備歷猶金之百鍊而益精故垂
老不衰云

毛際可曰公爲魏公象樞特疏所薦輿論翕然
真大臣以人事君之義也憶戊午際可應博學
之徵蒙魏公延飲邸舍曰吾性迂僻雖大君子
官吾地者從不以杯酒爲錢念君輩數人雅稱
廉吏且旣已解組入都卽非現任故破例一敘
併述公之治行可爲後來法際可因是知公至
合耿耿以不能一見公爲憾也乃觀察蒞任吾
浙清節矯然允矣克繩祖武也哉

于清端公小傳

叢澍

于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汾陽人已卯貢於鄉公素以帖括無益經濟遂專精經史之學於程朱源流尤多發明爲諸生時已負大儒之望初授羅城縣令以清介聞歷陞黃州郡丞值麻城賊勢甚張有司惶遽議會兵勦之公獨慨然曰皆吾赤子也賊不過數人耳柰何因數人而殺千萬人宜撫不宜勦公單騎直造賊壘責以天

義賊皆投戈呼曰于青天至我輩尚忍反乎皆
就撫東山之亂公糾率義勇衝鋒力戰擒其巨
魁餘黨悉平由是朝野欽爲異人迨湖南蕩平
干戈甫息公招集哀鴻使安畛隰供億軍旅不
致繹騷皆公惠也由是

帝眷益隆歷試大藩若楚若閩若燕悉稱

上旨而撫直隸時則尤稱艱鉅蓋輦轂之下非才與
胆與識相兼未易言治而公之剛方正直一時

有包孝肅海忠介之稱迨兩江節制之

命下而貪墨之吏不俟公至望風解印綬去者踵相

接豪強梗化者徙境外奢侈僭踰者皆斂跡焉

至今民賴其利至若戒餽贖禁加派輕火耗嚴

保甲懲奸拐清營伍訪蠹役剔關政平鹽價種

種良法固赫赫在耳目間而於多士則純以愛

養爲心常設立書院甄拔英才每訓諸生曰

朝廷以人才爲急諸生以品行爲先庠序之中稂

莠並進教未施耳故於誘掖薰陶三致意焉兩
江士風日上公之惠也惜不辭繁劇卒以盡瘁
遘疾公薨之日舉國若喪考妣男婦童叟皆入
公署見孤燈熒熒猶然在案周身之具布被一
牀而已清儉之節固千古所未有也一建祠於
天妃宮側再建祠於雨花臺畔迄今士民過者
猶蘇蘇隕涕焉

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務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

清端北溟于公墓誌銘

熊賜履

青嶽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於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訃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卹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櫬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行也謁銘於

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
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
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
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
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
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
卽嘖笑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
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

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
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避之順治丙申公年
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
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
霧迷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
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驢從二僮
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吽嗥而已公坐臥
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

饑惺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
郭省農事衝烟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
七年而治成異時獲雜推髻之子且漸知所禮
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
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
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
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斬麻數邑中多崇山峻
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

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
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四
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臂也無東山則
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夫下事雖
忍言哉於是躬擐甲胄鼓率義勇直搗賊巢蕞
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以
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
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藩司

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
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
轉以濟饋饗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
破冒那墊諸弊盡斥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
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茹淡素如
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攬果蒲葵而已僚屬
為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
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

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
歎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
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固
巖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克侵奪民
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克
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莊頭尤多不受
理卽民間有訟莊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

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莊頭者屯莊之頭
自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佞伯哉若雖
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
賊勅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
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
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
干公命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

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之咨嗟嘆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駢蕃

御製詩篇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
六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

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
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尚
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
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
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臥不能
出戶者長十年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

地一旦聞寂如僧舍奸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
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
繩之益力略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
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
里蓋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
爭搆爲飛語以撼公公略不爲意笑曰直道在
人爾彼嗷嗷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

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
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
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
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
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
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臥
廟門內已語盜渠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
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綽號楊二鬚子與

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劫狀公
度再不可久遂如厠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
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
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拏我者何官也
役曰青天子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入夥楊
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辭
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
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胡爲者公笑

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為之寬
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
爾言已復笑既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
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于戮且以
株連我良善為也命舁棺若干具並活埋之表
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
神羣呼公為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
浙行僅襍被一囊朝衣一襲爾公趣僕人買蘿

葡萄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
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
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騾
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
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麪糲一盂粥
糜一匙脩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
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
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疎苧布爲

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
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
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步早晚出入僧舍中於
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
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折
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間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
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嚶語亦或大呼于
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

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
問其篋笥則故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
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
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沽激流爲刻覈以
納於偏畸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
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略無矯強
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
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歎公爲真不

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爲不誣也公倅黃時
予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
已初至金陵卽乘篋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
款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
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
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
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
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

日訪予于清涼精舍相對欵欵者久之其中隱
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
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自公歿後公友
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時貴實
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
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爲公之
精忠獲

上而猶道迴咨且有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

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素而 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

間之也嗚呼公亦可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于

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六十有八娶

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勩廷元並諸生

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易名曰清端

於法皆宜銘銘曰

嗚呼噫嘻爲苑中之芝爲駕中之麒麟之益
繼之益馳物理旣如斯天道其易知嗚呼噫
廉吏不可爲也而可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書于清端公傳後

范鄱鼎

婁山病樵曰余讀明史而歎廉吏之難其人也
三百年來首軒輒輒之後有吾陽城楊繼宗厥
後有布政張黼副使劉俊岳州知府張舉與吾
邑洪洞衛英數人前輩石公瑤言之彰彰哉全

觀數人廉矣而或短於才才矣而或疎於學或
餒於氣才學氣備矣而或不得於君不獲於上
政事止及於一時一隅之間君子惜其用廉之
未盡善也 本朝養士四十餘年得于先生先
生之廉可不謂其盡善乎廉則心清心清則理
明理明則才全理明則學優而氣壯先生之言
曰本府手刃四十八人張撫臺贊之曰以文吏
而擅武略屢著奇勛才何全也前後奏疏條陳

援古証今合理近情學何優也初至羅城城中
居民六家先生寄居關夫子廟安牀周倉背後
四僕亡其三一僕又思歸形單影隻枕刀一口
氣何壯也此皆自先生之廉得之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曷其奈何弗廉

跋于山奏牘後

武祗適

永寧北溟于公交城奮雲張公暨余三人交最
久辛卯春同肄業於會城之崇善寺會城風俗

繁華良辰美景嘯歌而管絃者輻輳於寺中三人厭之友人荆雪濤時澤普召三人於城北故晉藩之蓮池東書院晨夕琢磨以希一遇放榜三人俱未雋鍛羽而歸各閉其戶戶雖各閉而走札相規依然卯春晤對時丁酉奮雲登賢書余抱病數載公以已知副車出就部選得粵西柳州之羅城假道敝邑枉顧寒廬毅然曰我輩雖無科第分上古之臯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

耶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志誓勿昧天理良心
四字子夙知我於蓮池書院者敢爲子質言無
隱余由其言想其心預信必爲包孝肅趙清獻
司馬溫公海忠介一流人物旣而由粵西而蜀
而楚而閩巡撫畿輔總制兩江數十年如一日
其剛毅自矢不畏強禦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
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
傾則司馬溫公也易簣之日僅餘竹簍敗筭汚

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
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云言顧行行顧言此
之謂歟嗟乎公生受

聖天子之褒寵賜詩賜白金賜良馬賜麇魚肉賜灰
鼠褂及其歿也宸翰御書勒石墓上北公亦可
含笑九京矣余所不快者天不憖老乘箕太速
言念典型爲我心惻三公子倅來訃喪貽行囊
奏牘數冊媿余力薄名微不能表章公公亦無

俟余表章竊念三十年友誼終不能忽然于懷
幸洪洞彪西范先生彙輯三晉人文敬將公之
著作轉贈范先生既經收錄于三晉語錄晉乘
垂棘等書中仍借巨筆立傳以盡余區區之交
誼或可以傳北公忠孝廉節之萬一云爾□□
請于清端入三立祠呈

范鄩鼎

呈爲本朝第一鄉賢懇祈轉申上臺確採輿論
俯察行實近考康熙二十一年事例准入大堂

三立祠以光祀典事查得太原三立祠之設立
自故明山西巡撫魏見泉先生成于山西督學
道袁臨侯先生共得七十一人人各有傳名宦
相副朝塾交孚後世允無異議未及數十年增
入名宦二人鄉賢七人康熙二十一年督學通
劉訓夫公祖感物議之滋騰稽增續之失實在
存名宦二人另錄鄉賢二人于七十一人外后
補四人鼎按此四人者名宦如蔡忠襄鄉賢如

辛文敬後世允無異議至于名宦若桂鄉賢若
白或遠而不及考或考而不及詳自有公論不
敢置喙茲有

本朝兵部尚書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諡清端者
係崇禎己卯副榜貢士念乃父龍溪公年高不
仕其孝既加人一等順治十八年父歿服闋程
赴部選其身不仕二主既加人一等選得廣州
羅城縣令羅城猺獞雜處邑無城郭下車之始

城內居民六家廨宇大堂編棘爲門公夜宿關
帝廟安牀周倉背後相隨四僕亡三逃一枕刀
一口隱几而臥晝則誘兩猺舁一笱天巡行田
野勸民耕種徵賦收租與民親允力行保甲猺
獐斂跡應試者免其役築室者獎以扁投誠大
姓爵列侯伯尚多負固如黃姓者擅刑家僮經
公審理黃姓畏服未及三年縣治旣成城隍云
理學宮漸修本省鄉試聘入外簾公獨衣被襤

縷隻身徒行撫軍金公藩司金公一見與語大
悅交薦卓異尋以俸滿陞四川合州撫軍仍令
條陳十餘事次第舉行居羅七年其善政大略
有如此者去羅之日羅人送至三四百里窺公
清風兩袖明月一船不能赴合會一眇者素善
星卜偕公而往以其技藝佐公資斧乃得赴合
合則一州三縣入額正供一十四兩公招集流
亡不旬月得七百戶設法安插會 詔採楠木

撫軍張公委公稽閱公單騎入山省費無算頃
以羅城卓異陞湖廣黃州同知其治合善政大
略無異于治羅有如此者黃州同知分鎮岐亭
岐在郡極西地逼湖邃積盜出沒公得渠魁湯
卷九人術馭恩結給得情實然後正法羣盜屏
息其詰奸宄大略有如此者旣而攝武昌補武
昌剪吳逆之羽翼成蒲圻之浮橋水漲橋壞隨
以身殉沉水不死革職不恤其致身大略有如

此者革職之後黃州蠢動撫軍張公仍遣公往
禦命以便宜行事慷慨任之數日內兵不血刃
而數千大慙泣涕革心其誠能感人之大略有
如此者撫軍嘉乃績上其事于

朝還公武昌大守吳逆未戢紛紛渠魁若黃金龍
若何士榮若周鐵爪勦者勦撫者撫十一月初
二日出兵二十五日班師鄉勇凱歌以寡制衆
其善師善陣大略有如此者武昌甫定爲之禁

火耗杜私派嚴誣告絕餽送招致文學之士敦
詩說禮明年饑設法全活數萬人自食糠粥高
人曾晟聞風越七十里來嘗于公粥其救荒恤
災之大略有如此者繼母李夫人卒制府蔡公
等公疏奪情尋陞江防道

上特簡八閩臬司爾時耿逆新服脅從多有公開釋
無辜俾宅爾宅老羸黃口之不能歸者養之署
中計滿一舟授以乾餼復其原籍其老老幼幼

之大略有如此者旋陞藩司會禁旅未旋峙乃
糗糧無敢不逮收稅允餉一絲不染自矢一聯
于藩司紫薇堂曰累萬盈千盡是朝廷正賦倘
有侵欺誰替你披枷帶鎖一絲半粒無非百姓
脂膏不加軫惜怎饒得男盜女娼其履乎羶途
而終不能污其操守夫略有如此者在外則親
王將軍誠服之制府姚公撫軍吳公等誠服之
在內則大司寇魏公等誠服之前後疏薦

上特簡巡撫畿甸彈劾權要激揚羣吏最著者申飭
保甲不拾前人唾餘心裁十二款續增五款滿
漢雜處之地捆載者千里不持寸鐵條陳利弊
疏數十上朝入而夕報可

陸見 賜坐 賜茶 賜銀千兩馬二疋 賜
御製五言律手卷是秋

駕幸雄縣 賜魚 賜兔 賜鹿 賜

上親服銀鼠褂其明良喜起之遇大略有如此者忠

蓋之餘復厯孝思請葬繼母而歸不數日有雨
江總督之命聞

命起程行李蕭然宛然當年初至羅城行徑入其境
輒爲微行以察下情關防清嚴難以筆述五日
佳節並無敢瓜粽相遇存者特薦江防道孔公
通州守于公鎮江守高公揚州守崔公爲別真
廉劾則真貪吏治丕變嚴飭學政十款相兩江
時勢另立保甲法三十八款念奢靡之弊著節

儉歌一百二句痛強暴之橫著忍字歌一百六十句惡私派之濫初指五十九款繼指二十款坊刻流傳家絃戶誦其移風易俗之大略有如此者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端坐而逝其面如生同城將軍寮屬偕入寢室牀頭敝笥緜袍一襲靴帶二具瓮內米數斗鹽二器四壁蕭然無異寒士將軍寮屬相哭失聲其節操至死不變之大略有如此者

上聞訃惻念殊深 賜諡 賜葬 賜祭

詔從其優明年二月十五日

御製碑文

御筆貞珉俾立墓上若夫江南二十四郡邑之紳衿
請祀名宦也永寧等州縣紳衿之請建特祀也
尤直道之難掩懿好之不容已者也其沒世而
名稱益甚大略有如此者鼎生也晚其於于公
生平未謀一面未通一字僅從拙選晉人晉文

晉詩晉語內拾其大略未免掛一漏萬聊以兩
言蔽之曰若于公者有陽城白東谷之經濟而
猶限于資格有絳州辛文敬之學術而非托之
空言幸遇老父母獎進廉節嘉予善類懇祈轉
申河東道督學道平陽府正堂採輿論而察行
實倣康熙二十一年劉訓夫公祖附入白東谷
辛文敬之例准入三立祠中並立一傳刻板續
後以垂永久有光祀典上呈

請于清端入三立祠覆呈

前 人

為遵稟覆呈情由以候上臺核實事竊照各府
州縣名宦鄉賢之人原係 國家大典必須旁
採輿論非從一人私言至于太原三立祠之設
肇自故明撫臺魏公成於學臺袁公一增於撫
臺蔡公再增於康熙二十一年學臺劉公凡有
理學者有經濟者有節義者有文章者無論名
宦鄉賢入過與否無論該地士庶申請與否撫

臺學臺俱得獨斷允行置主於三立祠中立傳
於三立祠集此三立祠之設與各地方名宦鄉
賢祠迥然不同如于清端諱成龍之操守之經
濟之節義之文章始于七星繼于三湘盛于八
閩昌于三輔成于兩江其大綱細目俱在

今上洞鑒中

鼎

心儀其人謀而無緣向往有日曾於

鼎

彙選一代理學三晉文獻時如垂棘語錄諸

小刻載于清端嘉言善行旣蒙前任撫臺咨取

送部轉送史館以備採擇矣近又按其素行覽其著作聽其鄉評得其詳備益爲心悅誠服知各上臺克公克明旌淑好善不俟草野申請自應特行表章但懿好在心貴賤僉同此鼎於本年六月間有本朝第一鄉賢之詞也况今江南江寧等州縣山西永寧等州縣各有申請旣准入各宦鄉賢訖又况

今上知人之明千古無兩

御筆立石于墓有曰累加特擢皆朕親裁又曰惟爾
之廉天下共知輿論雖公恐不能出

聖天子綸綍之外此鼎本朝第一鄉賢等申請之情

由原以佐各上臺芻蕘之採欲循康熙二十一
年學臺劉公增入陽城白絳州辛之例也緣係
票催前詞情由併行過事實謹遵票上呈懇祈
覆申是幸

洪洞縣看語

張彞統

洪洞縣知縣張

諱彛統

看得顯庸寵秩者朝廷

爵祿之榮褒美揚休者儒生紀述之事太原之
有三立祠其所以追崇先哲饗祀前賢旣名實
之交孚亦朝野之共服載在編簡俗吏何知今
有鄉宦范鄣鼎以原任總督兩江于公諱成龍
者申請入祠緣由到縣于公籍非楊國將毋越
俎之嫌三立祠在太原難免隔垣之誚特范宦
身任名教志在闡揚兼于公清畏人知廉蒙

主眷纂輯詎僭揚抗匪誣邇一本桑梓景仰已深於
昔日鼓同聲砥礪表彰自亟于今朝豈其大雅
云云忍聽典型淪落爰刊其政事以續垂棘見
直道之難泯復請列鄉賢以入名祠洵懿德之
共好所當亟爲轉請以示允行者也

平陽府看語

周士賢

平陽府正堂加一級周諱士賢看得兩江總制

大司馬于公諱成龍者廉介永矢經術素裕勲

庸著於社稷德業存於民生朝廷有褒謚之典
宮牆有俎豆之崇已爲直道在人懿德難泯者
矣茲洪洞縣薦紳范鄒鼎刊其政蹟傳其行實
猶以不足揚清端之美盡欣慕之誠請循往例
附入太原三立祠立傳垂世豈其阿所好哉蓋
于清端之人品事業爲

聖主所獨嘉實 本朝不多得堪與古君子並芳名
於不朽膺享祀於無疆耳旣據該縣具詳前來

相應轉請伏候憲裁

提學道看語

高龍光

提學道按察司副使高

諱龍光

看得三晉星分

參井地屬冀并肇自洪荒以來實爲賢才之藪
延及近代不乏偉人若故總督兩江于公成龍
者尤間氣之挺生名世之特出者也其事親也
克孝其許國也以忠其爲小吏也廉則真廉其
爲大吏也法則真法其遠任邊方也則恩威并

濟其窮治積盜也則勦撫兼施地易勢殊則保
甲不拘一格情因辭見則嘔心特著兩歌是惟
守定者不能移抑且才而無不可用是上邀

宸眷獨被殊恩其人固近古所罕儔其遇亦昭代之
未有今據平陽府詳據洪洞縣進士范鄩鼎呈
祈轉申准入太原三立祠以光祀典屬在表章
前賢裨補聖治固應不以越俎爲嫌也伏候憲

裁

撫院批語

馬齊

巡撫都察院馬

諱齊

批大司馬于公清操介節

事業文章焜耀古今允堪風世如詳入三立祠

以光俎豆繳

康熙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奉批經奉原府行縣知照

江寧初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古者祀典之設所以報德崇恩故屬在羣神凡
爲民人之所佑庇邦土之所憑依高閣大庭焜
蒿盼鑾所在多有而循吏之德澤翔洽風節著

明者往往歿後之事儼若與明神等亦曰聖賢
豪傑生也不偶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明爲
人而幽爲神固理之必然者也維故兩江總制
于清端公稟聰明正直之資行潔已惠民之政
因爲

聖天子所倚毗而秉節於金陵也時則湖湘未靖師
旅騷生民顛顛極矣爲大吏者猶以股削爲
能要結爲固激揚倒置綱紀凌遲公出而清苦

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遂使貪墨餘風翕然不
變其清宵白晝鑒之以天日質之以影衾燭奸
於微恤苦於隱者莫不目懾而心服氣悚而情
移也及夫盡瘁告薨諸司臨哭見其空齋敞帳
篋無十金金陵之民呼號哀慟填闔塞路此時
旣悲公之不能復生而猶冀公之神不遽舍我
民而靳其休庇也於是謀所以祀公者謂公生
前曾夢入天妃宮而瞻謁焉庶其神之陟降尚

非恟怛而難憑遼遠而莫測乎因卽宮之中而
爲之祠信乎民之事公如神有不敢躋請尋常
俎豆之例者矣夫水府之神功德參乎天地天
妃之號精爽翕霍狀象彷彿崇奉而嚴事之者
森然播列於寰區若公持身之廉則如水德之
清惠民之溥則如水功之潤當其感於夢也一
若宣聖有奠楹之徵傅相有騎箕之驗機之先
見昭昭在人耳目間也繫此江淮河海巨浸滌

滙之墟明昭上帝將藉公之浩氣充塞於以默
相而奠定之則鯨鯢之浪可平蛟螭之窟可靜
也澤國之安瀾漸奏酌田之膏雨長流也從此
永賴公之賜而慰斯民之謳歌思慕於無窮可
以知陰陽之運可以通幽明之故豈曰禮疑於
黷也哉昔公在位時定求方繫官於

朝未及一見公而聞風仰止什伯恒情旣與公之
冢孫今中丞君遇於成均心喜世澤之未有艾

焉中丞君來撫我吳方欲紹述公之廉聲仁問
以茲祠建立既久維麗牲之碑尚闕乃屬爲之
詞竊媿文之弗稱而獲附名於頌揚前賢之列
實所深願謹爲敘其大略併作迎饗送神之歌
俾春秋祀時用助士民將享之忱而望公之昭
格於上下云其辭曰

江淼淼兮天濛濛樹榦桷兮環瑤宮民所思兮
清端公靈之棲兮萃渙於其中載雲旗兮乘回

風馮夷擊鼓兮來相從
樂盛兮潔豐笙管兮和
雍願公如生兮呼吸與
通奠民居兮軫民窮相
陰隲兮以仰酬夫昊穹
瞻望旁皇兮神聽維聰
蘓州初建于清端公祠堂碑

韓 茨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
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
襟帶東南賦繁重積又
間苦兵革休息長養董
統齊壹以紓南顧憂恒
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
我永寧于公以畿內巡撫

特簡來節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
襍被單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悅載路視事
二年條教大行絕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
除稂莠安愿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
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闢書院講學其間俗方
彬彬焉天不憖遺奪我壽考在厥服

天子敕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
時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攜持燭香望哭

哀音相屬不絕而我蘇之民彫勸之餘視他郡
爲劇幸衽席於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摧號
隕慕久益不怠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始於康熙
丁卯春子來丕作地剪其隙材庀其度工一其
力勞歌不興歡成若靈其年之九月也翼翼孔
安在上左右旗纛麾幢飛揚盼蠻父老子弟雜
肴進蔬惟序惟時而屬其鄉人韓莢文其麗牲
之石莢旅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

之福於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予
遺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爲政於羅城也民懼
賊慘脫之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
公之爲政於合州也削平巨盜以固巖疆公之
爲政於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
不名一錢公之爲政於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
鋤疆禦以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
公府尹衛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算公之爲政

於

卽

公

余

將

宗

音

福

丁
字
部

復詩以繫之以當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
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
不渝孰磷與緇

王言如綍表以素絲滔滔江流曷云其逝肅肅柳荒
參差哀吹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
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滸弗敢弘殺取庇風雨
匪繳匪堅裁去鳥鼠妥公平生蕭然環堵嘉薦

普淖粢醜在堂胼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
以芼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社于斯我臘
于斯

天子有命公實來尸曷闕存沒神無不之千秋茲土
食無我違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薨於位也一時金陵
士民悲哀思慕若失怙恃旣建公祠於天妃宮

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佑享罔有不虔越十年
所後總制傅公亦薨於位時有爲之立祠者因
追思清端公之舊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
公於天妃宮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
維聚寶門外長千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
拱列峰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古名臣廟宇聳
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宜
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

麗壯儀像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
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然而不可強致者矣今
夫崇坊奧室土木繁興率皆上焉干譽下焉貢
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侈然沒
而寂然且欲其速致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
再耶又安望其年從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
之獨得人心也蓋白我

朝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

者臣道之根柢也周官六計弊羣吏統善能敬
正法辨而皆冠之以廉非廉則六者無從出焉
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以其風
厲者多感孚者速故夫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
恩之盛視夫置塚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
之間者其規模之廣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
量而齊觀者矣恭惟

皇上巡幸金陵臨軒清問親見民間頌公廉節家戶

戶祝近今罕有於是

錫寵綸昇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胄子之官炳炳
麟麟遐邇中外喁喁悅服曰

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宜乎是祠復興
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歿
而見思風流寔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
蜀所在各求立廟羊太傅之於襄陽人見峴山
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

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興起於不能自己官常於是乎則做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眇哉公之冢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覲是祠之成會卽遷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并屬定求識之用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

於鑠我

皇眷顧南疆蓋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

防清以表德端以型方公儀是絜叔教是埒靡
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淳救文維質躋世唐
虞風軌可闕誰嗣聞歌傷如之何罷春輟未盈
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楹戔戔弘模再立礪山帶
河綿綿奕世裡祀匪懈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
瞻來依神其如在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黃州重修于清端公祠碑記

周 華

從來大賢君子之流風遺澤其入人也深而傳

之也必久入人深故凡轍跡所經與政事恩膏之所暨訖實足以扶衰定難淪浹人心傳之者故其盛名休譽歷世彌新與日月爭光與山川草木相輝映如唐之房魏宋之韓范司馬諸賢天下後世指爲祥麟威鳳景星慶雲若而人者是皆造物所篤生以翊興朝勩景運非偶然也西河于清端公爲

本朝名臣第一亮節勲名載在史冊其文章政書

每每傳之薦紳學士與里巷之叢談茲不具述
蓋公生平仕蹟之烜赫實始自黃州云其由郡
司馬擢知府事也值三藩作逆崔符不軌之徒
倚東山英霍間爲窟穴蜂屯蟻結人情洶洶公
不事甲兵單騎就道團鄉勇出奇計相機剿撫
談笑而定之王文成平八寨之才也逃亡饑饉
之餘歲復大祲公勞徠環集施仁恩以賑活之
張益州治巴蜀之烈也一時膚功異績兩臺重

聖天子嘉之遂膺丕次之擢由閩藩撫綏畿輔尋晉
秩總制兩江高風勁節克塞寰宇卽包孝肅海
忠介諸公何以加焉噫近代求如公者蓋亦寡
矣公去黃之後後人之仕於茲土者與邦之父
老子弟不忍忘也相與崇祀學宮復於赤壁之
巔建爲祠宇祀公像於中迄今數十年矣丙戌
春公之家孫大中丞子繩公由黔撫移節江蘇

道過齊安展拜祠下見其棟宇卑隘堂殿缺然

出清俸畀事董理於是鳩工庀材卽其地而重

建前殿三楹後堂三楹丹雘牕櫺繚垣曲磴莫

不崇閎堅好眎昔有加焉從此江山風月公之

靈實式憑之蓋千秋如一日矣嗟乎在昔黃郡

之寓公遷客所謂大賢君子者莫如韓忠獻公

蘇文忠公迄今覽春草亭暨臨臯雪堂之遺跡

未嘗不畱連慨慕想見其爲人然二公猶去

仕於其地也若公之循聲異政轉危爲安霖胎
甘棠於今爲烈其視二公爲何如哉以故冠履

勛名後先濟美大賢君子之流風遺澤其日興

月盛又何如哉

華

以後學承乏楚黃幸得重修

公祠宇瞻望典型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於是拜陳牲醴敬妥公

靈並以誌後人之私淑云爾是役也經始於是

歲孟夏二日落成於季夏之九日同事斯役者

黃州府知府三原李彥瑁同知京江蔣尚恣黃岡縣知縣三韓黃極其督修而爲之記者郡通判錢塘周華題祠額者海寧陳奕禧也

蘇州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康熙四十有五年吳中士民合詞請於蘇州府申藩臬二司以達督撫學三院曰維前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秉憲也以廉爲我

朝督撫大臣之冠勵一介不取之節守四知自省

之義飭吏治恤民情苞苴旣除疾苦畢達軍戢
於伍士養於庠農活於野一時遐邇嚮風頌聲

大作咸曰包孝肅趙清獻再出也我蘇雖去金

陵較遠而翹首跂足如日在森然轅戟之下嘗

遇公巡歷海疆襍被輕攜蓬舟徑渡郵傳間絕

不覺有按部之役士民伏謁道旁條列地方事

宜輒爲溫言采訪得其寔者卽與施行公謂吳

俗澆而鮮樸親製忍字歌頒行勸諭大旨以息

爭止訟爲全生保家之道言言剴摯而周詳可
以家諭戶曉不啻若道鐸之徇於路焉故公薨
之後民間悲慕謳吟境內相望吾蘇旣立祠於
城中通闌坊久矣第以逼近梵宇規模隘狹其
於報德告虔之制弗稱應易地而更新之謹按
前巡撫睢州湯公得民心爲最甚而祠在蘇州
府學春秋侑享典禮綦隆若公之清德實先湯
公而著聞於時莫若兩祠並建則儀型昭揭相

得益彰可以範世濯俗俾我民愛其休庇者實
深且遠牒旣上三院下其議于所司得允士民
之請衆遂踴躍趨事度地於湯公祠之右棟梁
甑甕資助駢集前後堂廡凡若干楹周以繚垣
兩祠合爲一門以入高明爽塏儼乎神明所棲
越十二月旣望厥工告成涓吉升主以祭士民
胥太和會笙歌奏牲醴陳咸曰是舉也以崇邦
憲至順也以樹官箴至明也以愜民望至公也

乃屬定求敘建祠之始末而爲文以識定求曾

紀公祠之在金陵者有二若我郡尸祝之忱如
是何能不又爲之述乃對衆而申質之曰學宮
從祀之典由來重矣凡吏有賢績於地方則稱
名宦而合爲之祠其猶粹者間有專祠以別於
龐雜他附之所郡學中惟唐之韋刺史宋之范
文正胡安定三祠鼎峙已爾歷數百年始得一
湯公爲之繼茲復媿之以公而衆議無不翕從

者蓋深信公之廉出之以至誠而不等於立名
之矯行之以至正而不流於制行之偏自其起
家儒素歷民社綰封疆從未嘗一日攜家入署
公爾忘私皎然獨拔於流俗令行於光天化日
之中而恩及於窮簷蔀屋之際清著於茹蘖飲
冰之節而愛篤於輟春弛瑟之餘謂非素所謹
身慎獨存理遏欲者孰能與於此古之大臣必
有千駟弗受萬鍾不易之操而後能以匹夫匹

婦莫不得所爲已任此聖門之學莫先於義利
之辨也伏觀

今上獎廉異數至于公而褒揚軫恤

宸章光耀茂以加矣曩者

御試詞臣於西苑之豐澤園作理學真僞論諸臣呈

卷時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不言理學而服官
至廉斯卽理學之真者也煌煌

聖訓聞者莫不動容悚息則今日祀公於學宮正所以對揚

天子之明命而匡維世道於不墜固非泛泛紀循良托遺愛者所可援此以論也惟湯公以理學而顯於廉惟公以廉而合於理學名寔同揆幽明允協可與先聖先賢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有弗信矣乎僉謂是言也可以俟後人知所考焉因勤諸石而凡士民之捐助者皆以姓名列於

碑陰云

外傳

在二

從好錄 楚黃郡鄉紳士民同編

公爲黃州府郡丞有湯卷者以慣盜投誠充捕役其隱真盜害良善特甚公初見其人輒賜之酒肉慰勞之曰本府深知汝能汝誠爲我洗心戢盜卽是好人吾當破格優賞如是者再一日見賜之酒詢伊大盜幾何小竊幾何卷格格言不盡吐因復賜酒竟大醉出時昏矣公乃改裝尾其後見卷得意甚從其伴大飲店中歡甚乃

出橐中紙摺歷指其名謂同伴曰某人是會養
爺娘的好生看成蓋謂其慣盜向伊納供奉者
也又指其名曰此人是爺娘靠不得的蓋謂盜
之無能者也公從隙中窺聽之甚悉明日召卷
盛賜酒殺獎譽之卷益歡暢無忌復大醉隨詢
伊生平卷大放意悉吐伊昔作盜時斃某人命
今爲捕役誣平人某得財又白伊強姦人妻女
事公謂之曰吾聞汝有一手摺可見否卷

不出公搜得之邑中大盜小寇悉無遺卷仍不
後謀殺姦淫益甚公曰若汝行事汝亦未可再
立於世矣不如速歸卷曰下役從此隨老爺復
何所歸公笑曰勸爾歸黃壤耳卷曰死是其分
幸與母訣不許隨取篋中銀壹兩付卷寄母卽
押令卷出聽其自盡公自得湯卷手摺悉得盜
竊姓名居址一日有事出郊城謂其人曰此地
有大盜某某小竊某某共十八人但守法不犯

且姑置之犯卽死矣聽者駭其神明而諸盜遠
逃屏跡矣公平居每曰人命關天此何等事而
敢鹵莽自非察訪極的賊證極確若冤殺一人
便應一命償彼故每慮訪察不確多微行乘蹇
作田夫旅客裝躬至田野村落聽與人訪樵牧
故疑情盡得而奉察訪者亦不敢欺一日粧目
者入村館少坐聽其塾師訓諸童蒙少頃主人
送點心至館師邀俱食明日喚其師來云吾昨

承汝敬愛第汝教諸童蒙多不通理汝心未通
安可誤人汝應速退其師泣曰小人貧窮已甚
此館旣散則無以卒歲公曰汝欲卒歲奈何誤
人子弟乎取篋中二金給之仍與五杖其細微
採訪皆如此每捕獲一盜細訊若非近犯發覺
者痛加審責但取伊通族鄉保保結卽釋如是
三日畢竟無保結者方從重處諭保結者曰此
卽明係真盜汝能保其改過自新再不犯者卽

舊案不問若一有犯則連坐之罪汝必無所辭
又視其保結者果係老成敦厚之人方准一日
捕獲一慣盜正審責問十餘輩以保狀進公曰
我觀汝十餘人者無一敦厚長年率皆輕浮猥
猾汝卽盜也安能保盜卽各與三十杖并此十
餘人者取的保後釋過三日并無一名保此盜
者亦并無一名保彼十餘輩者公乃重處此慣
盜諭餘十數人曰汝情形吾已覩破矣旣無人

保汝汝十數人者卽存此保狀當互結有一犯者悉當連坐由是羣黨相顧膽落

一日遣呼一盜至其盜懼甚公曰汝母懼吾知汝已改行故呼汝獎賞之汝輩爲盜而官不知此官之闇也汝輩改行而官不知者亦官之闇也今特呼賞汝藉汝傳諭若黨一改行官卽知之賞之則不改行者官亦必知之誅之也因賜酒食放歸

東方某擒一偷兒至公訊之曰汝竊也吾夙知之且幸斂手未犯何捕爲且汝地某某非巨盜乎豈汝竊盜比然未新犯吾亦姑置之若一切搜陳案則吾夾袋中不勝誅矣今赦汝歸當遍諭若輩此竊得釋歸遍傳而羣魅大畏其志人知擒一而民畏不知縱一而民愈畏人知誅一而民畏不知賞一而民愈畏新洲大盜喻姓者累年劫掠聞一僧稍得經資夜往劫剖其脚脰

而鐵筋挺之公乘蹇躬訪得其實隨往編保甲
此盜聞風先遁公點名至喻曰何無此人又點
名至某曰何無此人限鄉保卽刻拘至喻姓者
已喪魄矣一訊卽服命取保結不得立斃之

辛亥壬子饑公退食半茹糠粃痛自裁損乃得
餘俸多少隨施橐中懸罄無已惟以出入所乘
一騾鬻之市得十餘兩一日而盡蓋赤手空庭
躊躇無計乃集岐鎮中多士素封溫言巧譬勸

其出資賑濟衆喻公志多少不同悉無違拒公
既廣行勸施而窮簷下里愚懦之民不克至前
者公間有聞躬至其門訪其果係窮孤稚寡閱
實其口數裁處多寡周給退食忍饑履穿踵決
不惜也或有不宣與者一粒無濫一日有婦人
領賑穀詢之云有兩子長二十歲少者十六各
至皆丁壯也公曰有如此壯子不能養母又想
令領賑乎杖其子各二十卒勿與

公有同社友當爲子衿時社中十餘人獨此友家稍腴社中貧寒者此友資給之此友家遂落同社中有出仕者皆於此友厚報之公感此友惠特厚忽來岐相訪公見之故交相得懽甚此友欲關說片言卒不得公止傾囊約得數金相贈以至署中饔飧絕粒夫以如是之交如是之贈而關說不得則他可知矣某宦有家僕拔人田豆反毆其人訴諸公其僕偕其主人來公曰

拔豈雖小然大不法殆始於此痛責其僕其家
叔僧兄弟皆仕宦與公交厚不顧也事畢則稱
詩評酒如故

安邑人鄒彬然夫婦黑夜爲人所殺劫去財物
其僕二長兒僞傷報縣累及左右隣家十數人
被刑繫獄究不得實據彬然陰魂扣其兄守質
之門曰汝拖累無辜我的冤讐只待于青天到
便得明白及公自郡城還岐審理彬然一案

其兄守質將彬然所居房舍詳畫一圖歷指問
曰某房某房係何人居住並細訊是夜被殺情
形始末隨傳安邑陳典史至衙內曰汝少待殺
彬然者卽至陳尚不敢信公乃用秘計差役取
彬然家僮三長兒至監收一大空屋中扭鎖柱
下監押人役夜深各歸別室就寢至三更時分
屋隅飛沙走石唧唧有聲索命三長不禁股慄
作荷荷聲須臾電光閃爍光影之下彬然夫婦

披髮血面如被殺時模樣嗚嗚啜啜哭罵負恩
賊奴把命還我三長慌叫道弒主者係我哥二
長與隣人某某等我不過秉火旁立與我無干
比時監押人役齊至一一盤詰明白帶三長還
本家挈獲二長並弒主刀棒與所捲家財兼挈
同謀夥逆者回話先時數日府門幽晦旋頭風
環遶不絕及至是日早堂審理定案後日明風
靜萬聲頌祝卽日牌行該縣釋放無辜拖累十

數人我公神明折獄類此頗多特因鬼冤故錄之安邑百姓所以有鬼有冤枉也來伸之謠

公自令羅牧合以及岐鎮橐無長物公長郎來省意謂往官羅合地皆初闢黃岐雖蔓爾或較前稍善及一見公拮据僅湊路費以歸瀕行時署中止存一爇鴨割半飯之時人有半鴨于公之謠先是公每晨市豆腐二觔供署中之用故謠云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歸飯半鴨半鴨

于公過夜錢五釐酒價何處拈蓋公酒量頗寬
每夜以半壺爲率楚俗值價五釐云遇相知友
引坐臥內牀頭一敞簾棹底數酒罌率多空家
僮報米鹽罄略無經營意從容譚笑無減也今
年無秋署中益屢空其家人悉食粥其粥更異
甚以少俸買稻舂米復炒糠釜中令微焦重磨
取粉每粥以少許黍米煮垂熟入糠粉及蕎麥
麵黃豆粉和之客至亦出此粥勸令如此食

得稍存餘蓄以濟饑者客雖不堪多勉強餐之
有膏梁子不能嚙公謂之曰貧苦士之常富貴
人之幸汝便不堪食此吾他日過汝家若未設
此粥吾罰汝賑饑鎮東有魯晟者聞公高風而
慕之趨行七十里欲嘗此粥公懼然見之曰新
客且一飯再設則粥矣晟明日東歸以不得嘗
異味為快快時又有糠粥于公之謠謠曰要得
清廉分數足難學于公喫糠粥

公待己甚嚴而待人則恕處己則儉而濟衆偏
奢每聽斷時遇民有必不能償者則傾囊代償
盡其俸薪亦無吝惜頃歲大祲饑饉無告公首
倡賑饑之教雖上臺有勸賑之檄邑大父臺有
糴賑之行公先已零星舉行矣如周某者以世
家子弟忽值奇荒八月中已大窘婦子啼饑轉
食宋埠宋埠人士斂資周給又未卽去宋埠鄉
保恐一旦殍壑不便投稟於府公詢其所以卽

出俸糴稻二石與之俾返所居又鄰邑有主人
饑窘勒僕贖身者得其大半而僕力已竭不能
畢償其主告諸府公審得其情因諭之曰此贖
身非僕本意主窮急勒之耳今索找足亦是本
等奈此僕一錢無有欲返之則主又無資退與
遂代僕出數金給主人足其數訟息而主僕兩
生獨公割俸不堪耳頃見府門日有襁褓數老
人請賑者公皆隨數周之不倦或曰此某人所

薦引者公亦不復問其躬赴各村鎮勸賑事具
前錄中

公每巡城見諸生館中三更後尚有燈火聞有
誦讀聲者或卽適其館或次日召入衙中怡然
加禮欽愛不已云讀書人須當如是諸生莫敢
不遜志敏學

補遺

撫臺張公贈聯
任黃州府時

何處尋求包老
此間便是閻羅

于清端公政書跋

制府清端于公薦生永寧以明經起家歷官粵蜀
楚閩節鉞畿輔總督兩江秉清明純懿之懷本
淹通經史之學行貞固敏練之才受知於

聖天子優譽有加簡畀大任故得盡發其所蘊施諸
民瘼政事而奏膚功酬

主眷爲 本朝人物第一千載不朽也小子

禧初未

拜公顏爲平陽長吏時見公直撫考試條約卽

錄寄洪洞范彪西進士趣其梓行蓋私心景慕
而無緣瞻仰也越二十年當甲申秋公孫萊公
大中丞公繼膺

寵異巡撫黔中禧叨辱郡吏沐教誨涵育之恩何異

對我清端公言笑而沾被厚澤以愜其夙志

適遺集餒成禧受而讀焉其在羅城告親黨書

展味不忍竟跡其忍苦和民以至誠相感民亦
忘其爲令長也及繹楚黃書檄申移當軍與旁

午曲盡區畫洞息機變文事武備並臻成效要
皆以誠出之知公學有源本亦何事不可措施
於盡善也丙戌春大中丞公移節江蘇禧亦因
家兄出撫迴避來居吳下思黔板不精欲啟中
丞公重雕而搜羅遺佚增補缺失剗剔功早已
竣矣禧以門下故吏與校讐之末竊仰清端
公之豐功偉烈又感中丞之知遇賞拔烏能已
於言且附名以傳抑何遭逢之幸歟丁亥春禧

拜黃州赤壁專祠捐薄俸以置祠田並書祠額
刻懸之將文集付周別駕囑其謀梓今中丞公
盛業既就當寄一部置祠中以示黃之人慰其
甘棠之思并知纘承先緒如此其宏遠也吳中
素有祠在鬢序之右

御書諸碑徵

禧

騰寫摹勒昭垂於永久惜筆墨鈍拙

當此鉅任深用自愧云

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朔海寧門下吏後學陳

奕禧頓首

奕禧頓首

--	--	--	--	--	--	--	--	--	--

于清端公政書書後

余小子

炳

何幸得附名于清端公政書而藉以

不朽也公爲振古以來有數之人其筮仕也開
國家持廉秉公之風氣布

聖主仁民愛物之恩私所在著稱播聞遠邇徒切斗
山之仰自總制兩江得日聞公行事凡墨者酷
者黠者澆者奢者無不變爲清焉慈焉良焉淳
焉儉焉者所存何神而過焉輒化如此當吾世

而有斯人苟獲登其門牆一瞻顏色足慰生平

適有纂修通志之役炳膺聘至省同局五十餘

人炳於旅進退之中獨蒙公賞識命炳發凡起

例命炳正舛訂誤且謂諸司曰一局中惟蔡生

肯認真夫認真二字炳一生所自信亦一生所

以處拙者也世無知我被公一言道盡感恩知

已願執贄稱弟子公詢知炳膺博學宏儒之薦

入京時曾列蔚州魏果敏公門下遂喜而受

之因曰俟通志竣後入吾署內共朝夕易簣前
之七日猶招入署中絮語移時孰意此晤遂成
永訣自維夫子知炳之深愛炳之厚而炳小子
乃敢淺而薄如是也茲奉中丞公命校讐夫
子政書此誠後死之責雖不敏何敢以泛泛然
自處蓋夫子之所以居官事

君者亦不脫認真二字學者試取政書讀之何一非
夫子認真處第學夫子之認真而致澤之道思

過半矣校讐竣爰援筆而書其後平江受業蔡
方炳百拜識

先祖清端公起家縣令洵登制府歷宦二十餘
年凡所施設俱屬親裁先清端無畱稿傳後之
思隨手散軼幸楚黃李子中素從廢籠蠹蝕之

餘搜輯政牘若干卷屬員漕使者劉公鼎爰授

之梓先清端平生政蹟庶幾不泯然準每一展

閱猶抱不全不備之感邇者持鉞吳下復適從

先清端舊治搜其遺牒訪諸故家稍得備所未

備吳門蔡子炳昔曾列先清端之門因委以

校讐之役武陵諸子匡鼎適至遂與同事東爲

政書而旁及於吟詠於古文凡先人遺筆不敢

或棄至於

聖天子所眷注褒嘉者首列之彰榮寵也諸當事所

諮諏籌畫者附列之誌知遇也刻旣竣敢述重

刻政書緣起而跋其後家孫準百拜識

羅城創建于清端公專祠錄序 金 岳

憶岳總角時先大夫守濟南公餘輒手一卷或
肅然起敬或悠然神往嘗嘆曰居官若此宜血
食無窮也岳從旁諦觀不解其故竊視題簽則
知為于清端公集然究不識公為何人年十四
受公全集讀之得悉公以一代巨儒起家縣令
洵歷制府政績彪炳

思榮稠疊固生民寶筏仕宦慈航也顧岳竊有所疑

質之先大夫曰子公德澤固遍吳楚實發軔於
粵西羅城觀集中所載治羅善政指不勝屈乃
兩江兩湖間俱有專祠而羅獨未載豈兵燹初
半不暇崇報歟抑建祠在裒集之後未曾記錄
歟先大夫頷之迨先大夫復守南雄調廣州晉
海南觀察岳隨侍十餘年嘗詔岳曰何時宦遊
西省當採其流風并核羅邑專祠其既立也則
聿新之其未立也則亟建之以畢生平願岳誌

之不敢忘歲辛未岳以菲材奉

命揀發來粵無所短長間欲竊公大意而識力不逮
徒望洋興嘆丁丑恭膺憲委攝羅城篆岳不覺
捧檄而喜蓋先大夫一生宦績皆步武前徽中
間大遇風波幸蹶而復振先大夫嘗持公集向
天自矢曰臣久藝得保首領皆

聖天子恩敢不始終身體是集力圖報効而岳景仰
之私又已二十載今坐公之堂治公之民何其

幸也。惟是崇報之典，止有名宦無專祠。父老告
余曰：于公德政，民不能忘。願因猗氛不靖，擬建
遲遲，後既入名宦，遂中止。今始聞吳楚皆有專
祠，羅城食德獨先，與久而竟缺，如民不忍也。願
劇資為公剏建，岳却之，自捐廉俸鳩工庀材，不
日落成。又於入縣治三十里路側峭壁間刻于
公舊治四字，大如斗。其春秋祭祀藉辦公耗羨
以為經費，而紳士所剏金取子錢為私祭費，并

撰迎神詞及碑文勒諸石非敢獨為君子也蓋
上以承先大夫之志而下以遂余小子之私兩
代微忱廿年夙志於茲少慰耳雖公之神明不
僅藉此而其中似有宿緣者不揣弁鄙而書其
緣起如此

羅城創建于清端公祠碑

金岳

考祭統有功德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
非是不在祀典書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祀事

之舉惟神所宜受者享焉若前任羅城縣知縣
歷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
南江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

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諱成龍于公之官於羅固大有

功德於羅之民而禦蓄捍患於斯土者也岳少

時讀我公政書輒欽慕之二十年來如一日去

秋檄攝羅篆竊欣然曰此非我公發軔地乎何

幸學步於邯鄲也下車日首於名宦祠謁公瞻

拜後即訪其流風善政父老猶有能言者及問其專祠則缺如焉因慨然曰嗟乎公之尊崇於名宦祠也久矣然其地尊嚴士民輕不得瞻仰即有傾心乎公而欲盡區區之誠者亦徒徘徊於宮牆之外焉而專祠則不如是故嘗考公之專祠江寧蘇州則有初建重建者而黃州亦有重修者民情固大可見也若羅存公為筮仕之初在羅為被德之始似宜較他處為尤重矣而

何以獨無岳於是思立其祠而士民亦莫不歡
欣鼓舞遂自捐薄俸合僚屬統吏民不日而祠
落成奉公之主妥焉工既竣咸請鑿石以紀其
事岳念公之豐功偉績載

國史誌家乘以及碑傳於名公巨卿者既詳且悉
而惠羅之政或畧固不敢湮沒不彰也羅僻在
山陬城垣傾圮廨宇荒涼居民止數家公增陴
浚隍招集流徙民賴以寧今之廬旅處處皆公

惠也功德之及羅者此其一邑環土司接境柳
城之西徭鈴冥頑桀不可制公設法勦撫巨魁
讐服境賊寧而隣寇亦息民安耕鑿皆公力也
功德之保羅者又其一凋敝之鄉民苦征輸公
牒上臺司䟽齷引省征調納賦以時民得優游
隴畝不轉溝壑皆公賜也功德之甦羅困者又
其一烏言卉服禮義蔑如公政成民和相愛如
家人父子因立學設教士應舉者無力役征由

是知率訓自愛皆公教也功德之興羅化者又
其一公遺愛在民歷久猶新豈非羅民所樂崇
祀者乎蓋公起邑令游登制府歷官數十年其
生也

寵眷頻頒其沒也

蔭卹稠疊千古名臣之樹績與一德之知遇未有逾
於公者要其定識定力不渝始終一由令羅時
堅忍磨礪以厚其基譬如千將莫耶百淬百鍊

以成其鋒是保又羅者公也玉成公者羅也
之愛羅民與羅民之愛公詎可沒歟今吳口口
間槌桶歸然而羅缺焉岳不敏雖不敢妄希
哲獨念潮之祀韓柳之祀柳苟有功德及人者
廟食百世不以地之荒遠廢今公之政績卓然
可頌羅之民專享以報豈非祀事所宜歟因特
允所請勒此於石用以誌不泯之意云

迎神辭

有跋

金岳

維

大清乾隆二十三年四月十八日署廣西柳州府
羅城縣知縣事平樂府通判金岳謹以香帛牲
醴之儀致祭於前任羅城縣知縣歷任兵部尚
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等處
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操江

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諱成龍于公之靈曰溯正氣於
坤乾兮實克塞乎八埏伊我公之誕降兮羌克

紹乎前賢旋捧檄而叱馭兮甫下車以詰奸撫
荒城兮百里繼驥鞅兮七年凜楊震之四知兮
無劉寵之一錢民不知長吏之可畏兮而但怙
父母之愛憐催科緩兮不擾蒲鞭設兮常懸過
寇虐兮戶未耜興仁讓兮士管絃公之德惠兮
式歌舞公之勳績兮載史編既

璽書而晉秩兮咸攀轅卧轍而涕漣白雲峩峩兮融
江潺潺公歸何所兮或水涘而山巔昭靈惠兮

藹肅祈福澤兮駢聯諏巫兮嘉告報祀兮豆粢
歌詩兮考鐘鼓合樂兮潔几筵神來格兮洞洞
屬屬保我羅兮綿綿延延尚饗

羅於順治十六年冬始入版圖公蒞茲土僅
隔年餘耳斯時兵燹之後城署荒涼民生凋
敝公剪棘披荆興利除弊極意拊循是有天
造於羅者也豈可無專祀之祠岳攝篆於茲
因構堂而奠焉此即迎神辭也岳謹跋

交代移文

金岳

攝理羅城縣正堂平樂糧捕分府加級紀錄
一次金岳為移交事照得禦蓄捍患無慚父母
之稱崇德報功宜茂馨香之典敝攝縣下車之
始即訪前任知縣歷陞兩江總制

贈太子太保謚清端諱成龍于公允稱名宦宜建專

祠乃土瘠而畧於報本民貧而失所推崇日久
遷延未曾級建夫名宦

勅建尊祠夫豈愚婦愚夫得以雞豚將享戊祭為
朝廷巨典究非一民一士申其報答微忱爰是俯順

輿情勉捐廉俸構茲楹宇以妥神靈繪其肖形
以垂瞻仰騎箕之日用作春祈嶽降之辰即為
秋報查有辦公耗羨一項除酌給看管公祠僧
人外以為兩祭之資特是敝攝縣創之於今惟
望賢寅好繼之於後庶几筵櫨不致風雨之
漂搖則曩哲前徽時並河山而流峙矣須至移

者

1127

先清端公政書刊行已久擬受讀之見吳楚各
有專祠羅城獨闕不禁廢書三歎在先清端七
年荒徼剪棘披荆固非為血食計而余小子沒
世不忘未免桐鄉俎豆之思故擬當出守廉江
時日冀量移粵西為先人建立專祠畢生平願
不意病歸田里荏苒廿年有志未償感慨係之
矣辛巳夏接三韓金公手書及專祠錄一帙始
知金公攝篆羅城因父老之請特捐廉俸為先

清端創建專祠并撰碑記迎神等文以垂綿遠
褒美揚休情詞愷切捧讀之餘不覺感激涕零
沁入心腑用即命弟大權繕寫付匠刊入政書
以昭金公厚誼而余小子之志亦藉以慰焉
既成敢跋續集緣起如跋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秋日曾孫大挺百拜謹識